

张金彪咽下口中的兔腿肉，伸出油腻的毛茸茸的大手，怪眼一翻，指着邻桌那位乡巴佬，大叫道：“你过来。”

他粗壮得象一头大牯牛，留了一把满脸络腮胡，天气热，敞开前襟，露出满胸的卷胸毛，皮腰带上，带了一把单刀短巴首。一脚踏在长凳上，右手抓了一条烤兔腿。桌面上有五壶酒，一盘烙饼，一堆大蒜瓣，几碟小菜，桌面上油汤狼藉，吃相极为不雅。脚旁，搁了一根竹节钢鞭，重量恐怕不下三十斤，黑油油乌光闪亮。

他的嗓门大得象打雷，这一叫，声惊四座。

“乒乒！”乡巴佬失手坠碗，一碗酒报销，被他的可怕叫声几乎吓破了胆，脸色苍白；战栗着惶恐地麻木地盯着他发呆，不知如何是好。

他大为不耐，吼道：“狗娘养的，你是聋子？过来。”

乡巴佬打一冷战，一跳而起，推凳移近惶诚惶恐语不成声地说：“大……大爷是……是叫……叫我么？”

店中共有八付座头，午间正是进食时分，因此座无虚席，所有食客，皆被他这种粗鲁举动所吸引。他怪眼彪圆，怪叫道：“不是叫你，难道叫你的魂不成？”

“小……小可并……并未得……得罪……”

“谁说你得罪了我？”

“大爷……”

“我叫张金彪。”

“是，张……张大爷。”

“我有事问你。”

乡巴佬总算松了一口气，不住打躬：“大……大爷有……有何吩咐？”

“大爷问你，去杨家寨该走哪条路？”

乡巴佬向西一指，说：“出驿西一直走……”

“去你娘的！没头没尾，一直走，走上西天去不成？你昏了头？”

“小的是说，西面那条路一直走，不用拐弯走岔路，三里路便是杨家寨。”乡巴佬定下神说。

“知道了。回去。”

食罢，他会了帐，抄起竹节鞭，拿着放在凳下的小包裹，走向镇西。

接着，靠窗一付座头有食客会帐，两个青衣中年人，跟在他的身后，同向镇西走。

明港务是信阳州最北端的一座大镇，地当往来要冲，南下信阳州是九十里，旅客在此地落脚，因此市面相当繁荣。

他所经处，吸引了不少目光，那根竹节钢鞭够唬人。

出镇西不久，两名中年人赶上来了，为首的人不悦地说：

“蠢牛！你他娘的这样问路，早晚会碰上鬼的，以后你别想再先行探道，你就走在后面跟来吧。”

他扭头哼了一声，也不悦地问：“老兄，休埋怨什么？”

小食店靠窗一桌那位驼子，是不是跟下来了？”

后面半里地，一个驼背中年人，正以不徐不疾的脚程远远地钉住了他们。

神鞭太岁怪眼一翻，哼了一声说：“路又不是你的，难道不许别人走？再说，一个驼子……咦！驼子，你看象不象……象……嘿嘿他娘的象什么……”

“象威震江湖的驼龙吴海。”另一名中年人接口。

神鞭太岁一掌拍在自己的脑袋瓜上，说：“对，对，象驼龙吴海，他穿的那身黑直掇，走起路来向前‘冲一冲地，对，好象真是他。”

“别管他，咱们走咱们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咱们没惹他，他岂奈我何。再说，咱们也不怕他。”

三人不再转首回顾，继续向前走。凡是口里说不怕的人，心中必定已有所畏惧，并无多大自信；进入一座树林，神鞭太岁回头一看；讶然道：“唉！老驼子怎么不见了？”

后面小径空荡荡，哪有半个人影。

走在最后的中年人哼了一声道：“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了，咱们办正事要紧。”

“你不怕老驼怪找麻烦？”神鞭太岁问。

“怕什么？我飞狐莫天雄岂是个怕事的人？他驼龙那几手绝活，老实说唬不了多少人，真要反脸动手，我飞狐接下他百招当无困难。”

前面小径折向处，由于树木挡住视线，必须到达折向弯道，方可看到路那面的景物。刚到达弯道，前面突传来一阵阴森森的嘿嘿冷笑。

走在前面的神鞭太岁咦了一声，站住了。

路旁的树下，盘坐着一名脸色苍白，膝上置了一把古色斑澜的连鞘宝剑，青衫宽大，右胸襟前，绣了一头冲天而起展翅飞翔的大鹏鸟。

“你们这时才来？”青年书生冷冷地问。

飞狐莫天雄脸色大变，骇然问：“万里鹏，你想怎样？”

万里鹏阴阴一笑，虎目中杀机怒涌，说：“你们前来讨救兵，在下料定你们会来杨家寨：请黑龙帮出头，没错吧？”

“你……”

“你们带了多少金珠来？”神鞭太岁怪眼一翻，沉声道：

“狗腿子，不要欺人大甚。”

万里鹏徐徐站起，剑眉一挑，阴恻恻地说：“张八爷已经警告过你们那位狗屁大哥，郑州东街栈房的案子，就此结束，不许你们节外生枝寻仇报复。你们却妄想前来找黑道凶魔出头，八爷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你们的一举一动，皆在八爷的监视下。”

“哼！东街栈房的案子，永远不会就此结束，除非张八把栈房交回，并赔偿叶大哥的损失。你们上藉官府欺压，下靠江湖朋友撑腰，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天人共愤，天下间岂无仗义锄奸的人？可是，那些敢于仗义行侠的人，却慑于张八的名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咱们只有向黑龙帮求援。”

这里已是杨帮主的埭子，你敢在此撒野吗？”飞狐莫天雄有恃无恐地说。

万里鹏仰天狂笑，笑笑说：“你们在做白日梦，目下梦快醒了。听说姓叶的有一件家传至宝玉凤凰，是不是让你们带来作为请杨帮主插手的礼

物？”

“无可奉告。”飞狐朗声说。

万里鹏指着其一名冷眼旁观的中年人，阴阴一笑道：

“这位朋友，定是姓叶的与杨帮主搭线的人了，咱们眼生得很，贵姓？”

中年人脸色不正常，有点畏缩地说：“在下叶钧。”

“哦！是姓叶的亲友？”

“在下与栈主有叔侄之亲。”

“哦？难怪，阁下定是在江湖浪迹的人，返里时与令叔搭杨堡主的线。可惜，你大概对江湖最近十来天的变化，毫不知情了。”

“在下确是返乡省亲……”

“可惜你们来晚了。”万里鹏得意洋洋地说。

“来晚了？”叶钧不解地问。

万里鹏将剑佩上，笑道：“黑龙帮已在半月前宣告解散，这群以暗杀为业无所不为的黑道杀星，已经一哄而散各奔前程，杨家寨目下已是人去寨空，杨帮主的宅院已门可罗雀，他本人下落不明，不知遁向何处避仇隐居去了。”

“我不信，三十年根基威震江湖的黑龙帮，不可能无声无息解散了。”飞狐莫天雄沉着地说。

“信不信由你，杨家寨附近鬼影俱无便事实证明。喂！拿来，姓叶的。”

叶钧盯视着对方伸出的大手，不解地问：“阁下，拿什么来？”

“你别装傻……”

“在下不懂。”

“玉凤凰。”

叶钧退了两步，紧了紧背囊变色道：“你……你休想，在下宁可将它打碎，也不会送给你们这些助封为虐的狗腿子。”

“你拿不拿来？宁为玉碎对你没好处。”万里鹏冷冰冰地说。

飞狐将叶钧拖至身后，向万里鹏说：“阁下既知道咱们时一举一动，跟至杨家寨方现身行凶，确是胆大包天，并未将黑龙帮放在眼下哩。”

“哈哈！在下早知黑龙帮已经解散，因此让你们来，免得你们不死心。废话少说，拿出玉凤凰，万某人放你们一马，不然……”

“不然怎样？”

“只许你们一个人留下双耳返回郑州报讯，其他两人走死路哩。好吧，给你们片刻工夫，让你们自己决定，谁是那位报信的幸运人。”万里鹏傲然地说完，退出丈外背手而立。

似乎，他成了三人命运的主宰，口气之狂，令三人又惊又怒。

神鞭太岁怒火上冲，倒拖着竹节神鞭迫进厉声道：“你狂吧，狂吓不死人，咱们拼了，拔剑！”

“对付你这种人，还用得拔剑？阁下，你未免太看重你自己。”

神鞭太岁大吼一声，火杂杂冲上，“泰山压顶”兜颈便砸，鞭风虎虎，力道千钧，势沉力猛，声势惊人。

万里鹏冷笑一声，不言不动。

钢鞭临头，他浑如未觉，出奇地冷静，仅用一双精光闪亮的虎目，死瞪着神鞭太岁的双目。

鞭向下，疾沉，势如山崩。

万里鹏左手一抄，在顶门上空抓住了钢鞭，仅是一发之差，鞭无法下

落。

神鞭太岁大骇，猛地夺鞭。

一夺，万里鹏未动分毫，鞭抓得象是凝结了，双脚立地生根，无法撼动。

二夺，依然如故。但万里鹏不再一无表情，向神鞭太岁咧嘴一笑。

双方的艺业，相差太远太远了，优劣已判。

神鞭太岁额上冒汗，不死心，大喝一声，双手夺鞭。

万里鹏哼了一声叫：“滚！脓包！”

神鞭太岁的绰号不符实，一照面鞭便易手，一声惊叫，斜飞八尺几乎摔倒，虎口鲜血泊泊而流，脸色泛青，心胆俱寒。”万里鹏将鞭奋力向侧丢，“克勒勒”一阵暴响，枝叶纷飞，钢鞭击碎了不少枝叶，落向右侧四五丈外的一株苍松旁方向下掉。

基地，落鞭处有人狂叫：“哎呀！这是啥玩意？砸中我的腿，哎呀！我的腿……我……我的腿……”

万里鹏一怔，奔上叫：“什么人？这一带不可能藏了人。”

灰影徐现，站起一个乡巴佬，以手握住一条腿，一跳一跳的单足找地上站稳。

神鞭太岁一怔，心说：“老天！这人不是指引咱们来，在食店被我恶声问路，吓得半死的乡巴佬吗？他……他怎么比咱们早在此地现身？我走了眼。”

正在想，那面已起了令人难信的奇妙变化。

万里鹏奔近，沉声问：“土佬儿，你是怎么来的？”

土佬儿乡巴佬滋牙咧嘴，怪叫道：“我是怎么来的？用脚走来的。老汉在此打柴，睡着了，早半天就来啦！你……”

你们……”

万里鹏惑然，冷笑道：“在下搜了两遍，整座树林连免。

子也藏不住……”

“你说老汉是兔子？”

“你……”

“啪啪！”耳光声暴起。

“哎哟……”万里鹏狂叫，连退五六步，手按着双颊，被打得晕头转向。

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但确是发生了。

神鞭太岁大骇，脱口叫：“老天！我……我在做梦？我……”

乡巴佬放下脚，伸出刚才打万里鹏耳光的手掌，不住晃动说：“好痛，好痛，这家伙的脸皮真厚。”

万里鹏的目光，落在乡巴佬的手掌上，看到手掌多了一个歧指，掌心殷红如血，不由心向下沉，张口结舌，打一冷战惶然后退叫：“六指邪神……”

话未完，扭头撒腿狂奔，好快。

六指邪神四个字把神鞭太岁吓得顶门上走了三魂，脚底下逸出了七魄，双手抱住脑袋，转身抱头鼠窜，也快得惊人。

飞狐莫天雄也不傻，从另一方向溜之大吉。

叶钧也慌不择路狂奔，只跑了十步，前面大树后灰影移出，六个指头的血红大手直伸到眼前，笑声入耳：“嘻嘻！

，拿来。”

叶钧心胆俱寒，双脚发软，跑不动了，脸色灰败语不成声地说：“你……你你……”

“老汉算定玉凤凰在你身上。”

“我……我我……”“给我。”

草丛中青影乍现，站起一个驼背老人，怪笑道：“见者有份，驼龙吴海跟了老半天，总不能让你六指邪神一个人独吞，对不对？”

六指邪神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你要什么？”

驼龙吴海耸耸肩，也笑道：“呵呵？不好也得好，自然是要玉凤凰。”

“哈哈！你驼龙要来何用？”“呵呵！当然是有志一同，要用这玩意交换牛鼻子老道的一瓶九转金丹罗。”

“哈哈？可惜玉凤凰只有一个。”“呵呵！当然你我两人不能平分。”

“哈哈！对，对极了，不能平分。”

“呵呵！怎么办？”

“哈哈！你说怎么办？”

驼龙吴海拍拍脑袋，说：“呵呵！这样吧，咱们抓阄，得失碰运气靠天命，公平得很。”

六指邪神摇摇头道：“不行，出面的人是我，赶走万里鹏的人也是我，你拣现成，何谓之公平？”

“依你之见……”

“等我弄到手再说。”

驼龙吴海突然冲上叫：“见你的大头鬼……”

“啪”一声巨响，两人拼了一掌，劲气四荡，罡风呼啸声如殷雷。

“回敬你一掌！”六指邪神叫，“五丁开山”掌出内力发如山洪，猩红的掌影一闪即至。

驼龙吴海这次不敢硬接，错步移位侧冲而出，招发“倒打金钟”，掌直探六指邪神的右肋背，身法灵活，出招老练，避招攻招配合得神乎其神。

两人棋逢敌手，高手相搏，局外人看来，认为他们此进被退有章有法，有惊无险，其实却是生死间不容发，凶险绝伦，丝毫之差便可丢掉老命，断送一世凶名。

叶钧旁观片刻，只看得心中发冷，汗透重裳，心说：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等他们分出胜负，我就走不了啦！”

他向下一伏，用上了蛇行术，藉草木掩身，向外蛇行而退，溜之大吉。

他不死心，不信鼎鼎声威震八方的黑龙帮，在半月前宣布解散，他必须亲自跑一趟杨家寨，怎能到了杨家寨门而不入，便听信流言而离开？

“天雄兄与金彪兄，可能已到杨家寨求救了，我得赶快前往。”他想。

他绕出半里外，向杨家寨狂奔。

杨家寨建在一座土岗下，四面果林围绕，接近至半里内，方可看到土寨墙围着的庄院，寨门楼上鬼影俱无，寨门闭得紧紧地。

他脚一紧，向寨门奔去。

蓦地他听到路右的桃林中，传来了奇怪的压抑性哼哈声，他是个惊弓之鸟，但仍然本能地转头循声探视。

“哎呀！”他惊叫，脚下一慢。

不远处一株桃树干上，绑住一个人，只消看第一眼，他便认出是飞狐莫天雄，双手被勒紧反背在树后，口中捆了一条布巾，象是挨了揍，受了伤，

身体软绵绵地，无力挣扎，只能含糊地闷声哼叫。

他不假思索地纵入林中，拔出腰刀火速割断捆索，取下掩口巾，急问道：“天雄兄，怎么了？”

飞狐莫天雄软倒在他怀中，浑身脱力。

他将人放下躺平，惊诧均问：“老天！谁将你捆在树上的？你……”

身后，突传来阴森森的嗓音：“是区区在下把他捆在树上的，就等你来。”

他扭头回顾，脱口叫：“万里鹏，你……你还未离开？”

万里鹏颊上尚留有发紫的指痕，一看便知在六指邪神手下吃了不少苦头。

“叶兄，你……你快走吧。”飞狐喘力叫。

“玉凤凰不弄到手，万某不会离开。朋友，在下等你一句话，怎样？”

飞狐反而心中一宽，站起沉静地说：“万兄，你以为六指邪神不将玉凤凰弄到手，便肯轻易放过叶兄么？”叶钧也接口道：“目下六指邪神与驼龙吴海，正为了瓜分玉凤凰的事，在前面理论，阁下何不前往算上一份？”

万里鹏不得不信，但不死心地说：“在下要搜你的身。”

叶钧哼了一声，拒绝道：“士可杀不可辱，阁下不要欺人太甚。”

“你不肯？”万里鹏厉声问。

“在下……”

“你再说一声看，万某要叫你永远后悔。”

“你。一。”

“转身，把手按在树上，双脚往后挪。”

叶钧不敢不遵，双方艺业相差太远，反抗只有死路一条，赶忙依言转身。

万里鹏用剑抵在叶钧的背心上，伸手搜身，终于一无所获，只好退后两步厉声问：“玉凤凰藏到何处去了？说！”

叶钧吁出一口长气，一咬牙，大声道：“已被他们取走了。”

“谁取走了？”

“你明明知道，何用多问？”

“我要你亲口说。”

“是……是……”

“谁？”

“六指邪神。”叶钧硬着头皮说。

侧方不远处，草丛中站起六指邪神的身影，桀桀怪笑道：

“好啊！你小子真会栽赃嫁祸哩！除非你将玉凤凰乖乖双手交出来，不然老夫要活剥了你。”

万里鹏吃了一惊，手急眼快，擒住了叶钧的左手反扭制住，右手勒住了叶钧的咽喉，叫道：“人是在下擒住的，玉凤凰应归在下所有。”

六指邪神一步欺进，冷笑道：“好小子，你敢在老夫面前撒野，我想你大概是活腻了，老夫成全你吧。”

“你敢？站住！”万里鹏暴叱。

“哟！呵呵！你小辈神气起来了呢。”

万里鹏人向后退，厉声道：“玉凤凰不在这小子身上，定然是藏起来了。你阁下不是也想要玉凤凰吗？”

“不错，老夫志在必得。”

“你如果迫急了，在下就宰了这小子。”

“这小子死活，老夫毫不在乎。”

“这小子死了，玉凤凰也就永远无人知其下落，你岂不是枉费心机？这小子不死，你仍有希望。”

六指邪神哈哈大笑，笑笑说：“你这小子居然威胁起老夫来了，真是后生可畏。我问你，用你的命与玉凤凰交换，你肯不肯？”

“这个……”

“你如果杀了这小子，你也得垫他的棺材背。”

“你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你志在取得玉凤凰。”

“玉凤凰要不要无所谓，老夫的名头比玉凤凰重要得多，你对老夫无礼，老夫必须分了你的尸，追你的魂夺你的命。”

“在下……”

“除非赶快道歉，丢下人滚蛋！”

万里鹏横定了心，咬牙道：“好，在下宁可与这小子同归于尽，也不愿将人交给你，别无商量。”

六指邪神举步迫进，阴笑道：“好，老夫拭目以待，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怕死，看你到底舍不舍得死。”

“站住！”“哈哈！老夫如果听你的，还用在江湖鬼混？”六指邪神怪笑着说，脚下一紧，加快迫进。

万里鹏也手上一紧，叶钩突然发狂般厉叫起来。

六指邪神一声狂笑，人化狂风猛扑而上。

万里鹏见威吓失效，不由大骇，玉凤凰事小，性命事大，怎肯垫叶钩的棺材背？

姜是老的辣，万里鹏终于斗不过老奸巨猾的六指邪神，干紧万紧性命要紧，自救第一，不愿与叶钩同归于尽，赶忙将叶钩向前一推，扭头狂奔逃命。叶钩身不由己，嚎叫着向六指邪神撞去。

六指邪神如果志在玉凤凰，必定接住叶钩，万里鹏便可乘机逃命，这是六指邪神的如意算盘。

可是，后面怪叫声震耳：“小辈哪儿走？”

万里鹏大骇，火速拔剑。

后面是驼龙吴海，拦住去路龇牙一笑。

万里鹏见对方没有兵刃，机不可失，大喝一声，剑幻干道电虹，招发“花雨缤纷”，用上了霸道的杀着，先下手为强，抢制机先奋勇夺路，拼老命了。

驼龙却毫不在意，屹立如山丝纹不动，直待剑气压体，剑尖递近胸腹要害，方一声怪叫，右手闪电似的抓出。

万里鹏这一招虽象拼命，其实心中发毛，已留了两分劲，必要时可由实化虚撤招逃命。

可是慢了一步，驼龙出手太快，象是电光一闪，万里鹏没有任何撤招的机会，撤念一动，剑已被驼龙的大手抓实，象一把大铁钳，锋利的剑刃对肉掌丝毫不起作用。

万里鹏心胆俱寒，本能地全力拔剑。

驼龙哈哈大笑道：“明年今日，是你小辈的周年忌日，哈哈……”万里

鹏想丢剑，但五指象被吸住了，只觉无穷的吸力传到，身不由己随剑前冲。

“唉”一声响，有肩颈便挨了沉重一击，只感到眼前发晕，浑身发软，整个右半身的骨头似已崩散，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驼龙拖住他的衣领，拖死狗似的将人拖近正替叶钧施救的六指邪神，将他向地下一丢，向邪神笑道：“老邪神，仍是你快了一步！”

“六指邪神得意地呵呵大笑道：“驼子，你认栽了吧？”

“神邪，你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得意太早，目下仍不知鹿死谁手呢……”

“哈哈！驼子，你仍不死心？”

“呵呵！我驼龙对任何事皆不会轻易死心。”

“哈哈！这件事你非死心不可。”“呵呵！玉凤凰你还没到手呢，不要说得太早！”

驼龙一面说，一面解万里鹏的腰带；将万里鹏的手捆住，吊在横枝上。

万里鹏脸色冷青，虚脱地叫：“吴前辈，这不是太……

大过份了吗？”

驼龙梁柴怪笑道：“不消多久，你那些随后赶来的爪牙，便会赶到释放你，你慌什么？哈哈！把你吊起来，留你的狗命，在老夫说来，已经够仁慈了，你小辈还不满意？”

另一面，六指邪神已将叶钧与飞狐两人，并排放倒在树上，取出一捆麻线，分别缚住两人的十个手指，握住线头怪笑道：“老夫要口供”你们必须招出玉凤凰的下落，每次问一人一句，如不招供，便得丢掉一根手指头。十指尽仍然不用，下一步便是割除五官。呵呵！

好，咱们开始问口供。首先，姓叶的小辈，说，玉凤凰藏在何处？”

叶钧浑身发麻，动弹不得，深深吸入一口气，咬牙切齿地说：“叶某不是贪生怕死的人，要命你就拿去，要玉凤凰休想。”

六指邪神哈哈大笑，手一动，一根麻线猛地一振，硬生生勒断了叶钧的左手小指。

麻线细小，竟然锋利如刀，一勒之下，指断鲜血如泉。

“哎……”叶钧痛得狂叫，脸色灰败，浑身在发抖，战牙咧嘴表情痛苦。

“老夫目下不要你死，只要你招供。”六指邪神冷酷地说，脸上毫无怜悯的神色。

“你杀了我吧！”

叶钧厉叫。

“哈哈！老夫不想要你的命。现在，轮到这位飞的狐狸了。飞狐，玉凤凰在何处？”

飞狐神色委顿，哀叫道、‘老前辈，小可确知玉凤凰在叶钧兄手中，至于为何日下不在，小可毫不知情，这是实话，老前辈只问他好了，小的……’

“你是说，你不知道？”

“小可……哎……”

飞狐的左手小指勒断了，鬼叫连天。

六指邪神的目光，转至叶钧脸上，笑道：“叶小辈，又轮到你了。这次要断的是左手无名指，你不要寄望老夫会大发慈悲。说，玉凤凰藏在何处？”

“在下宁可肝脑涂地，无供可招。”叶钧顽强地说。

“哈哈……”

“哎哟……”

不消多久，叶钧的左手五指具尽，飞狐也丢掉了四个指头。

六指邪神的怪笑声，连旁观的驼龙吴海也听得毛骨悚然，心中大为不忍，却又不肯离开。

“现在，第五次问你，你招不招？”六指邪神向飞狐问，脸上的笑意更浓。

飞狐已痛得脸色变灰，向叶钧道：“叶兄，你……你告诉他吧。黑龙帮已经解散，希望已绝，难道咱们两人的命，就抵不上一只毫无用处的玉凤凰？你……”

“住口！”叶钧厉叫又叹口气，道：“天雄兄，你怎么糊涂了？交出玉凤凰，咱们死得更快些，你认为这老凶魔得了玉凤凰，会让咱们活命留活口吗？你少做清秋大梦吧。”

“老夫保证你们可以活命。”六指邪神奸笑着说。

“你六指邪神的保证，比青楼妓女的话更靠不住。”

六指邪神勃然大怒，露出了狰狞面目，一把将叶钧的发结抓住向上提，，“劈劈啪啪”抽了四记耳光，然后将人丢下凶狠地说：“好小子，你敢对老夫说这种话，该死一百万次，且先给你尝尝缩筋的滋味。”

说完，将叶钧的身躯扳转，一指头点在叶钧的筋缩穴上，又道：“铁打的金刚也受不了这种酷刑折磨，等会儿再叫你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

叶钧的身体开始发抖、抽搐、颤动……片刻间，他大汗如雨，脸色死灰，牙齿咬得死紧，双眼似要突出眶外，牙缝中进出一两声强忍痛楚，却又忍不住的痛苦呻吟，口角血泊泊流出。

飞狐心胆俱裂，厉叫道：“叶兄，你……你招……招了吧，免……免得皮肉受……受苦……”

“哎……哼……”叶钧终于狂叫出声，身子可伯地痉挛抽搐，扭曲成团。

“哈哈……”六指邪神仰天狂笑，状极快意，脸上的神色不再狞恶，恢复了先前的玩世者独特的笑容，对方的痛苦似乎反而令他心情愉快。”

“哎……”叶钧凄厉地叫，声如狼嚎。

驼龙吴海长叹一声道：“邪神，饶了他吧，他是一条汉子。”

“嘿嘿！你心软了？奇闻2”六指邪神阴笑着说。

“是的，我驼子确是心软了。”

“心软了你该走避。”

“邪神，你迫死了他，在下岂不是希望成空？”

“迫他不死，你也没有希望，哈哈……”

“哎……”叶钧的叫声更为凄厉刺耳。

四五丈外便是通向杨家寨的小径，蹄声如雷，一匹健马来自明港驿，渐来渐近，来势奇疾。

叶钧突然狂叫道：“救命啊！哎……哟……”

“你叫吧，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敢来救你。”六指邪神阴笑道。

“救命啊……”叶钧继续厉叫。

一声马嘶，蹄声候止。

所有的目光，皆被这位绝尘而来的骑士所吸引。那是一匹雄骏的乌锥，骑士一身黑，是个十七八岁少年郎，身材虽高大健壮，但脸上稚气未除，古铜色的脸膛，剑眉入鬓，有一双清澈明亮眼神灵活平和的大眼睛，鼻直口方，

嘴角经常涌现一抹笑意。一身黑骑装，显出他那乳虎似的身材极为引人注目，浑身都是劲；腰间的黑色皮护腰扣得甚紧，更显得精神抖擞。

少年人勒住了坐骑，困惑地向众人注视。

“救命哪？”叶钧全力狂叫。

六指邪神哈哈狂笑道：“这里不是往来大道，你叫吧，‘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驼龙吴海也接口道：“以往这条路上行走的人，皆是杨家寨的黑龙帮帮众，目下黑龙帮已经宣告解散，杨家寨成了弃寨死村，路上行走的人，不再是亦正亦邪的黑龙帮徒众，谁还来管你的死活？姓叶的，你死了这条心，乖乖招供吧。”

驼龙这番话，显然有意说给少年人听的。

这番话说坏了，反而吸引了少年人。

少年人慢腾腾地扳鞍下马，将马鞍从容地插入鞍袋，将坐骑牵至道旁，挂上经，拍拍鞍后的马包，方大踏步向众人走来。

他的目光，首先落在被吊得昏头转向的万里鹏身上，然后目光徐移，直视着左手血淋淋没有手指的叶钧与飞狐身上，眼神在变。

六指邪神含笑注视着他，眼中有不屑的神色。

驼龙的眼中，却有警觉的先兆。”“救命……”叶钧拼力大叫，身躯在猛烈抽搐。

之外，没有人做声。飞狐长叹一声，发出一声绝望的呻吟。

少年人的目光，落在六指邪神身上，亮声问：“有谁肯告诉在下，这里是怎么回事？”

六指邪神仰天狂笑，笑声不绝。

驼龙吴海沉静地说：“小娃娃，出门人少管闲事，活得长久些。”

少年人剑眉开始锁紧，口角的笑容消失了说：“你们是‘这里的人，在清理私人恩怨。”

“哦！原来如此。”

“娃娃，你不象是江湖人。”

“在下不象吗？”

“你只是练了几天武。”

“这倒是真的。”

“所以，你把这里所见的事忘了吧。”

“哦！这……”

“转身，上马，走。”

“在下……”

“你走你的阳关道，皆大欢喜，老夫相信你尚年青，来日方长，因此劝你赶快离开，免得送掉小命。”驼龙诚恳地说，确是出于好意。

但少年人不领情，摇头道：“在下不是多管闲事，而是眼见不管于心难安。这位仁兄象是被点了筋缩穴，你们这样在青天白日，阳关道上，用这种恶毒手法折磨人，难道你们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杀妻夺子之恨吗？”

少年人一语指出飞狐被刺了筋缩穴，便表明了他不但是练内家的高手，更表明他不是初出道的毛头小伙子。

少年人这番话，份量甚重。所谓不共戴天之仇，是指有一方的父母被另一方所杀。以目下的情势看来，受刑人是叶钧，那么，下手折磨叶钧的人，

该是被杀了父母的一方啦！

驼龙脸色一变，暗叫不妙，这小娃娃口没遮拦，一开口便闯了大祸，触六指邪神的霉头，糟了！

果然不错，六指邪神登时无名火起，但不现于词色，仍然脸上堆着笑意，说：“小娃娃，原来你是个行家，老夫几乎走了眼呢！你姓什名谁？仙乡何处？令师当然不是平凡武师了。”

少年人格摇头，笑道：“对不起，无可奉告，萍水相逢，转眼间各自天涯，谁也不知谁的底细，你问这些岂不是多此一举？”

“呵呵！看样子，你来意不善哩！”

少年人脸上重现笑容，泰然地说：“岂敢岂敢？在下既然撞上了，不得不向诸位替这三位可怜的请命……”

“你凭什么？”六指邪神沉下脸问。

“不凭什么，就算是凭一点恤悯之心哟。老伯，是你替他们解开禁制呢，抑或是让在下代劳？”

“哼：““好吧，在下只好代劳了。”

少年人说完，走近叶钧俯身解穴。

六指邪神居然有点迟疑，少年人的话莫测高深，拒绝通名道姓，不知底细口风甚紧，而且神色泰然，胆气令人心折，因之心中不无顾忌，但等少年人居然出手解穴，老家伙立即怒火上冲，叱道：“慢着，你真要伸手架梁？”

少年人住手，笑道：“老伯言重了，在下……，”“你知道你在玩火吗？”

“老伯的意思是……”

“你知道你在架谁的梁？”

“有关系么？”

“你听说过老夫六指邪神欧阳天的名号吗？”

“抱歉，在下孤陋寡闻，没听说过老伯的名号。”

“你还不给我快滚？”六指邪神厉神喝叱。

飞狐心中一惨，叫道：“小老弟，你走吧，你遇上了宇内三邪之一的六指邪神，他不杀你已是饶天之幸了，咱们的死活，注定了大限难逃，连累了你，咱们九泉难以瞑目，你快走吧。”

少年不住摇头，说：“不，在下已经管了这件事，怎能半途而废一走了之？世间是非好歹，说来说去离不了理国法人情，见死不救岂是大丈夫所为？”

声落，上前俯身伸手解穴。

六指邪神已有所准备，虚空一掌拂出。

少年人突然翻掌斜拔，劲流四散。同时起脚一拨，闪电似的拨中叶钧的背心。

叶钧浑身一震，身躯神奇地开始松散。

旁观的驼龙一怔，骇然叫：“哼！乾元一气十三式解穴术。”

六指邪神一步错，全盘输，出手阻止少年人解穴，却未料到少年人手是虚着，用脚奇快地解了叶钧的穴道。

更令他吃惊的是，少年人一掌轻拂，便将他拂出的一记先天真气所发的内劲散于无形。

就事论事，他已经输了一着，少年人深不可测的奇学，已令他依然而惊。

但形势迫人，已没有让他转念的机会，一招落空立即本能地追击，一声怒叱，五指如钩抓向少年人的左肋。

少年人不闪不避，左手五指徐张，斜拂他的脉门，叫道：

“老伯为何用血爪功下毒手？”

他不敢大意，收招改出左手，欺进一掌劈出，右手招变“双龙戏珠”，直取五官要害，食中两指闪电似的点向少年人的双眼，又是凶狠的杀着。

少年人开始后退，双掌左拂右拨，只片刻间，便退了七八步，换了五次位，化解了六指邪神狂风暴雨似的十八招可怕狠攻。

六指邪神愈打愈心惊，也怒火渐炽，好胜之念益旺，攻出的招式愈来愈凶狠霸道，每一招皆是致命的毒着，内力已发出九成劲。

少年人却有守有攻，但并不慌乱，愈来愈沉着，身法轻灵诡异，挪移迅疾如风。

六指邪神打出了真火，猛地一声长啸，招式一变，身形加快，双掌一分，排空直入，喝声“躺下”！

“唉唉唉！”

四声暴响似连珠，人影乍分，罡风扑面，劲流四散呼啸有声，四周草木纷飞。

少年人飞退丈外，脸上血色消失，伸手摸摸胸口与颈根，呼吸有点不规律，额角鬓脚已现汗影。

六指邪神也汗湿胁胸，一双大手殷红如血，出现颤抖现象，怪眼死盯着少年人，惊诧的神色外露，脸上的神情瞬息百变。”少年人吁出一口长气，沉声道：“老伯，你太狠了。”

六指邪神哼了一声，并未作答。

少年人一双虎掌开始伸屈，往下沉：“你每一招皆欲置在下于死地，最后用你的遁形血掌下毒手，你……你太狠了不能怪我，你……你不能怪我……”

一面说，一面向前迫进，一面摇头，脸上怒意上涨，一步一顿，虎目中冷电出现，又道：“我受你四掌，你也该还我四下重的。”

六指邪神心中狂跳，骇然问：“你……你练的是……是何种气功？四记遁形血掌，足……足……以化铁溶金，而你少年人一声沉此，一闪即至。

六指邪神无暇再问，大吼一声，抢制机先，攻出一招寓守于攻的“推山填海”，血红的大掌推出，罡风潜劲发如山洪，任何人也难以近身，人影无畏地切入，锐风排空而至，楔入血红的掌影中，蓦地劲流进发，影飘人到。

“唉啪……啪！”

六指邪神突然脱离，飞纵丈外落地，身形一晃，再前冲四五步，方转过身来，老脸肌肉不住抽搐，傲气全消，眼神显得惶乱，左手在抖索，无力地下垂。

少年人哼了一声，迫进道：“你还欠我两掌。”

六指邪神一步步后退，脚下不稳，老眼中凶光尽敛，怯容明显。

驼龙吴海怪眼一转，悄然掩向已坐起的叶钧，接近至八尺内，突然扑上擒人，想混水摸鱼，乘乱将叶钧掳走；妄想渔人得利。

少年人象是背后长了眼睛，突然一声怒叱，大旋身由头反扑，快逾电光石火。

驼龙大吃一惊，舍了叶钧，“推窗望月”发招自卫，反应迅捷绝伦，自

保该无疑问。

岂知少年人高明太多，右手一拂，拆招拨开来掌，斜身探入，右拳疾飞，快，快得令人目眩，拳现即着肉，令人避无可避。

“砰！”拳中驼龙的左肋要害，力道干钧。

驼龙只感到浑身发麻，对方的拳重如山岳，气功护不住身体，真气似要涣散，雄浑的劲道直震内腑。他感到内脏在移位，在可怕地收缩，震撼力无法抗拒，身不由己向后退，上体前倾。

“砰唉唉……”少年人乘胜追击，拳拳着肉记记结实，驼龙连招架的机会也没捞住，昏天倒地任由摆布，绝望地挥舞着双手挡拨，但封不住绵绵而来如同狂风暴雨的沉重拳掌。

“蓬”一声大震，驼龙终于招架不住，被击倒在三丈外，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少年人扭头一看，六指邪神已经逃出十丈外，以手掩住左肩，逃得虽快，但脚下不稳，踉跄逃命。这位宇内三邪之一的六指邪神，看出危机只好顾不了身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溜之大吉。驼龙摇摇晃晃地站起，虚脱地说：“老夫认栽，咱们山不转路转，留下万儿，咱们后会有期。”

少年人挥手道：“你走吧，在下不想与你们这种人打交道。”

“按江湖规矩，你该留下名号。”

“江湖规矩又不是在下订的，要找我，你可自己去打听，你难道连打听的能耐也没有？”

驼龙不再多说，恨恨地蹒跚走了。

少年人目送驼龙去远，方向不远处的大树招手叫道：

“出来吧，你看得太久了，阁下。”

一个俏丽的绿裳女郎盈盈长身而出，笑道：“自古英雄出少年，没想到在黑龙帮的山门外，竟然出现一位武林出类拔萃的少年人。幸会，幸会。”

少年人一怔，颇表惊讶地说：“原来是一位姑娘，惭愧。”

这位女郎年约双十出头，绿短袄，绿长裙，秀发梳成高顶髻，未施脂粉，天然国色，一看便知不是附近的村姑，那双钻石明眸亮晶晶，笑靥如花，明艳照人。小蛮腰上佩了一把长剑，右胸襟高耸的乳部上方，绣了一朵猩红的红百合花。

百合花通常是白色的，红色极为罕见，除非插在朱水中，花瓣方能因吸了朱水而变为红色。

少年人已解下万里鹏，这位仁兄死瞪着女郎胸前的红百合图案，恐怕神色爬上了脸面，用几乎令人难以分辨的语音叫：“血花会的人，老天！”

语未尽，人已踉跄侧窜，老鼠般溜走了。

女郎淡淡一笑，未加阻止。

少年人听了个字字入耳，但毫不介意，笑道：“姑娘夸奖了。”

“贱妄小姓陶，名永春，中州人氏，请教公子尊姓大名。”女郎笑盈盈地说，莲步轻移，徐徐走近，人未至幽香沁鼻，人美香幽，极为动人。

少年人毫无绮念，抱拳笑道：“江湖人在外混饭糊口，有辱家声，无颜通名，姑娘见谅。”

“公子爷能击败宇内三邪之一的六指邪神，艺业足以横行天下。”

“姑娘笑话了，在下侥幸而已。”

“有意承受四记遁形血掌，以试邪神的功力火候，胆气委实豪壮，佩服

佩服。”

“姑娘走眼了，在下学艺不精，中了邪神四掌，岂敢有意承受武林一绝的遁形血掌？”

“公子爷不必隐瞒，旁观者清，贱安心中有数。请问，”公子爷来杨家寨有何贵干？”

少年人淡淡一笑，遥望半里外高大的土寨门，说：“两年前，在下途经四川揉州，由于寄情山水，忘了归程，以致阮囊羞涩，流落揉州，进退失据，一钱迫死英雄汉，狼狈之情可想而知。”

“在家干日好，出外半日难；江湖人缺乏川资，平常得很。”

“在困顿巾，在逆旅交上一位血性朋友，得以度过难关，他就是绰号叫三眼韦陀的陆兄振声。”

“哦！他是黑龙帮中十二条龙之一，是刺客中的刺客，高手中的高于，了不起的一条汉子。”

“分手时，他要在下途经明港驿时，别忘了去看他，因此在下特地前来拜望陆兄。”

“哦？你来的真不巧。”

“刚才那位驼背老伯，曾经说过黑龙帮已经解散……，”“是的，已在半月前宣告解散了。”

“哦！在下来得不巧。”

陶永春唉瞳一笑，说：“公子爷，你的谎话几可乱真，装得真象！”

少年人惑然，不解地问：“陶姑娘，你说在下撒谎？这……”

“如果我所料不差，你该是黑龙帮中的重要人物，比十二条龙的地位更高，更重要的高手。”

“姑娘别开玩笑……”

“把你的左臂衣袖卷上。”

“为何……”

“黑龙帮的人，左小臂皆刺了一条黑龙，为了证明你的身份，你得让我看看。”

少年人摇摇头，说：“在下并未刺花，更没有刺上一条龙，在下与黑龙帮毫无关系，只认识三眼韦陀陆兄，也不知他是黑龙帮的人，无须证明在下的身份。”

“哼！恐怕你非证明不可了。”陶永春语气转厉地说，风目中涌上了重重杀机。

少年人一听口气不对，看出了危机，苦笑道：“姑娘咄咄迫人，委实令在下失望。好吧，给你看看无伤大雅。”

说完，他掬起衣袖，露出洁白的壮实小臂，上面光滑晶亮；那有龙的刺花？

陶永春吁出一口气，说：“你并不是黑龙帮的人？”

“在下本来就不是。”

“但……你得随我走一趟湖广衡州。”

“咦！为何？”

“你不必多问。”

“姑娘如不说明，在下……”

“三年前，黑龙帮收了一位神秘人物一笔重金，派了几名刺客潜赴衡州，

刺杀了衡州第一条好汉南岳飞熊。这件事……”

“这件事列为武林悬案，在下听说过这位南岳飞熊暴死的事，江湖朋友无人不晓，大快人心呢。”

“哼！南岳飞熊是本姑娘的好朋友。”

“抱歉，在下失言！”

“目前，这件血案终于纸包不住火，被本姑娘查出内情，因此前来找杨帮主讨公道。”

“姑娘来晚了一步。”

“杨家寨已是个空无所有的空寨，但在下却碰上了你，鬼使神差，不算白跑一趟。”

“姑娘是说……”

“你是三眼韦陀的朋友，也是唯一的线案。”

“但……在下对黑龙帮一无所知……”

“当然本姑娘并不完全相信你与黑龙帮无关。再就是即使你与黑龙帮并无关连，但仍然有用，只消放出你被带往衡州的消息，那三眼韦陀是个义薄云天的汉子，他必定重出江湖设法救你的。”

“陶姑娘……”

“走吧，你赶快拾掇准备上路。”

“我不走。”少年人斩钉截铁地说。

“你准备反抗？”陶永春冷冷地问。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姑娘欺人大甚，在下自然反抗。”

“你以为胜得了六指邪神，便不在乎本姑娘的警告吗？”

“在下……”

“跟我走！”陶永春沉喝，伸手便拉。

他伸手急拨，不悦地说：“成何体统……”

话未完，身后突传来银铃似的娇叫：“小心她的袖底有鬼。一。”

叫晚了，他只觉异香入鼻，赶忙屏住呼吸，但已晚了一步，立即感到一阵昏眩，天旋地转。

“嗤！”一声异啸入耳，他在昏迷中，感到右肋一麻，有针状物入体。

他浑身一震，暗叫道：“我中了迷香，又中了暗器……”

接着附近是风大作，清晰地听到陶永春尖叫：“你是红绡魔女……哎……”

“砰”一声响，他摔倒在地。

风声渐远，一红一绿两个身影已向北飞掠而逝。显然，绿衣的陶永春，已被红衣的红绡魔女所击伤逃走了。

他中的迷香甚少，仍能支持，跌跌爬爬奔出路中，半昏迷地牵过坐骑板鞍上马，伏在鞍上向明港驿驰去。

他心中灵智仍在，在心中不住暗叫：“红绡魔女救了我，红绡魔女救了我……”

飞狐的手脚穴道被制，不能移动。叶钧被缩筋酷刑折磨得无法站起，坐在那儿暗暗叫苦，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怎么办？”飞狐颓丧地说。

“天雄兄，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

“叶兄，你的玉凤凰到底藏在何处？”

“藏在一处树根下。”

“你打算……”

“如果留得命在，带回郑州交还给八爷。黑龙帮已经解散，咱们只好另行设法请人雪耻复仇了。”

远处红影入目，红绡魔女去而复回。

“唉：那红衣女回来了。”坐着的叶钧喜悦地叫。

飞狐脸色一变，苦笑道：“如果是红绡魔女，咱们的性命仍然难保。”

“你是说……”

“江湖朋友，谁不知这鬼女人是个女淫魔？心狠手辣含笑杀人，咱们命该如此。她既然来了，显然也为了玉凤凰而来，你想咱们能逃出她的剑下吗？”

“老天！”叶钧毛骨悚然地叫。

红影如飞而至，出现在两人眼前。

飞狐一怔，欣喜欲狂叫道：“姑娘不是红绡魔女，救命！”

是一位年仅十三四岁的黄毛丫头，甜甜的脸蛋秀逸出尘，有一双灵秀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手握一个青面獠牙的鬼面具，红衣红裤红头帕，用困惑的眼神打量两人，用充满怀疑的语音问：“红绡魔女到底是什么人？”

飞狐苦笑道：“那是一个坏女人。”

“怎么坏法？”“这……姑娘不问也罢，总之她坏得人见人怕，坏得人头痛个个胆寒。”

“哦？你们……”

“我们被人害得好惨，那位少年人打抱不平救了我們。

却又……”

“你们等一等，我去叫人来救你们。”小姑娘匆匆地说，突然一跃三丈，去势如电射星飞。

叶钧大骇，脱口叫：“老天！她小小年纪，是怎么练的？”

乌锥驼了昏昏沉沉的少年人，不徐不疾地驰入明港驿，到了驿站对面的明港驿，自行停住了。

说巧真巧，专走湖广、开封的河南车行北上客车，刚从店门经过，车速已减，车站就在明港客栈功北邻。

已经未牌时分，车要在站歇息片刻方继续北上”今晚要赶到李家店打尖。

“砰”一声响，少年人恰在此时落马。

店门一阵喧哗，两名店伙火速抢出相扶。但一看少年人气息奄奄，浑身汗水，不由一怔，一名店伙叫：“不是中暑，人快死了，快抬至里正家中，由里正处理，咱们犯不着打人命官司。”

马车已停，首先跨下一位青袍中年人，向这面叫：“怎么啦？为何不救人？”

店伙耸耸肩，摇头道：“这人快断气了，小店担待不起。”

中年人哼了一声，向随后下车的一名师爷打扮的人挥手道：“夫子，给店东一百两银子，必须救活这个人；救不活，一文不给。”

店东已闻声奔出，笑道：“店中恰好有一位走方郎中，快把人抬进去。”

夫子提来了一个大银包，递过说：“掌柜的，银子暂且存柜，人救不活，我家老爷使得将银子追回，小心了。”

掌柜的将银包抱得死紧，陪笑道：“小的必定尽力，必定尽力，师爷但请放心。”

马车只停了片刻，重新上道。

一名旅客吹了一声口哨，说：“老天，一百两银子，足够咱们穷小子半年粮，这位老爷真大方，无亲无故，一句话便是一百两银子。”

掌柜的哼了一声说：“你知道那人是谁？开封府永泰钱庄的樊东主，一百两银子，就如九牛身上的一根毛，算得了什么？”

被店伙用门板始起的少年人，呻吟着说：“替我谢。……谢樊东主。我……我要水……”

有钱可使鬼推磨，店掌柜平白得了一百两银子，一切好办，将少年人安置在上房，立即请来了午间落店的一位走方郎中前来诊治。

这位走方郎中委实窝囊，花甲年纪已是老眼昏花，骨瘦如柴，留了花白山羊胡，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一身灰衣已是七缝八补，一付穷途末路倒霉鬼的神色，医道，必定有限得很。

老郎中进得房来，手一按上少年人的脉门，脸色一变，向店伙叫：“都给我走开，闲人全得赶出房。这人患了瘟疫，谁不伯死留下可也，快，替我准备热水。”

一听是瘟疫，包括店伙在内的闲人，见鬼似的一哄而散，夺门而逃。

老郎中掩上屋门，摇头道：“我知道这女魔果然逃到此地来了，可惜来不及去追查，便宜了她。”

半个时辰之后，少年人的神智完全清醒了，躺在床上凝神注视着坐在窗口，茫然眺望着苍老的老郎中，心中不住在想：“这位郎中竟然是风尘奇人，如此潦倒落魄并不足怪了。”

老郎中听到床上有声息，扭头回顾，老眼不再昏花，神光闪闪判若两人。

少年人深深吸入一口气，苦笑道：“谢谢你，老伯，你在鬼门关内，把晚辈硬拉出来了，恩同再造，感激不尽。”

“不必谢我。”

老郎中脸无表情地说。

“晚辈理该道谢，不知该……”

“不必说了。”“晚辈……”

“你中了一些迷香，并无大碍，但所中的花蕊毒针，却是歹毒无比的暗器。”

“难怪晚辈支持不住。”

“这种毒暗器也称夺魂针，也就是用来装射虎伏弩的同一种毒药，你能够不死，乃是破天荒不可能的奇迹了。”

“那得谢谢老伯的起死回生神药。”

“老朽只替你躯除余毒而已。你之所以不死，一是你事后用闭脉术封闭了经脉，再就是你的体质足以暂时抑止毒性的渗蚀。据老朽所知，你可能练成了一种可迫排经脉内异物的上乘神奇气功。”

“晚辈确是练了气功。”

“令师一向可好？”老郎中泰然地问。

“家师已仙逝五年。”少年人不假思索地答。

老郎中闭上双目，吁出一口长气说：“没想到他死在我的前面，天人远

隔，恩怨两消。”

“老朽生死郎中上官奇。”

“晚辈失敬了，原来是‘过客天龙，生死郎中’的上官老前辈。”“令师红尘过客，没向你提及老朽的事？”

“没有，家先师在世时，从不提武林往事。晚辈流浪江湖三年，三年中所见所闻颇能广博……”

“你很自大自豪哩！”

“晚辈不敢。”

“令师早年猖狂豪迈，目空一切，义之所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中年豪气渐消，意气消沉。晚年浪迹市井，逃世卖狂，意欲与草木同腐。这就是人生，他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只是变化太令人惋惜。总之，令师是武林中一代奇才，侠义可风典范足式，老朽虽是他的仇敌，但内心中仍然对他十分尊敬。”

少年人吃了一惊，悚然道：“老前辈与家先师有仇？这……”

“过去的事，不提也罢。既然令师未曾向你提及，那就无庸多说了。其实，老朽与令师并大深仇大恨，只是彼此意见不合而致互相仇恨而已。”

“但……老前辈不念旧仇……”

“考朽救你，是郎中的本份，即使你是老朽的世仇死敌，老朽也不会见死不救的。”

“老前辈的海样襟怀，晚辈……”

“别抬举我了，我这生死郎中的绰号，已说明了我不是个好郎中，一言断生死，表面上看是高明，其实却是一大讽刺，证明我对许多绝症无能为力。哦！你小年纪，为何在江！

湖流浪？”

“晚辈姓崔，名长青，博陵人氏，年届弱冠。”

“博陵崔氏，名门世家望族，你……”

：晚辈不才，有辱家声，因此在外流浪，极少通名道姓。”

“真年轻，你外貌象是十五六岁少年人，可知你已获令师真传，可喜可贺。”

“晚辈不才，恩师文武全才具见功力，可惜收了我这愚笨弟子，委实遗憾。”

“你不必太谦，好自为之。江湖历练最为重要，如不小心在意，有天大的本事，也会在阴沟里翻船。你为何与血花会花蕊夫人陶永春结仇？”

崔长青将至杨家寨访友的经过说了，最后说：“晚辈没料到她突下毒手，措手不及便着了道儿。”

“一次上当一次乖，下次千万小心。你好好静养，大概五天之内便可复原。”

崔长青一再道谢，送走了生死郎中，他不胜感慨，这条命是捡回来了，这时想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到毛骨悚然，暗中侥幸不止，生死郎中在客栈住了三天，四出行医走遍四乡，最后失望地离开了。走时并未告崔长青，飘然而去。

崔长青的伤势与余毒，在第四天已痊愈了八九分，针的伤口算不了一回事，真正令他元气缓复的是余毒，第四天午间，他已经与常人并无不同了。

店伙前来问候，送来了一些补药与五十两银子，说是开封府永泰钱庄

的樊东主派人寄来的，他得救的消息，已在当天由旅客将口信带到开封。这条路旅客络绎于途主的消息极为灵通。樊东主既未命店伙打听他的底细，对他无所求。

世道炎凉，这位樊东主委实是难得的好人。他口中不说，心中也万分感激。

他在整理马包，准备明晨动身，访友不遇，平白惹上了一身是非，险些送掉小命，殊不值得，明港驿不能再留，早走早好，叩门三响，外面有人叫：“公子爷，请开门。”

“谁？”他信口问。

替公子爷写信的人。

“门没上门，进来。”

开门处，进来了一名青衣中年村夫，含笑奉上，一封书信，颌首为礼道：“小的是镇口的赵石匠，不久前有人前来，给了小的一吊钱，要小的前来客栈送封信给公子爷，说明不需回口信，请公子爷过目。”

“谢谢，有劳了。”他接过书信称谢。

逆旅之中遭难之后，还有谁知道他在此逗留？怎会有人写信给他？送走了店伙，他拆开书信一看，不由大喜过望，上面写着：“贤弟速来寨一会，兄陆振声字。”

明港驿距杨家寨仅三里地，他不需备坐骑，带下几两碎银，匆匆带上房门出店而去。

脚下一紧，杨家寨在望。

“怪，怎么仍然是一座空寨？不见有人迎呀？明明是空无所有的空寨嘛！不同的是，寨门是大开着的。”

他无暇多想，从容踏入寨门。

杨家寨有三四十户平房，唯一高大的建筑，是祠堂前的钟‘楼，也是警楼。四周的土墙有三丈高，外缘并布了鹿角，三两百小贼伙来攻，决难讨好。

全寨静悄悄，鬼影具无，连野狗也踪迹不见，冷冷清清如同死域，人行走其间，只听到墙壁折回来的脚步履声，孤寂、苍凉、阴森、神秘……令人心底生寒，畏缩不前。

他嗅到了危机，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心潮一阵汹涌，油然生成戒心。

糟！没带兵刃来。

天色不早，未牌将逝。

“陆大哥。”

他大叫，人站在练武场的中心。

看寨子的格局，黑龙帮的山门圣地，未免嫌得寒酸了些。

杨帮主组成这个自命为人间主持正义的暗杀刺客集团，并没赚了多少钱财富。

黑龙帮宣告解散了，为什么？

杨帮主留下了这座空寨，迁到何处去了？

“蓬”一声大震，寨门闭上了，他扭头回望，寨门附近竟然没有人。

“哈哈哈哈哈……”狂笑声震耳，声源发自钟楼。

他心中一动，付道：“我上当了，必须先退出再说。”

尚未动身，前面大宅院中，徐徐出现一个青面獠牙的青衣大汉，披散

着一头黄发，倒提一柄月牙铲，一步步向他走来，寨门方向一声怪啸，出现一个狞恶的白衣人，手中的九环刀光芒刺耳生花。

右面不远的槐树后，转出一个巨熊般的黑衣人，挟了一支铁爪，徐徐迫进。

有首的屋后，踱出一个蓝衣巨人，左腋下挟了一把沉重的八角锤，四方迫进，不徐不疾，四双怪眼彪圆，全向他集中，来意不善，形势迫人，他陷入重围。

他心中依然，大叫道：“乾坤四猛兽，冲谁而来？”

四猛兽继续迫进，不予置答。

他向西南角退，付道：“按理，他们绝对围不住我，是否外围还有埋伏？我得试试。”

果然不错，西南远处的寨墙下草丛，有人影闪动，但并未现身”他不走了，叫道：“如果在下所料不差，主持这次袭击的人是血花会的无耻妖女，何不出来交代清楚？”四猛兽一步一顿，渐来渐近。

他一咬牙，怯念渐消，代之而起的是傲视天下的英风豪气，他逐渐冷静下来了。

他之所以猜出主事人是血花会的妖女，是意料中事，除了上次向花蕊夫人陶水春，说出他与三眼韦陀陆振声的交情外，无人知悉内情，之外他并无仇敌，只有花蕊夫人可能用伪书信诬他前来入伏。

在江湖混了三年，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见过了不少人间冷暖，尝过了无穷的艰辛滋味。他，已成了一个饱历沧桑的老江湖。表面上看来，师门熏陶与家庭教养，令他的外表。

洵温文一团和气，象个无邪的大孩子。骨子里，江湖阅历”与炎凉世态却使他内心极不平静，求生与报复的念头，经常象火山内部的炽热溶岩，随时皆准备向外爆发，只要有外力导引，便会愤怒地进发不可收拾。

目下，火山已接近爆发边缘。

他能忍受一次侮辱，能接受一次任由宰割的痛苦考验，能容忍一次生死边缘挣扎的折磨……也许能再一次忍受，但不能有第三次。

他一挺胸膛，无畏地向前面的青衣大汉迎去。

近了，近了，多接近一步，便多嗅到一些死亡的气息，他必须将生死置于度外。

青狮举起了月牙铲，接近至两丈内了。

双方仍对进，危机来了。

丈五，一丈。

最后仍是青狮沉不住气，吼道：“小子站住！”

“谁设下的陷阱埋伏？”他问，左足踏进。

“通名！”青狮沉喝，也踏出一步。”“让路！”他也沉叱，再进一步。

青狮大吼一声，铲突然扎出，先下手为强。

他斜迈一步，一铲落空，接着第二铲破空而至，势如山崩。

他突然挫腰欺进，从铲下切入，但见人，闪，便已贴入青狮的身前，左手一抬，便托住了铲杆，斜身出拳急如星火快真快，“噗”一声响，一拳捣在青狮的左肋下，力道千钧。

青狮皮粗肉厚，受得了，只退了两步。

“砰噗……”一连五拳两掌，象电虹般连续喷射，皆在青狮的肚腹与肩

脚开花。

这次青狮只能用左手封架，一面后退闪避，一面怒吼如雷，但连一招也未封住。崔长青手脚快占了便宜，但也心中暗惊，这位猛兽皮粗肉厚，气功到家，挨了八记拳掌，依然能撑得住，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关头慈悲不得，一脚疾飞喝道：

“躺！我不相信你是个铁打的。”

二

崔长青首先与青狮遭遇，一阵凶狠沉重的拳掌，虽将青狮迫退，但伤不了青狮。一怒之下，他下毒手了，抓住好机一脚疾飞，攻向对方的档下要害。

青狮右手拖着长有七尺的月牙铲，舍不得放手，但又用不上，凭左手怎封得住他狂风暴雨似的凶狠袭击？

“噗！”踢中青狮的下阴要害。

双方交手，说来话长，其实为期甚暂，一照面便优劣已判，胜负已分。

“恩……”青狮闷声叫，俯下身躯，人却向后飞退，脸色死灰，“砰”一声跌出丈外。

崔长青身后，首先扑近抢救青狮的人是白虎，怒啸声中九环刀来势似奔雷，刀背的九只钢环怪响刺耳，且又乱人心神。稍后些，黑豹与蓝熊跟踪抢到。

崔长青挫身避刀，刀掠顶门而过，凉冰冰地。他已试出青狮极为高明，一比一他足以将青狮置于死地，也接得下任何一个猛兽，‘但以一比三，他并无胜算，因此避过一刀急袭，立即后撤。

蓝熊的八角锤已经及时砸出，恍若天雷下击，暴声震耳：“小子纳命！”

崔长青一掌按在锤头上，借势破空腾跃而去。

三猛兽急起直追，叱喝声惊心动魄。

崔长青扑入一栋平房，“砰”一声大震，撞破了木窗，奋身滚入屋内。

白虎不知利害，刀向内一探，跟踪跃入。

崔长青并未逃走，闪在壁间严阵已待，大喝一声，掌出如闪电，“噗”一声劈在白虎的颈后，然后开门如飞而遁。

他并不急于逃走，要保命必须伺机反击。

白虎一头栽在壁角下，挣扎难起。

蓝熊刚飞跃而入，吃了一惊，停下照顾同伴，只剩下一个黑豹，衔尾追出。

四猛兽中，黑豹最为机警诡诈而且多疑，但却不知崔长青比他更机警更精明，独自追袭本就是一大错误，在屋中追逐更是对追的人不利，随时皆可能受到暗算与伏击，稍一大意便得送掉老命。

沿走廊追赶，前面是后门，后门大开，可看到外面的院子，一看便知是内院，院对面该是内堂。

黑豹太过机警自信，认为逃走的人必定逃入内堂，或者跃登瓦面，决

不可能仍在院子里逗留，尽可放胆穷追。刚窜出门口，门侧腿影一闪。

“噗！”肋被踢中，骨疼欲折，手中的铁爪脱手而飞，“叮当当”飞出墙外去了。

接着，耳门又挨了一劈掌，只打得他眼冒金星，大吼声，扭身出拳反击，晕头转向一拳攻出，向身边的暗影攻去，根本不知黑影的确实部位。

“砰！”一拳落空，捣在墙壁上，青砖厚墙出现了一个大洞，被他一拳打穿了尺余厚的砖墙，几块大青砖被击得粉碎。”

崔长青不敢恋战，怕被对方的党羽赶来接应，见好即收，在对方的左肋下一拳猛攻，然后溜之大吉。

“恩……”黑豹闷声叫，向后倒退，直不起腰，这一拳沉重得护体神功也难以抗拒。

绿影从屋顶飞降，急声问：“他逃往何处去了？”

“逃入内……内堂。”黑豹暴怒地叫，几乎一胶摔倒。

绿影是花蕊夫人陶永春，不敢独自追入，恨声道：“这小辈可恶，狡猾得很，不向外逃，却往屋内窜，真不易找他出来。”

黑豹脸红脖子粗，惭然地说：“这小于高明极了，竟能击败在下的护体气功。陶夫人，事先你并未说明这小子如此了得。”

花蕊夫人陶永春哼了一声，撇撇嘴说：“乾坤四猛兽名震天下，横行江湖罕逢敌手，岂知却是个纸糊的猛兽，名不符实，谁知道你们如此脓包？连一个小辈也捉不住，看你们日后还敢不敢在江湖上吹牛，还敢怨我？”

“如果你事先……”

“事先已告诉你们了，叫你们见到人便一拥而上，岂知你们要逞强，四面合围妄想以一比一擒他。哼！你们这四个浪得虚名的好汉，误了本姑娘的大事，还有脸怨天尤人，岂有此理。早知你们靠不住，本姑娘该改请逍遥道人来跑一趟的。”

黑豹哼了一声，不悦地愤然走了。

花蕊夫人不敢留下搜寻，向内堂恨恨地自语道：“你逃不掉的，不怕你飞上天去，早晚逃不出老娘的手掌心。杀了你之后，不怕姓陆的匹夫不出来结算。”

她自言自语毕，身形凌空而起，飞上了院墙头，向东西的寨墙方向举目观望”自语道：“叫三妹四妹入屋搜寻，也许可将他迫出来。”

说完，发出一声娇啸召请同伴，然后向外飞跃而下，飘落院外一条小巷中。

对面的一座虚掩角门内，崔长青伺伏等候多时。

她不知角门内有人，沿小巷向南急走。

只走了十余步，突觉右肩有物点动。

崔长青紧摄在她身后，象一个无形质的幽灵，声息具无轻灵敏捷如影附形。

花蕊夫人是血花会的有数高手之一，居然未发现身后有人。

他伸手用指一点着花蕊夫人的右肩，低叫道：“留步，来谈谈。”

花蕊夫人大惊，反应奇快地娇躯一扭，身形右旋，右肘猛撞而出。

崔长青一声轻笑，疾退一步，一时落空。

她跟踪追击，小臂反拍而出，揉身急进。

崔长青又退了一步，比她更快，配合得恰到好处。

她急步滑进，钉紧发招，反掌登出，内力发如山洪，这一掌志在必得。

一招三变，跟踪追击紧迫进招，一气呵成，奇快绝伦，按理最后一招必可得手，对方的反应不可能比她快，她也没让对方有封招的机会。

岂知一掌仍然落空，招势已尽，必须发招再行袭击，但她心中一寒，招式一顿。糟了！

等于是送给对方可乘之机，眼一花，脉门便被崔长青扣住了。”

她浑身一震，左袖挥出。

崔长青手上一紧，带着她侧飞八丈，笑道：“你袖底指缝中的法宝不灵光了，用暗器迷香可一不可再，你……”

蓦地，身后传来另一名女人的嗓音：“一次上当学一次乖，第一次你难逃大劫。转身，慢慢地转身。”

他屹立不动，冷冷地说：“在下为何要听你的？”

“因为九枚黄蜂针正指向你的背部要害。”

“哦！你是……”

“不要问来路。”

“在下认为你在空言恫吓。”

“不信你可以试试抗命的结果，反正命是你的，要保命不易，要死却容易得很。”

他定下心神，形势不利，他必须沉着应付，未至最后关；头，不可妄自冒险，犯不着。

他徐徐转身，从容地说：“青竹蛇儿口，黄蜂尾后针；两般皆不毒，最毒妇人心。你是女人，用的又是歹毒的黄蜂针，两毒合而为一，在下只好认了。”

身后丈外的墙角旁，站着一位艳丽的青衣女郎，青劲装：

把一身美丽丰满的曲线衬得更为突出，更为动人。佩了剑，左手举起一具黑木琵琶，底部正对着他。

他手急眼快，声落手动，迅疾地将花蕊夫人拖至身前，笑道：“你定是铁琵琶吕三娘子了，久仰久仰。”

吕三娘子哼了一声，媚目中异彩涌现，死盯着他极力保持平静地说：“少给我贫嘴，你笑什么？”

“哈哈！笑你的黄蜂针无用武之地。”

“真的？”吕三娘子媚笑问，态度转变得好快。

“当然，你的黄蜂针只能击中花蕊夫人。”

“哦！原来如此。”

“在下的话不妥吗？”

“你再转头看看身后。”

他徐徐转首，不由心中一惊。

后面另一条小巷口，幽灵似的飘出另一位动人的蓝裳女郎，左掌摊开，晶莹洁白的指掌中，躺着三把回风柳叶刀，身形条止，人已接近至丈内了。

“你知道本姑娘的名号吗？”蓝衣女郎笑问。

他仍能沉得住气，沉静地说：“江湖上以飞刀成名的年青姑娘，只有三个人。姑娘用的是回风柳叶刀，乃是武林一绝，非同小可，定是华山苍龙岭龙杖怪姥的得意门人，女飞卫公孙秀姑娘。”

女飞卫在八尺外止步，笑意盎然地说：“你知道就好。”

目下你该知道形势，小巷窄小，你前后受敌，躲得了针便避不了刀，你如何打算？”

“打算？好说好说，公孙姑娘可能已替在下打算好了，在下已无权打算啦！”

“唔！你总算识时务。”

“这叫做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现在，先把陶大姐放了。”女飞卫扳着脸说。

他哈哈一笑，双手握住花蕊夫人的后腰，说：“好吧，在下已无可选择，人交给你……”

你字未落，手上真力倏发，将花蕊夫人向后面的铁琵琶吕三娘子推去，身形暴起，飞腾而上，手一扳屋梅，猿猴般引体上升，奋身一滚，滚上了瓦面。

他计算甚精，三把回风柳叶刀，危险性比九枚黄蜂针要小得多，再用扳檐翻滚的身法上屋，出其不意脱身，谅无困难，最多挨上一两飞刀，只要小心些不中要害，鬼女人无奈他何。

果然被他料中了，铁琵琶吕三娘子投鼠忌器，不敢发针袭击。

女飞卫也料中了，向瓦檐上方发刀袭击，却未料到他并不跃登瓦面，而是挂檐翻滚而上，飞刀高了许多，飞刀全部落空。

飞刀回转时，有一定的方向与路线，发刀人全凭经验，先期估计对方如果当时能避开一击，尔后可能向何方逃走，飞刀便可回转袭击，极为霸道。

女飞卫一步错，全盘皆输。

崔长青不挺身窜走，而是默运神功一声低吼，“哗啦啦”震破了屋顶，从屋下溜走。

下面有承尘，不用飘落屋下便可藏身。

铁琵琶与女飞卫，不约而同撞开下面的木门，入屋追赶，却未料到上面有承尘。

女飞卫抢入屋中抬头上望，急道：“他并未打破承尘向；下逃，快上去追。”承尘，俗称天花板，古老宅第的承尘象：

是楼板，结实得很，不易打破向上钻，所以它们要上屋。

等她们出屋跳上瓦面，崔长青早已形影具杏。

从破洞向下瞧，下面的承尘空洞洞的，积尘盈寸，藏不住人。

女飞卫叹口气，跌脚道：“这小后生机警绝伦，被他逃掉了。”

铁琵琶仍向下用目光搜寻，说：“承尘是闭实的，定是，藏在梁桁间，快下去我。”女飞卫笑道：“三组，你真糊涂，他是从瓦面上逃掉的，我们上当了。”

“那就搜……”

“天快黑了，房屋这么多，如何搜法？”

女飞卫猛摇头，苦笑道：“烧了杨家寨，即使者鬼杨帮主不在意，江湖朋友怎能不说闲话？”

“哼！怕什么？我们……”

“我们不怕，但血花会将受到江湖同道交相指摘，甚至可能激起公愤，咱们罪过大了。”

“那……我们就此罢了不成？”

“咱们到明港驿等他，他会回去的。”

三个女人在寨外会合，扑奔明港驿。

四猛兽有三个人吃了亏，本来不肯甘休，但黑豹被花蕊夫人一骂，感到脸上无光，也十分愤怒，不再理睬三个女人，无颜留在明港务，垂头丧气地走了，各奔前程。

三个女人在另一家客栈投宿，派店伙至明港驿客栈暗中刺探消息。据店伙回来说：黑衣小后生在掌灯时分尚未返店，店东正为此事焦急，丢了重要的客人，明港客栈上下众人正四出找寻。小小的明港驿，人怎会丢？

据明港客栈的店东说、黑衣少年未留下姓名，唯一的财产是那匹乌锥马，那可是一匹罕见的千里驹。除非少年人出了意外，不然决不至于放弃这匹宝马，早晚会返店取回坐骑的。”三更天，全镇死寂，仅不时传出三五声犬吠，镇中灯火全无，地方太小、根本就没有夜市、连驿站前面的风灯，今晚也未张挂。

三个女人换穿了夜行衣，潜伏在崔长青的房外守候，直守至三更已尽，仍然毫无所获。

四更初，她们失望地离去。

崔长青睡在店后另一间无人的客房内，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已经发觉自己的处境凶险，决定暂且以不变应万变，等风声过后再定行止，反正目下他并不急于上道，天涯浪人有的是时间。

他不愿丢弃自己的乌锥马，但乌锥马却是对方追踪他的：

目标。

一天，两天。

第三天四更时分，他偷偷牵出坐骑，带了简单的行囊；出镇向北走了。

炎阳高照，近午时分，驰入吴寨河镇。镇北，是横跨吴寨河的吴寨河桥。

午间正是打尖的时光，夏日里没有一丝风，路两侧田野的高粱有一两丈高，久未下雨黄泥地表面铺上一层浮土，人马经过时尘埃滚滚，在这种路上行走，象是走在蒸笼内，人与马都受不了，午间必须打尖，等暑热略消方可上路；吴寨河镇只有五六十户人家，食店却有四五家之多。前面大桥头左侧榆树成阴，店门口搭了一座瓜棚，酒幌子死气沉沉地向下垂，树下半躺着五六名懒散的旅客。

他到了店门口，北面蹄声震耳，五匹健马驰过了吴寨河桥，直赴店门。

他不过问旁人的事，将马栓好向店伙说：“弄些汤水来，歇会儿就走。”

他在棚下的一付座头落坐，刚到的五骑士也栓好了马匹踏入棚中。”他的目光，本能地向对方注视，不由一怔，付道：“这些人是何来路？不象是官差哩！”

四名骑士皆穿了青骑装，佩了剑，一个个膀宽腰圆，身材结实。另一名骑士也够雄壮，但穿的是青紧身，神色委顿，双手挂了尺长的铐链，一看便知是囚犯。

四骑士为首的人年约四十开外，有一双精明机警炯炯有神的大眼，古铜色的脸庞刻划着坚强有性格的线条，叫店伙准备吃食，然后向囚犯沉声道：“阁下，今晚便可赶到明港驿，明天咱们便可到场家寨拜望贵帮主，希望阁下放规矩些，不要再自讨苦吃了。”

囚犯抖抖铐链，冷笑道：“就凭这条铐链，你熊大爷尽可放心。徐某人仍是一句话：你白跑了这一趟。”

“哼：不见得。”

“你熊大爷又不是聋子瞎子，难道就没听说过敝帮已经解散近月了？咱们的帮主正式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杨家寨已经是座空寨……”

“哼！你老兄最好祷告上苍，希望杨帮寨主并未离寨远走高飞。”

“为什么？”

“如果杨帮主已经远走高飞，那么，官司你打定了。”

熊大爷冷冷地说。

“打官司小意思，在下仍是一句话，一无所知。”

“你不否认是黑龙帮的匪徒吧？否认也没有用。”

“哼！你是指在下手臂上的刺花龙形图案么？”

“你心里有数。”

“笑话，手臂刺龙便犯法吗？别笑掉江湖朋友的大牙好不好？”

“等到了公堂之上，你再笑掉大牙好了。”

姓徐的嘿嘿笑，笑完说：“河南府许大户上月中旬被杀，当时在下却在开封府的羊市好友家中作客，我可以找上百个证人，证明在下的行踪。你熊大爷只是许家的护院，官府又不是你熊大爷开的店，能听任你诬良为盗乱点凶手吗？等到了公堂之上，你熊大爷熊去非任意铐拿良民，千里押解酷刑逼供的罪名，我不信你能让官府满意你的解释。”

另一名骑士冷笑道：“姓徐的，你就认了吧，废话留着免得口干。”

姓徐的又是一阵怪笑，说：“老兄，你的话意在下明白，咱们瞎子吃场团”心里有数。

你们根本就不会押在下见官，只敢用你们那一套见不得人的手段对付在下。在下已落在你们手中，湿的干的水里火里，你们敞开来好了，徐某如果皱眉，就不算是前黑龙帮的英雄好汉。”

熊大爷神色一转，淡淡一笑道：“熊某知道你是条汉子，是三眼韦陀陆振声手下的最得力的臂膀，但你却是条糊涂虫。”

“哼！你说什么？”

“黑龙帮既然已经树倒猢狲散，你徐天德何必再背这个黑锅？贵帮的弟兄满手血腥，杨帮主仇人满天下，他自己的个人恩怨，与你何干？他为何不亲自解决？”

“哦：原来今天你才露出狐狸尾巴。”徐天德有点不屑地说。

“你说什么？”熊大爷问。

“你说得已经够明白了。”

“你的意思。……”

“你替主子迫凶是假，找敝帮主结算是真……”

熊大爷脸一沉，冷笑道：“不错！两者都有。”

“如果敝帮并未散伙，你根本就不敢来，对不对？”

“这……”

“散伙了你们才来，有何诡计？”

“很简单，你会将三眼韦陀引出来，三眼韦陀也会将杨帮主引出来。”

“你少做梦。”

“熊某做的梦，都是好的。”

“你们四个人”禁不起陆爷一个指头……”

“咱们走着瞧。”

“怎么瞧，你也不象块好材料。”

熊大爷指指对面冷笑而坐的两位同伴，冷笑着问：“你认识这两位前辈吗？”

那是一双相貌十分相似的中年人，脸目阴沉，脸色黄中带灰，八字吊客眉，三角眼冷电四射。看年纪，比熊大爷大不了多少岁，但熊大爷却称他们为前辈。

徐天德冷哼了一声道：“这两位仁兄，沿途没说上十句话，在下还以为他们是哑巴呢。”

哦！你不是说他们姓？”

“你听说过秦岭双龙吗？”

徐天德脸色一变，变色问：“他……他们是天龙晁宇，飞龙晁坤兄弟？”

“正是他们两位前辈。”

徐天德深深吸入一口气，冷笑道：“你熊大爷熊去非果然手面广，白道的名护院，交上了凶名昭著的独行大盗为友，你……”

右面的天龙显宇突然站起，出手如电，抓住了徐天德的衣领一拖，拖上了桌面，“劈劈啪啪”给了他四耳光；方将他推回冷笑道：“下一次，太爷要敲掉你满口狗牙。”

店伙刚将酒菜送来，吃了一惊，急急向后退，几乎被吓倒。

后面一桌坐着崔长青，一把扶住店伙笑道：“小心酒菜，打翻了你可准倒霉。”另一名店伙脸色泛灰地叫：“客官们，要打架请挪两步，外面宽得很，请不要砸了小店的生财家具。”

崔长青手急眼快，接过店伙的端菜托盘，叫道：“要打就打吧！打！”

说打就打，“啪”一声巨响，托盘重重地敲在天龙的天灵盖上，托盘破裂，酒菜汤水淋了天龙一头一脸。

几乎在同一瞬间，他一指头点在飞龙晁坤的脑户穴上，同时一扳食桌，掀向熊大爷与另一名大汉。

谁也没料到 he 这位客人抢先动手，变生仓卒，四骑士皆措手不及，全着了道儿。

天龙脑袋被敲，事先毫无警兆，任何内家高手在未运功抗拒之前，气未提功不兴，与常人强不了多少。崔长青下手有分寸，没敲破天龙的脑袋，已是手下留情。

天龙摇摇晃晃向下坐倒，木凳也被坐断了两条脚。

飞龙仰面便倒，昏厥了。

熊去非与另一名同伴，被食桌压倒在地，手乱脚乱。

崔长青一把拖起同被压倒的徐天德，叫道：“快走，上马。”

徐天德急叫道：“铐匙在姓熊的身上……，”“先脱身再说。”崔长青叫，拉了便走，到了坐骑旁，将徐天德推上马背，将缰一丢又道：“快走，我断后阻止他们。”

他既未说该向何处走，徐天德也无暇多问，策马驰入镇中，向南狂驰。”他摘缰飞跃，纵上马背，一声马嘶，乌锥马奋蹄前端，撞向栓马栏前的四匹坐骑。”

四匹坐骑受惊，挣脱缰绳四散而奔。

熊去非一跃而起，大喝一声，抓起一张长凳，脱手飞掷，接着右手一抖，一把飞刀随在凳后，化为一道银虹，向马上的崔长青飞去。

崔长青如果经验不够，注意力放在飞来的凳上，必定难逃一刀之厄，熊去非这一着够狠够毒。乌锥马猛地兜转，一声长嘶，一跃两丈，向外飞驰。

凳与飞刀全部落空，崔长青扭头叫：“姓熊的，后会有期。”

熊去非飞步急迫，怒叫道：“狗杂种！太爷不会放过你的。”

乌锥马突然人立而起，马上的崔长青骤不及防，“砰”一声摔落马下，向外翻滚。

熊去非大喜，脚下一紧，两起落便到了身旁，猛地一脚——向崔长青的背心踢去。

同一瞬，对面店中踱出一名老道，高叫道：“要出人命了。”

崔长青并非摔落马下，而是有意引熊去非上当，身形一转，出脚急拌。

“哎呀！”熊去非惊叫，砰然倒地。

“咦！”老道讶然叫。

崔长青一跃而起，他已试出熊去非的实力，认为自己足以应付裕如，点手叫：“起来，阁下。”

熊去非奋身跃起，尚未站稳，糟了，“砰”一声响，右颊挨了一重拳。

“熊大爷，躺！”此喝声震耳！

“砰噗噗……”一连五记重拳，全落在胸腹上。最后是一记“霸王敬酒”，正中下颌。

熊去非眼前朦胧，只看到满天星斗，凶狠的打击直震内腑，每一拳皆重如山岳，内腑几乎离位，快速猛烈的打击无法招架，最后哼了一声，飞跌丈外，跌了个手脚朝天，成了半死人。

崔长青将人挟起，急走两步飞身上马，乌锥四蹄翻飞，驰想镇南。

好奇的镇民纷纷让路，议论纷纷。

乌锥马脚程甚快，远出三里外，便迫近了策马狂奔的徐天德，老远便大叫道：“徐兄，等一等。”

徐天德勒住了坐骑，扭头道：“咱们到前面找地方歇脚……”

他勒住了坐骑道：“不必了，在下要往北走。徐兄，你也不可南行，趁早回头。”

“你的意思……”

“杨家寨目下高手伺伏，去不得。”他一面说，一面下马，将熊去非往路旁高粱地里一丢，又道：“先找这位熊大爷替你开锁。”熊去非浑身发僵，切齿道：“黑龙帮说散未散，原来是骗人的障眼法……”崔长青不介意地笑笑，伸手道：“熊大爷，铐匙，请。”

徐天德下马走近，抡铐便砸。

“慢！”崔长青伸手拦住叫，摇摇头又道：“在下管闲事架梁，按规矩如非必要，不可伤命，徐兄请放他一马。”

“这厮不死，后患不止。”徐天德恨恨地说。

“那是你们的事，在下不能任由徐兄伤他。”

“好，兄弟放他一马。”

熊去非取出铐匙，丢过冷笑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崔长青呵呵一笑，说：“熊大爷，话说完了，你请吧。”

“你……”

“你两脚未废，该可以走回吴寨河镇。”

“你……”

“你要在下背你回去吗？”

“在下浑身无力……”

“那是你的难题，你得设法解决。在下不再管你的事，徐兄留在此地，如果我是你，爬也得爬回去。瞧，徐兄似乎想剥你的皮剔你的肉……”

话未完，熊去非已挣扎而起，咬牙道：“好，我走。”

“你非走不可。”

“阁下尊姓大名？”

“无可奉告。”

“日后在下该在何处找你决算？”

“江湖上见，在下恭候大驾。”

“你敢不敢说时地？”

“可以，但有条件。”

“条件？”

“不错，条件。在下说了之后，你得留下些什么信物，留此存证。”

“留信物？你……”

“譬喻说：五官、手脚……”

“你……”

“这样吧，留下双耳，不会太痛，也不会成残，刀快些，一点都不痛……”

熊去非如见鬼魅般向后退，恐惧地踉跄而走。

“好走，不送了。”崔长青含笑挥手道别。

徐天德除去了镣链，上前施礼道：“多谢老弟台援手，再生之德，不敢或忘……”

“好说好说，徐兄请勿客气。”

“兄弟徐天德，请教老弟台……”

“兄弟的名号，不便启齿。”

“哦！老弟台落了案？”

“没有。”“那……”

“请勿追问。兄弟与贵帮的陆爷交情不薄，食店中听到他们的话，知道徐兄是陆爷的手下弟兄，因此出面相助，打算向徐兄请教陆爷的下落，尚请明告。”

徐天德心中油然兴起戒心，退了一步。

崔长青说：“徐兄请勿误会……”

“误会？你救人救得太容易了。”

“徐兄……”

“咱们无亲无故，从未谋面……”

崔长青大为不耐，被误解真不是滋味，哼了一声，不悦地说：“徐兄，说不在你，何必说得那么难听？真是岂有此理。”

徐天德仍然不知好歹地说：“阁下装得真象。哼，告诉你，徐某虽不是铁打的金刚，但你们决难在徐某口中套出口供来。”

“砰！”崔长青一拳疾飞，正中对方的左颊。

“蓬！”徐天德仰面摔倒，灰头土脸。

崔长青扭头便走，飞身上马，俯身拉上缰绳，向狼狈地爬起的徐天德说：“你遇上陆爷之后，向他说崔长青问候他好。”

徐天德颇感意外，叫道：“你……你真是陆爷的朋友？”

他淡淡一笑，说：“你既然怀疑，算了吧。老兄，你千万不可到场家寨自投虎口，那儿有一群男女，正要找贵帮的人算帐，信不信由你。再见。”“老弟留步……”

乌锥马发蹄急驰，向北绝尘而去。

徐天德目送人马去远，喃喃地自语道：“也许他真是陆爷的朋友，我……我错了吗？”

崔长青在里外追上了熊去非，这位熊大爷拼命奔跑，以为崔长青来取他的老命，没命地狂奔，最后往高粱地里一钻，溜之大吉。

崔长青不加理会，放松缰绳，乌锥马以小驰的脚程，向两里外的吴寨河驰去。

距吴寨河镇仅里余，他勒住坐骑，付道：“如果秦岭双龙仍在镇中等侯，岂不讨厌？”

但除非他改道南下，不然必须通过吴寨河桥，河上下游数十里内，只有小渡口而无桥梁，此行非走吴寨河桥不可。

“好吧，且找地方暂避再说。”他想。

打定了主意，他开始留意附近是否有歇脚的好去处。但他失望，路两旁全是高粱形成的无涯青纱帐，视野不及百尺外，仅路旁的高大槐树可以乘凉，无处可投。

这一带的道路，路树有三种，官道平野是槐，低洼处是柳。田野的小径，栽的是榆；一看便知路的大小。

正迟疑间，前面不远处一株槐树后，闪出一个老道的身影，摇手叫：“施主千万不可回镇，那几个施主已经说动镇民，四出追寻你的下落，他们说施主是贼哩！”

他一怔，驱马接近跃下说：“做贼的叫捉贼，妙极了。”

那几个家伙才是真的贼，是关中的大名鼎鼎独行大盗。”

“呵呵！镇民先入为主，施主恐怕不易说服他们呢。算”了吧，何不先歇歇脚？等他们走后，施主飞骑过镇，镇民们、谁愿意出来拦阻？”

“歇歇脚也好。”他牵着坐骑走近说。

“好骏的乌锥。”老道拍拍乌锥道。

“在下花一百两银子买来的，听说是大宛马。”

“不，大宛马极少有乌锥，以骅骝为上品。”

“道长懂得马经？”

“稍会涉猎而已。罪过，未曾请教施主贵姓大名呢，请教。”

“在下姓……道长上下如何称呼？”

“贫道上清下净。”

“道长……”

双方已相并而立，他正在卸下马衔，想让马自行找草料，对这位仙风道骨仪表不俗的老道，毫无戒心。

老道就在他发话间，扣指疾弹，一缕指风击中他的左期门要穴。

他浑身一震，一向后倒。

老道挟住了他；笑道：“贫道正在物色衣钵传人，你，正好。哈哈！”

老道的制穴手法诡异；用劲恰到好处，一因此他身躯虽麻木不仁失去控制，但口中仍可说话。听老道的口气；似乎凶险的成分不多，心中一定，说：“你又不是和尚，传什么衣钵？你该说传法器才对，说话用错了典会闹

笑话的。”

老道桀桀大笑，扳鞍上马，将他架坐在鞍前，说：“你这娃娃倒会挑剔哩！定是个不好管教的人，但贫道认为这是天才横溢的现象，值得冒险把你造就成为江湖后起霸才。走！”

乌锥马奋长嘶，然后向北飞驰。”“你真是黑龙帮的帮众？”老道问。

“在下与黑龙帮的人有交情而已。”他答。”“真的？”

“当然不假。”

“没撒谎？”

“大丈夫言出如山。”

“晤，很好，你是大丈夫，该说出真姓名了吧？”

“这个……”

“大丈夫言出如山。”老道学他的口吻说。

“因此在下不通名号。”

“由不得你……”

“你要追问？算了吧，枉费心机。”

“你如果估低了贫道的能耐，保证你日子难过。”

清净道人毫无顾忌地策马飞驰入镇，在众目睽睽下驰出镇北栅门，飞驰上了吴寨河桥。

后面，穴道已解昏眩已醒的天龙、飞龙兄弟俩，在后穷追不舍，天龙大叫道：“牛鼻子老道，把人留下，留下！”

“哈哈……”清净老道仰天长笑，蹄声急骤，驰过吴寨河桥，向北绝尘而去。”乌锥神驹快捷如风，天龙兄弟俩追过了桥，眼睁睁看着远处的滚滚尘埃，人马形影已经消失，只能望尘兴叹。徒呼奈何。。

天龙往回走，恨声道：“杂毛老道把那黑衣小子弄走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

“哥哥，追之不及，如何能弄回？”飞龙问。

“慢慢想办法此仇怎能不报？哼！”

“但……你知道老道的名号吗？”

“好象是妖道天玄炼气士。”

“哎呀！是他？”

“可能是他。”

“如果真是他，咱惹他不起……”

“宁斗智，不斗力；又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实难防，只要咱们多用点心机，天下无难事。”

距栅门尚有三五十步，便看到一身汤水的熊大爷去非带领了三位女郎，老远地向他们指指点点，快步向前迎来，脚下虚浮，显然受伤不轻。

“咦！那是什么人？”飞龙向乃兄问，“晤！象是……象是血花会的铁琵琶吕三娘子，她的铁’琵琶一看便知。”

“另一个是花蕊夫人陶永春。”飞龙说。

熊去非一面走，一面向花蕊夫人说：“诸位姑娘可问问晁家兄弟，他兄弟俩见多识广，可能知道老道的底细。”

四人一面说话，一面向秦岭双龙奔来。

吴寨河三十里到确山县城，乌锥马要不了一个时辰便到：

了。到了城南的蟠龙山，天玄炼士策马绕山向西走，十里路到了三里

河畔，开始驰入山区。

这一带山区山势并不高，共有三座主峰，三里河畔的山峰叫中泉，再往西五里是南泉，北面叫北泉山。三座山脉络相连，绵亘数十里，颇富林泉之胜。”山林深处，出现一座果林围绕的精舍，四周泛现一片金红色的光彩，原来所种的全是石榴，五月天，正是石榴火红的季节。榴树成林，在这一带倒是罕见。

乌锥马驰入花海中的小径，便看到迎面的一座木牌坊，上面的横匾上刻着的金红色大字：榴林精舍。

两名长工迎客，上前接应道：“原来是天玄仙长，快三年没来了，家主人想念得很，请客厅稍候，小的即入内禀报。”

天玄炼气士挟了崔长青下马，笑问：“贵主人一向可好？”

长工脸色一沉，摇头苦笑低声道：“仙长不久便知道了。”

“咦！怎么啦？”

“家主人两年前成了家。”

“成家？哈哈！好事嘛。”

“哼！”

“怎么？不如意？”

“别提了，主母是金顶山胡家的人。”

“哦！是镇八方胡威的女儿吗？门当户对……”

“主母是个母大虫。”长工低声说。

天玄炼气士呵呵笑，往屋内走，说：“小事一件，怕老婆的人，必定大富大贵哪！”

他将崔长青安置在大环椅内，里面出来了一位白净面皮相当健壮的年青人，抱拳行礼呵呵大笑道：

“仙长别来无恙，今天吹的是什么风？请坐请坐。”

天玄炼气士顿首回礼，大马金刀地坐下说：“南游北返，途经贵地，特地前来打扰施主。呵呵！二年不见，施主好象比往昔清减了些。听说施主已经成了家，可喜可贺。”

他一面说，一面打量着厅中的陈设，目光在后厅门的门帘上停留片刻，又道：“府上的陈设变动了许多，到底是有家室的人，一切都不一样了。”

主人命仆人奉上香茗，避开话题笑道：“仙长南游，想必旅途劳顿，且至客厢安顿，洗漱毕晚辈置酒为仙长洗尘……”

“这几年施主曾在外走动吗？”天玄炼气士也另起话锋问，似乎有意迫使主人就范。

乌云涌上了主人的脸，讪讪地说：“好教仙长见笑，晚辈久已不在江湖走动了，对江湖的动静，陌生得很。”

“哦！贫道委实失望得很。”

“仙长……”

“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怪你不得。天下是闯出来的，闯自然有万千风浪，不论男女豪杰，只要有了家室之累，他这辈子便得注定株守家园做老大爷，英风尽敛，壮志全消。

这些事不说也罢，这次贫道要在府上打扰三五天，方便吗？”

“仙长见外了……”

“贫道带了一位同伴，在府上等候从湖广来的几位施主前来会合。”

主人脸有难色，迟疑地说：“仙长但请宽心在寒舍安顿，晚辈入内吩咐拙荆准备酒筵。”

“好，但请不必客气，贫道打扰数天，幸勿见外。”

老道口中客气，其实心中大为不快，仆人甚多，准备酒菜待客，还用得着主人亲自入内吩咐？分明是遁词，这里面大有文章，主人匆匆入内，崔长青冷眼旁观，也看出有点蹊跷，冷笑道：“老道，你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老由冷冷一笑，说：“小娃娃，你最好少开尊口。”

“在下用不着拨风煽火，只冷眼旁观。”

老道冷冷一笑，拳挡着掌心道：“想当年，龙策客也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没想到短短三年，却变成一个吃闲饭的废物，可惜啊！可惜。”

崔长青一惊，问：“你说主人是龙萧客朱英？”

“不错，是他。”“哦！闻名不如见面，如此而已。”

“尔小看他了？”

“在下认为他毫无英雄气概，缺乏豪迈之气，与传说中的龙萧客完全不同。”

“呵呵！你认为你有英雄气概么？”

崔长青沉静地笑笑，若有所思地说：“英雄气概四个字，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饮食时表现英雄气概，只能算是个饭桶；碰上手无缚鸡之力的苦哈哈表现英雄气概，那是暴虐……”

“算了算了，你小子居然向贫道谈经说道，岂不可笑？”

如果你想用激将法诱使贫道放你，你打错主意了。”天玄炼气士不耐地说，主人恰好及时出堂，脸色不正常，向老道讪讪地一笑，不安地说：“仙长，咱们走。”

天玄炼气士一怔，讶然问：“要走？走到那儿去？”

“晚辈在三里河镇有朋友，请仙长到那儿安顿。”

天玄炼气士冷笑一声，脸一沉，沉声问：“贫道在尊府稽留三五日，玷辱了你朱家……”

“仙长……”

“说吧，是否有何不便？”

“仙长明鉴，不是有何不便，而是蜗居简陋，起居一切不便，在三里河镇……”

“告诉你，贫道已与朋友约定，在尊府会合……”

“晚辈留下话，贵友可至三里河镇……”

“住口！”

“仙长……”

“贫道既然来了，就没打算离开，这次做定了恶客，由你不得。以你我交情来说，贫道不要说借住三五日，真在住上三年五载，也是理所当然。”

“仙长……”

“不管你怎么说，贫道住定了。朱施主，你是领贫道客厢安顿呢，抑或是要贫道自行前往安顿？客厢在何处贫清楚，榴林精舍贫道不是第一次来。”

龙萧客脸色苍白，流着冷汗，焦急地说：“仙长请……”

请……”

“贫道不再听你的解释。”

帘子一掀，出来了一个穿紫花衫裙的妇人，杏眼桃腮，眼神凌厉，薄薄的嘴撇得紧紧地，身材丰盈颇为动人，倒有六七分姿色。带了一名仆妇，一名侍女，阴沉沉地走近，此道：“站住！你这位老道未免太霸道，施主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你这种态度……”

“绮春……”龙策客焦灼地叫。

天玄炼气士无名孽火上冲，正待发作。

崔长青却冲他咧嘴一笑，饱含深意。

老道突想起崔长青刚才所说，有关英雄气概的高论，脸色马上松弛下来，好奇地打量这位专横泼辣的女主人，缓缓站起笑道：“你就是榴林精舍的女主人了，幸会幸会。”

“老道，你说话干净些，什么幸会？”

“哦！贫道抱歉。”

“抱歉就行了？”

“女施主认为该如何……”

“你还不快滚？榴林精舍不留外客……”

“绮春，你……”龙策客脸色苍白地叫。

“你还不滚出去？这里的事不要你管。”绮春冷叱，象是喝奴叱婢。

老道这次忍不住了，但仍未发作，说：“贫道与尊夫交情不薄，多少前曾经共过患难，出生入死……”

“住口！谁理会你们早年的交情？你再不知趣，老娘要老道忍无可忍，顾不了待机挖苦他的崔长青，手一扬，掌出如电闪。

“啪！”耳光声清脆，如同爆栗。

绮春退了三步，几乎摔倒。老道须眉皆张，厉声道：“贫道走遍天下，到处受人尊敬，你这泼妇竟敢如此对贫道无礼，你得死一千次。”

龙萧客大惊，急叫道：“仙长……”

绮春一声娇叱，疾冲而上，身形乍起，腾跃飞踢凶悍绝伦。

老道哼了一声，身形疾闪，扭身就是一掌，不但避过双腿连环飞踢，且能及时反击。

“噗！”这一掌劈在绮春的腰脊上。

“蓬！”绮春摔倒在地，跌了个五体投地。

老道跟上；一脚踏住她的背心，冷笑道：“镇八方调教出来的儿女，居然如此稀松平常，竟敢如此对贫道无礼，你认命吧。”

“饶命！”绮春狂叫。

“饶你不得。”老道咬牙切齿地叫。“英郎，救……—’救我。”统春转向乃夫求援。

龙萧客脸色苍白，拱手道：“仙长请高抬贵手，请……”

请饶她一次，拙……拙荆多……多有冒犯，仙长……”

老道怪眼彪圆，沉声道：“朱英，你昔日的英风豪气到何处去了？你居然被个一文不值的泼辣娘，拴住了你的脖子牵着走，你也不怕丢人现眼？你简直没出息到这种程度……”

“仙长，你老人家有些不知，我那岳父……”

“镇八方管嫁出去的女儿？他吃定你了？”

“仙长……”

“你龙萧客的艺业，不见得比镇八方差。”

崔长青突然接口道：“老道，你八辈子没娶过老婆，怎知道人家夫妻间的家务纠纷，你算了吧。”

老道更火，这些话象是火上添油，一把揪住纺春的头向上拖，沉声道：“朱英，我不管你是否被镇八方吃定了，也不理睬你怕老婆的原因，今天这泼辣娘对贫道无礼，贫道一生中从未受过这种污辱……”

“仙长……”

“贫道并不是替你管教她，而是她侮辱贫道必须受到惩罚，我要她后悔一辈子。”

“仙长，使不得……”

“你就别管了，日后镇八方如不肯罢休，叫他李找贫道算帐。金顶山胡家，距此仅三十余里，贫道就在此地等他，没你的事。”“饶命……”胡绮春声哀叫。

老道将人向外拖，叫长工取来绳索，把胡绮春吊在廊下，找把刀把她的头部毛发剃得一根不剩，顺手在她的右手左腿两处大筋，不轻不重地刺了一刀，方回到大厅，丢下尖刀说：

“朱英，半个时辰后，派人把她送到金顶山胡家，让镇八方来找我。”龙策客脸无人色，恐惧地说：“仙长，你……你把这件事闹大了。”

“什么？你还怕这个婆娘？”

“不，这……”

“怕镇八方？”

“胡家目下有……有一个人——”

“谁？”

“镇八方的义妹，薄命花……”

“薄命花郝芸仙？”老道惊问。

“对，她……”

“老天，你何不早说？”老道脸有惧色地说，“仙长，晚辈方寸已乱……”

“一不做二不休，把那泼妇宰了，远走高飞。”

“仙长……”

“走吧，薄命花又能怎样？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容身？”

你还留什么恋？”老道横了心说。

“可是……”

“你这窝囊废。”老道怒骂。

龙萧客一咬牙，挺了挺胸膛说：“好吧，我龙萧客重出江湖流浪，榴林精舍，已没有我留恋的事物了。”

“这才象话。”

“仙长先等等，晚辈这就拾掇上路。”

“贫道宰了这婆娘。”

“不必了，晚辈与她到底是夫妻。”

“你不怕留下祸根？”

“听天由命吧。”

半个时辰后，龙萧客大散家财，遣散了奴仆，带了行囊跨上健马，毫无留恋地走了老道仍带了崔长青，同乘乌锥，三人两骑扑奔确山县城崔长青临行，向老道说：“老道，你不是在造孽吗？”

“废话！造什么孽？”“你一来，便要龙萧客破家，强出头硬是拆散了人

家一对夫妻，于心何忍？”

“哼！贫道认为做了件好事。”

“有说乎？”“龙萧客讨了这种泼妇，他这辈子完了，男子汉到了这种地步，比死还要惨，贫道可说是将他救出十八层地狱，不是好事是什么？”

“哼！强词夺理……”“哈哈！可惜你还小，等到有一天你也娶上这么一位雌老虎母大虫，便了解贫道的强词是否夺理了。”

过了三里河镇，小径沿三里河的北岸东行，前面的山坡；旁枣林下一声忽哨，跳出秦岭双龙兄弟，拦住去路，天龙怪叫道：“天玄道长，下马说话。”天玄炼气士咧嘴一笑，勒住坐骑眯着眼，轻蔑地打量着对方，呵呵大笑道：“晃施主，你兄弟俩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吗。”

天龙哼了一声道：“老道，不要瞧不起人。”

“你听，这话可是你说的，贫道并未瞧不起你们秦岭双龙，对不对？”

“在下不愿与你斗口……”

“要斗剑？”

“不，在下有事与道长商量。”

“商量？呵呵！贫道不怕斗剑，就伯商量，你抓住贫道”的痛脚了。有何商量，说吧；贫道在听。”

“请道长把那小辈交给在下。”

“什么？交给你？”

“他是黑龙帮的余孽……”

“不对，你要他，是因为你们兄弟俩，皆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所以……”

“道长请不要出言挖苦。”

“贫道说错了吗？”

“道长，光棍眼中不揉沙子？”

“说真是，你真想要人？”

“如蒙见赐，铭感五衷”“你凭什么？”

天龙用手面对面的村林一指，冷笑道：“就凭这。”

花蕊夫人三女，同时现身出林。

铁琵琶吕三娘子抱着铁琵琶，噗嗤一笑道：“我们并不想与前辈结仇，但前辈如不将人留下，本姑娘恐怕要有叫得罪了。”

女飞卫轻晃着一把回风柳叶刀，说：“五比一，道长认为如何？”

龙萧客冷笑一声扳鞍下马冷冷地说：“五比二，在下算一份。”

“你是……”

龙萧客从衣下取出一支古色斑调的尺八萧，褐色的光芒耀目，萧上刻了一条龙，信手一挥，八音齐鸣，说：“龙萧凤剑，一手遮天。”

花蕊夫人笑道：“原来是龙萧客朱爷，好久没听到阁下的消息，在何处安身立命纳福了？”

龙萧客被这几句话触到了痛处，脸色一变，冷笑道：

“陶夫人，在下先领教你花蕊毒针绝学再说其他。”

天玄炼气士挟了崔长青下马，笑道：“陶施主不但花蕊毒的可怕，她的迷香也是下五门中的一绝哩！朱施主，没你：

的事，请替我看住这小后生，他的左期门被制，跑不了，贫：

道打发这几位男女施主离开。”说完，将崔长青交给龙萧客，背着手向五男女走出。

花蕊夫人退了一步，摇手道：“前辈先别冒火，我们是：诚心商量来的……”

“好，贫道除了人不能交给你们之外，凡事好商量，好商量不致于伤了和气。”

“这个……”

“且慢！这条河水很清澈，贫道先洗耳，再来恭听，等一等。”

老道真去捧手洗耳，片刻回到原处笑道：“好了，说吧，贫道已洗耳恭听。”

铁琵琶冷笑道：“前辈明知咱们是为了那小辈而来，这不是存心有意关闭商量之门么？”

“哦！这就难了，咱们恐怕没有可谈的了？”

“前辈还甭拒绝了？”

“大概是吧。”

“那么，休怪本姑娘无礼了。”

“咳！贫道曾经怪你无礼吗？你……”

钢弦一响，三枚黄蜂针劈面射到。

“嗡……”钢弦继续响，又是三枚黄风针破空而飞，衔尾攒射，快得令人几乎肉眼难辨。

天玄炼气士大袖一挥，冷笑道：“少在贫道面前献宝。”

女飞卫公孙秀双手齐扬，六把回风柳叶刀漫天飞舞，划出道道光弧，暴风雨般向老道集中。

老道突然巨口一张，水箭急喷而出。”

袖风似阴雷，黄蜂毒针被罡风卷走得无影无踪，罡风再扑向铁琵琶。

同一瞬间，六把回风柳叶刀皆被水箭所喷落。

老道一声长笑，猛扑花蕊夫人。

后面的龙萧客突然大叫：“小心身后……”

树林中飞射出一红一白两个身影，以令人目眩的奇速射出林外到了路中，红影再进，猛扑天玄炼气士的背影，香风沁鼻，来的是女人。

龙萧客的警告来得及时，老道大喝一声，回身迎敌，扣指连弹。

龙萧客龙萧一领，身萧合一从侧方截出，接着大叫：

“走为上策。”

他接住了白衣女郎，老道则攻向红色身影。

红衣中年妇人的手中，是一柄奇形怪状的兵刃，象一根有花无叶的花枝，上面共有三朵红色的盛开花朵，挥动时罡风怒发，呼啸声刺耳撼心；当然不是花枝，而是以极毒弹性的精钢所精制。

白衣女郎年仅十七八，脸蛋白里透红，眉目如画，美得令人屏息。身材刚发育完成，穿的是白续劲装，曲线玲珑，凹凸分明，隆胸蜂腰极为诱人。手中的剑银芒耀目，是吹毛可断的神兵。”红衣中年美妇花枝一振，响起一阵劲风嘶啸声，震散了老道弹来的指风，仅身形略顿，立即重新健进，无畏地排空切入，风目中杀机怒涌，厉声道：“杂毛老道该死！”

老道赤手空拳，似乎有所顾忌，大袖一拂，身形急转闪开正面，反袖一挥叫：“薄命花，贫道少陪。”

这一袖来势似摧山，红衣美妇也不敢硬接，大挪移身疾闪，花枝斜点，“雾里藏花”探向老道的胁背，厉声道：

“你要走除非日出西山。”

老道向前飞跃，纵出要脱离圈子“嗤”一声轻响，背道袍被挂破两条大缝，好险。他心中早寒，不再留恋，一怒啸，全力向侧方飞纵，远出三丈外叫道：“泼妇休追，后会有期。”

声落，人已远出十丈外去了。

另一面，龙箫客在白衣女郎的一阵迫攻下，八方游走敢回手，也递不出招式。‘白衣女郎的剑势出奇地狂野，而诡异绝伦，好几次几乎把他圈在剑影内脱身不得，形势是一面倒。

老道一走，龙箫客也就如飞而遁。他将用游斗术，脱不难，白衣女郎虽高明得多，但也缠他不住。

白衣女郎不肯罢休，追出叫：“朱英，你走得了？”

红衣美妇叫道：“映雪，穷寇莫迫。”

白衣女郎闻声止步，扭头道：“师父，弟子迫得上他，他逃不掉仇”“不必了，妖道不可轻侮。”

“徒儿遵命。”

薄命花郝芜仙的目光，落在满脸惊疑的五男女身上，了众人一眼，冷傲地一笑，冷冷地说：“你们可以走了。”

花蕊夫人上前行礼，沉静地说：“晚辈陶永春，郝前万安。”

“我很好，你是血花会的人？”薄命花郝芜仙盯着她们。

“是的……”

“老身与贵会陌生得很，你们还不走？”

“晚辈有一不情之请……”

“说吧。”

“妖道带来的一个少年人，是晚辈的仇家，务请前辈见赐。”

“是那位黑衣少年人吗？”

薄命花指着不远处半躺在树下的崔长青问。

“是的。”

“他是妖道带来的人。”

“是妖道半途把他擒来的。”花蕊夫人谦恭地说。

“妖道是老身的仇家。”

“晚辈认为妖道罪该万死。”

“因此，妖道所遗留的人和物，皆属老身所有。”

薄命花不带表情地说，不理会对对方奉承的话。

“这……这少年人……”

“老身不管你们之间的是非恩怨。”

“前辈……”

“你不服气是不是？”

花蕊夫人打一冷战，退了一步悚然地说：“晚辈不……”

“不敢……”

“谅你也不敢。”

“请前辈……”

“映雪，送客。”

白衣姑娘映雪脸一沉，向众人冷笑道：“你们都听见了，请吧。”

花蕊夫人仍想请求，铁琵琶吕二娘子冷笑道：“陶大姐，人家已经下逐”

客令，多留无益，何苦低声下气自讨没趣？人家是江湖上的成名前辈，吩咐下来的事咱们就得遵办。”

薄命花冷笑道：“这贱人语带讥讽，须加惩罚。映雪，掌她的嘴。”

白影一闪“啪”一记耳光声骤发。铁琵琶吕三娘子尚来不及有所反应，便挨了一耳光，只打得她眼冒金星，倒退三四步，粉颊上迅即出现了红色的指痕，慢慢变紫，发疯似的举起了铁琵琶，正待发射歹毒的黄蜂针，拼了。

可是，白影再闪，手一震，铁琵琶被白衣姑娘硬生生夺去了。

白衣姑娘纤手一拂，八音齐鸣，第二拂八音候减，弦线全被她的纤纤四指所拂断。

“你……”吕三娘子骇然叫。

映雪将铁琵琶丢回，冷冷地说：“幸好你未曾将毒针发出，否则你必死无疑。”

吕三娘子怎敢回嘴？悚依然而退，心中暗叫侥幸。

女飞卫公孙秀知道双方的艺业，相差委实太远，人多也占不了便宜，对方举手投足之间，以阴狠机警著称的吕三娘子，眼睁睁受辱毫无反抗的机会，真要动起手来必定凶多吉少，趁早打退堂鼓大吉大利，苦笑道：“咱们走吧，来日方长，急不在一时，走！”

五男女狼狈地走了，走在最后的飞龙晁宇不住摇头，满腹狐疑地说：“依我看，这鬼女人是冒充的，薄命花郝芳仙横行天下三十年，哪有这么年青？”

花蕊夫人权头道：“天玄妖道叫她为薄命花，望影而逃，这不会是假的吧？她修为有成，返老还童驻颜有术，五六十‘岁的老太婆看似青春少妇，平常得很。”

“如不是妖道作怪插上一手，咱们何至于受此侮辱？咱们找朋友相助，不将妖道碎尸万段，誓不’……。”

话未完，路旁人影乍现，天玄炼气士迎面挡住去路，怪笑道：“哈哈！贫道在此，你们不用叫朋友助拳了……”

话未完，飞龙已向路侧一钻，钻入矮林中逃之夭夭，象兔子般溜之大吉。

天龙也不慢，落荒而遁。

三个女人已经吃过苦头，见两个男的望影而逃，她们更是丧胆，不等互相招呼，不约而同向后飞奔脱身。

天玄炼气士不愿追，向后招手叫：“来吧，朱施主，到你的榴林精舍，查他个水落石出，看那小娃娃是否气数已尽。”

龙萧客订一冷战，苦笑道：“抱歉，我不能去。”

“你不去？你……”

“目下我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待办。”

“什么事？”

“远远地逃亡，逃得愈远愈好。”

“你这胆小鬼……”

“咱们就此分手，江湖上见。”龙萧客匆匆地说，身形乍起，向东如飞而去。

天玄炼气士摇摇头，苦笑道：“也难怪他，做了两年恶梦，梦醒了他仍然害怕得不敢睡觉，打死他他也不敢再回榴林精舍了。”

榴林精舍的大厅中，崔长青穴道未解，被搁在大厅环椅内。厅中除了

薄命花与映雪师徒之外，另有四名仆妇。每个仆妇都是粗手大脚健壮丑陋的中年女人，大概整座精舍中，所有的女人，以女主人最美。

薄命花郝芸仙站在椅旁，用她那作为兵刃的奇异花枝，在崔长青的脸部徐徐拂动，冷冰冰地说：“如果你不吐实，将永远永远后悔。”

崔长青感到这根猩红的花枝奇冷澈骨，所触处麻麻地，寒气直迫内腑。花瓣锋利无比轻拂处汗毛无声自落，不由心中骇然。但他并不慌张，生死关头，他必须沉着冷静地应付。

对方貌美如花，但冷傲之态流露无遗，是属于喜怒无常极难应付的人，稍一大意，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委实凶险无比。

他泰然地一笑，从容地说：“话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姑娘请相信在下说的话。在下只知妖道要迫我拜为师跟他学道，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你把我杀了，我也招不出妖道的一切来。”

“老身不相信你的话。”

“姑娘……”

“这件兵刃，江湖人称之为薄命花，任何内家高手，也禁不起一击，花到人亡，人命在本姑娘的花下其薄如纸。你，我要将你脸上的肉剔下来。再问你，招不招？妖道要在此约会些甚么人？”

他长吁一口气，无奈地说：“要杀要刚，在下认了。姑娘兰心惠质，艺臻化境，见多识广，武林称尊，难道就不放心一个受害者的口供？我一个初出道的无名小卒，天胆也不敢在姑娘前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在下命该如此，要杀要刚姑娘尽管动手吧。”

郝芸仙扬起兵刃，冷笑道：“妖道既然与人在此约会，他会来的，先废了你，等他来时捉住他一并死。”

映雪急道：“师父，这人眸正神清，不象是刁顽的败类。”

听绮春姐的口气，的确认为他是妖道的俘虏，师父废了他，妖道必定快意哪！”

“妖道会快意？”

“他不答应妖道，所以被刺住，师父如果废了他，妖道岂不大为快意，认为可假师父之手废人，日后妖道可以向外宣扬此事，以增高的身价……”

“晤！你的话有道理。”

“徒儿认为，妖道故意将难题留给师父，不然他何以将人留下？很可能是存心挑起师父与血花会火拼。”

“晤！很可能，把这小辈带至后面看好，等妖道的党羽来时，再行决定是否让这小辈活命。”

“徒儿带他至地窖囚禁……哦，他的穴道被制已久，恐怕要残废哩。”

“替他解穴。”

“妖道的手法诡异，徒儿无能为力。”

“不中用的丫头，为师只好自己动手了。”郝芸仙一面说，一面检查崔长青的被制经穴。

她的手在崔长青的胸口探索，崔长青则无邪地注视着她。

蓦地，她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呼吸一阵紧，猛地一手掩住崔长青的双目，暴躁地叫：“不要这样看我。”

崔长青感到她的手在发抖，怔住了。

“姑娘怎么了？”他困惑地问。

郝芸仙长吁一口气，收回手，目光从厅门透过，茫然地注视着苍穹，望向云天深处。她的美好嘴唇在轻微地痉挛，眼神虽视而不见，但却涌现另一种异彩，苍白的秀颊开始回复红润，而且呈现另一种稀有的光彩，用奇异的、略带兴奋的声调自语道：“三十年前，也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夏天，他……他……他……他曾经用这种目光凝注着我……”

“姑娘，谁？”他低声问。

“他，一个好俊的男孩子，他……”

“他怎样了？”

“啪啪！”她凶狠地给了他两耳光，先前的奇异激情神态消失得好快，用近乎疯狂的声音尖叫：“他……他死了，死了，死……了……”

崔长青骇然，但好奇心令他浑忘一切后果，问道：“他是怎样死的？”

郝芸仙狞笑着举起右手，大声说：“我杀了他，瞧，这只手杀了他的。”

崔长青一惊，接着问：“为什么？”

“为有了另外的女人。”

“你……好残忍。”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必须象马一样用缰绳拴上。”

崔长青叹息一声说：“难怪龙萧客要弃家出亡。姑娘，你已经拆散了榴林精舍的一双好夫妻。”

“你说什么？”

“龙萧客永远不会回来了，缰绳是拴不住男子汉的，一念之差，从前恩爱反成仇……”

“你给我闭嘴！”郝芸仙厉叫。

他的目光，落在映雪的脸上。映雪脸色平常，但清澈的钻石明眸中，有迷惘困惑的神色流露。

他若有所思地说：“郝前辈，将来你也会害了映雪姑娘。”

“唉！”芸仙在他左胸击了一掌，吼道：“把他拖走！”

“拖走！我不要见他！”

三

崔长青身在危境，竟然不识时务，犯颜规劝郝芸仙，惹得这位不正常的女人大发雷霆，劈了他一掌，喝令映雪将他拖走。

这一掌却无意中解了他的穴道，因祸得福，实非他始料所及。

其实，他早已打算运功解穴。别看他小小年纪，其实早已参修上乘绝学，以他日下的修为来说，自行用真气解穴术自解穴道并非不可能，可惜自从被天玄炼气士用诡计擒住后，一直就马不停蹄，历经风险，毫无停下来运气解穴的机会。

真气解穴不简单，耗时费劲极为吃力，稍一大意或受外力干扰，便有真气走岔成为残废的可能，甚至可能致命。

由于他年仅二十，而且脸上仍留有稚气，外表象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因此所有的人，皆估料错误，并未将他放在眼下，连功臻化境的薄命花郝芸

仙也走了眼，不但料错了他的艺业修为，也误认他是个初履江湖的小混混，做梦也没料到他已是个在江湖闯荡了三年岁月的年青高手。

郝芸仙被他的稚嫩外貌所欺，对他毫无戒心。

映雪并不知他的穴道已解，遵命将他拖出大环椅，心中一阵为难，真要拖着走，确也有点于心不忍。崔长青高大健壮而且英俊，颇令姑娘们动心，因此地一阵迟疑，不知如何是好。

“快拖出去。”郝芸仙不耐地叫。

她银牙一咬，拖了便走。

上来一名仆妇，含笑道：“秋姑娘，奴婢把他拖至地窖。”

她摇摇头，笑道：“谢谢，不需大嫂代势，你们看不住他的。”

在拖过后厅门时，崔长青已可活动手脚，故意用靴跟碰钩住门限，叫道：“哎哟……好痛……”

映雪不知他在弄鬼，停下问：“你怎么啦？轻轻一碰便鬼叫连天，哼！”

他愁眉苦脸地说：“好姑娘，假使被拖的是你而不是我……”

“你少给我贫嘴。”映雪沉下脸叫。

“好吧，你就拖吧，”映雪扭头再拖，只拖了两步，突将他双手抱起。

“谢谢。”他微笑着说。

映雪突然象喝醉了酒般，粉颊红似西天的晚霞，芳心砰砰跳，跳得她心中一阵乱，几乎失手将他掉落，极力避开他的目光，嗔道：“笑什么？不许你笑。”

“是，不笑，姑娘满意了吧？”

“你可恶，真是不知死活。”她一面走一面说。

“令师真要杀我吗？”

“哼！家师如果不杀你，那才是奇迹。”

“你呢？”

“我？”

“你杀不杀我？”

“我……师命难违，自然要杀你。”

“暂且撇开师令”我只问你要不要杀我？”

映雪久久不答，迟疑地说：“我……我不知道。”

“为何不知道？”

“不如此就是不知道嘛！你……你不象是个……是个坏人，”“贤师徒只杀坏人？”

“不知道。”

“怪事，好坏不分，是非不明……”

“不许你多说。”

说话间，已到了后院的地窖口。大户人家的地窖，分屋内与屋外两种地窖，屋内的用来藏物与避贼，屋外的用来藏蔬菜以保鲜度。后院的地窖，属于屋外的一种。

已经是盛夏季节，去年冬季夹藏的蔬菜，已经消耗得所剩无几，一进窖，——股清爽的凉气杂味。窖内空间不算小，相当干爽。

映雪抱着他向里走，一面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你在此呆下去，是死是活不久便知。”

“你真忍心杀我么？”

“当然。”

“唉！杀二个喜欢你的人，你未免太忍心了。”

“你说什么？”映雪止步问。

光线虽微弱，但崔长青却可清晰地看到她脸上震惊的神色，立即低柔地说：“映雪姑娘，你是我所见到的姑娘中，最脱俗最美最清丽的姑娘，你那双秋水明眸尤其出色，我……我十分喜欢……”

“别说了。”映雪烦躁地叫。

“噢！你……”

“我要杀你的，只等师父吩咐下来。”

“真的？”

“你不信？哼！”

“我不信。”他说。

“砰！”两人摔倒在地。

“哎……”映雪惊叫。

但晚了，崔长青已双手扣住了她的双肩井，两只食指顶住了她的咽喉两侧，力道恰到好处，令她无法挣扎，也叫不出声音。

崔长青贴身面对面压住了她，压得她又羞又急，却苦于无法动弹。

但在这种奇异的压迫下，她浑身起了奇异的战栗令她有难以言宣的紧张，与前所未有的奇妙感受，这种感受浪潮般淹没了她。

崔长青未留意她的神色变化，低声笑道：“姑娘，即使你要杀我，告诉你，我仍然喜欢你。说真的，你是我所见到的姑娘们中最秀丽脱俗的一个，虽则你我是生死对头，我仍然说的是真心话。”

他的手指松了，映雪虚脱地喘息着叫：“你……你这……这……”

他突然轻吻她的秀颊，说：“很抱歉，你必须好好安睡，得罪了。”

他不知自己这一吻有多大的魔力，也不知映雪在他一吻之下，肉体与心灵起了多大的变化，只感到映雪娇躯一震，便在他的手下昏厥了。

他一跃而起，蹿上地窖门”忖道：“秦岭双龙是江湖上名号响亮的高手，但在此地抬不起头。龙萧客声誉甚隆，却是天玄炼气士的晚辈。妖道威震江湖，是有数的高手名宿，但在薄命花郝芸仙这宇内疯女人手下，只能望影而逃。哼：我得领教这古怪孤傲的疯女人几招绝活，不然岂不遗憾？走，不可错过了。”

精舍中人丁少，房舍也不多。他悄然掩至穿堂，居然未被仆人使女发觉。

穿堂与大厅仅一门之隔，后厅门未掩，仅门帘分隔内外。

他听到厅中有熟悉的语声，不由一怔，接着大感兴奋，自语道：

“咳！是他来了。”

他并不急于出去，掀开门帘露出一条细缝向外张望，留心听厅内人的对话。

厅中仍然是四名仆妇，陪伴着薄命花郝芋仙。客座上，安坐着一位虬须如戟的雄伟中年人。下首，是一位红光满脸，留三缕长须，眉心有一颗朱砂痣，背系一把金光闪闪降魔杵的中年人。

虬须大汉巨目中神光闪闪，眼神凌厉，配上那付大鼻海口的尊容，不怒而威颇有气概，抱拳道：“在下来得鲁莽，郝姑娘海涵。”

郝芸仙一脸肃杀，冷冷地问：“你是黑龙帮的杨帮主手下第一条好汉，

虬须客杜彪声威所至，江湖战栗。三眼韦陀陆振声，是暗杀行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计算之精世无其匹，做刺客多年来从未失手。

两位今天前来，是以黑龙帮的帮友身份，代表贵帮而来交涉的？”

虬须客杜彪淡淡一笑道：“郝姑娘夸奖了，杜某愧不敢当。黑龙帮已经由前帮主宣告解散，在下与天德兄乃是特地前来拜望姑娘的，幸蒙接见，在下深感荣幸。”

三眼韦陀接口道：“黑龙帮已经不复存在，幸勿再提，感激不尽。”

“两位怎知老身在此？”郝芸仙问。

“咱们兄弟俩从明港驿追踪而至，不久前碰上了秦岭双龙，因此得知天德兄的朋友已被姑娘带来榴林精舍。”

“他们两人目下……”

“在下兄弟已打发他们走了。”

郝芸仙冷笑一声，阴森森地问：“如果老身拒绝放人，两位大概也得打发老身走了，是吗？”

三眼韦陀笑道：“咱们兄弟怎敢？只请姑娘高抬贵手，放敝友一马，咱们是诚意前来请求……”

“如果老身不允所请……”

“姑娘不至于……”

“老身是当真的。”

虬须客豪放地接口道：“为朋友两肋插刀，为道义万死不辞，交朋友如不能为友尽力，要朋友何用？如果姑娘不允“你们就动强？”

虬须客仍然沉住气，虎目一翻，说：“姑娘是明白人，在下兄弟已别无抉择。”

“你们要不要答复？”

“在下恭请明示。”

郝芸仙冷然瞥了两人一眼，一字一吐地说：“人，不能给你们，你们请吧。”

虬须客脸色一变，沉声问：“郝姑娘，别无商量了？”

“别无商量。人必须留在此地，以便引诱天玄炼气士妖道前来送死。”郝芸仙斩钉截铁地说。

虬须客懊然离座，沉声道：“郝姑娘，你已迫得在下无路可走。”

“出去的路并未封闭，你两人随时皆可平安离开。”

三眼韦陀也离座，冷笑道：“在下深感遗憾，今天不得不在此地撒野了。”

“哼！你配在此地撒野？”

“请姑娘三思。”

“一切免谈，言尽于此，不肯罢手，可划下道来，老身接下了。”

“客随主便，姑娘请示下。”三眼韦陀神色肃穆地说，口气强硬。

“厅中宽敞，你们就在此地纳命吧。”郝芸仙冷笑着说，推椅而起。

三眼韦陀到了堂下，傲然一笑道：“生有时，死有地，姑娘只要有能耐，徐某这条命给你拿去就是，请赐教。”

郝芸仙离座而起，阴恻恻地叫：“撤下你的成名兵刃降魔杆，老身让你死得甘心瞑目，上。”

三眼韦陀解开降魔杆的系带，拔杆出鞘。将杆套抛给虬须客，豪放地

说：“杜兄，兄弟的事，须亲自了断。如果兄弟不幸失手，请将杆套传回信阳州，交给舍弟，叫他不必要管我的事，不许他再寻仇报复。”

郝芸仙冷笑道：“姓陆的，你要放明白些，我郝芸仙不是怕寻仇报复的人，你可以把黑龙帮的高手遣来，来多少都无所谓。但老身不会在此地久留，萍踪天下居无定所，可到江湖上找我，恕不多候。”

三眼韦陀冷笑道：“在下已经一而再表明态度，黑龙帮已经解散，陆某的个人恩怨，只凭自力了断。”

虬须客豪笑道：“杜某与振声兄有过命的交情，因此一同前来。振声兄如果不幸失手，杜某不甘菲薄，也要向姑娘讨教几招，姑娘尚请不吝赐教。”

郝芸仙傲然一笑道：“两位应该并肩上，何必费事？只怕你们两人皆不幸埋骨此地，那就没有通风报信的人了。”

虬须客大笑道：“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身后事那管得了许多？

姑娘大可不必为咱们的后事担心。”

“对，阁下视死如归的豪气可嘉，反正你们死定了，老身替你们料理后事理所当然，说出来反而显得多此一举了。”

“姑娘未免说得太早了些，动手相得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郝芸仙笑道：“说得太早？阁下认为能接得下老身几招？”

“姑娘并无必胜在下的把握。”

“真的？”

“不然在下岂敢前来向姑娘索人？”

“好吧，且让你开开眼界。”郝芸仙冷冷地说，突然举手一挥。

她手中的花枝，突然幻化一道红芒，呼啸着飞向一根厅柱，“喀喀”两声，合抱大的厅柱被控掉了一半。接着，红芒折向飞旋而回，直射三眼韦陀的后心。

三眼韦陀大骇，惊叫道：“以气御刃！”

声出杆动，人向侧闪，金虹乍起，杆出罡风发，向飞射而来的花枝砸去。

一杆落空，花枝在行将与柞接触的刹那间折向，幻化一道光弧，向侧上方一掠而过。

“嗤！”厉啸声刺耳。

三眼韦陀的头巾被花枝擦过左头例，碎布帛与断了的头发纷落。

郝芸仙伸手一招，接住了飞回的花枝，冷冷一笑。

三眼韦陀脸色苍白，呆如木鸡。

虬须客打一冷战，毛骨依然。

郝芸仙轻拂着花枝，冷笑道：“三眼韦陀，要不是老手下留情，你已经尸横八尺。记住：你已经死过了一次了。”

三眼韦陀与虬须客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你们还想不想动手？”郝芸仙追问。

虬须客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咱们学艺不精，甘拜下风，告辞。”

“不想讨回你们的朋友了？”

“姑娘目下要利用他来引诱天玄炼气士，大概不至于要他的命吧？”

“说不定。”

“咱们兄弟回去请人助拳，再向姑娘讨公道。”

“你打的如意算盘很精。”

“好说好说。”

“按规矩，你们得留下些什么。”

三眼韦陀将降魔杆向地下一丢，“当”一声响火星直冒，说：“好，咱们把兵刃留下。”

虬须客解下腰上缠着的流星锤，也丢下说：“姑娘留下好了，咱们告辞。”

“请自便。”郝芸仙冷冷地说，挥手送客。

两人匆匆走了，郝芸仙向一名仆妇说：“把兵刃提回去收好，不要弄丢了。武林人把成名的兵刃看成珍宝，珍逾性命，他们必定会前来讨取的。”

仆妇诺一声，肩起降魔杆提了流星锤，快步进入内堂。

郝芸仙又向另一名仆妇道：“去唤映雪出来，她为何这时还未安顿妥当？”三眼韦陀与虬须客大踏步走向，确山城，两人的心情皆极为沉重，栽在薄命花郝芸手中，被迫留下兵刃，心里委实难受，走了两三里，谁也不愿开口说话。

三眼韦陀终于憋不住，沉重地说：“咱们以十天为限，邀人在此地会合，如何？”

“你打算邀谁？”虬须客粗眉紧锁地问。

“去请天南一剑。”

“我认为去找大哥商量比较妥当。”“帮已经解散，大哥隐世不出，去找他也不会有结果，在情在理，咱们也不能去找大哥。”

“可是……咱们的朋友，谁禁得起薄命花的雷霆一击？”

她那枝怪花的霸道情形你亲眼看到的，天地间能克制得了她的人，恐怕如风毛麟角、世无其匹。老实说，即使大哥亲自出马，也难以稳操胜算哪！除非……”

“除非：什么？”

“把咱们旧日的弟兄召集起来，倚多为胜。”

“不行，即使是天大的事，咱们也不能……”

“兄弟知道不行，可是咱们委实……”

“咱们决不能把旧日的帮中弟兄召来送死。”

“可是……你那位姓崔的小友……”

“且找到天南一剑再说。”

虬须客猝然转身，喝道：“朋友，不要再跟了。”

三眼韦陀也戒备着说：“朋友，出来说话。”

四五丈后，小径右面的树林中，钻出崔长青高大的身影，笑道：“陆兄久违了，别来无恙，呵呵！小弟送两位的兵刃完璧归赵，二位的神刃完好无损。”

三眼韦陀大喜，也颇感困惑地说：“咦！原来真是老弟、你。老天，怎么回事？咱们的兵刃……”

“小弟夺来的。”

“哦！那薄命花……”

“不久她便会追来，咱们快走，一面走一面谈。”

二人脚下一紧。崔长青一面走一面说：“小弟从湖广北游，途经明港驿，因此专程前往杨家寨拜会，没料到却惹来了一身是非……”

他将经过说了。三眼韦陀叹口气说：“有关敝帮解散的事，是经过帮主

照大哥与帮中首要弟兄开堂上香决定的。原因是这门饭不好混了，树大招风，江湖朋友对敝帮误会日深，长此以往，恐怕得不到江湖朋友的谅解，早晚要掀起——一场可怕的江湖风暴，因此决定见好即收，急流勇退保今过去的声誉。”

虬须客也无限感慨地说：“另一原因是血花会的崛起，该会所作的买卖，已取代咱们黑龙帮。令人愤慨的是，她们不论何种买卖一概全接，只要对方付得起代价，不问底细，不管道义，乌龟王八蛋只要肯出钱，便可请她们暗杀那些仇家。这一来，咱们黑龙帮便受到波及，有人把咱们黑龙帮看成与血花会相同的万恶帮会。大哥是重视声誉的人，不得不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毅然宣布解散黑龙帮免滋误会。”

三眼韦陀接口恨声道：“咱们大哥英雄一世，想不到却栽在一群妇人女子手中，我好恨！”

崔长青笑道：“黑龙帮高手如云，就斗不过血花会一群女流？”

三眼韦陀笑问：“老弟，咱凭什么去和血花会斗？真要反脸，江湖朋友又如何说法？同行相忌，会被人攻击咱们断同行的口食，说咱们为争买卖而欺侮一群妇人女子，咱们黑龙帮有何面目向江湖朋友解释？”

虬须客接口道：“血花会已开始排挤咱们了，咱们是哑子吃黄连，有苦无处诉，要不是大哥一再禁止咱们的弟兄挺身而出，恐怕双方早就势不两立干上了。”

崔长青苦笑道：“花蕊夫人所说的话是真是假？”

三眼韦陀呸了一声，粗鲁地骂道：“见他娘的大头鬼，这贱女人胡说八道，存心惹事，想落井下石破坏咱们黑龙帮”的往昔声誉，不借造谣生事想激咱们出面干涉，她便可掀起无穷风波。她已来了七八日，咱们没理她，要不是打听出老弟前来造访出了事，咱们也不会冒风险挺身而出哩！”

“哦！谢谢陆兄的关怀。陆兄，你没离开杨家寨？”崔长青问。

“咱们在附近留了人，监视杨家寨的动静，愚兄与杜兄，也是留守者之一。”“陆兄怎知小弟的事？”

“你在明港驿那几天，愚兄不在，前天返回，方听弟兄们说有一位骑乌锥马的少年，曾到杨家寨走了一趟并与人交手。你那匹乌锥，愚兄听人说过。不瞒你说，敝帮的消息相当灵通，老弟在湖广游荡的事，愚兄知道不少有关你的消息呢！”

“哦！真的？”

“你在襄阳劫了汤家大户的一千八百两白银，第二天便将所有的银子散给江边的两所卑田院。”

“咦！你怎知道是我所作的案？”

三眼韦陀大笑，笑完说：“姜是老的辣，老弟，你相信了吧？”

“你……”

“你不打自招……”

“你是说……”

“愚兄并不知是你，只知你那时恰在襄阳，用话一套，你就和盘托出不打自招啦！”

崔长青脸一红，笑道：“小弟毕竟欠缺经验，上了你的大当。”“老弟，你打算何往？到明港驿盘桓一些日十，愚兄聊尽地主之谊……”

“算了，我还是远走高飞为妙。这次造访，惹来了天大的麻烦，两位兄

长义薄云天，不惜现身赶来援手，几乎断送在榴林精舍，小弟罪孽深重。来日，方长，小弟就此分手。”

“你……你的坐骑……”

“呵呵！暂寄榴林精舍，早晚我会回来取走的。前面已是城关，小弟告辞了。”

送走了崔长青，三眼韦陀向虬须客苦笑道：“这位小兄弟是个风尘奇人，可惜他没走上正路，真是可惜。”

虬须客狂笑道：“兄弟，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这年头，走正路的人又有几个？武林朋友只要出外闯道，谁不是以武犯禁？哈哈！咱们黑龙帮所做的事严格说来，恐怕还不如他这位义贼哩！算了，不必自抬身价了。咱们走，进了城便不怕薄命花追来了。”

“哎……”三眼韦陀突然惊叫，向前一栽。

虬须客大骇，伸手急扶叫道：“陆兄……哎……哎唷……”

身后的路旁深沟中，跃出女飞卫公孙秀与铁琵琶吕三娘子。

三眼韦陀的腰眼中，钉着——把回风柳叶刀。

虬须客的腰脊，则中了两枚黄蜂针，倒在地下痛得不住厉叫，满地乱滚。

女飞卫走近，冷笑道：“十二条龙少了两条，你们认命啦！”

“哈哈哈哈……”十余丈外传来了震天狂笑声。

吕三娘子戒备地转身，骇然叫：“天玄炼气士。”

老道端坐在一株大树的顶头，枝叶竟然毫无向下沉的现象，目光炯炯盯着她们狂笑。

“走！”女飞卫低叫，向林中一蹿。

吕三娘子心细如发，伸手拨出黄蜂针与柳叶刀，方飞逃入林。

远远地，薄命花郝芸仙狂掠而来，来势如电射星飞。

天玄炼气士一惊，跳下地自话道：“我老道不走不行，这泼妇可怕。”

薄命花郝芸仙看到了他，厉叫道：“妖道，你走得了？”

老道向侧方的林木深处飞遁，大叫道：“不要追来，贫道伯你这位薄命红颜。”

薄命花狂追入林，从侧方截出厉叫：“妖道，老身要追你上三十三天灵霄殿……”

“哈哈！老道我要下十八层地狱进森罗殿，我不信你敢跟来。”

一追一逃，瞬即失踪。

崔长青在确山南门落店，目下他是身无分文，空无所有，马匹行囊全丢了，连买酒食的钱也毫无着落。

他这种人是饿不死的，除非他出了意外。

确山城小得很，他走了一圈，心中喃喃，看情形，此地当户甚少，而且未摸清底细前，他不能冒失地随便下手弄盘缠，必须打听出那些为富不仁的大户，方可下手弄些油水度过难关。

最后，他转向店伙套口风，果然探出几位本城的鱼肉乡里大富户，心中稍安。当夜，他撬开了一家大户的银库，弄：到了三四百两银子。

次日一早，他动身北上，要在东窗发白之前出城，出了城便安全了。

合该有事。按规矩，他北上落店须在北门，但他在南门投宿，因此动身时必须从南到北走完全城的南北两条大街，对一个急欲离开的人极为不

利，走过十字街口，进入北大街，这时早市已开，街上南来北往的旅客往来不绝。

迎面出现一家兵器店，宽阔的大街行人来去匆匆，兵器店刚开门，没有客人光顾，他虎目放光，突然站住了。

对街过来了一位壮实大汉，肩上抗着一根金光闪闪的降魔杆，显得十分吃力，杆相当沉重、他认得，这根杆正是二眼韦陀的兵刃。

他心中狂跳，气血浮动。

大汉的腰间，缠着另一件兵刃：虬须客的流星锤。

不祥的预感，爬上了心头，他站在兵器店前发呆，心中暗暗叫苦。

大汉踏入了兵器店，大叫道：“王掌柜的，这件家伙卖给你，金打的家伙。”

王掌柜是个大块头，伸手接过仔细察看片刻，笑道：

“大牛，见你的大头鬼，如果是金的，你抗得动？你在那儿偷来的？”

大牛哼了一声说：“你少挖苦人，我大牛酒色财气都犯，就是没犯偷，这是捡来的。”

“哼！捡来的？—你起得早是不是？我也起得早，就从来没捡过东西。”

“信不信由你。喂！能值多少？”

“这……这样好了，给你二两银子买酒喝。”

大牛哼了一声，伸手取杆冷笑道：“卖烂铁也不止值二两银子，少拿我大牛开心。你不要，我拿到西大街癞头铁店……”

“慢着慢着，给你四两，卖了吧？”

“二十两才卖。”

“见鬼，你拿走，这玩意一二十年也难找个买主，四两银子我还不愿买呢。”

“不买就不买，我走就是……”

“慢着，八两银子，不安就拉倒。”

，崔长青一脚踏入店门，叫道：“二十两银子，在下买了。”

王掌柜怪眼一翻，大喝道：“你这厮好没规矩，你干什么的？”崔长青一把抓走杆，顺手砸掉了一只角，火星飞溅，他；的神力骇人听闻。

大块头王掌柜倒抽一日凉气，退了两步张口结舌。

崔长青挟起杆，向惊呆了的大牛说：“大牛，跟我来拿钱。”

大牛如受催眠，乖乖地跟着走。

他折入条幽暗的小巷，看四下无人，转身脸一沉，沉声问：“大牛，你要死还是要活？”

大牛惊得不住倒退，脸无人色地叫：“大……大爷，我：

……我不能死，我……我有八十岁的老……老娘要……要……”

“要死，我一杆把你打成肉泥。”

“大爷……”大牛惊怖地叫，跪下了。

“要活，说出这根件与那流星锤的来路。

“我……我要活……”

“说！”

“是……是三里河一……一个乡……乡巴佬捡……捡到的，我……我吓唬他把……把这玩意哄……哄来了。”

“他……他昨天在南门外至……至二里河的路上，看……看见两……两

个尸体，以……以为这玩意是……是金的……”

“尸体呢？”

“他……他推入深沟去了？”

“哼：滚”“是，大……大爷。”

“银子照给你。”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一个时辰后，他到了榴林精舍的院门外，腰上缠着流星锤，挟着降魔杆，脸色冷厉，虎目中冷电四射，娃娃脸消失了，变成一头怒豹。

“砰”一声大震，大院门被他一杆砸得粉碎，盛怒拖杆往里闯。

盛怒之下，他浑忘一切，忘了功臻化境的郝芸仙可能置他于死地，将自身的生死置于脑后，为友复仇的意念令他不顾一切怒闯榴林精舍。

院子广阔，亭台花树布置得巧夺天工，长长而弯曲的花径，直通向厅阶下。他踏入院子，发出一声兽性的怒啸，大踏步向里闯。

砸门声惊动了里面的人，在啸声中，厅内奔出六名健壮的仆妇家丁，有人叫“是他，抄家伙。”两厢中，也抢出八名男女。

两名健仆妇挺枣木棍冲近，双棍齐递，大喝道：“小辈你送死来了。”

金虹乍闪，“唉唉”两声暴响，两根枣木齐眉棍折断飞出三丈外，两名健仆虎口迸裂骇然暴退。

“你们让开，不然休怪在下心狠手辣。”他舌绽春雷大吼，大踏步急进。

两名仆妇花枪齐进，枪花倏吐，迎胸点腹声势汹汹，枪法与劲道皆见功力，颇不等闲。

金虹再闪，“排云荡雾”奋勇突进，风雷骤发，杆幻地网天罗，人化龙腾虎跃。“啪勒勒……”两枝花枪寸断飞散，两仆妇被震倒在地，惊叫声震耳。

他无意伤人，伤了这些下人有伤天和，大丈夫恩怨分明，他要找的人是薄命花郝芸仙。

“让路！快叫贼婆娘来见我。”他怒吼，倒拖着降魔杆向阶下闯。”其他的男女仆人，被他的神勇惊软了，没有人敢再冲出阻拦。

厅门内闪出一位中年女仆，扶着神色委顿脸色苍白的胡”绮春，软弱地问：“你来做什么？”

他站在阶下，沉声道：“快叫郝芸仙出来见我。”

“你……你我她……”“找她出来还我公道，她不能杀了在下的朋友，而能道，遥法外不受报应。”

“她不在；不然你岂敢在此撒野？”

“她到何处去了？”

“她……”

“当”一声大震，右侧的千斤石狮子，斗大的脑袋碎如齑粉，大地摇摇。

“不叫她出来，在下要杀进去了。”

胡绮春脸色泛灰，骇然道：“我……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我……”

“在下先废你的双脚……”

“我说，我说。”

“说。”

仆妇冷汗直流，恐惧地说：“主母，他的话可伯，告诉他吧，他会从其他的人口中间出来的。”

胡绮春知道不能不说，垂头丧气地说：“她回家父的庄院去了，昨晚走的。”

“令尊镇八方胡威的庄院在何处？”

“在金顶山下。”

“如何走法？”

“往西走三十余里，一问便知。”

“叫人把在下的乌锥马备妥。”

“这。一。”

“怎么？”

“郝姑娘已经骑走了。”

他不再多问，扭头便走，走上西行小径，直奔金顶山，急如星火。

午牌初，到了金顶山下。山距城四十余里，附近山峦错落，林茂山深，遇上荒年，这里便是强盗窝。远远地，便可看到山顶云雾缭绕，幻出金红色的异彩，因此称为金顶山。

西面五六里，是形如驼峰的峰子山。

镇八方胡威的庄院，位于金顶山与峰子山之间，是一座大名鼎鼎的庄院，附近的人称之为金顶山胡家。胡家在地方上固然颇负盛名，在江湖上更是响亮。胡威的绰号叫镇八方，可知他狂到什么程度；当然他本人的真才实学也极具功力，不然就凭他那镇八方的名号，也足以招杀身之祸。但他在江湖道字号已经数十年，如今依然健在。

崔长青看了胡家的格局，不由心中嘀咕。

那是一座建有高高寨墙的庄院，里面建了十余座楼房，墙外有壕，壕外栽了高有丈余宽约三丈的荆棘，连兔子也钻不透。荆棘外围又是密密麻麻的酸枣林，人在里面根本藏不住身。唯一的进山路是寨门大道，门口有一条三丈长高架壕上的木桥，只消在寨门楼上安置几张强弓，谁也休想通过。

寨墙的墙头，有几名警哨往复巡走。敌楼上方，也有两名警哨监视着四周。庄危的地势高，居高临下，视界可及六七里外，如无大批不明人物接近，警哨通常不加理会。如果警钟一响，全庄在片刻间便可应变裕如。

进去，该多困难，庄内外的人，根本不理会他一个单身旅客。

但冲突后如想撤出，那就恐怕不简单了。人多人强，狗多咬死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怕人多，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与全庄的高手抗衡。

他不得不冷静思索了，大摇大摆地折入进庄的大道。

当他踏入三岔路的第一步时，便引起警哨的注意了。三：

岔路口距庄门桥仅一箭之遥，续向西走的路，可以到达南阳府的泌阳县。平时，这条路的商旅少之又少，往来的全是附近的乡民。

桥头放出一个青衣大汉，神色从容徐徐迎来。

崔长青虎目一转，计上心头。

双方渐来渐近，大汉在三丈外止步，冷然注视着他，似有所待。

他不动声色，挟了降魔杆，直欺近至丈内，方含笑点头招呼道：

“老乡，你好。请教，这儿是金顶山胡家吗？”

大汉见他年轻，似无戒意，但目光灼灼盯着他那根金光闪亮的降魔杆，脸上稍为动容，问道：“不错，是金顶胡家，有何贵干？”

“在下要找一个人，尚请老兄指引。”

“找谁。”

“薄命花郝芸仙前辈。”

大汉一怔，颇感意外地问：“贵姓？你找她有何贵干？”

“在下从榴林精舍来，精舍的人说她已在这里。”

“不许多问。”

他嘿嘿笑，撇撇嘴说：“不问就不问，在下进庄去问。”

“站住！”

“怎么啦？不准进？”

“金顶山胡家岂能让人乱闯？你……”

“砰！”崔长青给了大汉一拳，正中小腹。

“恩……”大汉闷声叫，上体下俯。

“噗！”这一拳正中下颌，力道如山。

大汉仰面便倒，跌了个手脚朝天。

庄门内抢出两个人，怒叫着奔来。

他一把拖起大汉，扛上肩撒腿就跑。

庄内锣声狂鸣，大批庄汉发狂似的追逐而出。

他不走大路，径奔金顶山北麓，那儿山深林密，可以避过庄中警哨的监视。进入林野，他开始用鹿步迷踪术布下疑阵，引对方循踪追索。

庄汉们分批追人，人逐渐分散。

一批庄汉共有六人，追向一条山洼部，树林浓密，草深藤茂，有一条践踏过的遗迹，直通向正北，一看便知曾经有人从此匆匆奔跑而过。

领先的庄汉循踪追人，向同伴兴奋地说：“这厮刚经过不久，快追。”

追了百十步，领先的人突然止步，讶然道：“咦！怎么有两个人？”

草木的遗痕，可清晰地看出两个人在此分道，一走东北，一走西北。

第二名庄汉哼了一声说：“老七被他带走了，当然是两个人。依我看：老七定然在此脱险了。”

第三名庄汉冷笑道：“老八，你别称能，胡说八道，老七落在人家手中，被人扛了逃走，还能平安脱险？依我看，人家敢在光天化日下前来讨野火，出其不意擒人带走，必定有所准备，自然有接应的党羽……”

“少废话了，可能真有接应的党羽，咱们分头追赶，走”六个人一分为二，每一拨只有三个人。

只追了百十步，两拨人都失去了踪迹，只好满山乱找，互不兼顾。

向东北追寻的三个人，盲目地在林下狂搜，走在最右侧的人突然大叫道：“瞧，那是不是老七？”

不远处的一株大树下，老七被缚在树干上，拼命在挣扎，张口结舌却叫不出声音。

“正是老七。”为首的人叫。

三人向老七飞奔，分枝拔草急走，自然有快有慢，走在最后的人突被背后伸来的一支大手勒住脖子，右耳门的藏血穴也被一个指头压住，将人往草丛中拖，片刻间便失去知觉。

只有两个人到达老七被绑处，为首的人奔近，突发觉老七的神色不对，讶然叫：“你怎么啦？”

老七的目光，恐怖地从对方的右侧透过，望向肩后并不住用嘴掀动示

意，用意是叫对方小心身后。

为首的人终于有点醒悟，扭头一看，不由心胆俱寒，毛骨依然。

一个黑衣少年正叉手而立，站在他身后不动冲他不住冷笑。脚前，有两件物体，一是金光闪闪的降魔杵，一是寂然不动的人体，正是他的三同伴之一。

附近不再有人影，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反应够快，猛扑而上，铁拳疾挥。

“砰！”他连攻三拳，凶狠地捣在黑衣少年的胸腹上，劲道十足。

但青衣少年却屹立如山，甚至连眼皮也不眨动一下，仍然冷然向他注视，仍然不住冷笑。而他却拳头发麻，膀子震得似要折断一般难当。

他大骇，招出“二龙争珠”，双指急攻黑衣少年的双目要害。任何练气高手，也无法运气保护双睛不使受伤，攻双目必可得手。

可惜人的双目最为灵敏，不易击中。黑衣少年一抄，便扣住了他攻出的手腕，一扭之下，擒住了，迫他转身再勒住他的脖子，直勒得他双睛外突，舌头外伸，脸色发青，方将他推倒在草丛中。

他好半天方神智清醒，翻身欲起，却被一只重如山岳的：

脚踏住了腕脉要害。

“你……”他惊怖地叫，不敢挣扎。

“我要口供。”黑衣少年冷冷地说。

“什……什么口供？”

“郝芸仙目下在何处？”

“她……她不在庄中。”

“在何处？”

“今早她骑了一匹乌锥，与……与她的门人两人两骑，天未明便……便走了。”

“到何处去了？”

“在下不……不知道。”

“你敢说不知道？”崔长青脚下加了一分劲。

“哎……我……我怎知道？郝前辈在……在本庄一住年……年余，大爷严……严禁下人探听她师徒俩的事……”

“有谁知道她师徒的下落？”

“大爷知道。”

“还有谁？”

“少爷与二小姐可能也知道。”

“好，你回去，告诉镇八方老匹夫，午后未牌正，叫他独自到金顶山的峰颠一会，只许他带一个人同行。只要他敢多带一个人，在下便避而不见。之后，在下要花一两月工夫，在附近逐个收拾贵庄的人，一把火将附近烧光，不怕老匹夫不屈服！站起来，滚！”

庄汉吃力地爬起，惶然问：“尊驾可否留下名号？”

“你想怎样？”

“不……不想怎样，在……在下便去回禀……”

“你再说一句看看？在下要拉掉你一只耳朵。”

庄汉怎敢再问？扭头便跑，居然快极。奔出十余步扭头一看，崔长青已经失了踪。

奔出半里地，前面绿影一闪，娇叱声入耳：“站住！怎么了？”

“二……二小姐，大……大事不好。”

是一位年华双十的绿衣女郎，人长得俏，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流光四转，身材丰盈曲线玲珑，肌肤晶莹洁白，一白掩三丑，因此相当美。

脸型与胡绪春有六七分相象，一看便知她定是胡绮春的妹妹，但比 75 姐美得多。

二小姐叫绮绿，因此她穿一身绿。江湖人对家中眷属，少向人提及，因此镇八方到底有多少妻妾子女，知者不多。胡绮绿背上系了剑，腋下挂了八宝囊，站在那儿颇具威风。叱道：“你胡说什么？”

庄汉将所发生的事一一禀明，余悸犹在。

胡绮绿抬头看了看天色，自语道：“唔，还有一个时辰。”

庄汉畏缩地说：“二小姐，小的须回禀主人。”

“且慢。”

“二小姐……”

“芝麻绿豆般的小事，不必张扬。”

“但……”

“随随便便来一两个人，便狂妄地约会家父，像话吗？”

“可是……”

“我先到峰顶附近埋伏，你们回去不必理会。”

“小的遵命。”

“你走吧。”

赶走了庄汉，她绕道径奔金顶山的峰顶。

崔长青躲在庄后的山坡上，监视着庄中的动静，看到搜山的人一一返庄，似乎不见再有人出来，全庄的警卫已明显地加强，敌楼上已加派了警哨，进出庄门的人，皆带上了兵刃，与往昔完全不同了。

看日色，已是未牌初，他动身向山上走。

郝芸仙已经离开胡家，三眼韦陀与虬须客的死，与镇八方无关，因此他不曾任性大开杀戒，证明他虽年青气盛，但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致于胡来。

他之所以邀请镇八方在峰顶会晤，只想追问郝芸仙师徒的下落，并无与镇八方拼命的念头。但他却未料到，用这种手段邀请一个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成名人物，已犯了江湖大忌稍有名望的人也感到受不了，何况威震八方的镇八方胡威？：

他找到一条登山的小径，沉着地向上走。

经过一座密林小径，文体而过，左盘有折上行。他戒备着向上走，眼见四面耳听八方，运功护体，步步提防，脚下放慢预防不测。

一无所见，平安地通过了密林。

以上一段山坡，路左右数十步内，全是及腰茅草，微风一吹，草浪绵绵波动不绝。往上看，三四百步上又是茂盛的树林。

他心中一宽，戒念全消。适于埋伏的地方多的是，树林设伏最为理想。如果有埋伏的话，该在树林一带，设伏的人决不会放弃树林而设在草地上，草地掩不住人，难怪他大意。

最安全的地方，却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

正走间，突觉有股一麻。

“喀！”他讶然自语，止步回身察看。

荒草萋萋，一无所见。

股间仍在发麻，怎么回事？他伸手一摸，感到有物触手。

他脸一变，讶然叫：“我中了暗算……”

他食中两指，拔出一枚灰蓝色的寸半长牛毛针，针上沾了一丝血迹，血迹的颜色已呈现青色。

“有毒。”他骇然叫。

丢掉牛毛针，他伸手拔降魔杆。

这瞬间，他感到手上突然脱力，脚下一软，接着昏眩感无情地袭到，身形一晃，几乎栽倒。

他艰难地举步向下走，唯一的念头是他必须及早离开，找地方医治。

第一步，第二步……

昏眩渐剧，他感到双腿重有千斤挪动困难，身躯只想向下倒，眼前发晕，天在转，视界模糊，树林草木在围着他旋降。

“我不能倒下。”他向自己叫，但耳中听不到声音，腔口已呈现麻痹了。

第三步，第四步……

感觉与知觉上，他觉得自己在走，而且在大步急走，以更早些找人治疗。但事实上他举步困难，不是走而是挪，挪一步幅度不及半尺。

第五步，第六步……

他身上除了几两碎银与两件兵刃外，一无长物，连最常。B的救命丹药也被天玄炼气士所搜走，辟毒的丹丸更是缺如。

下面绿影从草中徐现，是二小姐胡绮绿。

“是你们暗算我？”他厉声大叫。

但在胡绮绿耳中，所听到的声音比蚊鸣大不了多少。

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绿影，而是旋动中的无数个绿影，所以说“你们”。

胡绮绿冷笑一声，叫道：“不要再走了，你距鬼门关只一步之隔。”

耳中轰鸣，听不真切，他大声叫：“你们为……为何暗算我？”一面叫，一面挪出一步。

“站住：不然你死定了，你中了本姑娘的七步追魂针，走七步便得见阎王。”

他不但迈出第七步，第八步也挪出了。

胡绮绿飞扑而上叫：“我要留活口……”

第九步，第十……

“砰”一声响，他倒入胡绮绿的臂弯中。

不是毒药发作将他迫倒，而是沉重的降魔杆，将他压垮的。

胡绮绿“咦”了一声，将一颗丹丸塞入他口中，用指顶入他的咽喉，他已无法吞咽，瞳仁已现散光，全身已经涣散了短短的几天中，他受到两个女人的毒针袭击，两次都是偷袭，一从前面一从身后，真是无独有偶，倒霉透顶，祸不单行。

两次偷袭，令他对女人的看法，完全改观，把女人恨得牙痒痒地，恨根深种。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醒来了。灯光刺目，已经是夜间啦！他想坐起，但浑身脱力。

“十天半月，你方可复原。”陌生的女人嗓音入耳。

幸而头部尚可抬动，他终于看清了处境。

这是一间清雅的净室，室中的摆设简朴雅洁，一床、一几、一案、一榻。案上银灯高照，鼻中嗅入阵阵幽香。

他已更换了一身青袍，浑身仍在淌汗。

昏眩感仍在，但已消退了大半。床前，站着两个女人，一是穿绿裳的胡绮绿，另二人是十五六岁青衣侍女。

“你是谁。”他问。

“胡绮绿。”

“哦！是胡绮春的妹妹？”

“不错。”

他吁出一口长气，又问：“是你暗算我吗？”

胡绮绿微笑道：“你是天地间唯一中了七步追魂针，走了十步而不死的人，你是条汉子。”

“承奖承奖。”

“你得养息半月左右。”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冷冷地说：“你们女人善女红，玩针是你们的拿手绝活。”

“你知道就好，下次小心些。”，“还有下次？说吧，你准备如何处置在下？”

“这个……”

“砍头？缢杀？碎剐？”

“这得看你是否肯合作了。”

“说说看？”

“贵姓？”胡绮绿微笑着问，笑容相当动人。

“姓甚名谁，不问也罢。”

“瞧你，第一问你就不合作。”，“还有第二问？”

“你这根降魔杆……”

“那是前黑龙帮高手……”

“三眼韦陀陆振声的兵刃？”

“对，还有流星锤，是虬须客杜彪的兵刃。”

“他两人呢？”

“死了。”

“什么？他两人将兵刃留在榴林精舍，你把郝姑姑的门人秋映雪姐姐制住，劫走了兵刃溜之大吉，带了兵刃来找家父要郝姑姑的下落，怎说他们死了？”

“哦！原来你都知道，大概令姐已将消息传来了。可是，姓郝的女人，没将内情告诉你？”

“什么内情？”

“那贱女人把他们两人杀了，曝尸于距城两三里的大路旁。”他咬牙切齿说。

胡虬绿猛摇玉首，说：“不对，郝姑姑不是个怕事说慌的人。她前晚从榴林精舍返庄，曾说过并未将你们追上，却追上了天玄炼气士，失望而回，牛鼻子老道逃走的功夫很高明，溜掉了。晚间郝姑姑接到朋友从开封传来的书信，次日天未明，师徒俩便动身走了。”

“在下不信，必须找那女魔替朋友报仇。”

“你？别想。请教，你是黑龙帮的人吗？”

“姑娘客气了。在下只认识三眼韦陀，对黑龙帮毫无所知，信不信由你。”

“你的话似乎可信。”

“你打算如何处置我？”

胡虬绿格格娇笑，抚媚地注视着他说：“目前还未决定，：

我爹为了你那狂妄的骚扰行径，颇为愤怒呢。”

“在下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在乎。”

“哼！”

“等你过了家父那一关，尔后看你的造化了，如果你不倔强，也许家父会放你一马呢。”

“崔某人不会向人讨饶，这点你可以放心。”

“嘻嘻，原来你姓崔。”

“言多必失，在下不再说话了。”

“好吧，你元气大伤，好好养息。一个在鬼门关进出过的人，能活已是奇迹，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

“在下还不想死。”

“那就好，告辞。”

“不送。”

主婢两人出室而去，他只感到一阵难言的寂寞无端涌上心头。

第十天，这一天终于来了。

他与二小姐绮绿相处仅两天工夫，便被镇八方接走了，胡家的囚犯，但总算未受虐待。

镇八方请他安心地养伤，禁在一间坚固的斗室中，昼夜皆有两名大汉轮番把守，药物与饮食，皆由一个半尺大的窗孔递送，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第七日他已经回复，但直到第十日镇八方才派人将他押至一座密室，押他前往的人共有四名，全是虎背熊腰的大汉。一踏入室门，他便知有点不妙。

八名赤着上身金刚般的巨人，虎视眈眈不友好地瞪视着他。堂上，长案后共坐了五位男女，中间那人是身材修伟狮鼻海口的镇八方胡威。最外侧的两人，是胡威的爱子胡成龙这位少主人有一双阴厉无比的三角眼，二十岁的青年人，性情暴躁刚恒自用，是有名的霹雷火。

另一人是胡绮绿二小姐坐在那儿颇饶兴趣地向他不住打量。

进入室中，室门闭上了。

一名大汉将他向前一推，冷笑道：“快见过敝长上。”

他向上拱手为礼，沉着地说：“胡大爷好，久仰久仰。”

镇八方用凌厉的目光边视着他，亮着大嗓门问：“为何不自报名号？你姓崔？”

“不错。”

“你的大名是……”

“长青，长安的长，青春的青。”

“府上是……”

“江湖人四海为家。”

“府上是……”

“江湖人四海为家。”

“府上还有些什么人？”

“于然一身，浪迹天涯无牵无挂。”

“你在避重就轻不愿受盘？”

“就算是吧。”

“好，胡某不再盘你的底，只有几件事要你坦城合作。”

镇八方一字一吐地说。

“请说，胡大爷别客气了。”

“其一，你登门挑战的无礼举动，胡某不再追究。”

“谢谢。”

“其二，你打伤老夫的人，老夫不计较。”

“胡大爷海量，在下感激不尽。”

“其三，你与敝义妹郝芸仙的过节，老夫负责替你化解。”

他冷冷一笑，坚决地说：“抱歉，令义妹杀了在下的朋友，在下……”

“住口！敝义妹并未杀了三眼韦陀与虬须客，你怎可一口咬定，胡说八道？”

“胡大爷……”

“你亲见敝义妹杀的？可有目击证人？”

“这个……”

“你无词以对，要不要强词夺理？”

“哼！在下从情理中猜测……”

“哈哈！好一个从情理猜测。年青人做事，毕竟少识识鲁莽冲动，荒谬刚愎自以为是，从不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迹近狂妄，不可原谅。”

“在下要求当面质问令义妹。”

“她已经到开封去了，日后老夫保证她还你公道。”

“在下感激不尽。”

“好，目下言归正传。”

“胡大爷刚才都是题外话？”“不错。不是老夫玩弄权术，刚才答应你的事，确也表明了老夫大公无私的心迹，现在，你有几件要做的事，老夫也要求你坦诚的答复。”

“请说，只要在下做得到，敢不如命？”

“其一，你是不是黑龙帮的弟兄？”

“不是。”

“其二，黑龙帮是不是真的解散了？”

“在下不知其详。但据三眼韦陀陆兄所说，黑龙帮确解散了，似非虚语。”

“你与三眼韦陀是什么交情？”

“朋友而已。”

“哼！你答复的没有一句实话。”

他一挺胸膛，正色道：“在下发誓，没半字虚假。”

“哼！老夫从不相信江湖人所发的誓。”

“你不信，那也是无法勉强的事，反正在下说的并无字虚言，问心无愧，信不信由你。”

“好，暂且撇开不谈。最后一件事，老夫指引你两条路一明一暗，请你选择。”

“何谓明，何谓暗？”

“明，老夫认为你是条汉子。”

“胡大爷夸奖了。”

“因此有意罗致你替老夫办事，日后有你的好处，你得上香发誓，真诚效忠永无二心，老夫必定善待你，你前途无量。你想留在敝庄，老夫欢迎，你想跟老夫在江湖行道，老夫将花心血造就你；你如想重拾旧业，老夫介绍你加入血花会，刺客生涯兴奋刺激，年青人响往乃是情理中事，老夫成全你。”

“在下不是黑龙帮的人，对刺客行当毫无兴趣……”

“你不愿加入血花会，是愿留在老夫身边？”

他冷冷一笑道：“在下浪迹江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习惯供人使唤……”

“不然，人，情性天生，不琢磨不成大器，决不能不加管束。你……”

“在下得慎重考虑。请教，何谓暗路？”

“明路不走，须走暗路，那很简单，也就是死路。”

他心中冒火，忖道：“这老奸诡得很，笑里藏刀。碰上这老狐狸，我得小心了。”

但他脸上神色不变，笑道：“你其实只给在下一条可走的路。”

“你错了，两条，老夫不是小气的人。”

“在下有多少考虑的时辰？”

“没有，你必须立即决定。”

“立即？”

“对，你已经听得够明白了。”

“这个……”

“老夫已替你准备了香案与祭神的三牲，就等你答应以便发誓。”

“哦？倒是周到得很。如果在下不选择……”

“你要选择的，对不对？你已死过一次，该不会选暗路p巴？”

“在下要求三天工夫考虑……”

“不行，要立即答复。”镇八方斩钉截铁地说。

二小姐绮绿接口道：“爹，给他一点工夫考虑吧，这是一辈子的事，你怎能仓卒决定？”

镇八方坚决地摇头道：“不行，男子汉必须当机立断，不论生死明暗，得在瞬息之间下定决心。”

“爹……”

“好吧好吧，依你，给他十声数决定，为父不是不让理的人。儿子，你计数。”

胡成龙离座而起，叫道：“一！二！三……”

崔长青心中叫苦，苦笑道：“十声数便决定一辈子的主权身份，未免太草率了些……”

“六！七……”

“你还有三数。”镇八方叫。

“八！九……”

崔长青心中天人交战，心乱如麻，生死两途须立即决定，要就慷慨赴死，不然就得终身为奴。在他看来，浪迹江湖已经愧对先人，再终身为奴，真是不堪想象的事。

“十！”胡成龙的叫数声，成了他的催名符。

他一咬牙，冷笑道：“大丈夫宁死不辱，在下选暗路。呸！”

暴叱声中，双肘一分，“噗噗”两声闷响，左右两名大汉的肋肋同被撞中，向侧分跌。

八大汉同时欺进，八把牛耳尖刀围住了他。

“挡我者死！”他怒吼，向室门方向夺路。

八把牛耳尖刀同时递出，刀风激体生寒。

他不能从室门脱身，门已上了闩，拔闩费时误事，死路一条，以一敌八，赤手空拳搏八名高手同时合击的尖刀，愚蠢已极。

他向室门夺路是以进为退，冲前一步立即飞跃而起，以“鱼龙反跃”身法反扑堂上的镇八方。这身法与“金鲤倒穿波”完全不同，前者身法直起，半途转身，落下时可从容攻招；后者倒翻而回，全无防身自保的机会，他从案上空飞越，飞踢镇八方的五官脸部，镇八方左右两名花甲老人，同时站起一掌拍出，用的是劈空掌力，如山暗劲一勇即至，象是万斤巨锤着体，内力之深厚骇人听闻。

镇八方哈哈狂笑，一把抓住了他的靴尖，向上一抬，狂“老夫要答复。”

“没有答复。”他拼力大叫。

“老夫也要口供。”

“老狗，没有口供。”

“皮鞭伺候。”

“叭叭叭！”皮鞭声震耳。

“招不招？答不答？”

“在下惟死而已，你吓不倒我的。”他叫。

“给我结结实实地打。”

“啪！啪！啪啪……”

一鞭一条痕，他浑身如被火烙。二十余鞭后，开始破皮；三十鞭之后，开始伤肌。

他背部全是血，血珠随鞭飞溅，“招不招？你是黑龙帮的什么人？”

他咬着牙忍受奇痛澈骨的鞭刑，成了个血人。即使他嘴再硬，也说不出话来了。

耳中嗡一声响，他又昏厥了。

一盆水又浇醒了他，镇八方的叫声令他毛骨依然：

“箍上他。”

他被跪绑在一座十字架上，有人将一只头箍套上他的脑袋。

头箍是双层的，中间楔入一枚楔子，由一人扶住，一人运木槌敲下楔子，内箍便随之收紧，压迫头骨，滋味真不好受。

“尖下去！”镇八方大叫。

木根敲打着楔子，内箍逐渐迫紧。

他忍受着无边的浪潮一阵比一阵凶猛。

第一根楔子已完全楔入，镇八方又叫：“加尖！”

打击楔子的木被并不大，敲击力也并不重。但他的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感到木槐变成了屠锤，一下下沉重地击向他的脑门，感到脑袋正在随槌爆炸，痛得他眼中金蝇乱飞浑身在抽搐、颤抖、跳动、痉挛……

上到第四根尖，他昏厥了。

冷水又泼醒了他，镇八方冷酷残忍的叫吼声，无情地入他的耳内深处：“答不答？招不招？”

“呸！”他吐出一口血水。

“好，我不信你是铁打的金刚，老夫要用魔火来炼化你，准备火炼！”

炭火熊熊的大火盆抬来了，里面的六七根铁链逐渐变：

火红色，他仍被绑在十字架上，双脚踩用绳曲在后面，膝弯压一了一根横木。

“哗啦啦！”烧红了的铁链置在他的身前，摆得整整齐齐，热浪迫人，暗红色的火链象魔鬼的舌头般可怖。

“压下去！”横木徐降，逐寸下沉，他的双膝也随着下降，要亲吻猩红的火链“嗤！”有人在火链上喷了一口水，雾气升腾。

“招不招？答不答？”

“你如果不能杀我，你将永远后悔。”他嘶声叫。

四

跪火链是火刑中，颇为恶毒的一种，受刑人即使受得了一跪，但从此便会残废，膝盖必定损毁，这辈子站不起来了。

崔长青没料到镇八方竟会用这种酷刑来对付他，仇恨之火在心中猛烈燃烧，如果他熬过这一关，他在心中发誓，要用惨烈万倍的手段向胡家的人报复。

·他怨毒地说了这两句话，准备受刑。

热浪迫人，膝盖已感到灼热了。

“按下去。”镇八方大喝。

室门有人叩动，门缝中传来了叫声：“启禀老爷，天王！

寺掸和子造访。”

镇八方倏然而起，叫道：“押下去，下次再问他。”

崔长青的膝盖，距火链仅半分之差。这位天王寺的弹和子，来得正是时候。

他被丢回囚室，想起刚才的险恶情景，仍感到毛骨依然，余悸犹在。

一天一夜，断了他的饮食，镇八方用饥渴来折磨他了。

外面把守的人，不住向他询问：“你屈服吗？你屈服吗？你屈服吗？”

要求很简单，但他却不肯轻易答复。

不答复就得忍受饥渴，这时光真是难挨。受过了诸般酷刑，人已经是半条命、正迫切地需要饮食，尤其需要水来滋润因伤而发的高烧。可是，一天一夜涓滴俱无。

两天，两夜。

第三天，他终于昏过去了。那是一连串可怕的黑暗时光，除了痛苦，世间的一切皆不存在了。渐渐地，似乎痛苦也消失了，只留下无尽的黑暗与死寂。

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他听到从云天深处，传来了模糊的声音：“把

他拖去埋了，不要等他断气。这厮生机极为强韧，拖了好几天竟然仍有一丝气息，舍不得死呢。”

身躯被人拖起，出了囚室，经过一些屋宇，经过一些道路与草坪，似乎正把他拖向荒郊。

他已经面目全非，人已整个变了形，被两个人分拖着双手，只穿了一条沾血带脓的犊鼻裤，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的肉，全是鞭打的血痕，青紫色的淤块，与结痂带脓的创口，哪还象个人？倒象是一条遍体鳞伤的死狗，望之令人酸鼻。

拖着拖着，突又听到有人说：“这人倒是条汉子，这样吧，让他留着，看他倒底能拖多久？”

朦胧中，他听出这说话的人，好象是镇八方。

“拖回囚房吗？”拖他的人问。

“不必了，拖至西院客厢，他如果不死，把他治好再说。”

他求生的意识极为强烈，死不了。他活着，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当然，人活着，必须活得有骨气，不然活着又有何意义？

大丈夫能屈能伸，但屈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他宁可死。

除非对方砍下他的脑袋来，不然他死不了。

一连串可怕的黑暗浪潮，曾经淹没了，他也一而再挣扎出来。终于，他得救了，黑暗浪潮正在消退，强烈的求生欲望，助他过了难关。

时光飞逝，他的元气逐渐恢复。

康复期其实不需要多少时间，象他这种经过千锤百炼自幼练功的铁打铜浇汉子，体质有异常人，根基扎实本钱雄复原比常人容易得多。但在他的心目中，仍感康复得太慢原因是没有医药治疗，饮食方面也仅能一饱，谈不上补养。

转瞬月余，身上所结的痂，已脱落得差不多了，复原期不远。

一早，一名壮汉带了一名小厮，送来了早膳。壮汉见在活动手脚，冷冷地说：“你小子真是有九条命的猫，不到竟然活了。喂！感到好过些吗？”

他不在乎地笑笑，披回上衣说：“还好，还好，死不了。”

“你有何打算？”

他哈哈大笑道：“老兄，我能打算吗？”

“当然。”大汉冷冷地答。

“是不是指仍要在下屈服为奴的事？”

“不错。”

“在下等贵主人再次非刑拷打。”

“敝主人已出外办事，十天半月方能返家。”

“哦！难怪这些日子来，在下过得顶轻松哩！”

“轻松的日子不会久了。”

“在下等着。”他泰然地答。

大汉嘿嘿笑，问道：“有件事在下要问你，你是否打逃走？”

“逃走？当然有此打算。”

绮绿氏乜淳 婺恪！*

“怎样？……”

“一句话：千万不可轻当。”

“在下记住了。”量“月要你敢离庄一步，咱们已得到主人指示，格杀不

论附近五十里内，没有人能逃得过金顶山胡家的人追踪，所以你最好检点些，等到主人回来后，便可决定你的生死去留了。

也许主人会发慈悲，放你一条活路呢。”

他活动着双手，骨粉格勒勒一阵怪响，信口道：“崔某堂堂男子汉，让人主宰了生死去留，想起来委实不是滋味。”

“这叫做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由你不得。”

“在下记住了。”

“最好别忘了在下的忠告。”大汉傲然地说，带了小厮走了。

西厢客院占地甚广，后面是胡家一些爪牙的住处，经常有人出入，想偷偷溜走，事实上很难要办到硬闯，他必须等复原后，不然过不了关。即使已经复原了，想在胡家四五十名高手拦截之下闯关，仍然是极危险的事，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怕人多，凶多吉少。

但他必须脱身，他的时辰不多了。

近午时分，他在院子里打量四周的景物，希望能找出短墙外那位守卫，多久才会有人前来巡视及换班。

院门外脚步声入耳，人影入目，香风入鼻，令他眼前一亮。

绮绿绮绿劲装，手摇马鞭，显得刚健婀娜，她那发育成熟的丰满胴体，在劲装的衬托下，曲线玲珑，极为动人，充满了诱惑，令男人心动神摇。

他火速穿好上衣，转身便走。

“站住！”二小姐喝道。

他无可奈何地转身，冷冷地问：“大姑娘，是叫我吗？”

二小姐柳眉一挑，似要发作，却又神色一弛，嫣然微笑缓步走近，颇为友善地说：“是叫你。说实话，你是条汉子。”

威公的，务请小姐在令尊前美言一二，感激不尽。”

“哼！”

“小姐……”

绮绿给他一马鞭，不耐地说：“没出息；有话你何不向家父说去？你来了快两个月，整天在本姑娘身前身后献殷勤，奴颜婢膝厚颜无耻，摇尾乞怜，哪象个江湖上称雄道霸的好汉？你……你给我该！离开我远些。”

一说完，愤愤地走了。

沈志刚惑然地抚摸着被打处，向似在断后阻止他跟出的一名侍女脸红耳赤地问：“春花姑娘，小姐今天怎么啦？”

侍女春花格格笑，撇撇嘴说：“你说怎么啦？这该问问你自己。”

“问我自己？我不明白，小姐从采不象今天这般不正常，往昔她一直都高高兴兴。”

“你奉承得太过份了，毫无骨气”不象个大男人。”

“这……小姐不是一向都喜欢在下奉承吗？”

“今天不同。”

“为何不同？”

“你该表现得象个有英雄气概的大丈夫。”

沈志刚叹口气，苦笑道：“英雄气概？想当初在下前来投奔威公，一见小姐惊为天人，因此为博小姐好感；不是曾一而再表现英雄气概吗？结果如何？被小姐一而再折辱……”

“这得怪你艺业稀松平常，怪得了谁？”

“之后在下改弦易辙，不是奉承得小姐心花怒放，彼此情投意合吗？今天……今天地怎么又变了？”

“哼！你算了吧。”

沈志刚嘻皮笑脸地上前，突然握住春花的纤手，捧至唇前香了一吻，治笑道：“春花姑娘，请将缘故告诉我，日后我不会忘了你的好处……”

春花噗嗤一笑，夺回手说：“少给我动手动脚灌迷汤，你快死了这条心，看了崔长青的英雄气概，再看你确是令人倒胃口。”说完，扭着腰肢儿走了。

“春花姑娘，你是说客厢里那位半死人崔长青？”他急步跟上问。

春花在院门外转身笑道：“你以为还有谁？人家可是视—死如归、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你呢？嘻嘻……”

娇笑声中，她扬长而去。

沈志刚脸一沉，冷笑道：“我沈志刚不信邪，倒要看看这小于是啥玩意。”

刚接近客厢的第一间客房，里面闪出一位暗衣大汉，伸手虚拦冷冷地说：“沈兄，留步。”

沈志刚阴阴一笑，抱拳笑道：“原来是三爷，请教……”

“沈兄请返回前面客院。”三爷冷冷地说。

“咦！这里不是客厢吗……”

“这里的客厢已经封锁，敝长上已下令禁止外人进入，沈兄请转。”

“呵呵！三爷，兄弟想与崔兄一谈……”

“敝长上严禁外人接近程长青。”

“这……”

“沈兄请回转。”三爷不客气地说。

“是，兄弟转去就是。”沈志刚恭顺地答，乖乖地告辞转身。

绮绿带了两名侍女，乘三匹健马，向东驰向至县城小径，信蹄东行，显得心事重重。

在金顶山附近，谁不知这位风流二小姐是个喜怒无常、性情变化莫测的难缠雌老虎？谁敢拂逆这位胡家二小姐？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

今天，她碰上了不吃她那一套的崔长青。

崔长青那熬刑的顽强态度，往昔在她的眼中仅是新奇、刺激、气愤而已。

但今天，她的观感却已完全改观。

是不是崔长青那一抱发生了作用？她不知道，反正她感到出奇地烦躁，也出奇地心乱。

也许是从来没有人如此待她，崔长青那震撼人的语声，与及那有力的一抱，在她来说，确是新奇无比的刺激，她确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如此不驯顺的男人，何况这男人又如此健壮英俊，如此令她迷惑。

只消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便会芳心怀然，一阵奇异的，难以言宣的情绪，便会奇妙地袭击着她，令她心烦意乱，令她气血浮动，难以控制自己。

奇异的变化令她不安，猛地抽了马儿一鞭，烦躁地自语道：“见鬼！我今天怎么啦？”

马儿前冲，后面的春花讶然叫：“小姐，该转回家了吧？”

怎么还向前奔？是不是要到南泉山杨家？”

“到榴林精舍去探望蛆组。”她信口答。

龙第客的妻子胡绮春伤势已经全愈，但已经成了半残废，一双脚大筋已伤，不能作激烈活动，虽能行走，亦有些不便。

龙萧客一定了之，榴林精舍冷清清，庭院开始荒芜，偌大的精舍一片凄清冷落。这位女主人开始后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随着时光的逝去，她的悔恨也日渐增涨，眼巴巴地盼望着有一天龙萧客能重回她的怀抱，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榴林精舍依然不见主人的踪迹。”胡家高手四出，打听龙萧客的下落。但天下茫茫，要找一个存心逃家的人，不啻大海里捞针，谈何容易？

强烈的悔恨，与重见夫婿的念头同样强烈，她受不了独守空闺的折磨，想出外找寻，却又行动不便力不从心，她开始憔悴，像花一般开始凋零，短短的月余，她像是突然衰老了十年。

乃妹突然来访，她甚表欢迎，言谈间总不免带了三分哀绮绿性格外向，因此姐妹间少不了格格不绮绿又满怀心事，也就不好向乃姐诉说，逗留半个时辰，重又策马回程。

驰过一条小溪，远远地便听到笑声入耳，三个年青人正围着一位村姑纠缠，放荡的笑声飞扬。

这里是翠柏村，在胡家的东面六七里，附近的少年子弟彼此皆不陌生，翠柏村的姑娘们多情大方，也是无人不晓脍炙人口的事。

三男一女当路调笑，百无禁忌，听到蹄声，方不约而后让在路旁。

看清了来人，一位年青人迎上笑道：“胡二小姐，你好。

歇会儿怎样？”

“你们怎么啦？”她勒住坐骑问。

“咱们在打赌，看谁约得动张小姐明天去赶中泉山庙。”

“谁约定了？”地下马笑问。

“当然是我啦！”

“哦！你周小山真有面子。张大姐是翠柏村的一朵名花，你可艳福不浅呢。”

艳福不浅四个字出于一位大姑娘口中，果真是语惊四邻。

张大姐对这位胡二小姐深怀戒心，惶然而又有点羞恼地说：

“胡姐姐何苦说话带刺？在确山方圆数百里内，谁又不知胡姐姐是位天香国色俏佳人？”

她冷冷一笑，向周小山道：“明天我也去赶庙会，也许会独自前往。”

周小山大喜，含笑上前兴奋地说：“二小姐，我陪你去，如何？”

“你不是约了张大姐吗？”

“能陪二小姐前往，在下万分荣幸，一言为定，明天我去接你，怎样？”

“不必了，今晚到我家安顿，明早一同动身。”

周小山狂喜地说：“好，这就走。”

绮绿扳鞍上马”周小山也跃上鞍后坐定，抱住她的腰肢，向同伴欣然叫：“小方，请至舍下交代一声，今晚我到胡家去了。”

绮绿扳开他的手，叫道：“抓住鞍，不许毛手毛脚。”

周小山嘻嘻笑，放手说：“唉！今天怎么啦？”

“不许多问。”她冷此。

周小山一惊，惶然地说：“遵命，遵命，谨遵吩咐。”

说巧真巧，三匹马驰抵庄门，胡家的大总管胡成，正陪着崔长青出庄。已经是末牌左右，大概是大总管开恩，领着崔长青出外散步，也许是有意让长青看看庄内外的警备情形，以收吓阻逃亡之故。

绮绿脸色一变，突然缓下坐骑，向坐在身后的周小山喝道：“下去，你随后进来。”

周小山一脸迷惘，迟疑地问：“二小姐，这……”

她反手一拨，周小山一声惊叫，摔下马来，狼狈地爬起，吃惊地说：“二小姐，你……”

“不许多说！”她沉此。

“是，是，遵命，遵命。”周小山惶恐地说，一面应密一面不住欠身，恭顺得如奴似仆。

她的目光，落在远处的崔长青身上。崔长青正好奇地向这儿注视，对刚才所发生的事看得一清二楚。

她丢下周小山，策马再进，接近大总管冷冷地问：“大总管，怎么让他出庄走动？”

大总管欠身恭敬地说：“属下让他出来走走，希望他打消逃走的念头。”

“带他回去。”

“是，属下这就带他进去。”

崔长青抱肘而立，不住冷笑，冷然盯视着她，不理睬她那凌厉的目光。”

她反而被崔长青无畏的眼神所慑，哼了一声，避开崔长青的目光，向大总管娇此道：“还不带他进去？快！”

大总管欠身惶然地道：“是，属下立即带他进去。”

崔长青扭头便走，笑道：“大总管，阁下在胡家，似乎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呢，遗憾之至。”

“你说什么？”

崔长青徐徐转身，冷冷地说：“你如果耳背听不真切，在下可以再说一遍……”

她愤然驱马前冲，马鞭一抡。

“二小姐……”大总管惊叫。

崔长青侧跃八尺，冷笑道：“你为何不用七步追魂针行凶？马鞭吓不倒在下的，你放心好了。”

马疾冲而过，她扭头盛怒地尖叫：“大总管，把他抱回去吊起来。”

“二小姐……”大总管惶然叫。

但她已狠狠地抽了马儿两鞭，向庄门疾冲。

八名大汉刚将崔长青挂上梁，二小姐便到了，一手夺过一名大汉手上的皮鞭，柳眉倒竖，杏眼睁圆地问：“姓崔的，你是不是存心要激怒本姑娘，自寻死路？你说。”

他冷冷一笑，虎目彪圆地说：“泼妇，如果你想为了自己的快意，而凌辱崔某迫崔某就范，你就打错主意了。崔某如果怕死，也不会等到今天，要命你就拿去，神气什么？”

她愤怒地举起了鞭，可是，久久仍未抽出。

久久，她吸入一口长气，丢下鞭软弱地说：“放了他。”

最后，恨恨地盯了他一眼，气冲冲地出室而来。

大总管摇摇头，命手下将崔长青放下，苦笑道：“在主人返家之前，你

老兄最好安分些，二小姐美貌如花，心如铁石，发起雌威来，那将是一场可怕的灾步，还是顺着她好了，至少可以少吃些苦头。”回到客室，崔长青恨得几乎咬碎了钢牙。他脱下上衣，取出伤膏涂敷尚未落痂的创伤口，心中不住咒骂：“狗养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崔某认了。姓胡的，除非我死了，不然，你这恶毒的狗，将会受到惨烈的报复，你不要得意，希望你在十天半月之前不要回来。”

只要假以十天半月时日，他的伤便可无碍了。目前浑身未落痂，内伤也未痊愈，只能稍作活动，稍微剧烈些便会牵动创口，痛得浑身发软，创口且有进裂之虞。无论如何，这十天半月，将是他唯一的机会。等创口无碍，他便可放手一拼设法脱身了。

一天，两天，平安无事。

这天午后不久，门外响起了叩门声。

他一怔，大声说：“第一次听到叩门声，稀罕得很，来吧，你这位唯一懂得礼貌的人，不用假惶惶了，门没上锁。”

绮绿当门而立，绮绿劲装，待字闺中少的三丫髻，气韵一变，这才真象一位娇美的少女，不再是刀弄剑的雌老虎母大虫，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感到眼前一亮，淡淡一笑，道：“稀客稀客，斗室生……不，该说囚室生辉。是否要提问在下？”

绮绿缓步入室，幽香入鼻，哼了一声说：“你象是无无虑，旷达得很呢。”

他呵呵笑，说：“忧虑又不能解困，何必忧虑？江湖命过一天算一卜二个时辰，寿命该以一时一刻计算，下一刻知如何死法，忧虑有何用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除非把在下的脑袋砍下来，不然你很难看到在下的愁眉苦脸。

们并不会因为在下忧虑而手下留情，对不对？”

“我们不要你死，只要你点头答应投效。”

“办不到。”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

“我独来独往自由惯了，不习惯为奴为仆，你也不用了，要脑袋尽管拿去。”

“你这人怎么如此死心眼？”

“死心眼才难能可贵，在下不是天生奴才命。”

绮绿吁出一口长气，幽幽地说：“说真的，我为前天事抱歉。”

他忍不住哈哈狂笑，笑得十分开心。

“你笑什么？”她微愠地问。

“笑你。”

“笑我？笑我来向你道歉？”

他脸一沉，冷冷地说：“天知道你怀的是什么鬼念头？”

不错，那天在下令你在情人面前有失面子，一个囚犯居然桀骜梁……”

“住嘴！”

“要不听，你可以走……”

“你。一。”

“我没请你进来……”

绮绿恼羞地奔上，纤掌疾闪，一耳光抽出。

他伸手一带，架住了掌往怀里勾，右手扣住了对方的左绮绿抵在墙角，

冷笑道：“早该有人教训你的，今天……”

“喂……”她慌乱地叫，闭上了凤目，丝毫不加抗拒，任由他摆布。

崔长青大感意外，手上劲道一松。

“你……”她迷乱地叫。

他心中一动，心中冷笑道：“我明白了，威迫利诱技穷，用上了美人计啦！哼！我崔长青何所惧哉？难道我就怕你不成？”

死且不惧，何惧美人计？他把心一横，生死未卜将计就计并不比等死差，做个风流鬼也不坏。

他吻住了对方的粉颊，把对方吻得娇喘吁吁。

绮绿在他怀中战栗，在他怀中溶化。

绮绿如中电极。

吻移至粉颈，她整个人崩溃了，迷乱地叫：“你……你你……”

绮绿，关上了房门，拉上了窗，室中一暗。

绮绿开始挣扎，但这种挣扎力道有限她已经意乱情迷。

终于，她热烈地回抱崔长青，半推半就，欲拒还迎。

一来，崔长青弄假成真，激发了生命的本能，陷入激情之欲罢不能了。

绮绿迷乱地颤声叫：“我……我从没过男人”我……天！小心些啊……”

绮绿，他猛捶着床栏，不胜烦恼地自语：“该死！”

人人都说她是个风流任性的女人，怎知却是……却是……

天！我竟然是她第一个男人，怎办？怎办才好？”

一名侍女送来了最好的金创药，最好的固本培元丹，食也焕然一新，他受到最好的照顾。

一天，两天。

他的创口复原得速度惊人，苦尽甘来，他心中极感兴 1 但他心中，打了一个解不开的结。

绮绿踪迹不见。

绮绿带了兩名侍女来看他，送来了药物绮绿并不进房，站在房外羞答答地、含脉脉地向他偷视，不敢正眼看他。直至侍女退出，一直就言不发，袅袅娜娜红着脸走了。

光阴似箭，这天，侍女送食物来时，告诉他主人镇八已返抵县城与朋友商谈要事，这两天即将回庄。

四更天，他象一头灵猫，无声无息离开了客厢，神不鬼不觉离开了戒备森严的胡家，踏着晓风残月，展开脚程向确山城。

天亮了，距县城还有三四里，便往偏僻处的草丛中一钻，昼间不宜赶路。

薄命花骑走了他的乌锥，去向是开封府。这老妖妇杀了他的好友三眼韦陀，害得他在金顶山胡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镇八方的地盘在汝宁府，在未到达许州的鄆城县之前，路上必定步步荆棘，他必须昼伏夜行。

虽则他身无分文，但江湖人知道如何谋生，饮食的困难极易解决，他一个江湖默默无闻的小辈，行事百无禁忌，难不倒他。

西平至鄆城全程六十五里。西平属汝宁府。鄆城属开封府许州。两县交界处在夹沟亭店，北面四五里，便是石界沟，过了石界桥，至鄆城整整三十里。

石界沟宽仅五六丈，沟水也不太深，但车马行程往来，必须经过石界桥，附近上下游一无渡船，二元徒涉场，可说是往来要津，势难飞渡。

三更天，他绕过了夹沟亭店，在犬吠声中，折入北行大绮绿树参天，不是榆便是槐，夜间行走显得阴森森的皓月当空，夜凉如水。他一身轻松，平安离开了汝宁府地境，镇八方不至于吃过界吧？许州的地头龙是鬼见愁瞿礼，这位仁兄是郾城人，在州城开设了两间大客栈一座大酒楼，兼营买卖粮食与牲口，生意做得大，手面广，早年曾经是亦侠亦盗的人物，中年以后洗手做起本分的生意人，甚少过问外事，但他的徒子徒孙，却顶起他的招牌，在地方上称雄道霸。

镇八方是黑道巨孽，与鬼见愁不相往来，彼此井水不犯镇八方是黑道巨孽，与鬼见愁不相往来，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的地盘心中有数，界限分明。

镇八方在表面上，并未将鬼见愁放在眼下；但骨于里颇多顾忌，闹翻了扯破脸皮，他镇八方绝对占不了便宜。

崔长青在江湖闯荡了三年，对江湖动静自不陌生，因此过了夹沟亭店，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

当然，他并不真的惧怕镇八方，已经知道对方的艺业虚实，还有什么可怕的？只是他有难言之隐，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与对方冲突，被酷刑迫害的奇耻大辱，他也不放在心上。

石界桥附近没有村落，仅桥北端有一座茶水亭与两户人家，最近的村落也在三里外。

石界桥在望，桥对面的茶水亭，挂了一盏风灯，迎风摇曳，灯光不住打闪。

他抬头眺望当头皓月，自语道：“斗转星移，三更尽四更初，赶两步到郾城打尖，可以白天赶路了。这几天昼伏夜行，无处打听消息，成了个又聋又瞎的人，一切都蒙在鼓里，委实不方便。”

“的笃！的笃……”拐杖点在桥面的响声入耳。

他一怔，心说：“怎么夜间有人行走？象是瞎子呢。”

一个孤零零的人影，出现在桥头，看点杖的态势，便知是个瞎子，两边探索，其声甚急，普通人点杖走路，通常是随脚步起落的。

他向桥头走，瞎子已过了桥，迎面而来。相距约三四十步，月光明亮，视界可及百步外。

瞎子走得慢，出了桥头突然用平板的嗓音唱道：“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关好似鬼门关。”

过了一桥又一桥，前面就是奈何桥。嗨！谁要过奈何桥？”

他心中一动，站住了，暗中运气戒备。

杖声的笃，双方接近。

瞎子的杖，竟似长了眼睛，直向他面前点来。

他向右横移两步，声息俱无。

杖左右探索，偏偏向他的脚前点来。

那是一个鹤衣百结、身材瘦削、留了白花山羊须的花甲老人，唯一引人注目是脚下那双快靴。

他沉住气，再向右移，已移至路旁了，身旁有一株高大的榆树。

真巧，瞎子杖一挑，将路中的一根枯枝挑飞，恰到好处地飞落他的脚

下，配合得妙到颠毫，他一脚轻轻踏下，枯枝折断发出了响声。”

“哼！是人是鬼？”瞎子停步问。

他心中叫绝，这瞎子鬼得很呢，笑道：“人与鬼并无多少不同，老伯认为如何？”

“你想做鬼吗？”瞎子问。

“人终归要变鬼的，这是早晚的事，想做又如何，不想做又如何？”

“对，人早晚要变鬼的，自出生的刹那间起，便一天天向变鬼的路途走。你如想早些变鬼，不妨大胆走上奈何桥，保证你如愿以偿。”

“如果不想呢？”

“回头是岸；不走奈何桥。人活着虽艰难，但总比死了好些，这就是所谓好死不如恶活，人间到底比无知的鬼世界可爱些，对不对？”

“对，老伯，人为了偷生，不惜丧心病狂，不惜出卖良心，原因是人世比阴曹地狱可爱些。”

“那么，你……”

“在下虽也偷生，但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出卖良心。谢谢老伯的忠告，小可不走奈何桥。”

瞎子呵呵一笑，举步南行，口中不住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崔长青回到路中，突然问道：“老伯可是瞎仙赵老前辈？”

瞎子不加理睬。一面走一面信口长歌：“风尘仆仆走天涯，世事茫茫实堪磋……”

崔长青向路旁的草丛中一钻，埋头大睡。从明天起，他要晓行夜宿了。

瞎仙赵哲，是当今江湖上十大风尘奇人之一，是个多管闲事诡计多端的白道怪杰。

不管这位瞎子是不是瞎仙，反正对方语含玄机，且并无恶意，已明白地指出桥上有凶险，他并不急于赶路，何必冒险过桥？

小心并不表示胆小畏惧，黑夜中易受暗袭，明枪容易躲，暗箭实难防，他必须提防意外。在他的估计中，夹沟亭店距石界桥仅数里之遥，镇八方越界夜间偷袭，鬼见愁怎会知道镇八方侵入地盘作案？因此，八成儿桥上桥下与桥两端，皆可能有镇八方的爪牙潜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再挨绮绿一枚七步追魂针，这次休想活命。

他不加多想，要等到天亮后过桥，懒得与那些人计较，让人一步并不丢人。

东方发白，他伏在草中向桥上窥伺。

久久，不见有任何动静。

“可能他们已撤走了。”他想。

晨曦中，已可看到附近的村人走动。他仍在等，尽量养神休息，以便等会儿赶路，赶到县城早膳。

朝霞满天，太阳爬上了东山头。

蹄声震耳，数匹健马自南向北飞驰，从西平向北行的乘马旅客到了，他伸伸懒腰，精神一振，大踏步回至官道，向桥头走去。

共有两名村夫经过他身侧，他暗中戒备外表从容，平安地过了石界桥，桥头的茶亭没有人踪，不远处的两间农舍柴门虚掩，屋后炊烟袅袅，屋前不见有人。

过了茶亭，过了第一间农舍……

屋角人影疾闪，两个青衣大汉飞射而出，猛扑他的背影，人未至暗器先发，三枚透风镖两把飞刀，以闪电似的奇速射向他的背部要害。

他已暗中提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从侧后方扑出的两个人虽声息全无，但仍难逃他的耳目。

对方既然等了一夜，必定已有万全准备，他必须预防不测，发觉身后有警，岂敢大意？猛地向前一仆，着地便奋身急滚。

镖与刀全部落空，从上空呼啸而过。

身形未止，路旁的沟内跃出另两个青衣人，手一场，两人同时发暗器急袭。

“噗！”一枝劲道极为凶猛的袖箭贯入土中，贴肋而过危险间不容发。

他身形倏止，反向回滚。

“嗤嗤嗤……”三把匕首踪射到，皆贯入土中，仅最后一把匕首擦大腿侧而过，裤管裂了一条缝。

他一跃而起，冷笑道：“还有多少人，都出来好了。”

屋内出来了三个人，另一栋农舍的屋角也出来了三个，路旁接着蹿出两名，茶亭后也跃起三个人。

十二比一，他陷入重围。

这些人他仅认识一半，果然不错，是金顶山胡家镇八方胡威的爪牙，有两个是曾经向他施刑的壮汉，全是些胳膊上可以跑马，拳头上可以站人的高手。

一名大汉大踏步迫进，厉声道：“姓崔的，跟咱们回去。”

另一名大汉也举步欺进，沉声道：“咱们已等候阁下一天两夜了，你走不了的，乖乖跟咱们回去，知趣些可免一死。”

他吁出一口长气，沉着地说：“你们已经不按规矩以暗器偷袭，计发了三镖两刀，一箭三匕首。”

“捉拿逃奴，用不着讲规矩。”为首大汉傲然地说，但脸色并不正常。

“这是说，你们捉拿在下死活不论，而以死为首要了。”

“你知道就好。”

“好吧，你们尽管上。请问，镇八方来了吗？”

“少废话！你回不回去？”

“我看，你们滚回去……”

大汉一声怒吼，疾冲而上擒人，“云龙现抓”当胸便抓，用的竟然是铁爪功。

另一名大汉不甘人后，也从后面扑上，一掌劈向他的背心，力道奇猛。

他向右一闪，扭身出左腿，“噗”一声响，一脚扫中前面扑上的大汉小腰要害，旋身回头反扑，大喝一声，大手一伸，便抓住从后面扑来，扑空了的大汉后颈，向下一揪，顺势拔出对方背着长剑。

一声长笑，他飞纵两丈，从前面的空隙中突出重围，向北飞奔。

身后，暗器如暴雨般跟踪追击。

“砰碰！”两名大汉全摔倒在地。

“追！”有人大叫。

他左右曲折飞掠而走，所有的暗器皆擦身而过，全部落空，片刻间便被远出十丈外去了。

前逃的如星跳九掷，后追的如疾风骤雨。

他沿官道飞掠，脱身再说。

奔出半里地，前面的山脚后闪出八个人影，为首的赫然是镇八方胡威，其次是大总管。

镇八方迎面拦在路中，大喝道：“果然拦你不住，老夫只好亲自动手擒你了。来得好，还不跪下乞命？”

他冷笑一声，立即离开官道，向路右一蹿，向满眼青翠的山冈上飞跃。

镇八方领先狂追，大笑道：“你如果逃得掉，我镇八方不用在江湖上叫字号了，你逃得了？”

这一带的山都不高，但树林却浓密，要追一个轻功奇佳机警灵活的人，谈何容易？”在桥头设伏的十二个人，被放倒了两个，留下两个人照顾，八个人追赶。加上镇八方八个人，十六个人的轻功皆无法与崔长青相提并论，后果不问可知。

只追了半座山，崔长青已经失了踪。

镇八方暴怒地狂搜，气得几乎要上吊。

大总管竟认为崔长青定然躲在山中，主张往回搜，向镇八方说：“这厮伤势刚好不了多久，逃了半个山必定旧创复发支持不住，躲在草穴中藏身，属下认为该往回搜。”

镇八方不听，暴躁地叫：“那小子快得象一阵风，怎会象个旧创复发的人？咱们向前面搜完这座山，他定然逃到前面去了。”

“主人明鉴，再向前搜，可能遇上鬼见愁的人，咱们恐怕有所不便……”

“去他娘的鬼见愁！就算他知道，又能怎样？走！咱们分开来搜。”

十六个人分为八组，漫山遍野向前搜。

山冈起伏，树林纠结，野草丰茂，有些地方地方不能通行。不久，八组人散得远，彼此不能兼顾，无法互相呼应了。

最左侧的两个人，将搜至山脚下，左面里余，官道从西面绕山蜿蜒而来，”绕经山脚再向北折，但在山林内却看不见下面的官道。

崔长青已到了官道，却又心中一动，剑隐肘后重新退回，鬼魅似的消失在山林中。

两个倒霉鬼一左一右向下搜，左面那人突然向下一伏，便不再起来了。

右面那人以为同伴蹲下整理鞋袜，并未在意，仍向下拨草而行。

正走间，右后肩突搭上一只大手，无可抗拒的扳掀力传到，耳中有人叫：“转身，者兄。”

大汉怎能不转身？被扳得倏然转身，掌影入目，连人也没看清，“叭”一声脆响，脸上便挨了一掌，鼻尖向下塌，嘴唇破裂，双目内压，只觉得眼前一黑，金蝇乱飞，除了满天星斗外，一无所见了。

偷袭的人是崔长青，声息全无便解决了两个爪牙。他不慌不忙，没收了两人的兵刃暗器，剥了他们一套衣裤换上，当然包括了两人身上的财物。

目下，他收获颇丰，有一把利剑，六把飞刀，十三枝扔手箭，一只百宝囊，和三四十两碎银。

镇八方带了一名随从，直搜至山脚下，扭头一看，附近鬼影俱无，不见左右有人跟来。

“往左搜。”他向随从说，领先便走。

随从跟在他身后，嘀咕着说：“主人，咱们象是落了单，还是招呼后面的人一声，免得走散了。”

“少废话，走。”

前面一株大树后，人影乍现，闪出一个青衣人，向他招手叫：“来吧，咱们谈谈。”

镇八方一声怒啸，飞奔而上叫：“小辈，你逃！”

崔长青大笑道：“你发啸声招呼同伴，不必指望他们来了。你少臭美，在下如要逃走，早已远出十里外啦！在此地久候多时，没说个一清二楚，在下不会走的。”

镇八方心中一凛，看神色便知对方并非空言恫吓，不敢再大意，撒剑迫进道：“没有甚么可谈的，老夫非毙了你不可。”

“呵呵！不要说得太满了。”

“你上，老夫让你三招。”

“在下不领情。阁下，你女儿用七步追魂针暗算在下之仇，一笔勾销。”

“哼！”

“你用酷刑煎迫在下之恨，在下把这件事忘了。”

“废话！”

“但令义妹惨杀三眼韦陀，她必须血债血还。”

“你做梦。”

“因此，在下放你一马，你走吧。”

镇八方几乎气炸了肺，一声沉叱，疾冲而上。

崔长青绕树急闪，连换五次方位，轻灵地避过对方五招急袭。

随从突然疾射而出，向他的背影猛扑。

他向有飞跃，大喝道：“打！”

大汉刚看到一颗寒星飞到，来不及闪避，大叫——声，蹲下了；大腿根挨了一枝扔手箭，怎受得了。

镇八方乘机掠到，剑上风雷骤发，“羿射九日”手下绝情，近身了。

他向下一伏，斜蹿八尺闪在一株大树后，笑道：“好险！”

在下不理睬你，你无奈我何。你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身法没有在下灵活，就算你有天下无敌的剑术，也无从发挥。”

“你还不纳命？”镇八方怒吼，贴树就是一剑。

崔长青从剑尖前逸走，到了另一株大树后，说：“咱们恩怨两消，谁也不欠谁的。在下走了，不要追来。”

声落，人影去势如电射星飞……

镇八方怎肯放手？急起狂追。大叫道：“小辈，说出你不究旧仇的道理来。”

“不能说，不可说。”他扬声答。

“老夫要追你上天入地……”

“可惜你的筋骨已无能为力。”

“你敢与老夫公平决斗？”

“在下没那么多闲工夫，恕难奉陪。”

“站住：不然老夫要骂你……”

“你骂吧，大名鼎鼎的镇八方，难道只会骂人吗？别笑掉江湖朋友的大牙了。哈哈！姓胡的，少陪了。”

在长笑声中，崔长青脚下一紧，不久便隐没在树影中，笑声已寂。

镇八方切齿大恨，想追赶却又双腿不争气，而且呼吸也不平静，再追

必将气竭力衰，只好罢手。

崔长青走上了官道，撒开大步向北赶。

绮绿，却有三分歉疚，仇绮绿几乎一针要了他的命，酷刑也几乎毁了他，但他的报复未免也酷了些。

绮绿的第一个男人？

就由于有了这三分负疚的心情，他放弃了向镇八方报复的念头，单方面声明恩怨两消。

河南第一首府：开封。本朝立国初，曾经定为北京，太祖高皇帝曾亲自前来巡幸。后来大概认为城处平原低洼处，既无险可守，且时受洪水之灾，因此这座北京不久便取消了。

至于往昔的“东京”，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五十余里的大城，已缩小为二十里啦！

受人之恩不可忘，报恩为先，复仇其次。首先，他打听永泰钱庄东主樊大爷，是否需要他帮忙。

永泰钱庄的店面在南大街，距南薰门不远，一连五间店面，气象恢宏。

很可惜，没有他报恩的机会，永泰钱庄生意兴隆，信誉有口皆碑。樊大爷在本城，名气在全城的仕绅中首屈一指，为人处世极孚人望，用不着他出面替樊大爷解决困难，他只好暂且搁在一旁。

当晚三更天，他在樊大爷的别墅中，留下了二百两银子，留了一张素笺，上面写着：“明港务援手之德，容图后报。

壁还救命纹银二百两，谢谢。黑衫客拜。”

搁下报恩的事，他开始打听薄命花的下落。

半月时光悄然而逝，但薄命花的消息如同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终于，他醒悟了，象薄命花这种女人，不可能在此首善之区抛头露面的，他必须远离开封城到外埠去打听。

马市在西关外。一早，他离开客栈，穿了一袭黑袍，施施然向西门走去。

西门的城楼叫做望京楼，在四五里外便可看到。城门外是西关，也就是外城。北面是马市，南面是羊市，可是早上照例冷冷清清，须近午方能成市。”

他要找乌锥马的下落，因此须至马市打听。

到达城门口，耳听一阵串铃响，前面走着一个干瘦的老人，点着一柄药锄，锄上挂了一把药草，一挂串铃叮当响，一看便知是个走方郎中。

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终会碰面。他脚下一紧，随在老郎中身后，低声说：“上官老伯，你老人家好。”

生死郎中上官奇扭头瞥了他一眼，重新摇着串铃走路，爱理不理地问：“你也来找妖妇？”

“是的。”他恭敬地答。

“有消息吗？”

“没有，正想麻烦你老人家。”

“你该到南薰门外去找。”

“南薰门晚辈去过了，故玉律园西端……”

“该往东，不在西。”

“往东？”他不解地问。

“你为何往西？”

“那儿有永泰钱庄樊大爷的别墅，晚辈欠了樊大爷一份情，去还债的。”

“哦！应该，那次是樊大爷出钱，命店伙救你的。”

“老伯说往东……”

“故玉律园东面不远，不是有一座半涸的大地吗？”

“是的，那是数百年前的讲武池。蔡河淤塞，讲武池沧海成为桑田了。”

“那几个妖妇，就藏匿在池东的一座农舍中。”

“晚辈这就前往查探……”

“且慢，老夫已经去过，你再去便糟啦！你来得正是时候。”

“晚辈……”

“老夫双拳不敌四手，正想找人帮忙，你来得正好。我问你，你是红尘过客的门人，是否有把握挡得住飞天鬼母那老妖妇？”

他沉吟片刻，迟疑地说：“那老妖妇艺臻化境，威震武林，晚辈虽不敢妄自卑薄，但确是胜不了那老妖妇，但缠住她片刻，晚辈尚有此自信。”

“那就好。”生死郎中不胜喜悦地说。

“老伯之意……”

“血花会将在开封作案，要来的人都来了。只要你能缠住飞天鬼母，老夫便可下手擒捉花蕊夫人了。你好好准备，今晚咱们动手。”

“哦！老伯指的是花蕊夫人。”

“你不是要找花蕊夫人吗？”生死郎中间。

“不，晚辈要找薄命花郝芸仙。”

“老天！你敢找那女魔头？”生死郎中惊叫。

“晚辈非找她不可。”

“你与她……”

“她杀了晚辈的好友三眼韦陀与虬须客。”

“你的胆子可不小。听说那女魔头在确山镇八方的家寄居……”

“她已到开封来了。”

“这个……办完事，老夫替你打听。”

“一言为定。”

“别跟着我。入黑时分，咱们在南薰门外护城河对面碰头。”生死郎中说完，折入一条小巷扬长而去。

能找找花蕊夫人报迷香偷袭之恨，也算了却一重心事，他决定随生死郎中走一趟玉津园。

近午时分，他踏入马市。

马市内闹哄哄，人声与马嘶闹成一团，偌大的马市，足有六七百头健马。除了一些拥有马圈的大户外，从各乡牵来的马匹也有一二百头，这些都是额外的马匹，一般说来，皆比官马雄骏。

所谓官马，并非指官府的马匹，而是由官府指定各乡各里的乡民，负责蓄养的马，每年规定限额，届时由官府价购价购，其实是意思意思而已，根本不够草料钱，这是官府寓马于民的劣政，只准多，不许少，交不出马匹，罚的钱足以破家还得坐牢。

确是热闹，买卖双方不在嘴皮子上讨价还价，双方将手笼在对方的宽衣袖内，比手论价，旁观的人根本无从得悉行情。

他排众直入，直趋东北角一座马圈。

他曾经两度稽留开封，对开封黑道环境并不陌生。这座马圈马并不多，但马匹成交这另有所处，是地头蛇田二爷田二麻子的马圈，背后的靠山是周王府的中军护卫李千户，专门买卖脏马，栏口旁，倚着五名敞开上衣的汉子。他含笑上前抱拳一礼，问道：“请问那一位是罗管事？”

一名满脸横肉的精壮大汉抱肘而立，睁着大牛眼不住向他打量，皮笑肉不笑地说：“我，罗世超，阁下是……”

“区区姓崔，求见田二爷”特来请罗爷先容。”

他直接说出要见田二爷，罗世超反而一怔，摸不清他的来路，冷冷地说：“二爷不在，找我也是一样。”

“二爷昨天从郑州回来……”

“唉！崔兄的消息倒是灵通呢，可是仍不够灵通，二爷昨晚上又走了。”

“这……”

“马不停蹄，过河到彰德。”

“不会吧？在下……”

“你少噜苏，亮万。”

“我说过我姓崔。”

罗世超冷哼一声，不耐地说：“你请吧，兄弟忙得很。”

他不介意地笑笑，说：“既然田二爷不在，罗兄能否帮忙？”

罗世超心中不悦，挥手道：“抱歉，在下爱莫能助。罗某人吃的是二爷的饭，只替二爷干活，你请吧。”他取出一封银子，悄悄塞入对方的袖内，笑道：“其实事情很简单，罗兄办来轻而易举。”

罗世超不客气地收了银子，皮笑肉不笑地说：“你说吧。”

“在下要买一匹乌锥，纯色的乌锥。”

罗世超一怔，站正身躯道：“乌锥？恐怕你要失望，咱们开封府军马民马全算上，也只有三匹乌锥”其中有两匹绮绿媠R 黄二恐只奇簪 跔 俊*

“那一匹乌锥可否设法弄到？”

罗世超嘿嘿笑，摇头道：“开玩笑，那不是玩命吗？”

“有困难？”

“老兄，那是王府马监的御马，你是不是存心拆咱们台盘？”

“那匹马在马监多久了？”

“三年了。”

“哦！路过贵地的总该有吧？”

“也许有，但没听说过。”

他又悄悄塞过一封银子，笑道：“兄弟住在大街汗梁店，明午等候回音。不管罗兄是否可以弄到，只消知道路的点子便可。告辞。”

“不送。”罗世超冷冷地说。

花了四十两银子，得不到所要的消息。四十两银子，买一匹雄健的三岁良驹，他出手够大方。

出了马市，瞥见前面小巷中匆匆踱出一个壮汉。他的性真佳，过目不忘，不由一怔，心说：“是他，显得落魄。”

那人是叶钧，气色甚差，无精打采地低头而行，穿了身破旧的青直裰，满脸倒霉像，心事重重地向城里走。

他正想跟上寒暄，也许这位仁兄需要朋友援手。刚欲步，突见巷内闪出另一个眼熟的人。

“是他，这厮又不怀好意了。谁说天下大得很？在开便碰上一大堆熟人。”他缓下脚步自语。

街上行人甚多，对方并未发现他。

这位仁兄是万里鹏，正是追踪叶钧谋夺玉凤凰的人，又碰上了。

万里鹏跟了半条街，突然紧跟数步，悄然到了叶钧身后，搭住叶钧的肩膊笑道：“老兄，借‘步说话。”

叶钧扭头看清了来人，大吃一惊，以断了五指的左手猛地挥出解困。

万里鹏手上一紧，五指疾收加了两分劲，笑道：“你一动，可能没命。呵呵！你从杨家寨逃回后，躲得真牢，今天总算遇上你老兄的大驾了，咱们找地方亲近亲近，走吧。天下虽大，你逃不掉的，开封你藏不住啦！”

叶钧大汗如雨，浑身发麻，想叫也叫不出声音，睁着眼故人连拖带搀进入一条窄小的小巷。进入巷内三四十步，万里鹏方松了劲，笑道：“得罪得罪，谢谢你老兄的合作。”

“你……你想……想怎样？”叶钧绝望地问。”

“有两件事请教，务请赏脸合作。”

“你……”

“其一，玉凤凰的下落。其二，张八又请来了些什么人？

你就合作到底吧，熬刑对你没好处。”

“玉凤凰已……已交……交还家叔收藏，并……并未请到人，黑……黑龙帮已……已经解散，没……没有人敢……

敢来应征。”

“你要不要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万里鹏阴森森地问。

“天！在……在下说的话，决无半字虚假……”

“分筋错骨虽然够惨毒，但比起九阴搜脉来，相去何止百倍？你……”

蓦地，身后有人说：“老兄，你会九阴搜脉？失敬失敬。”

万里鹏刚来得及转身，咽喉便被扼住了，无法反抗，只能拼命抓扭扼住咽喉的巨手挣扎解脱。

“砰！”崔长青将半昏迷的万里鹏摔出丈外，向叶钧叫：

“还不快走？咱们找地方好好谈谈。”

叶钧爬下叩头，却被他抓小鸡似的抓起便走。

耽误了一个时辰，返回汴梁老店，已经是未脾未了。

汴梁老店是本城的老字号，占地甚广，仅客房便有上百间之多。

他住在第三进的上房，进门取得锁匙，直奔上房。

他站在房外心生警兆，怎么门上的锁不见了？立即运气护身，伸手戒备地推开了房门。

外间坐着五个人，其中之一赫然是罗世超。上首的人，是个满脸横肉，生了一双鹰目的大麻子。不用猜，他一看便知是田二爷枉顾。

五个不速之客皆未离座相迎，罗世超嘿嘿怪笑道：“崔兄，你才来呀？”

他堆下笑，作了一个罗圈揖。笑道：“原来是二爷驾到，幸会幸会。”

田二爷鹰目炯炯打量着他，那可怕的锐利眼神，似可透人肺腑，冷然地说：“你坐下，听说你要找我？”

他坐下笑道：“是的，在下已见过罗兄了。”

“你叫崔长青？柜台掌柜的查过你的路引，路引上是这样写的，当然你不一定是叫崔长青。”

“正是区区，姓名确是真的。”

“好，好，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好说好说。”

“你找我只是为了买乌驴？”

“正是此意。”

“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就实说了吧。”

“二爷，道上的规矩……”

“少给我谈规矩。”田二爷挥手叫。

“二爷……”

“你的情形不同，你并没按规矩行事，不能怪我不守规矩。”

“抱歉，在下不能说。”他沉着地说，扫了众人一眼，又道：“在下已将二百两银子交柜，只换乌锥的消息，二爷瞧着办好了。”

二爷猛地一掌拍在茶几上，沉声道：“田某怀疑你是打马监主意的人……”

“二爷……”

“不用说了，限你明天一早离开开封城，不然休怪田某言之不预。”

他摇头苦笑，说：“二爷既然不谅，咱们这件买卖就此，打住，不谈了，好不好？”

“记住：明晨离开，没有人来送你出城，但你出不出城田某不用打听。”

田二爷冷冷地说完，起身向外走。

他也火了，也冷冷地说：“不用打听了，在下明天不会走。”

田二爷站在房门口扭头问：“你要我派人相送？”

“不必了，送也送我不走。”

“你会后悔。”

“真的？”

“在开封，田某说一不二。”

他掂起手边的茶壶，托在掌心吹口气，茶壶象是沙堆遇上水，也象是如汤泼雪，崩坍溶化了，瓷层与茶水流了一地。

他拍拍手，若无其事地说：“崔某人说话，也说一不二。阁下如果不放手，你那马圈子准备拆。”

一大热天，田二爷热得冒冷汗并不稀奇，奇的是脸色苍白，身子在发抖，热怎会发抖？

罗世超张口结舌，惶然地说：“崔兄，你……你就住……”

住下好了。”

田二爷也结结巴巴地说：“崔兄，一……一有消……消息……，兄……兄弟立……立即前……前来回话。”

“谢谢。”他起身抱拳道谢。

“崔兄别客气。”

“理当道谢。诸位好走，在下不送了。”

送走了田二爷，他苦笑自语道：“这世间真是弱肉强食的天下，软弱的人办事，万事无成。”

田二爷带了爪牙狼狈地出了客栈，余悸犹存，低着头急走。管事罗世超拭掉额上的冷汗，迟疑地问：“二爷，咱们怎办？”

田二爷抽口凉气，紧张地说：“咱们是骑虎难下，到明德坊。”

“去通知……”

“去禀明李大人。”

“不可，李大人如果出动兵马，事情闹大了。”

“对付这种人，怎能用兵马？”

“那……”

“咱们请李大人亲赴上方寺，促请灵安上人出面。”

明德坊在城东北角，坊西不远便是王城周王府。明德坊有一座名寺，寺名上方，也就是后来改名为大延寿甘露寺的大丛林，寺内那座铁色琉璃塔，天下闻名。那时，上方寺的护法施主是周王，共有五百余名僧侣，是开封四大寺之一，规模仅次于附近的大相国寺，而环境却比大相国寺清净得多。

大相国寺目下改名为崇法寺，每月开放五次。附近早已形成五方杂处的大市集，下自青楼艳妓，上迄王公巨贾，皆以这里为征逐声色犬马的竞赛场，寺里的出家人，染上了酒色财气嗜好毫不足奇。

上方寺的僧侣，与护卫中的一名干户有往来，也是平常得很。

不久，上方寺颇有名气的灵安上人，悄悄驾临崇法寺，逗留片刻又悄然离去。

接着，李大人府派了两名帮闲，径奔城东丽日门内的岱岳观。

岱岳观，当然是最复杂的道院，据说一度曾经是白莲会妖孽的秘坛，经常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

强龙不斗地头蛇。崔长青露了两手，反而惹火了开封的高于名宿，麻烦大了。

申牌左右，他出店直奔东大街，尚未到达十字街口，便发觉有人跟踪。

他暗中留了神，三转两转便将跟踪的人扔脱了。

打听出万里鹏的下落，他折入东大街的北里巷，在一家小屋前打量片刻，推门直进登堂入室；

堂屋里坐着两个大汉，见有不速之客光临，全都一怔，上首的大汉问：“咦！你找谁？怎么乱闯门户？”

他呵呵笑，大马金刀地坐下说：“我找万里鹏，怎么？”

他还没回来？”

下首那位大汉接口道：“家师早上出去，至今仍未返回。

你贵姓大名？找他有何贵干？”

“哦！你就是开封十大地棍之一的郑川，失敬失敬。那位是……”

“在下张六合。”上首的大汉自报名号。

“哦！你与张八爷……”

“那是家叔。”“很好，很好。”

“你是……”

“等万里鹏返回后便知道了，如果他不知道，那该怪他孤陋寡闻。你两人回去告诉张八，不要再派人追夺玉凤凰了。

同时，赶快交还夺自叶家的东街栈房，不然便会有横祸飞灾。

黑龙帮虽不管这件事，但我这穿黑衣的人却管定了这桩闲事，除非张八有九条命十个脑袋，不然叫他乖乖安分守己，免得尸横八尺流血五步。即使巧取豪夺了千座金山，但赔上老命死了仍是两手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且殃及子孙，那又何苦？”

张六合与郑川大惊，总算明白来的不是朋友而是煞神。

郑川仗着武艺不差，一声怒吼，抓'起一张长凳。

凳刚抓起”来不及挥起砸下，黑影一闪，崔长青已经贴身，一掌拍下说：“安静些，老兄。”

接着反手一挥，“啪”一声一阴掌抽在张六合的右额上，冷笑道：“你们上路吧，回去告诉张八好好洗净脖子准备挨刀，还来得及。”

说完，拍拍手出门走了。”

郑川仰面朝天躺倒，左胸有一个五指宛然的黑色掌印。

张六合的右颊，有四条指痕，其色昏暗。

“象是黑砂毒掌，我们完了。”郑川惊怖地叫。

天黑闭城，因此崔长青在城门关闭前便出了南门。他估计错误，以为田二爷已被吓住，先前跟踪他的人，定是万里鹏的爪牙。万里鹏的老家在开封，在此地收了几个不成材的门人，狐群狗党可能不少，派人跟踪伺机报复并不足怪，惩戒了郑川与张六合之后，对方该已知难而退，必无后患：

因此，他出城并未掩起行藏，确也未曾发现有人跟踪。

护城河对岸榆柳成阴，半里外便是故玉津园。园建五代，官道通过其中，目下虽园迹久湮，但形态犹存，景物依稀，是本城仕女探春的好去处。

但城门一闭，废了的玉津园故址，便成为狐鼠之窝。

夜幕方张，生死郎中早已在桥旁相候。

“老伯，这就走吗？”他问。

生死郎中沿护城河东行，低声道：“有人盯上老夫了，随我来，先看看那位仁兄是何路数，走。”

五

姜是老的辣，老江湖果然不等闲。生死郎中见多识广，已经发觉有人跟踪，并不想将人扔脱，反而要摸清对方的路数。

这一带林深草茂，黑夜中要想将跟踪的人摆脱，毫无困难。因此，跟踪的人便不能离开太远，但又必须不让被跟踪的人发现，这就难了。

两人并肩而行，一面低声谈笑，一面留意后面的动静。

走了里余，崔长青低声道：“老伯，跟踪的人不少呢。”

生死郎中冷冷地说：“他们不愿再跟了。”

“这是说……”

“他们要准备动手了。”

“对，愈来愈近啦！”

“恐怕有四五个人之多。”

“不止，‘听，左右后三方都有擦枝拔草声。”

月华初升，但林下仍然昏暗，视线受阻，明里不易看到暗中的人。生死郎中镇静地说：“不错，恐怕不止五六个人。

看样子，他们已等得不耐烦了。”

“咱们……”

“再等一等。”

“老伯能否猜出他们的路数，是不是血花会的人？”

“有此可能，但恐怕是老夫的仇家成分大、血花会派来开封的人，有限得很。”

“花蕊夫人这个妖妇，来开封有何图谋？”

“这就是老夫要查明的事，反正不会是好路数。”

“老伯，他们来得很快了。”

生死郎中冷冷一笑，说：“咱们也加快，注意脚下尽量放轻，走！”

说走便走，崔长青吸口气，提气轻身脚下一紧，两人象离弦的劲矢，向林木深处飞掠而走。

远出两黑地，眼前一亮，林木已尽，前面是假山围绕的威风亭。

“在此地等他们，先找地方隐起身形。”生死郎中止步说。

亭中突然踱出一个灰影，阴森森的语音入耳：“什么人？”

亭内一叙。”

两人一怔，生死郎中低声道：“这人的语音好耳熟……”

灰影见两人不动，不悦不耐的语音又发：“怎么？要老’夫请你们不成？”

生死郎中一惊，低声道：“糟了，我想起来了。”

“老伯，想起来了怎么又糟了？”他也低声问。

“这老魔是九幽使者卡京，大事不好。”

“哦！是以腐骨掌击毙少林二老的九幽使者？”

“正是他。”

九幽使者哼了一声，叱道：“你们想做人或是想做鬼？”

崔长青低声道：“我们溜吧。”

“溜不掉的，这老魔的轻功用宇内无双。”

“这……”

“是福不是祸，看他怎办。”生死郎中无可奈何地说，举步上前呵呵一笑道：“楼蚁尚且贪生，人谁想做鬼？阁下白说了。”

到了亭下，九幽使者道：“站住！你好象知道老夫的名号。”

“在下猜想尊驾可能是九幽使者卡兄。”

“你猜对了。咱们认识吗？”

“呵呵！卡兄是贵人多忘事，十年前在荆州，咱们曾有一面之缘。”

“老夫老了，记性差了，记性差了，你是……”

“区区上官奇。”

九幽使者桀桀怪笑，笑声令两人感到汗毛直竖。

月色明亮，崔长青仔细地打量这位横行天下近一甲子的怪僻老凶魔。灰发乱披至肩，象个披头散发的老女人。脸色苍白，脸上皱纹密布，象是久未经日光，气色不健康的人。

身材高瘦，穿一袭灰袍，握一根鸠首杖，长仅一尺八。黑夜中，眼中似乎幻着绿芒，正是所谓天生夜眼，眼神令人不敢正视。”在崔长青的眼中看来，这老魔浑身鬼气，不象是人，而象一头夜间猎食的灰狼，极为危险。

“卡兄笑什么？”

生死郎中戒备着问。九幽使者止住笑，说：“好笑极了，老夫正要找你。”

“找我？”

“不是冤家不聚头，没料到在此地碰上了。”

“我我有事吗？治病？”

“就算是吧。”

“呵呵！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卡兄找区区治病，该知道”区区的怪规矩。”

“听说过。”

“我是医生不医死，因此匪号叫生死郎中。”

九幽使者再次桀桀怪笑，笑完说：“你别弄错了，老夫不是找你治病，而是要班门弄斧替你治病？”

“什么？你要替我治病？我有病？”

“对，你不但有病，而且已病入膏肓。”

“废话！你……”

“你那好管闲事的病，已无药可救了。”

生死郎中已听出弦外之音，吁出一口长气，一咬牙，说：

“原来阁下有意在此等我的。”

“不错，要在此地替你拔除病根。”

“如何拔除？”

“点破你的气门，你便不会多管闲事了。”

生死郎中启示从容，抓抓头皮说：“白干了一辈子郎中，竟不知自己已病入膏肓，岂不可笑？大概卡兄比在下高明，能将病根深种的情形见告吗？在下确是糊涂了。”

九幽使者点点头，说：“也好，告诉你并无不可。”

“在下洗耳恭听。”

“三月前，你在武昌插手管九纹龙的闲账。”

生死郎中哼了一声，说：“果然不出所料，怪事。”

“怪什么？”

“九纹龙两年前是在下的病人，他是白道豪杰中不可多得的汉子。”

“所以你要插手？”

“不错。血花会为了汉阳私盐贩子头目赤蛟余宏谋的一千两银子，便派刺客杀了九纹龙父子三人，我生死郎中岂能不管？”

“你如何管法？”

“在下查出内情，毙了赤蛟，目下正追踪刺客花蕊夫人。

大名鼎鼎的九幽使者，居然替花蕊夫人出头，岂不是怪事？

血花会给了阁下多少好处？”

“闭嘴！”九幽使者阴狠地叫。

“在下说错了吗？”

“花蕊夫人陶水春，是老夫一门远亲的晚辈。”

“原来如此，难怪。”

九幽使者嘿嘿笑，将鸠首杖插入腰带，阴森森地说：

“老夫给你两条路走。”

“你说吧。”生死郎中硬着头皮说。

“其一，从此撒手不管这档子事，今后……不，要永远不再过问陶永春的事。”

“在下得从长衡量……”

“老夫要立即答复。其二，老夫破你的气门，皮了你，你便不会多管闲

事了。”

生死郎中一咬牙，向崔长青道：“这里没有你的事，你走吧。”

崔长青哈哈大笑，说：“老伯，在下要听听老伯的意见看老伯到底要走哪条路，以免走后心中放不下。”

生死郎中挥手道：“少管闲事，你快走吧。”

崔长青退在一旁，笑道：“老伯为人面冷心慈，孤僻古怪不易亲近，个性刚强宁折不屈，定然走第二条路。”

九幽使者冷笑问：“年青人，你不服气？”

他一挺胸膛，傲然地说：“当然不服气，在下看不出你有何惊世绝学，敢说这种大话。”

“不服气何不向老丰动爪子？”

他缓步上前，笑道：“能与宇内第一天下无敌的高字较量，正是咱们这些初生之犊梦寐以求的机会。喂！你是不是天下无敌的高手？”九幽使者心中大乐；但口中却不悦地问：“你不相信老夫是宇内第一高手？”

“在下要试过才相信，以耳代目智者不为。”

“你要试？上啦！”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说好了再试。”

“说什么？”

“你要是能让在下攻三掌而毫无损伤，而且不离开原位，在下就相信你是宇内第一高手。当然，在下出手时，你不能躲闪，更不能还手，你敢不敢一试？”

“哼！你……”

“大概你是浪得虚名，所以不敢……”

“谁说老夫不敢了？”九幽使者怒声问。

“嗨！你真敢答应？依我看，你还是免了吧，在下一掌有千斤力道，你把快进棺材的老骨头……”

“老夫就让你击三掌，动手！”九幽使者厉叫。

崔长青的激将法用得恰到好处，武林人不好名的人少之又少。他伯老魔提出反条件，先动手再说，大喝一声，一掌劈向老魔的左肩颈。

“唉！”掌弹起老高。

“哈哈……”老魔狂笑。

“哎唷！好痛。”他退了两步，晃着手掌怪叫。

“你还不配替老夫抓痒。”九幽使者怪笑着说。

他绕至老鹰身后，大声说：“我不信你的命门要害能护住。”

“啪！”掌拍在老魔腰脊上。

十四节脊骨旁的命门穴丝毫未损，这一掌力道千斤。但老魔纹风不动，浑如未觉，怪笑道：“这一掌力道增加不少，可是仍然差得太远。老夫练的不是金钟罩，没有罩门，你不必枉费心机。一甲于苦练的先天真气，岂是你这种蠢牛所能击破得了的？”崔长青不加理睬，右掌按摸在老魔的脊心上，自言自语地道：“这老家伙果然名不虚传，象是个铁打的。

脊心该是要害，我要给你致命的一击。”

他左手悄悄拨下几段头发，悄悄探入老魔的左耳孔，并轻轻捻动。老魔不知有诈，以为有虫入耳，伸手急摸，情不自禁打一喷嚏。

这瞬间，崔长青一掌拍下。

“砰”一声响，九幽使者仰面跌倒。

崔长青跳出丈外，大笑道：“倒也！倒也！浪得虚名，哈哈哈哈……”

笑声中，九幽使者一跃而起，灰影如电，向南如飞而遁。

旁边的生死郎中不住抓头皮，困惑地说：“怪！怪！怎么回事？”

崔长青走近，笑道：“大敌已逃，咱们该办事了，时光不早啦！”

生死郎中不肯走，问道：“你是怎么把他放翻的？”

“根本不费劲……”

“鬼话？凭你这点能耐……”

“老伯，别小看人，碰上这种人，只能智取。”

生死郎中突然醒地大笑道：“原来如此，你这小子真是诡计多端。”“你看出来了？”

“不错。”

“从何处看出的？”

“老魔如果真的背部承掌，怎会仰面倒地的？至于他为何打喷嚏，便非老夫所知了。”

“老魔的先天真气固然已练至返虚境界，但他却台长用短，不用化力术而用引力术，认为我用掌拍击他的脊心，他却要将我的掌力向侧引。可是，我却先在他耳内下功夫，引他分神散气，掌不攻脊心，却拍他的右肩，力向后引，两引力相加，老魔怎能不躺下？”

“你……你真鬼，哈哈！”

“这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硬碰硬准倒霉。老魔已经羞走了，我们走吧。”

生死郎中荷起药锄，笑道：“今晚上如果不是你诡计把老魔羞走，后果不堪设想，老夫必定埋骨此地……”

“不好！”崔长青低叫。“怎么了？”

“老魔去而复回……”

“哎呀！”生死郎中骇然惊叫，向下一伏。

灰影从西南角电射而来，好快。

崔长青眼尖，一把拉住正欲溜走的生死郎中，也向下一伏，低声道：“不是老底，是个和尚。”

两人伏在亮脚下，眨眼间，灰影便到了亭外三四丈处，停在一座假山的顶端举目四顾。

“咦！真是个好和尚。”生死郎中附耳说，心中对崔长青的耳力目力极为佩服，暗暗称奇，也自叹时不我留，毕竟人不能不服老。

和尚极为大胆，毫无顾忌地用目光四下搜寻，并未隐起身形，目光下，宽大的灰僧袍迎风飘飘，左手握住一柄黑黝黝的木鱼槌。身材中等，肥头大耳，顶门上戒疤光光，是个受了戒的年约半百僧人。

四处是假山、花木、亭台，人隐身附近，想用目光搜寻谈何容易？和尚大意地扫视数遍，便不耐地鼓掌三下，跃落小径旁。

东北角传来两声泉啼，衣袂飘风声入耳，黑影疾射而至，微风飒然。

是两名老道，袍袂夜入腰带，背系长剑带百宝囊，纵跃间轻灵迅疾宛若幽灵幻影，无声无息极为高明。

“道友有否发现？”一名老道问。

“怪，就是不见有人。”和尚颇为急躁地说。

“这是说，咱们真把人追丢了？”

“咱们不信邪，再搜一搜……”另一名老道愤愤地说，和尚哼了一声道：“如何搜法？黑夜中到处皆可藏身，咱们又不是猎犬。”

“难道就罢了不成？”最先发话的老道问。

和尚将木鱼校插在腰带上，说：“且等等，等东面的如方法兄，与西面的干手天王一伙人到来，如果再无所获，咱们就回客店等他。”

生死郎中附耳问：“崔长青，这些人是冲你而来吗？”

“冲我？不知道。”崔长青低声答。

“你不认识他们？”

“一个也不认识，小的以为他们是跟踪老伯而来的人呢。”

“跟踪老夫的人好象不是他们。”

“那……”

“也不是九幽使者，另有其人。”

“这么说来，大概与咱们无关，他们追踪的另有其人了，咱们走吧，别耽误正事了。”

生死郎中却不以为然，说：“不弄清楚，恐怕要误事。”

这样好了，老夫出去探探他的底。”

“小可也一同……”

“不，你替老夫暗中护法。”

“也好，老伯小心了。”

生死郎中贴地例移，蛇行鹭伏声息俱无。

和尚突然举步向凉亭走来，向两老道说：“这件事如桌传出去，咱们谁也别想混了，真是阴沟里翻船，可恼。”

三丈外一座假山石下，突然出现生死郎中的身影，哈哈狂笑道：“出家人四大皆空，五戒之中有一条戒嗔怒。和尚，你恼什么？”

和尚一闪即至，迫近至八尺内，沉声问：“你是什么人？”

亮万。”

两老道也到了，为首的老道叫道：“是他，先把他擒住，以免煮熟了的鸭子飞了。”

和尚飞快地抽出木鱼槌，吼道：“两位道友让开，贫僧……”

吼声中，疾冲而上，木鱼槌势如奔雷，迎头砸下。

“小心！”一名老道急叫，拔剑冲上。

生死郎中早有准备，向下一伏，侧窜，药锄一挥，钩住了和尚的右脚，猛地一扭。

“哎……”和尚叫，扭身重重地摔倒；生死郎中向假山后一窜，形影俱杳。

两老道飞跃而进，一个去抢救和尚，一个纵落假山后，可是已失去了生死郎中的形影。

抢救和尚的老道蹲下伸手相扶，急问：“道友，伤在何处？”

和尚龄牙咧嘴叫：“我的右脚……”

小腿肚丢掉了一块皮肉，疼得和尚冷汗直冒。老道火速取金创药，撕袍袂替和尚裹伤。”刚包妥停当，和尚急叫：“小心身后……”

老道来不及有何反应脖子已被药锄钩住了，背心也被一只重有千斤的脚踏住，生死郎中的刺耳语音入耳：“你一动，老夫便钩断你的鸭脖子。”

和尚正想站起出手解救老道的危局，却被崔长青的手按住了顶门，五指如钩，力道惊人。

“哎……”和尚叫。

“说！你们要找谁？”生死郎中间问。

老道心胆俱寒，战栗着说：“咱们要……要找汴梁老店的……的姓崔小辈。”

“谁差你们来的？”

“李千户李……李大人。”

崔长青恍然，说道：“我明白了。和尚，报海底。”

“贫僧释法华，挂单崇安寺，受同道灵安上人之托，要将崔……”

“灵安上人是李千户的走狗？”

“这……”

“你们共来了多少？”

“共有九个，另六人是如方法兄，与千手天王周施主五兄弟。”

崔长青放手，冷笑道：“饶你一命，滚！”

生死郎中也放了老道，当时不好多问。

和尚爬起便跑，似乎腿不痛了。只要逃得性命，腿痛算得了什么？

“站住！”崔长青沉叱。

和尚惊软了，砰然坐倒，惊惶地叫：“你……你不能食……食言。”

“回去告诉田二麻子，叫他洗干净脖子，准备挨刀，咱们豁出去了。”崔长青一字一吐地说。

“是，是……”

“滚！”

“是！”

生死郎中药锄一伸，钩住了老道的有肩，怪笑道：“你的同伴躺在亭脚下，别忘了带走。”

打发僧道们离开，生死郎中间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崔长青将丢了乌锥，追寻薄命花的经过概略地说了，最后说：“这几位开封地头蛇，居然艺业不凡倒是不可轻侮哩！”

闹了好半夜，耽误了咱们的正事，快走。”

生死郎中一面走，一面语气沉重地说：“你要找薄命花算债，恐怕凶多吉少，这鬼女人心狠手辣，艺臻化境，你孤掌难鸣……”

“老伯有自知之明，老实说，我的艺业有限得很，对付象薄命花这种修至化境的高手，不但帮不上忙，反而是个累赘。”

“老伯何必自甘菲薄？别忘了，你是与家师齐名的人，都是武林中的顶尖儿……”

“算了算了，如果老夫真有你说的那么了不起，就用不着请你来对付飞天鬼母了。”

“老伯……”

“我仍是昼间所说的一句话：暂勿找她。我只能替你打听，你得另找人对付她。”

“可是……小可无人可找……”

“令师在世时，该有几位知交好友……”

“小可不认识他们，而且也不打算劳驾师门长辈。”

“这就难了……”“小可自信尚能应付。”

谈说间，讲武池在望；生死郎中领先而行，说：“咱们绕池北而进，赶两步，时光不早了。”

天交三更，他们接近了一座小小农庄。

生死郎中挽起袖子，低声道：“我先进，飞天鬼母交给你了。”

“小可留意就是。”他心中不安地说……人的名，树的影；他对飞天鬼母这位女魔所知有限，在未见面交手之前，要说心中不紧张，那是欺人之谈。

她们藏身在北面第一家，那是血花会一位会友的住处，是血花会开封的联络人，是个男的。

“咱们闯进去……”

“不可鲁莽。”

“怎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进去？”

“屋内危险，必须尽量入屋。”

“噢？老伯是不是有所顾忌？如果心存怯念，老伯不该来。”他直率地说。

生死郎中感到脸上发热，汕汕地说：“上了年纪的人，做事确是顾忌大多，不瞒你说，老夫确是有点心怯，那老凶婆……”

“小可将尽可能缠住她，老伯放心吧。”

生死郎中到底是爱面子的人，胆气一壮，竟然不再隐起行踪，大踏步向农舍走去，背影不再老态大钟，腰杆挺直，无畏地荷锄健进。

崔长青原有的紧张感，也随之而逐渐消失。

距农舍还有五六步，黑暗的门侧下方突窜起一头黑毛巨犬，猛虎般扑来，爪搭肩钢牙直迫咽喉。

生死郎中左手一伸，如同电光一闪，奇准地两个指头切在巨大的鼻梁上。

“好大的黑犬！”后面崔长青低叫。

生死郎中跨过黑犬，笑道：“咬人的狗不叫，这条犬曾经过严格的调教。里面恐怕还有，小心了。”

崔长青上前叩门，叫道：“开门！开门。”

屋内似乎没有灯光，人应该早就睡了。但门内立即传出回音：“谁呀？半夜三更的，叫什么？”

崔长青笑道：“把门猛犬已经没有动静，你认为是谁呀？”

“畜生当然拦不住武林高手。”

“你知道就好，开门吧。”

“找谁？”

“找要找的人，要不要咱们把门卸下来？”

门拉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当门而立，右手掩藏着一把匕首，是个年约二十七八的壮汉。

生死郎中跨步而入，笑问：“怎么？屋里面好象没有人？”

壮汉不让路，冷笑着问：“有何贵干？亮万。”

“咱们找那几个女人。”生死郎中平静地说。

“蜗居窄小，只容在下一个无主孤魂，哪来的女人？你找错门路了。”

生死郎中脸一沉冷笑道：“我生死郎中既然敢来，飞天鬼母居然龟缩不出，岂不可怪？老夫进去找。”说完，向里便闯。

壮汉闪在一旁，也冷笑道：“你若坚持要找，那就找吧。”

“老夫当然要找。”

崔长青跟进，笑道：“老兄，可能这时里面真的没有人，看样子咱们得等，长夜没漫，等人真不是滋味，可否劳驾去弄些酒菜来，也好打发时光？”他一说完，壮汉便急了，一急便铤而走险，猛地左手一抬，打出了一枚袖箭，人亦随箭扑出，巴首急吐，递向生死郎中的背心。

人不能贪心，贪心必失。壮汉不该贪心分取两人，反而一无所获两头落空。

崔长青早有提防，对方手一抬；他便扭身切入，袖箭落空探身而过，一脚疾挑，“噗”一声挑在壮汉的肥臀上。

壮汉向前冲，更急更猛地向生死郎中的背部撞去。

生死郎中象是背后长了眼，向左略闪，右容夹住了壮汉指匕首的手腕，扭身左旋，左肘撞出。

壮汉贴身被扭得向前斜冲，接着左耳门挨了一肘，力道恰到好处。“砰！”壮汉摔翻在地，跌了个乌天黑地。

崔长青大踏步入厅，生死郎中急叫：“敌暗我明，小心了……”

崔长青笑道：“放心，没有人在家。”

他一面说，一面走近神案，伸手跳高长明灯的灯心，胆大包天。

生死郎中报了杖汉入厅，颇感意外地问：“你怎知这没有人？”

他呵呵笑，说：“干咱们这一行的人，就有这份能耐。”

“你干哪一行？”

“劫富济贫，身上不留余财；游戏风尘，为无告者作不平鸣。”

生死郎中苦笑，摇头道：“如果令师在世，怕不要打断你的狗腿？好端端的一代怪杰无双豪杰红尘过客的的门人，竟做这种没出息的事，真该打。”

他淡淡一笑，毫无愧色地说：“小可不以为耻，问心无愧。”

“你小子走火入魔了。”

“老伯，你说吧，你是否做过作奸犯科的事？”

“你小子……”

“譬如说，抓到花蕊夫人之后你能怎样？”

“自然是替九纹龙父子报仇。”

“杀了她？”

“不错。”

“你凭什么杀他？你既不是执法的人，又不是主宰生死的神。”

“这……”

“世间所谓行侠，这侠字岂是可以滥用的？咱们武林朋友，开口道闭口义，这道义两字，又岂是容易的？咱们这些江湖人，千万人中，能找出一个沾了侠义二字的皮毛的人，恐怕也是不易，都是些逞匹夫之凶逞一时意气，假侠义二字之名，作奸犯科任性胡来的人。我宁可做这种没出息的行当，反正自以为是歹徒恶棍，敢作敢当，总比那些假仁假义之徒，来得心答理得。”

生死郎中苦笑道：“你把江湖朋友骂惨了，老夫也脸上无光。你这张嘴好厉害，真是后生可畏……”

“算了吧，好好问口供。”

生死郎中将壮汉弄醒，药锄压住壮汉的右肘，脚踏住壮汉的四个指头，冷笑道：“阁下，你知道老夫要口供。”

壮汉躺伏在地，无法挣扎，叫道：“你……你们……”

“你如果不据实回答，老夫逐指踏烂。”

“在下并……并未招惹你们……”

“现在，咱们来问口供。阁下，花蕊夫人目下在何处，说！”

崔长青接口道：“老兄，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实说了吧，熬刑对你没好处，你犯不着替那妖妇挡灾。”

壮汉知道遇上了煞星，只好乖乖地说：“我说我说，她们到西园樊家去了。”

玉津园因大道贯中而过，因此分称东园与西园。西园樊家，也就是永泰钱庄樊东主的别墅。

崔长青大惊，变色问道：“她们到樊家有何贵干？”

“行刺樊东主……”

崔长青大惊，不等对方说完，猛地飞掠而出，投入夜色茫茫的树林。

生死郎中一惊，转身追出叫：“等一等，还没问清……”

可是，崔长青已经不见了。

生死郎中已领教过他的修为，知道无法追上，心中大急，折回抓起壮汉厉声问：“她们走了多久了？”

“约……约有半个更次。”壮汉魂飞魄散地叫。

“樊东主的别墅在何处？”

“在……在西……”

“在西园哪一角落？”

“正……正西……”

生死郎中将壮汉向外推，叱道：“带路！快走。”

“是……”

“走慢了就毙了你，快！”

壮汉撒腿便跑，全力狂奔。

崔长青曾经去过西园樊家，而生死郎中却不曾去过，壮汉虽全力狂奔，但比起用轻功飞掠的崔长青，差了十万八千里，太慢了。

救人如救火，崔长青自然全力飞赶。

玉津园分为东西，占地辽阔。樊东主的别墅在西园的正西，其实别墅并不在园内，而在园外端，地连西关而已，西园内禁止百姓小民占地建屋。

在开封附近方圆百里内，谁不知樊东主的大名？可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大财主，开的虽是钱庄，但却是慷慨好义，为善不甘人后的仕绅，升斗小民也称之为及时雨。以他一人之力，支持全城四家善堂，施棺施药修桥铺路造福桑梓，一切喜庆应酬从不亲往，相反地丧吊之家常见他的踪迹，贫病之家有了困难需要济助，樊东主从不拒绝免利贷给，且另加济助。

象这种大好人，居然由血花会劳师动众前来行刺，岂不可怪？其实要行刺樊东主，用不着到别墅动手，只消在街上守候，用暗器偷袭，不费吹灰之力；樊东主在外办事极少带随从，身边只有一位善体人意的老苍头随在左右照料而已。

樊家的别墅规模不大，两栋楼房，三进院，两厢有两排平屋，是樊东主盛夏期间避暑的地方。平时，只有十来名仆人照料，东主到来时，别墅只一切如旧，并无多大改变，仅多了三五个人而已，上次崔长青前来还银留柬，樊东主不在，显得冷冷清清，来去自如无人过问，如入无人之境。

这天午间，樊东主带了老苍头到了别墅，要在此地休息两三天，别墅

中安静如恒，毫无异样。

入暮时分，整座别墅冷冷清清。

楼下的大厅灯光明亮，自奉甚俭的樊东主正独自小酌，四盘平常的下酒菜，两壶酒。在旁伺候的除了老苍头之外，便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厮。

樊东主指指对面的杯筷，向老苍头道：“六叔，你坐下、来好不好？处世无奇坦率真，我总感到六叔你太过斤斤计较俗礼。你我相处六年，情同亲眷，不必太过拘束，对不对？”

六叔开朗地笑，欠身道：“者朽怎敢逾礼？人贵自知，礼不可缺，老朽与东主的名份，不容许老朽与东主平起平坐……”

“这你就错了，六叔，你可是我的贵宾……”

“不，人无干百好，花无百日红，天下间没有赖着不走的宾客，因此老朽自愿以随从自居。在外人面前，老朽还不敢以老朽自称，而以老奴自命呢。”

“六叔，你就是礼数太多，废话也太多……”

“不，人人守礼，天下方能……”

“我们不谈这些，你坐下，谈谈昨日那位小花子的事，他与你所说的话，我怎么连一个字也听不懂？吱吱咕咕且有许多手势助语，到底是怎么回事？”

六叔的脸上，涌上了一阵阵乌云，爬上了隐忧，用沉疑的嗓音说：“他在向老朽述说一件重要的事。”

“他说些什么？”

“他说有人要行刺东主。”

“什么？”

“因此老朽请东主前来休息两天，暂避风头。”

樊东主脸色大变，惶然说：“六叔，这里怎能暂避风头，老夫自问生平不曾亏待人，为何有人要行刺我？六叔不是危言耸听吧？那位小花子的话可信吗？”

六叔摇摇头，苦笑道：“东主，生平不曾亏待人，同样有麻烦，行刺的人，并不一定是仇家。东主为人乐善好施，疏财仗义，受过东主恩惠的人固然心存感激，但也可能遭怨。”

“这会遭怨？”

“是的，有两种人可能走极端出下策。其一是妒嫉你声誉地位的人，其二是受恩深重无以为报而精神不堪负荷的人。”

“这……这我就不明白了。”

“东主目下当然不明白；等到有一天你受人恩惠过深，却又无法报答时，便会感到终身烦恼了，想不开的人，便会不堪负荷而走极端。当然，这次行刺的人，是属于第一种，也只有那种人才能有雄厚的财力雇请刺客。那位小花子的话，绝对可信。”

“哦！六叔认识那位小花子？”

“不但认识，而且……这件事不说也罢。目下最重要的是，查明刺客背后的主使人。”

“六叔，我真想不起哪些人对我不满，而至于雇请刺客前来行刺我哪！”

“我已派人暗查，不久可能有消息。”

“这里地旷人稀，恐怕不安全……”

“东主如果住在城里，极可能枉起不少人的性命，刺客不达目的，不会

罢手，必定见人就杀……”

“老天！”

“来此地暂避，也是不得已的事，固然风险同样大，但至少可以避免殃及无辜。同时，老朽也想会那些刺客，希望一劳永逸，以免日后他们死缠不休？”

“六叔，你能对付刺客？”樊东主惊疑地问。

“老朽已有所准备。万一有险，东主可以平安脱身，但愿老朽能打发他们。”“这……”

“等会儿刺客到达，东主速退至主座落坐；如果对方不听老朽劝阻，不顾一切行凶，东主只消一脚端在持子的右前脚上，座椅便会下沉。”

“下沉？”

“老朽已造了一条地道，可通向里外的柳亭，东主可从柳亭奔回城中。”

“噢！下面有地道？我……我怎么不知道？”樊东主不胜惊疑地问。

六叔淡淡一笑，说：“五年前老朽便安排好了，只瞒住东主而已，希望今晚地道能排上用场。”

“六叔……”

六叔神色一紧，向小厮挥手低叫：“小义，你进去，不听招呼，不可出来。”

小义应带一声，匆匆入内去了。

“六叔，怎么啦？”樊东主问。

“他们来了。”

“谁来了？”

“刺客，快退至主座。”

樊东主脸色大变，开始发抖，踉跄离座退至大环一椅坐下，不安地注视着扶手下的持脚，也不安地向开着的大厅门偷视。

六叔沉着地入席，倒了一杯酒自酌。

久久，不见动静。

樊东主心中稍安，开始对刺客的事存疑。

而六叔的心情，却因这密云不雨的情势益形紧张，脸上可看到不安的神色。

气氛渐紧，一无动静。

樊东主不知死神愈来愈近，却愈来愈不信今晚会有刺客前来行刺，突然笑道：“六叔，不要疑神疑鬼了……”

话未完，六叔突然举起酒杯，朗声道：“诸位请进。大驾汇夜光临，老朽权以水酒一杯迎客，请。”

请字出口，手中的酒杯突然斜升前飞，悠然飞向厅口，不徐不疾，象有一个无形的魔手托住，平稳地飞出，满杯酒涓滴不溅。

第一个出现厅口的人；是一身绯衣裙的花蕊夫人，薄施脂粉，艳光照人，佩着的长剑闪闪生光，胸襟前的血花图案猩红触目。

她伸出纤手接杯，媚笑道：“谢谢阁下的酒。”

手刚接任杯，斜刺里伸来一根乌光闪亮的鬼头杖，恰好搭在她的掌背上。

“啪！”酒杯宰然炸裂，酒化为酒箭向上喷射，上喷三尺形如水柱，升至顶端方化为酒珠四散而落。

杖的主人出现了，是一个相貌奇丑，脸色铁灰的披发老太婆，站在厅口冷笑道：“好稍纯的御气虚废术，阁下定县非常人。”

花蕊大人脸色大变，怔在一旁，盯着碎杯发愣。

六叔一惊，离座说：“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飞天鬼母驾到，难怪度力术如此高明，老朽这点雕虫小技，未免方家见笑了。

请进。”

共进来了四个女人，飞天鬼母、花蕊夫人、女飞卫，与另一名年仅十三四的秀丽少女。

四个女人在堂下一字排开，飞天鬼母冷笑道：“武林中练成御气虚度术而有此火候的人；屈指可数，要不要老身替双方的人引见？”

“老朽闲云野鹤，不求名利，不劳引见了，请坐。”

“老身没那么多闲工夫与你客套，上面那位富家翁，大概就是樊东主了。”

樊东主见来的全是女流，而且除了飞天鬼母的长相吓人外，其他三人全是干娇百媚的美女，要说这些美女是刺客，他不敢苟同，忘了六叔的关照，离座拱手笑道：“区区樊……”

“你下来。”花蕊夫人冷叱。

“樊东主一怔；惶然道：“姑娘光临舍下，不知有何……”

“本姑娘来要你的头。”

樊东主打一冷战。愣住了。

六叔笑道：“东主，请坐下，老奴与她们打交道。”

飞天鬼母冷笑道：“啧啧！阁下竟是个老奴才呢，怪事。

哼！你还是脱身事外，也许可多活两年，不然……”

六叔接口道；“大嫂何时投入血花会的，老朽深感诧异，血花会的庙太小，容不下你这位大菩萨……”

“住嘴！这三位姑娘之中，有一位是老身的远亲晚辈，有一位是故友之女。”

“樊东主为人如何，开封城方圆百里内，可说有口皆碑，誉之为万家生佛及时雨，血花会……”

“你少噜苏！”花蕊夫人沉叱，哼了一声又道：“本会的宗旨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客户以黄金一千两要姓樊的头，本姑娘奉命前来将他的头摘下带走，不问其他，你恐怕也得把命赔上。”

“姑娘……”

“你先让开。”

六叔寿眉轩动，白髯无风自摇，沉声道：“你们如要金银，一切好商量，但……”

樊东主接口道：“诸位姑娘如果需款……”

“咱们不给你谈条件，只要你的头。”女飞卫接口道，语气奇冷。

樊东主突然一挺胸膛，大声说：“你们要区区的头，我给，但请不要为难六叔他老人家。老实说，区区在下可以用金银替人济急，但决不将金银送给你们这种人，十两百两金银……”

“你给我闭嘴！死到临头，你还敢嘴强？恼得本姑娘火起，分了你的尸。”花蕊夫人大声叫。

内厅门抢出小厮小义，扬着一把柴刀冲出叫：“杀了你们这些坏女人！”

“小义！不可……”樊东主惊叫。

这瞬间，双方突起发难。

六叔疾退两步，将樊东主推入椅叫：“东主坐下来！”

同一瞬间，四女同时向上急抢。

飞天鬼母猛扑六叔，鬼头钢杖招发“毒龙出洞”，山岳般迎面点到，罡风骤发。

花蕊夫人扑向樊东主，剑发似奔雷。

女飞卫迎着小义，手下绝情，招发“穿针引线”一创穿心。

“哎！”小义叫，“当”一声柴刀落地。

樊东主吓呆了，忘了用脚踏椅腿。

六叔手一伸，便抓住了鬼头杖。

最小的小姑娘及时从袖底伸出一具喷筒，一声卡簧响，三枚毒针贯入六叔的右腿根。

六叔正与飞天鬼母狠拼内家真力，气功全用在钢杖上，双方功力相当，无法兼顾歹毒的喷筒毒针，着了道儿，阴沟里翻船。

“砰！”六叔摔出丈外、倒地翻滚。

黑影电射而至，来得正是时候。

花蕊夫人剑已挥出，眼看呆如木鸡的樊东主剑下断魂。

黑影到了，一手便勒住了花蕊夫人的咽喉，舌绽春雷大吼道：“住手！不然在下先碎裂了这鬼女人。”

飞天鬼母正待一杖送六叔见阎王，闻声一惊，收杖跃近厉声问：“小辈，你敢威胁老身？”

“不信你上前试试看？在下保证扭断这鬼女人的粉颈，比扭断鸡脖子要容易得多。”

投鼠忌器，老鬼婆真被镇住了，不敢妄动，色厉内荏地问：“小辈你胆大包天，你知道你在向谁说话？”

“你是不是飞天鬼母？”“你知道老身的来历，还敢如此大胆？”

“你不相信？”

“报出你的名号。”

女飞卫认识崔长青，接口道：“他姓崔。”

他冷冷一笑道：“不错，在下姓崔”你看清了，在下穿黑衣，你就叫我黑衫客好了。”

女飞卫说：“他是黑龙帮的人。”

飞天鬼母咬牙切齿厉恶地说：“小辈，放下人，老身给你一次机会。”

他嘿嘿笑，右手将夺来的剑，格上花蕊夫人的鼻尖，剑锋作势下压，冷笑道：“花蕊夫人上次在杨家寨，用迷香暗算，几乎要了在下的命。目下已落在我手中，老虔婆，你以为在下会接受你的机会吗？”

“你……你想怎样？”

“想怎样？哼！大丈夫恩怨分明，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你想在下会怎样？”“老身要将你化骨扬灰。”

“哼！你说早了些，等在下宰了这鬼女人……”

“你敢？你……”

“哈哈！在下为何不敢？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你胜得了我黑衫客，我也有了个垫棺材板的人，为何不敢？你神气吧，在下先割下这鬼女人的鼻尖……”

“住手！”

“哼！在下为何要听你的？”

“放了她，老身不追究你狂妄之罪。”

“你算了吧……”

“老身让你平安离开。”

“在下任何时候，皆可平安离开这里。”

“你……”

“告诉你，如无七八分把握，在下也不会来找你飞天鬼母。”

“你要找我？”

“当然，你们讲武池畔的落脚处，已被在下挑了。”

飞天鬼母一惊，沉声问：“你为何找我？你想怎样？”

他嘿嘿笑，说：“听说你飞天鬼母为人恶，毒无比，杀人如麻两手血腥，坏得不能再坏了，但却有一件好处。”

“哼！”

“好处是一言九鼎，极守信诺。”

“老身守不守信，与你何干？”

“只要你飞天鬼母说一声放过樊东主，在下便放了你的人。如果你不肯，在下宰了这鬼女报了一针之仇，日后这件事传出江湖，你飞天鬼母便不用在江湖上称雄道霸了。”

“不要答应他。”女飞卫叫。

“啪”一声响，飞天鬼母给了女飞卫一耳光，叱道：

“贱人！你插什么嘴？”

崔长青已看出飞天鬼母救人心切，胜算在握，叫道：

“答不答应？给你十声数决定，数尽在下便下手，休怪在下言之不预，一！”

“小辈你欺人太甚。老身……”

“二！三！四……”

“老身饶不了你。”

“七！八！九……”

“老身答应你。”飞天鬼母急叫。

“一言为定。”他心中暗喜地说。

“老身也有条件。”

“免谈。”

“你！……好吧，老身答应你，快放人。”

“你们先出去。”

“你……”

“在下出外面放人。”

“好；出去就出去。”

到了门外，崔长青在三个女人的虎视眈眈下，将花蕊夫人向前一推，叫道：“咱们山长水远后会有期。”

声落，飞掠而走。

飞天鬼母厉吼一声，飞扑而上。

花蕊夫人摔倒在地，“哎”一声惊叫。

飞天鬼母不得不停步，恨恨地掠回问：“孩子，怎么了？”

“我……”花蕊夫人惶然地说。

“受伤了？”

“没……没有，婆婆……”

“咱们走。”

“婆婆，姓樊的……”

“算了，回去告诉你们的会主，樊东主这笔买卖，退掉算了，不许再派人前来，不然休怪老身心狠手辣。”

“这……”

“不许回嘴，走！”

四个女人象一阵风，如飞而去。

不久，生死郎中到了，晚了一步没赶上。

崔长青也没回来，放走了花蕊夫人，他无法向生死郎中交代，因此避不见面。

樊东主在明港驿一念之慈，无意中救了崔长青，好心有好报，急难中得到崔长青的援手，救人自救，种善因得善果半点不假。

花蕊夫人离开了开封，生死郎中也天涯追踪去了。

次日近午时分，田二爷的马圈来了位不速之客。马市刚旺，人声嘈杂。崔长青排众而进，大踏步到了马圈旁，脸色不友好。

二十余名马夫与管事罗世超，在马栏前一字排开，神色紧张地相候，每个人都带了家伙。二十余双大眼，狠狠地目迎大踏步而来的恶客。

田二爷不在场，大概躲在一旁偷看风色。

在罗世超看来，光天化日之下，市集上客商如云，自己一方二十余人之多，对方即使胆大包天，也不敢在此地撒野，摆出阵势，想将对方吓阻住。

崔长青先不向罗世超接近，到了一座栓马栏前，伸脚轻轻一拨，一阵暴响，栓马棚应声而倒，笑道：“象是纸糊的，在下先拆了再说。”

一面说，一面向罗世超走去。

栓马栏两条粗如海碗，千斤神力也不易撼动，他用脚轻轻一拨便倒，把那些马夫们吓呆了。

立即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有人叫：“田二爷有麻烦了，可能是失主找上门讨公道啦？”

罗世超心中骇然，吓阻无效，只好见风转舵，来软的，抖索着上前相迎，抱拳行礼陪笑道：“崔兄，请到里面棚屋里坐，敝东主已久候多时，请进，请进。”

他冷冷一笑，问道：“昨晚上你们去的那些和尚老道，以及贵城的一些地棍们，都平安返家了吗？”

罗世超怎敢回答？如果回答了，便等于不打自招，只好装糊涂，陪笑道：“敝东主本来一早便至客栈，向崔兄请安的……”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回答在下的话。”

“崔兄是明白人，请……”

“今天附近好象没看见有官兵巡捕，李千户是不是忘了这件事？”

“崔兄请到棚于里坐，敝东主……”

“好，走！龙潭虎穴，崔某人也敢闯他个七进七出，何况一座小棚子？”

棚子里气氛紧张，十余名壮汉站在田二爷身后，随时准备保护主人。

田二爷脸色苍白，卑谦地行礼迎客。

崔长青在客位侧方一站，一脚踏在凳上，冷然瞥了众人一眼，环顾一匝。

三十余条汉子，团团围住了。

他一听拍在桌上，沉下脸问：“姓田的，昨晚的主意，是谁出的？说！”

田二爷打一冷战，悚然地说：“崔兄请息怒……”

“说！”

“朋友们知道兄弟有困难，所以……”

“放屁！你有什么困难？”

“这……”

“在下要吃了你？晦？崔某人按规矩办事，事已经说得够明白，你也回复得很干脆，为何中途变卦，派那些不成气候的人跟踪偷袭？说！”

“崔兄，田……田某……”

“好吧，在下不与你计较。”

“谢谢崔兄高指责手……”

“慢着，事情还没完。”

“这……”

“我要乌锥马的消息。”

因二爷心头大石落地，吁出一口长气说：“崔兄，这一带乌锥马甚少……”

“少，不是没有。”

“本城只有三匹……”

“在下已经知道了。”

“本城确是没有第四匹了，外埠……”

“外埠有没有？”

“有朋友从河南府来，半月前在把水县牛口峪，曾看见一匹雄骏的乌锥马，是一个美貌女子所乘坐。月初，有人曾经看到这匹马和这位女郎，另有一名少女骑黄骠马随行，从南面来，在本城停留了一夜，次日即西行。牛口峪所看到的那匹乌锥，可能就是经过咱们开封的同一匹马。但已经半月之久，在不在牛口峪便不得而知了。”

一切符合，崔长青便不再多问，探手怀中取出银袋，“啪”一声放在桌上，冷笑道：“这是你的二百两银子，谢谢。”

田二爷反而愣住了，张口结舌道：“崔兄，别开玩笑，在下不能收你的……”

“大丈夫一言九鼎，在下应许的事必定如数奉上。”他泰然地说，再掏出二十两银子往桌上一丢，又道：“给在下一匹马，要鞍辔齐全，谢谢。”

“在下送崔兄一匹良驹……”

“谢谢，在下不领人情。”

牵了坐骑回到客栈，立即结账拾掇动身，马不停蹄向西又向西，直奔记水县。两百五十里，他预定明午便可赶到。

牛口峪，在记水县西北二十五里。这地方并不算险要，但在当地颇为有名。

唐武德四年，窦建德军至成阜，军中谣曰：豆（窦谐音）

人牛口，势不能久。双方交战，窦果然败窜逃至牛口峪，被秦王(李世民)所擒，应了豆入牛口的天数，因此牛口峪颇为有名。

只花了半天工夫，他便将薄命花的下落打听得一清二楚，那匹乌锥马便是最好的线索，一个骑黑马的美妇，本来就引入注意，决难隐起行踪。

可是，他感到十分泄气，他来晚了一步，薄命花师徒两人，已在三天前离开了牛口峪张家庄，前往方山北麓的天风垒去了。

牛口峪张家庄，是江湖上魔字号人物赛玄坛张冲的家。

赛玄坛不是个好东西，但崔长青自信能应付得了。

但方山天风垒，他却提不起勇气前往一闯。

所谓天风垒，只是古代留下来的兵垒遗迹而已，只留下数段残壁，其他已荡然无存。附近有一处乱葬岗；全是千余年前遗留下来的荒坟，每座坟皆象座小山般又高又大，当然有些已经被夷平了，但遗迹犹存。方山，也就是山海经上所说的浮戏山，周围数百里，嶙峋万仞，势出天表，地跨五县中间；那座山五邑分界，所以也称五邑岭。这里是名胜区，但游客少之又少。向西南望远去，那一带连绵山岭，便是天下闻名的中岳嵩山。

北面一座山，叫紫玉岩。北麓一带荒山，便是天风垒遗址。

天风垒，不但游客不敢接近，连附近山村的山民，也相戒远离该地，以免被鬼怪所害。

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天风垒没有鬼怪，却是乾坤八怪中，神荼赵元清的居所。

赵元清的绰号叫神荼，顾名思义，便知是个高大狰狞门神型的巨人；可是门神神荼正神，吞妖吃魔神通广大。而这位神荼赵元清，却是邪魔外道，兴妖作怪神弃鬼厌的字内凶神，名列乾坤八怪之一，不论黑白道人物，皆畏之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

这位老怪在天风垒建了一座庄院，共有二十余间以泥砖砌成，上盖树皮，外形如坟墓的怪屋，在此地调教五名门人。

这五个门人轮流在江湖走动，兴风作浪惹事生非，弄些金银珠宝回来度支，坏事做尽无恶不作，因此江湖朋友称他们为天风五鬼，恨之入骨却又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的师父神荼来头大，谁又敢招惹这个艺臻化境的老怪物？

方山在县南四十里，与牛口峪南辕北辙。薄命花师徒在牛口峪张家寨逗留月余有何用意？转而赴方山天风垒又有何要事？这鬼女人貌美如花命薄如纸，但自视甚高，为何要与这声名狼藉的神荼相聚三天之久？

崔长青在中峰下的环翠峪逗留，感到进退两难，进？他有自知之明，对付五鬼已经够吃力了，决难逃过神荼的一关，何况还要对付比他高明的薄命花；退？他确是于心不甘。他不敢低估天风垒的实力，煞费思量。

环翠峪的北面便是紫玉岩，也叫玉仙山。环翠峪下面有一座圣母祠，有座美泉叫柏池。

玉仙山山上有座玉仙元群询问前面有两座泉，叫小龙池与黄龙池，也就是汜（si）河的源头，总之，这一带山青泉美，风景绮丽远避尘嚣”是遁世修身的好地方。

他的坐骑寄在山下的村庄内，随身仅带了一个百宝囊，一把用布卷藏着的剑，一些金银，穿了宽大的黑长袍，扮成游山客。由于他的相貌与年龄不符，外表象个十四五岁少年人，身材却象个壮汉，所穿的黑袍却又象中年人，因此确是有点岔眼。

回到圣母祠，他在柏池旁的小亭落坐，心中委实决定不下，盯着对面的玉仙山发呆。

“要不要豁出去？”他不断地自问。

闯了三年江湖，他已不是个鲁莽的人，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他可不干。

最后，他有了决定，自语道：“薄命花这贱妇，不会在天风垒蹲一辈子，我何不在要道上守候，等她离开再说？方山附近危机四伏，深山大泽必隐龙蛇，我不能冒险，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好，就这么办。”

要监视天风垒，最好是到玉仙元君祠投宿，居高临下监视南北小径，乌锥马出现便难逃眼下，但太远太高了。

神庙祠规模不大，但游山的客人可以在内投宿，有六七名香火道人，祠旁建了两座客院，东面那座客院专门接待有身份肯花金银的达官贵人。”在此地投宿很方便，从玉仙山出山赴县城的人，非经过神庙祠不可。但如果往别处，便只需经过神庙祠。

正想动身，不远处词门红影入目，两名香火道人，正毕恭毕敬地送客外出。

三位女客，一个是仆妇打扮年约半百的中年妇人，挽了一个大包裹，手点一根老山藤杖，脸色红润，清秀的脸庞不太显老态，尚可脸上看到她往昔的清丽风华颇为出俗。

另两位一是紫衣女郎，年约十六七，好美，明艳照人，华而不俗。另一位是红衣红裙年仅十三团少女，稚气未除，但眉目如画，瓜子脸琼鼻樱唇，天然国色，笑时颊旁绽起两个笑涡儿，笑得好甜。挽着紫衣女郎的左膀，天真的笑靥极为讨人喜爱。

崔长青一呆，心说，“好美好清秀的一双姐妹花。”

他脑海中，同时幻出绮绿娇媚而桀暴的情影，只觉心神一乱，气血浮动，不由脸上一热，赶忙转首他顾。

等他再次转头，三女的背影，已消失在小径南面的树林里了。

惊鸿一瞥，他心中竟留下了两位少女的身影。

三个女人来游山，山中好半天不见一个人影，万一窜出一两个暴徒，岂不糟了？

“我得暗中保护她们。”他喃喃自语。

他竟以护花使者自居，说跟便跟，立即动身，远远地跟下了。

跟踪两位年青姑娘，必将引起非议，因此他必须跟远些，免滋误会。

前面出现一条三岔路，三位女郎的背影，早就消失在东面的岔路后，视线被山冈与树林挡住了。

后面突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来势奇急，他本能地扭头一看，一位大马脸、凶睛外突的高大壮汉，正以快逾奔马的脚程如飞而来。他一怔，心想：“这人满脸横肉，凶睛外突而且眼神不正，不是善类，他在赶什么？唔！好快，但不够轻灵，仍欠火候，他并未下过苦功。”

心中是这样想，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位仁兄确也高明，这种赶长途的陆地飞腾术是轻功的一种，讲的是耐力，能有此成就，已是难能可贵了，天下间大可去得，付念问，壮汉已疾冲过来。

他向侧横挪两步，避至路旁。

壮汉突在他身边止步，凶睛一翻，巨灵之手疾伸，一把便抓住他的襟口，抓贼似的揪近身前，大嘴一张，口沫横飞口臭触鼻，大声问：“好小子，可找到你了。”

他丝毫不加抗拒，脸上涌起恐惧的神色，装得可怜兮兮，惊恐地问：“小……小可不……不认识尊驾，为……为何要找小可？”

“这条路上鬼影俱无，仅有你一个人，不找你，大爷又去找谁？”

“这……”

“大爷有事问你。”

“哦？请先放手，有话好说……”

“你说了再放。”

“好，好，小可遵命，老兄你要问什么？”

“有一老二少三个女流，经过这条形。小子你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人，定然知道她们走哪一条路去了。”

他心中一凛，暗骂道：“这家伙可恶，果然是见色起意的恶贼。”

但他口中却支吾地说“小可不……”

“你不知道？”

“这……”

“不说，大爷就宰了你。”

他故意打一冷战，叫道“我说，我说，往西面走了。”

他说的是相反方向，其实姑娘们是往东走的。

“跟我去追，如果你撒谎，大爷要活剥了你。”

“小的不敢……”

“谅你也不敢，在我逍遥鬼郑天寿面前，你天胆也不敢撒谎。走！”

声落，架起他的右肘，撒腿急奔。

他心中一动，忖道：“原来是天风垒五鬼的三鬼逍遥鬼郑天寿，妙极了，且算算看，该如何利用这位仁兄。”

西行不久，刚转过一座山壁，蓦地红影入目；一个红衣女郎的身影突然从对面折出。

“妙极了，追上啦！”逍遥鬼欣然大叫。

由于树枝映掩，红色易见，只看到火红色的衣裙形影，却难看到面貌。确有三个人，而且同是女人。

崔长青尚未看清，心中叫苦，以为三女已折向西面来了，无暇多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为了护花，他顾不了许多。

“打！”他暴叱，一肘猛撞。

逍遥鬼猝不及防，肘正中左肘，“哎”一声惊叫，飞出丈外。

他一征，脱口叫：“你练了金钟罩！”

金钟罩如不运气行功，与常人强不了多少，逍遥鬼并未运气，怎会是金钟罩，他估料错了。

双方相挽而行，贴身不好发劲也用不上劲，而逍遥鬼却身躯健壮如牛，皮粗肉厚，一肘无功，并非意外。

逍遥鬼不等身形站稳，一声虎吼，反扑而进，吼道：

“你小子该死一万次。”

金钟罩不怕打击，铁菩萨不怕砍劈，两者都是正宗气功，只是练法不同而已。气功对气功，功深者胜，谁的火候功力到家，谁便占上风。

他不信邪，大喝一声，一上盘手拨开对方“饿虎扑羊”搭来的一双铁爪，急变“童子拜佛”贴身狠攻，扣住了对方的后颈向下全力一按，抬膝进攻，“噗”一声顶在逍遥鬼的鼻部，手及时松开。

“砰！”逍遥鬼仰面便倒，鼻子流血，昏天黑地猛摇脑袋，似想摇掉昏眩感。

“起来再斗。”他暴喝。

逍遥鬼猛地一滚，扭身而起，一声大吼，“云龙现爪”凶狠地抓来。

他直待爪将及体，方扭虎躯发招“带马归槽”，刁住逍遥鬼的脉门向后送，但并未出腿相绊。

逍遥鬼枉有一身横练工夫，枉有千斤蛮力，碰上他用引力柔劲相好，竟然毫无用武之地，跟随前冲，脚下大乱止不住势。

红影到了，不是红衣小姑娘，而是三个干娇百媚，令人心动神摇的年青绝色美女，红影冉冉而至，异香触鼻，娇叫声悦耳：“好啊！逍遥鬼，来得好，本姑娘正要找你。”

逍遥鬼大骇，扭身一挫；止住了冲势，扭头便跑。

崔长青看清不是红衣小姑娘，而是连续飞射而来的三个绝色女郎，心中大定，暂且放开红衣小姑娘的事，念头转向逍遥鬼，他不希望逍遥鬼落在别人手中，误了自己深入虎穴。

的大计，便不假思索地拦住去路，叫道：“姑娘们，请放他一马。”

红衣女郎哼了一声权算回答，轻灵地研到，红袖一挥，风生袖底，潜劲山涌。

未摸清底细不能硬接，他向侧一闪，袖风掠体侧而过。

余劲直迫内腑，令他大吃一惊，叫道：“姑娘……”

第二位绿衣女郎到了，一掌拍出叫：“先擒住你再说。”

他扭身急闪，间不容发地避过一掌，却被第三名刚好到达的彩衣女郎截住、“噗”一声响，右背琵琶骨挨了彩衣女郎一掌，女即身手之快，骇人听闻。

“哎呀！”

彩衣女郎惊叫，斜飘八尺。

“蓬！”他也扑倒在地。

原来他猝然受到袭击，下扑瞬间，一脚蹬在彩衣女郎的左大腿内侧，一掌换一脚，公平交易。

他感到右半身全麻了，但总算挨得起，在红衣女郎抢近的前一刹那，贴地向前一窜，窜入了树林，如飞而走。‘以一比三，占不了便宜，三个绝色美女都是练气的内家高手，他必须先求自保，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你走得了？”绿衣女郎娇叫，首先追出。

红衣女郎叫道：“小绿，小心，这人艺业奇高，穷寇莫追。”

逍遥鬼全力逃走，不久，突听到身后有人叫：“别跑了，老兄，她们并未迫来。”

逍遥鬼停步转身，立即拉开马步叫：“好小子，但你追来了。”

崔长青摇手叫道：“老兄，咱们打不得，以免鹤蚌相争，渔人得利。”

“你也与红绡魔女有过节？”逍遥鬼问。

“哦！她就是红绡魔女？”他极感意外地问。

上次在场家寨，他被花蕊夫人所暗算，红绡魔女救了他，他那次并未看到魔女的面貌。

这世界真是太小了，又碰上啦！

六

人在生死关头中，耳、目皆可能发生错觉。崔长青上次在杨家寨，故花蕊夫人用迷香与毒针暗算，听到身后传来叫他小心妖妇袖底有鬼的叫声，看到红影一闪而过，再听到花蕊夫人叫到红绡魔女的名号。那时，他已中迷香，看的和听的都感到模糊。

逍遥鬼如不提起刚才那红绡魔女人是红绡魔女，他委实无法将这次魔女的语音，与上次那位魔女的语音相连起来，经逍遥鬼一说，他仿佛感到两女同是一个人了。

红绡魔女在江湖名声委实太坏，风流淫贱臭名满江湖。

但受人之恩不可忘；在错长青的心且中，救命之德思同再造，他不能因为对方是淫贱的女人而忘恩负义。

假使在急难之时，让他事先知道红绡魔女要救他、那么，他宁可死也不会接受对方的援手。可是，那次他并无抉择的机会，事出仓卒，变化太快，大错已成，他除了心存感激之外，对红绡魔女的为人，看法不得不改观。

逍遥鬼并不知他心中的事，迫问道：“你不知她是红绡魔女杜宜春？”

他摇摇头，苦笑道：“不知道，这算是首次见面。”

逍遥鬼拭掉鼻血，摇头道：“你小子把太爷打得好惨。”

“得罪得罪，休怪休怪。”他陪笑道。

“你小子居然挡得住红绡魔女主婢三人，太爷总算被你打得不冤。”

“你老兄也不弱。”

“先前你装傻，为什么？”

“在下不愿暴露身份。”

“你不敢亮名号？”

“不是敢与不敢，而是不愿招摇。”

“在下逍遥鬼郑天寿，你呢？”

“在下的绰号叫黑衫客，姓崔。”

“哪条线上的？”

“道上的。郑兄，咱们不打不成相识，交个朋友，怎么？”

“好，咱们这就算是认识了。”

“郑兄与红绡魔女有过节？”

“别提了，年前兄弟挑逗她的侍女小秋，拼了一场。”

“结果怎样？”

“她没输，我也没赢。”

“走吧，恐怕她们要追来了。”

“好，走。你打算到……”

“兄弟来游山的。”

“好，先到兄弟的住处天风垒。”

“老天！令师是不是神荼赵老前辈？”

“不错……”

“我可不敢去，我还想多活几年。天风垒是武林禁地，我……”

“者弟，一切有我。不借，天风垒严禁外人道入，但朋友却不是外人，不禁朋友往来。”

“令师……”

“家师目下有客，住处相距尚远，你不会见到他老人家。定！”

崔长育正中下怀，欣然随逍遥鬼走向天风垒，一面走一面问：“郑兄，你要追赶的三个女人，到底是何来路？”

逍遥鬼无限惋惜地说：“是游山的女客，兄弟听附近的眼线说，圣母词来了一老二少女三个人，两个少女美得象天仙化人，而且没有男人陪伴。老弟，不瞒你说，我这人就好女色。”

食色性也，老弟不要见笑。可惜来迟一步，她们已离开了圣母祠，真可惜。”

他呵呵笑，说：“郑兄，少女没追上，追上了红绡魔女，也不错嘛！我看那红绡魔女主婢，可算得是人间绝色，你……”

“老弟，别开玩笑。”逍遥鬼苦笑着说。

“郑兄，怎么啦？是怕那魔女艺臻化境，不敢招惹吗？男女间的事，与武艺的高低强弱并无多少关联……”

“老弟，你会错意了。”

“会错什么意了？”

“嘻嘻！老弟，要说男女床第间的事”你得拜我为师，这方面你太嫩了。”

“你是说……”

“象我这种风月场中的老手，可没兴趣找这种比我更精的淫妇。”

“这就怪了，她是精于此道的淫妇，你是此中高手色鬼，两下里志同道合，干柴烈火，岂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风流冤家？”

“哈哈哈哈哈……”逍遥鬼狂笑。

“你笑甚么？”他不解地问。

“笑你是个外行人。”

“我说错了吗？”

“哈哈！练武的人碰上艺业相当的对手，相搏时确是一大快事，但男女间的床第功夫，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哈哈！”

象你这种不懂人事的小娃娃，解说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风月事，等于是对牛弹琴，不说也罢。总之，我告诉你，天地间色欲男女，彼此决无结合的可能，双方皆有所顾忌，所望的情欲境界各有不同，因此，精于此道的男女宁，可互相回避，彼此自寻乐趣。如果象你所想的那么天真幼稚，好色的男人与风流的女人互相结合，必定天下太平了，世间哪还有采花贼与广罗面首的淫妇？”

“那……你不是说曾经挑逗她的侍女吗？你这是打自己的嘴巴……”

“哈哈！你知道个屁。红绡魔女人尽可夫，她的采补术已到了可怕的境界，狮虎般的男人，也禁不起她三五天的播弄。但她那两个侍女，却是时辰未到不许在功成之前破身的处女。魔女并不想两侍女日后坏了她的名头，因此看得甚紧。”

那次要不是我操之过急，这个绝色美女早该属于我了。”

“难怪魔女要找你算帐，竟敢到方山来找你啦？显然，她并未将令师放

在眼下呢。”

“她有一位闺友住在东面的龙窝，并不是专程来找我的。

她红绡魔女即使吃了一千个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在家师面前兴风作浪。”

“郑兄，令师接待的客人是谁？”他转过话锋问，丝毫不露形迹。

“有几个人，全是当今江湖上的有数高手。天魁星罗常、独角蚊文成、残僧竺方、薄命花郝芸仙，这些人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哦！他们前来与令师相聚；有何贵干？”

“要对付一个人。”

“谁？”

“在抱垒峰半山腰仙人洞隐修的孤魂孙秀。”

“噢！这老魔竟在此地隐修？”

“已隐修三年光阴，两个月前方被家师发觉，因此柬召同道好友，共谋对策。”

崔长青恍然，也感到这件事更为棘手，一个薄命花已不易应付，有神荼在旁已毫无胜算之机，再加上天魁星、独角较、残僧，他要是不知自量去找薄命花，不合以卵击石，自寻死路。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何必操之过急？定下心神，打算先袖手旁观，再见机行事，如无机会，以后再说，急不在一时，慢慢来。

在天风垒的坟形土屋中，逍遥鬼一个占了三间土屋，共有四个侍候饮食起居的男女。仆人士屋外表简陋，内部设备。

则颇为奢华，住得十分舒适写意。

五鬼各有居室，会面则在议事室，彼此各有私室互不过：

问。对面那排土屋，相距在五十步外，那是神荼的住处，只有一座练功房五鬼可以任意进出，其他各室不许五鬼涉足，即使是晨昏定省，也得听到召唤方能进入。因此，五鬼各人的私室中，别有洞天不足为外人道，留住三两个外客，只要不出外走动，便不会有人过问。

一天，两天。崔长青始终未能见到薄命花师徒的身影，心中渐感焦躁。

乌锥马与其他六七匹坐骑，安顿在最外侧的一丛矮林中，有四名健仆看守照料。既然乌锥已有下落，薄命花师徒在此隐身已无疑问了。

这两天中，他与逍遥鬼相处甚欢，他是一个好听众，极有耐心地倾听逍遥鬼吹牛，不时恰到好处地夸奖对方几句，把逍遥鬼乐得心花怒放，把他视作生平唯一知己，称兄道弟无话不谈，把生平的得意事如数家珍般抖出。

逍遥鬼是色中饿鬼，所谈的还会有好事？崔长青耽了两天，极为危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满目染可改变人的，嗜好与个性，再耽下去便后果堪虞啦！

幸而他等不及了，想出外碰碰运气，也许可以碰上红绡路女，他希望能向藏女面致谢意。

他推说游兴未尽，不能久留，第三天一早便向逍遥鬼告辞。

逍遥鬼起初坚留，后来见他去意已决，知不可强，颇表惋惜地说：“三天中，家师的好友赤发灵官丁建成便可赶到，便可前往对付孤魂孙秀了。能亲见这些宇内顶尖儿高手相搏，必定获益非浅，机会难逢，你真该多留两天，错过了太可惜啦！”

他预留退路，笑道：“如果我在三两天内不离开方山，必定赶至仙人洞

见识见识，也许能赶得上呢。”

“好，希望你真能赶上。”

“但愿如此，告辞。”

他并不打算离开山区，到了圣母祠，寄下了包裹，剑也留下不带，独自，满山乱闯，希望能遇上红绡魔女；天从人愿，他果然碰上了。

已经是午牌末，他从豹窝的一间小食店透过小窗外望，一眼便看到从龙窝伸展来的小径中，红影灿然入目。

半点不假，三个人三种颜色的衣裙，一红一绿一彩，正，是红绡魔女主婢三人。这老淫妇已经是花甲以上的老太婆了，但精于吸补木，据说吸补与采补，皆可令人青春永驻，返老还童，因此这老魔女只象个二十七八岁的成熟女人，令男人一见便心动神摇。

三个女人循小径而来，袅袅娜娜象是弱不禁风，媚目中流光四转，颊旁笑涡动人，风情万斛，艳惊群雌，谁敢相信她是个凶名震天下的大淫妖？

店前的大树下，有几个村夫和游山客，全都看呆了，目迎这三位象下凡仙女般美艳动人的绝色女郎。

渐来渐近，终于到了店门前。

穿绿衣裙的侍女小绿突然说：“小姐，要不要买些食物充饥？”

近门的一付座头，突然站起一名年约半百的干瘦食客，手掂住酒杯狂笑道：“哈哈！”

不要买了，在下作东，姑娘们，进来坐坐，要些甚么酒菜，在下吩咐下去便可。请进。”

崔长青背转而坐，大庭广众之间，他不想与红绡魔女打招呼，万一对方误会他是逍遥鬼的同伙，冲突起来那就糟了。

红绡魔女一声轻笑，笑得媚极，缓步入店说：“阴曹使者，那就叨扰你一顿啦！谢谢。

谁说天下太大？咱们不是又上了吗？”

阴曹使者一惊，被叫破身份便知不妙，手往脸上一抹，抹下了一张人皮面具，现出本来面目。

红绡魔女笑道：“你的脸可以变，身材变不了，别走！”

阴曹使者奋身一跃，穿窗溜之大吉。

红绡魔女一声娇笑，飞跃而起叫：“你走不了。”

两侍女在门外，左右一抄。

壁角里一个中年书生身形悄然扭转，左手疾抬。

红绡魔女尚未出宙，眼看要糟。

崔长青暗中已留了心”双手齐扬叫：“老兄，省些劲。”

右手的筷子射中书生的脉门，左手的酒碗则砸在书生的脸上，洒洒了书生一头一脸，无法张眼。

“得！”一枝铁翎翎箭偏向而飞，射入壁间火星直冒，入壁五寸以上，劲道之强，骇人听闻。

“哎呀！”书生惊叫，仰面便倒，压倒了一张木凳，跌了个手脚朝天。

红绡魔女一脚落在窗沿上，扭头向崔长青媚笑道：“谢谢，你好快的手脚。”

这一笑，笑得崔长青心中一荡，气血一阵翻腾，她的笑容确是妖极媚极，笑得男人心神飘荡。

这一笑，差点儿要了崔长青的命。”书生被碗击倒，并无大碍，上身一挺，第二枝铁翎箭破空而飞，射向崔长青的背心。

他命不该绝，恰好红绡魔女飘出窗外，他也及时转身回，顾，耳中突听左首不远有人大叫：“小心暗器！”

他不假思索地扭身闪避，电芒入耳。

“嗤！”铁翎箭擦胸而过，割开了一条襟缝，未伤肌肤，高速接过的高温，令他感到灼热。

“你这厮好毒。”他怒叫，急冲而上。

书生发出第三枝铁翎箭，并且一跃而起。

他扭身避箭，人化狂风，火杂杂地抢入，出右肘行雷霆一击。

书生也大喝一声，掌指齐施，一掌劈向他的左肩，左手食中二指取他的胸口七坎重穴。

“噗噗！”双方皆得手，贴身相搏无可避免。

书生一掌得手，但左指失闪，未中七坎穴道，滑出一旁劳而无功，崔长青的肘”斜撞在书生的左肋要害，力道千钧，够狠够猛。

“砰！”书生跌出丈外，压倒了另一张食桌。

崔长青也退了两步，摸摸脖子被劈处，向左首据案高坐，啃着一条雉腿的白发老人咧嘴一笑，颌首道：“谢谢你，老伯。”

书生连滚带爬出了店门，兔子般溜走了，以手掩住左肋，脸色泛灰，显然受伤不轻。

店中本来就没几个食客，这时不但食客跑光，连店伙也溜光了，店中冷冷清清。

只剩下一个食客，那就是泰然自若的白发老人。

崔长青知道追与逃的人皆已去远，追之不及了，也就暂且放下，搬了自己的酒菜，含笑走向白发老人的座头，有心与白发老人亲近。

白发老人老得须发如银，满脸皱纹，有一双不带表情的山羊眼，和一张阴沉平板的面孔，面色苍白，摆出拒人于千里外的脸色，山羊眼盯视着崔长青，阴森森地说：“你离开老夫远一些，小子。”

他不介意地笑笑，说：“那就怪了，小可冒犯了老伯吗？”

“老夫出声招呼，并不是为了你。”

“老伯……”

“老夫只是看不惯用暗器偷袭。”

“小可道谢不算错吧？”

“再就是老夫最恨邪淫歹徒。”

“小可……”

“你既然是那女淫魔的同伴，还不滚远些？”

他呵呵笑，将酒菜放下说：“老伯神目如电”难道就没看出小可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人吗？那书生用箭偷袭，小可看到了岂能不管？正如老伯一般，小可也讨厌不光明使用暗器的人。”

白发老人冷峻的神情在逐渐消溶，问：“你不是那些女人的同伴？”

“小可来游山，当然也是来找人，而且找的也是女人，但是寻仇而非猎艳。”

“找谁？”

“恕小可守秘。小可能坐吗？”

“店不是老夫开的，你爱坐就坐。”

“谢谢。小可姓崔，请教老伯尊姓？”

“萍水相逢，休问来路。”

“是，小可多问了。”

“刚才你那两手干净俐落，可惜太冒险了些，到底是年青人好逞强，经验不够太过自信，你就不会多用些心机？如果对方比你强，后果如何？”

他咧嘴一笑；泰然地说：“谢谢老伯指教。不错，小可确是经验不够，到底是未经过锤炼的人，出手的反应出乎本能，要想达到神意合一决利害于瞬间的境界，至少也要下二十年工夫。江湖历练是经练与教训聚积而成，这里面包含了不知多少辛酸泪。有不少雄心万丈的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倒下去便不再起来。有些人很幸运，扬名立万一帆风顺。江湖鬼魅，凶险重重，尔虞我诈，随时有不测之祸，谁也不敢说幸运之神永远跟着他。以小可来说，短短三年中九死一生，一次上当一次乖，总算至今仍然幸运地活着。前辈的教训如果出于善意，小可衷诚感谢并谦虚地接受。”

老人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不言不动，山羊眼不带表情，冷漠得象是个无知觉的行尸，久久方问：“你认为老夫是善意吗？”

他替老人倒了一碗酒，笑道：“小可认为是善意，因此万分感激。敬老伯一碗酒，我这里先干为敬。”

他咕哈哈干了一碗酒，放下五两银子，离座向老人抱拳一礼笑道：“多蒙老伯教诲，感激不尽。小可必须告辞了，后会有期。”

老人不言不动，冷冷地瞪着他。

他大踏步出店，扬长而去。

离开豹窝，他信步走向抱垒峰。

有一条小径向山上伸展，通向半山的仙人洞。但由于久无人迹。小径野草蔓生，几乎难以分清路径了。

神荼一群魔头，要来对付在仙人洞隐居的孤魂孙秀，这件事与他无关，他为何向抱垒峰走？

到了峰下。他猛地一惊，心说：“神荼定派有监视仙人洞的人，我糊糊涂涂向上闯，岂不是有意介入，把自己往漩涡里推吗？不行，我得避远些，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反正我已决定等候，何不去探探红绡魔女的下落？”

远离抱垒峰四五里，到了一座山谷，突听到前面树林深处传来一声娇笑，十分悦耳动听。

“是红绡魔女。”他欣然自语。

笑声古怪，他不敢造次向前闯，向路侧一窜，隐起身形，向笑声传来处悄然掩进。

林中的空草坪内，四枝长剑将红绡魔女困在中间。四个人皆是花甲以上年纪的老道，一个个宝像庄严，四剑遥指，剑上发出龙吟似的剑啸，可知四老道皆在全力以内力御剑，将行雷雷一击。不远处，站着状极得意的阴曹使者。

红绡魔女红裙飘飘，赤手空拳未带兵刃，在四支长剑的围困下，居然毫无惧容，依然媚笑如花。泰然地伸纤手徐掠鬓角，笑道：“宇内四仙名震天下，在江湖位高辈尊，何苦和我一个妇道人家过不去？阴曹使者的好朋友太行山樵的死，这不能怪我，只怪他……”

“妖妇住口！”一名老道沉喝。

红绡魔女仍在笑，媚目流转，风情万种媚态横生，娇滴滴地说：“诸位仙长误信阴曹使者的……”

“少废话！撤兵刃。”第二名老道沉此，不许对方有分辩的机会。

“诸位仙长兴师问罪，难道就不许贱妾分辩？诸位不怕被天下同道耻笑？”

第三名老道冷笑道：“妖妇，贫道四人皆是修真有成的全真弟子，你的媚术毫无用处，不要笑了，你只有以真本事与咱们一拼的一条路可走。”

媚笑既然无功，红绡魔女脸色一变，问：“诸位要四剑合璧？”

“贫道给你一次公平一决的机会，只要你不妄图逃走，咱们便不会出手围攻。”

“那么，一比一公平一决？”

“对，一比一。”

“好吧，我没带剑。”

阴曹使者突然相一把连鞘长剑抛来，大声道：“你验验看是否趁手，别错过机会了。”

红绡魔女伸手接剑，笑道：“我要进击了……”

剑鞘向前一掷，剑涌干朵白莲，一声娇笑，她猛扑第一名老道，突起发难抢攻，先下手为强。

老道一声冷哼，剑芒打闪，“叮”一声拍飞了射来的箭鞘，火速反击接招，迎着浪涛般涌到的剑花，一剑挥出。

两人的剑势在出手时凌厉无匹，以雷霆万钧的声势凶猛地攻去，但剑锋行将接触，却又突然缓下，扭曲的剑虹诡奇地纠缠片刻，象有无穷阻力限制两人御剑，不许任情发挥，先前那狂风巨浪似的声威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变为形同儿戏任意挥洒毫无劲道的比剑。

各挥数剑，红绡魔女笑意更浓，突然娇笑连连，剑上压力骤境，剑虹加速，锋尖楔入老道的剑网，但见电芒一闪，排空直入。

老道浑身似乎一震，不住眨眼摇头，额上出现汗珠，慌乱地撒招急退，脚下不稳。

媚笑声悦耳，红影如影附形跟进，剑芒突然吐出，贴身了。

人影乍分，老道飞退丈外。

红绡魔女笑意更浓，剑尖徐降，一串血珠顺剑尖向下滴落埃尘。

老道以左手掩住左肋，突然“砰”一声屈身摔倒。

一名老道抢出救助同伴，另一名则举剑缓步向红绡魔女走去，冷冷地说：“天魔十八剑加上你这妖妇的媚术，果然不同凡响，难怪你敢如此横行无忌，贫道领教。”

红绡魔女的脸色变得好快，从媚笑如花中突然神情急转，变得娇怯怯可怜生，哀伤悲愁爬上了她可爱的粉面，盈盈若涕，我见犹怜，忧伤地幽幽地说：“仙长明鉴，贱妾一个女流沦落江湖，岂是甘心情愿的事？男子汉风流成性三妻四妾事属平常，妇道人家稍一不慎便会名节有亏，贱妾岂是甘堕落被人轻视唾骂的人？责备我一个弱女子仙长认为公允吗？”

一串串泪挂下腮边，语气中充满了忧伤与哀愁，红袖半掩粉面，泣诉声动人心弦。

老道没来由地一阵韶然，凄然一叹。

另一名老道旁观者清，大喝道：“师弟小心把持，休为魔功迷术所

惑……”

可惜叫慢了，红绡魔女已抢先一步，剑毫无阻拦，毫不费力地长驱直入，刺入老道的胸口。剑入体，老道方浑身一震，神智倏清，大叫一声，一剑拂出，宛如电光一闪。

红绡魔女估低了老道的功力，没料到老道清醒得那么快，得意忘形之下，剑大意地收慢了些。老道一拂之下，一甲子性命交修的內力，行全力一击，虽胸口中剑未能发挥全力，也声势骇人，魔女的护体神功仍然挡不住，“嗤”一声剑尖从魔女的左肋拂上，衣破肉裂，肋骨也受了伤，裂开了八寸长一条血缝。

“砰！”老道摔倒在地，胸口血如喷泉，剑中心坎要害，大罗天仙也无能为力了。

红绡魔女也屈身摔倒，爬不起来了。

在旁出声提醒师弟的老道大惊，抢至师弟身旁，伸手急扶惊问：“师弟，你……”

“我……好恨……”老道厉叫，血涌咽喉，呛咳数声便接不上气，兵解归天。

师兄咬牙切齿一蹦而起，向正在替另一名同伴裹伤的老道叫：“三师弟，四师弟是否有救？”

“四师弟伤势沉重，吉凶难料。”三师弟答。

阴曹使者刚奔近倒地难起的红绡魔女，老道师兄大吼道：

“施主让开，贫僧要剜出这贱妇的心肝来。”

一面说，一面走近红绡魔女。

阴曹使者退在一旁，长叹一声道：“仙长，何不将这魔女带走，活祭令师弟之后，再剖腹剜心慰令师弟在天之灵？”

老道一脚踏住魔女的小腹，厉声道：“不，贫道要立即剜出她的心肝来。”

脚下一用劲，红绡魔女的內脏往上挤，怎受得了？凄厉地叫号道：“威灵仙，你……你不能如……如此待我……”

威灵仙毫无慈悲之念，剑尖指向她的胸口，只消一划之下，她的心肝便会挤出体外。

黑影，喝声似沉雷：“仙长剑下留人，打！”

十余颗拳大小石破空而飞，暴雨般呼啸而至。

威灵仙闻声如警，大喝一声，扭身挥剑，招发“雨打残花”，点击罩来的漫天石雨。

“啪啪啪……”小石在剑尖前一炸裂，石屑飞溅中，黑影到了。

“噗噗！”两颗小石穿透重重剑网，击中了威灵仙的右膝与小腹。

小石力道奇猛，威灵仙虽禁受得起，但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离开了原位。

黑影是崔长青，情急救人，他用石雨袭击，接近至丈内，石块已尽，眼看要功亏一篑。

人急智生，他拉开了衣带，大喝一声，向威灵仙抛去，人亦随后贴地窜入。

威灵仙挥剑接带，仓卒间还以为是外门兵刃，剑贯穿腰带，带两端仍向前飞，把老道吓了一跳，火速后撤。

崔长青抓起了红绡魔女，如飞而遁。

阴曹使者衔尾穷追，厉叫道：“把人留下……”

在一处浓阴蔽天的林下草丛中，崔长青小心地替红绡魔女裹伤，温润的胴体横陈，但已不再动人了，鲜血沾满下身，创口太大，金创药却不够。他仔细地替魔女止住血，撕衣作带轻柔地缠好。魔女的腰肢纤细，裹伤并不困难。

红绡魔女脸色苍白，满头香汗，虚脱地问：“是……是你救了我，你……你为何救我？”

“不要多说话，救你不必问原因。”他柔声道。

“你跟踪我多少日子了？”魔女问。

“噢！在下并未跟踪你啊！”

“真的？”

“真的，救你只是碰巧而已。”他不好意思说是为了报恩，以免对方不快。

“不是为了要亲近我？”

他呵呵笑，说：“杜姑娘，你想到哪儿去了？”

“也许我真的看错了你。你贵姓大名？”

“在下崔长青，两月前在杨家寨……”

“咳！你是黑龙帮的人？”红绡魔女变色问。“不，在下只认识黑龙帮的三眼韦陀。”

“哦！听说三眼韦陀与虬须客都死了，黑龙帮的十二条龙少了两条。”

“是的，他们死在薄命花之手。”

“我明白了，你是追踪薄命花而来的。”

“不错。”

“你……你恐怕不是她的敌手。”

“不一定。”

“你如果真敢与她交手，我告诉你一件秘密。”

“秘密？”

“是的，据我所知，她最怕两样东西。”红绡魔女面授机宜。

他含笑道谢毕，说：“杜姑娘，我送你我地方养伤，这附近你可有安全的住处吗？要不要带你到龙窝贵友处？”

“劳驾你去找我那两位侍女来，她们可带我找地方藏身。”

“你那两位侍女……”

“一叫小绿，一叫小秋，她两人被阴曹使者的几个狗党引走了，你得费心去，但愿她们逢凶化吉，不至落入他们手中。”

“好，在下去找她们；如果找不到，在下再回来接你，你小心藏好，千万不可再逞能。”

一个时辰之后，他带了小秋返回，然后一声珍重，飘然而去。

一天，两天。

仙人洞，只是一座并不太大的天然石洞，里面有几座形如床几的巨石，便成为迷信的人膜拜的洞府，说是仙人之居，编出了不少无稽的传说。由于洞在半山，洞本身又没有足以引人入胜的景物，除了本地的山樵偶或到此歇脚之外，游客们谁也没有攀上去看一个平凡洞窟的雅兴，因此几乎游人绝迹。

孤魂孙秀，那是武林中少数硕果仅存的元老名宿之一。

这位老前辈为人亦正亦邪，亦怪亦魔，从不与人结伴，独来独往浪迹

风尘，个性孤僻，行径古怪，而且喜怒无常，谁惹了他不死也得脱层皮。曾经在二十年前独闯秦岭断魂谷，把魔道至尊金狮陈寿的大风山庄捣毁。有一次在潼关与人较技，碰上少林寺的十二知客僧之一的笑面佛法特路过。笑面佛是少林名知客之一，却没有知人之名，不知好歹地插手管闲事，擅助对方一臂之力，几乎把孤魂打落黄河，佛门禅功出其不意行雷霆一击，种下了恶因，也就结了恶果。

孤魂孙秀在高山少林寺附近，整整闹了一月之久，打伤僧人上百，断绝了山上山下的往来，以至少林寺游客绝迹，断了香火。少林寺僧三五个人，不敢离寺外出，人多了却又找他不到。最后要不是十二知客同时出面道歉，他还舍不得离开高山呢。

在江湖上提起孤魂孙秀其人，黑白道朋友无不头痛，却又无奈他何，他象个孤魂野鬼出没无常，天南地北乱闯，经常出手伤人，艺业之高，可说罕逢敌手，声威所至，江湖撼动。

近几年来，他竟平地失了踪，却被乾坤八怪之一的神荼赵元清，无意中发见他躲在仙人洞隐修纳福。

乾坤八怪八个人，大多数曾经吃过他的苦头，神荼便是其中之一，仇恨深结，无可化解，发觉他竟然在居室之旁隐身，那还了得？迫不及待地飞柬敦请朋友前来天风垒助拳，要将他置之死地永除后患。

应约而来的人，先到的人安顿在远处，以免打草惊蛇，在预定动手的前十天，方悄然到达天风垒议事。

薄命花是提前赶来应约的人，先期安顿在牛口峪张家庄。

没料到她的乌锥马，将崔长青引来了。

日正当中，身高近丈狰狞可怖的神荼赵元清，倒拖着他那根六十四斤的精钢竹节鞭，出现在仙人洞的洞口，用打雷似的大嗓门向里叫：“姓孙的，你还不滚出来？”

身后的草丛中，突然飞出一块碗大卵石，以令人目眩的奇速，飞向神荼的后枕骨。

“啪”卵石碎裂，石骨飞溅。

“哎呀！”神荼惊叫，向前一栽。

从影来势如电，好快。

神荼浑身横练，即使不运气行功，普通的刀枪棍棒也伤不了他，但这一石头却差点儿把他击倒。人尚未站稳，灰影已到了身后，“噗噗”两声闷响，腰背便挨了两脚，力道千钧。

“砰”一声大震，神荼庞大无朋的身躯，重重地跌入洞内，一阵暴震象是天崩地裂，六十四斤的竹节鞭摔出，砸在石上火星直冒。

灰影赫然是在豹窝小店中，与崔长青打交道的怪老人，但今天衣衫不同，而且银发披散半掩面庞，虽白昼看来仍令人心中发毛，象是鬼魂乍现。

老人站在洞外，桀桀狂笑道：“姓赵的，你给我爬出来。”

神荼狼狈地爬起，拾回竹节鞭向外窜，斜掠丈外，恐惧之情外露，在丈外色厉内荏地吼叫：“姓孙的，你在此地躲了多久了？”

孤魂孙秀那双老眼，不再是不带表情的山羊眼了，而是冷电四射，令人不敢正视的凌厉鹰目，嘿嘿怪笑道：“赵元清，你大概最近几年苦练有成，修为精进，练成了一些惊世绝学，因此胆敢找上门来向老夫叫阵，忘了当年叩头告饶在地下做狗爬的事了，对不对？”

“这些年来，在下旦夕不忘当年被辱之耻，誓在必报，永难或忘。”

“哦！你倒是很有骨气呢。”

“你这老鬼在我天风垒旁潜踪，到底有何用意？”

“喝！你把方山划为你的禁区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副尊容，配不配割地封王？老夫不找你的晦气，已经便宜你了。哼！你气势汹汹而来，有何阴谋？”

“撇开咱们的仇恨不谈……”

“谈你又能怎样？”

“仇恨可以暂且撇开。俗语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又道是一山不容二虎。”

“所以你要赶老夫离开？”

“不错。”

“你凭什么？”

“在下请来了几位朋友助拳，他们在山顶等你，你敢不敢上去了断？”

“哦！原来你请了朋友助拳，难怪如此神气。喂！你请来了些什么人？”

“先不必问什么人，你如果敢去，当然会知道的，只问你有否前往了断的勇气。”

孤魂孙秀桀桀怪笑，笑完说：“很好，你的激将法用得十分技巧。如果老夫不去，你就可以向江湖朋友大吹法螺了。”

“你倒底敢不敢去？”神荼追问。

“走吧，老夫要看看你请来的是些什么人物。”

“在下领路。”神菜心中暗喜地说，扭头便走。

“劳驾了。”

峰顶的一处平坦的草地上，六个人半弧形列阵，六双佯眼死死地瞪视着飘然跟来的孤魂孙秀。

领先而行的神荼大叫道：“朋友们，老不死的来了。”

孤魂挪动佩着的长剑，微笑着用手指指点点地说：“二三……七，七位中却有五位老相好。晤！且看看老夫是否健忘。神荼、天魁星、独角蛟、残僧、虎裒妖婆。那两位后生小辈，老夫陌生得很。”

那是一双人才一表的中年男女，都穿了劲装佩了剑，男的颇为潇洒，女的也秀丽脱俗。

神荼冷哼一声接口道：“他们是近十年来，出类拔萃的一双神仙佳侣，旋风剑客楚湘，与散花仙子云裳。”

佩着魁星笔中等身材的天魁星罗常接口道：“楚老弟是天下第一剑楚民的公子，老不死你得小心了。”

“喀嘻！不劳阁下操心，老夫自会小心的。哦！好象你们少了一个人，那位金毛犬是不是留来打埋伏？”孤魂怪笑着问。

七人一怔，神荼骇然问：“老不死，你知道赤发灵官丁兄也来了？”

“少废话，快唤他出来吧。”

“哼！他……”

“他是你们乾坤八怪中，唯一内外兼修可文可武的人。”

老夫虽未见过你这位朋友，但猜想你会将他请来的，听说你与他有过命交情，他怎能不来？”

“如果咱们七个人收了你的老魂，丁兄便用不着出手了。”

现在，老鬼你准备接咱们七人聚力一击。”

孤魂桀桀怪笑道：“很好，你们还等什么？”

七人两侧一分，人影疾闪、形成合围。

拟魂任由他们布阵，狂笑道：“老夫让你们有一次全力施展的机会，也可一试老夫参研十载将可炼至炉火纯青境界的一门绝学。上啦！小辈们。”

神荼竹节鞭一抡，占住正北。

天魁星魁星笔一领，在正南立下门户。

东面，旋风剑客散花仙子夫妇，双剑齐亮。

西面三个男女，独角蚊分水刀光芒耀目；残僧的方便铲沉重巨大，虎裒妖婆的盘龙杖也是长家伙。

“撤兵刃，老鬼！”

神荼厉吼。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天魁星咬牙切齿地叫。

孤魂孙秀缓缓撤剑，怪笑道：“你们这些后生晚辈，真是急躁愚蠢，进鬼门关枉死城，怎能操之过急？多活片刻岂不甚好？”

剑出鞘，立印吸引了剑术家旋风剑客的注意，脸色一变，讶然道：“沙棠木剑！”

剑确是木剑，其色灰隐现木纹。沙棠木是传说中的神木，产自昆仑，神话中说沙棠之木，入水不沉。木如果干了，绝大多数不会沉，岂不是废话？

一个修炼有成的高手，飞花摘叶也可杀人，吹气如刀，指风如剑，皆可杀人于丈外，用不着兵刃已无所谓。象孤魂孙秀这种宇内硕果仅存的老魔，用木剑毫不足奇。但以一比七，七个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用木剑未免太过冒险了。

这瞬间，虎裒妖婆一声厉啸，盘龙杖首先发难，领先发令进击。

狂风大作，人影乍合，劲破风声震心脉，七人合力行雷霆一击。

正东不远处的草丛中，也有一个人影电射。

西面的草丛中，也有一个人影电射而来。

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沉喝，金铁交鸣声暴响。

人影飞散，进击的七个男女，象撒豆子般向七方飞跌，七个人全垮了。

这刹那间，东面的人影到了。

孤魂满头大汗，白发飞扬，但神色极为振奋，狂笑道：

“老夫成功了！金毛狗！你来晚了……”

来人是赤发灵官丁建成，乾坤八怪之一，金光闪闪的金铜宛如天雷下击。

木剑一挥，硬接一铜。

这瞬间，西面的人影及时射到。

神荼这次已有妥善的安排，必欲毙了孤魂而甘心。首先以七人合击，如果失败，赤发灵官必须及时从东面接应，吸引孤魂的全部注意力，孤魂的背后必定是正西，正西稍迟一步扑来的人影，便恰好在孤魂的后背。

木剑与金铜行将接触，西面的人影到了，娇呼声划空而至：“孙秀，你这无情无义的畜生！”

“啪！”木剑侧沉。

孤魂浑身一震，如中雷殛，猛地转身惊呼：“芸仙……”

金铜再起，拦腰便扫……

“噗！”扫在孤魂的腰肋下，如中败革。

孤魂象一张枯叶，被扫出两丈外，砰然摔倒，向外滚转余势难止，赤发灵官这一例石破天惊，但竟然未能将孤魂打成两段。

其他七名男女，皆力竭地挣扎难起。

赤发一铜得手，狂风似的抢到，抡起便碰，口中厉吼：

“老鬼你也有今天……”

孤魂口一张，喷出一口鲜血，“噗”一声响，贯入赤发灵官的小腹。

“砰！”砍落在孤魂的右肩上。

“芸仙……你……”孤魂嘶声叫，已无力挣扎。

“蓬！”赤发灵官重重地摔倒，嘎声叫：“决来救……

救……我……”

没有人来救他，七男女只有三个人撑起上身。他不住蜷曲、抽搐、颤抖……最后手一松，开始崩溃。

薄命花脸色苍灰，站在孤魂身侧，眼中涌起怨毒的光芒，一字一吐地问：“你还记得我郝芸仙？”

“你……你好狠，你……你不该这样对待我的，你……”

“你又是怎样对待我的？”

“令尊罔顾事实，一……一意孤行，将……将你许配给我，我不愿耽误你……你的青春，只好一走了之……了之，我错了吗？”

“你已答允家父的婚事，我也曾与你拜过天地，已有夫妻名份……”

“令尊已病危垂逝，我不忍他死不瞑目，因此不……不得不虚……虚与委蛇……”

“你……”

“你已有……有了心上人，我……我算什么？连令堂也……也认为我不该横刀夺……夺爱，我……我不走……”

“你把家父活活气死……”

“你……你昧着良心说……说话，令尊断……断气时，我……才离开的。”

“你一走了之，害得我好苦。”

“你苦？你那位心上人……”

“住口！”

“我不苦？四十年孤魂野鬼生涯，我……”

“四十年以薄命花自命，我不苦？你……”

“你。——”“我就等这一天到来，赛玄坛张冲的一封信，把我从千里外找来，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你——”

“我终于能亲手杀你，四十年情仇今日了断，给你全尸，你死吧！”薄命花凄厉地说，拔剑出鞘。

孤魂长叹一声，闭上老眼说：“世间好人做不得，我……

我后悔已……已来不及了……”

薄命花铁青着脸，厉声问：“孙秀，你还有后事交待吗？”

“你下手吧。”孤魂孙秀冷叱。

神荼在三丈外挺起上身，叫道：“郝姑娘，不要便宜了他，留给咱们处治，将他化骨扬灰，替天下同道消口怨气。”

“本姑娘要亲手杀他。”薄命花冷酷地说，剑尖徐降，指向孤魂的心坎。

喝声传到，声如沉雷：“薄命花，血债血偿，你没忘了三眼韦陀的血债吧？在下正在等你呢，你这凶残恶毒的贱母狗。”

语声源源而至，声落人已近身。

薄命花转身，冷哼一声道：“原来是你，你这该死的东西！”

来人是崔长青，骂得太恶毒难听，几乎把薄命花气死，忘了处置孤魂，猛扑而上。

崔长青向下一蹲，拾起了孤魂的木剑，顺势一挑，将一团沙土挑向薄命花的脸部，左手连续急弹，四段三寸长的指粗树叶，分射对方的胸腹要害，口中大叫：“打打打打！”

薄命花向侧急闪，再次猛扑。

“铮！”木剑震开刺来的凶猛一剑，乘势楔入，招发“七星联珠”，攻势空前猛烈。

薄命花一怔，不敢再大意一声娇叱，剑涌千重剑山，化解了“七星联珠”的疯狂七剑，只退了一步换了一次方位，立还颜色，反击一招“万花竟艳”，千百朵剑花连续急吐，势如滚滚浪潮。

好一场武林罕见的激斗，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但见人影急进急退，剑光流转八方飞旋，攻得紧守得密，双方皆难以寻暇蹈隙夺取机先，短期间难分胜负。

孤魂已挺起上身，老眼朦胧向激斗中的一对男女注视，慢慢挺身站起。

不久，崔长青终于感到吃力了，不再恋战，一声低啸，连攻两剑夺得两步地盘，见好即收，突然长退丈外。

“纳命！”薄命花厉叫，“流星赶月”连续飞刺，紧楔不舍。她香汗淋漓，但依然悍勇无匹。

崔长青汗透重衫，闪身侧蹿飞掠而走。

薄命花怎肯干休？奋起狂追。

追了两里地，向峰南急降，两人皆是久斗之后，轻加半斤八两，始终保持一至两丈距离，无法再行拉近。

降下一处平坡，崔长青脚下一紧，一跃两丈，两一起落便到了坡中段。

草长及腰，他倏然止步叫：“决一死战！”

沙棠木剑斜指，他立下门户冷然候敌。

薄命花迫近至八尺内，切齿道：“今天我要零刚了你。”

他哈哈狂笑，说：“恐怕在下要零剝你喂虫呢，你低头看看，成千上万的毒虫，正等着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薄命花低头一看，只吓了个胆裂魂飞，洋身都吓软了。

花容变色。

这一带的及腰茅草上，附近五六丈方圆内，密密麻麻散布在草上的，是千百条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毛虫，有些僵在草叶上，有些还在爬行。

“我的天！”薄命花尖叫，向后飞纵而起。

有强烈色彩的毛虫，可能有毒，毒毛沾身，皮肤便会红肿发痒。上千百条毛虫，不要说怕虫的女人看了害怕，即使是大男人看了也感到恶心和肌肤发麻。

薄命花被吓破了胆，大惊之下，浑忘一切，只顾飞奔逃命。”

崔长青喝声“打！”一颗飞蝗石重重地击中她的脊心要穴，一声惨叫，砰然坠地，跌入爬满了毛虫的草丛中，崔长青抢到，一掌劈下，拖了便走。

到了一株大树下，他拉脱了薄命花双手的肩关节，拖出早已藏在树下的一个小袋，冷笑道：“这里面盛着十条蝎子，是准备留给你玩的。”

薄命花大骇，尖叫道：“你……你不能如此对付我。”

他嘿嘿笑，说：“如此对付你，算是便宜你呢。在下要把一些毒虫和蝎子，放入你的怀里。”

说完，替她宽衣解带，拉开胸围子上端，羊脂白玉似的酥胸半露。

她胆裂魂飞，狂叫道：“你杀了我吧，我……我……”

“在下要慢慢治你。”

“上次在榴林精舍、我并未虐待你……”

“在下不怕虐待，你那位义兄胡威父女，把在下折磨得死友活来，在下不在乎。”

“他们虐待你，与我何干？”

“你杀了三眼韦陀与虬须客，你必须偿命。”

“见你的大头鬼！你偷走了他们留下来的兵刃，我追赶你们，没赶上……”

“你否认是你下的毒手？”

“我郝芸仙虽是一个女流，但敢作敢当，我用不着否认，人决不是我杀的。”

崔长青冷笑一声，将发现兵刃的经过一一说了，她也冷笑一声，将追赶时碰上天玄炼气士的事说出来，“这是天玄炼气士下的毒手，你怪错我了。”

他沉吟片刻，说：“好，你回到牛口峪张家庄赛玄坛的家中等我，我去找天玄炼气士与你对证。如果你心虚逃走，日后咱们见面便是生死对头。”

“好，我等你。”薄命花欣然地说。

他解了薄命花的脊心穴，冷冷地说：“你去找令徒接下肩关节，在下少陪了。”

他回到斗场，人都走光了。他心中一动，付道：“孤魂孙秀不知是否已遭了毒手，我何不到仙人洞去看看？”

距仙人洞还有里余，前面看到了以树枝支撑、一步步艰难地向上走的孤魂孙秀。

他急步跟上，心中一宽。

脚步声惊动了孤魂孙秀，转过身来脸色泛灰，以失神的眸子死瞪着他，想说话却难以发声。

“老伯，在下将你的剑送还给你。”他徐徐接近说，严防老魔动手。

孤魂心神一懈，身子一晃，扑地便倒。

“哎呀！”他叫，急奔而上相扶。

“我好……恨……”孤魂孙秀喃喃地叫，语声几不可闻。

“我送你回仙人洞。”他大声说，抱起孤魂的身躯急奔。

将孤魂放在洞中的简陋石床土，略一检查，他心中一惨，也悚然而惊。

孤魂的背肋断了三根，脊背也近乎碎折，右肩骨与锁骨也碎裂。两处的肌肤其色青紫，肿起老高，浑身象是软的，气息将绝。

如许沉重的伤势，居然还活着，岂不是奇迹？

腰损肋折，右肩伤及肺部，居然能撑离现场上山返洞，委实不可思议。

他虽不是郎中，但也知道孤魂已到了油尽灯枯境地，这一口残气，随时可能断绝。‘年事已高的人，受了如此沉重的伤，不当场断气，已是饶天

之幸了。

他灌了孤魂一口水，大声叫问：“老伯醒醒，你有救伤的灵丹吗？”

孤魂的神智并未丧失，惨笑道：“神仙也救……救不了我，算……了吧……”

“老伯……”

孤魂痰与血同往上涌，一阵呛咳，眼看要断气。

他颓然放手，苦笑道：“老伯，我无能为力，你的身躯象是碎了，老实说，小的不知你是怎样撑过来的。”

孤魂老眼眨动，欲言无声。

“老伯，小的将尽心为你善后，你放心去吧。”

孤魂口中涌血，嘎声叫：“后……后……”

“小的替你料理后事，你有亲人吗？”

“后……后洞……手……手稿给……给……你……”

“你说什么？”

“手……稿……”

“我听不清楚。”

孤魂的左手，颤抖着指向后洞。

“你有事放不下？”

孤魂的头动了一下。

“后洞有你放不下的事？”

孤魂目光表示他说对了。

“你有何要事？”

孤魂突然神智一清，突用清晰的声音说：“十年来详记的手稿，藏在后洞石凳之下，送……送给你，不……不可示……示人。”

“老伯放心。”

“我说你逞强，想不到我却死……死在逞强中。”

“老伯，不要说了。”

“我没料到她……他们会把……把她……她……她找来……”

“老伯，你与她……”

“一念之慈，我……我……”

“老伯！老伯！”

“我……我仍然原……原谅……她……”

“老伯……”

孤魂已寂然不动，呼吸已绝，老眼睁得大大地，死不瞑目。

他在洞旁掘了一个穴，埋葬了这位威震武林的一代怪杰，在墓前竖了一块石碣，上面用利器刻上三行字：“大明正德十年秋吉日。孤魂孙公讳秀之墓。武林后学黑衫客敬立。”

在后洞扳开石凳，他找到三叠白绢，有些已经发黄，有些字迹斑斑。

那是十年来孤魂的练功记事手稿，但并非记载平日的起居，而是记载练功的进步与变化，是十年的心血结晶。

他只看了一二十张，极感震惊，自语道：“难怪他说不可示人，如果落在歹徒手中，定会掀起轩然大波，我得找地方藏好，火速离开此地。”

他带走了练功记事的手稿，也带走了沙棠木剑。

离开住处，他带了行囊天风雷，到了一座凉亭前，他发觉早些天曾被逍遥鬼追踪的两少女与仆妇，正坐在亭中唱唱倾谈，不时传出一两声悦耳的轻笑。

仆妇今天未带包裹。紫衣少女手中多了一根斑竹箫。红衣小姑娘抱了一束野花，钻石般的明眸好奇地向大踏步走近的他不住打量。

中年仆妇脸上堆下笑，招手道：“公子爷请留步，借一步说话。”

他一怔，心中有鬼，以为练功手稿的事发作了，停步佯笑道：“大嫂有何指教，尚请明示。”

“公子爷贵姓？”

“敝……敝姓崔。”

“崔公子，三天前的事，谢谢你。”

“谢我？”他讶然问。

“你救了逍遥鬼。”中年仆妇没头没脑地说。

“我救了逍遥鬼？”他模不着头脑地问。

“你故意指引他向相反的方向走，等于是救了他，不然，家小姐必定废了那该死的东西。”

“哦：原来如此，大嫂怎知小可引走他的？”

“家小姐就跟在你们身后。”

“在下惭愧。”他悚然地说。

“公子戏弄逍遥鬼，那一手真绝。”紫衣少女含笑接口、嫣然一笑极为动人。

他竟不敢正视，笑道：“好玩而已，诸位见笑了。在下告辞了。”

中年仆妇接口道：“公子爷请稍耽片刻。那红绡魔女乃是世人所不齿的坏女人，公子爷为何要救助她？”

他颇为不悦，冷冷地说：“在下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总不能见死不救。”说完扭头便走。

红衣小姑娘噗嗤一笑道：“崔公子好大的脾气。请问，公子爷曾否在明港驿杨家寨逗留……”

他脚下一紧，飞步开溜。

中年仆妇向小姑娘笑道：“这人面嫩得很。象他这种英俊潇洒的少年，艺业不凡自视甚高的人，在美丽的少女面前自承不是好人，确也罕见，我以为他会趾高气扬替自己吹嘘一番哩！想不到却走了眼。”

红衣小姑娘盯着他的背影，语气肯定地说：“他一定是被花蕊夫人用迷香与毒针暗算的人，背影身材无一不象，我救了他，他为何将我视同路人？”

中年仆妇笑道：“二小姐，可能你看错人了，从他的神色看来，他确是不认识你。走吧，红绡魔女一两月起不了床，我们不能乘人之危去惩戒她，还是离开方山，暂时放过她算了，下次再说。”

“三姨，你看他是不是黑龙帮的刺客？”紫衣少女问，语气中似乎含有些许关心。

“傻小姐，如果他是黑龙帮的人，岂会救助红绡魔女？”

不要小看了黑龙帮，那些人虽干的是无法无天的事，但都是些没遮奢的好汉。他们接买卖极为慎重，必须将对方的底细打听清楚，不符合他们的规矩，一切免谈，即使给他们一座金山银山，也毫无考虑绝不接受。因此，杨帮主的住处江湖朋友无人不晓，表示他并非见不得人的黑道歹徒恶棍。而

目下取而代之的血花会，谁知道该会的会址在何处？干的事本来就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怕人登门评理寻仇，不得不躲得紧。

紧的。”三姨加以解说，语气中对黑龙帮颇为推崇。

二小姐笑道：“三姨，带我们去找血花会的首脑好不好？”

三姨摇摇头，苦笑道：“二小姐，我们凭什么去找他们的首脑？他们做的买卖极为保密，不留活口不留证据，你能空口说白话指责他们吗？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崔长青到达天风垒，垒内只留下一个逍遥鬼。逍遥鬼不敢反脸，着实埋怨他一顿，说他不该在重要关头，出来扰乱引走了薄命花，以致乃师复仇大计功败垂成。

他将与薄命花结怨的经过说了，最后说：“你们报仇我也报仇，你埋怨我是不公平。目下孤魂孙秀已经埋骨仙人洞旁，令师总算心愿得偿了，而在下为友报仇的事仍无下落呢。

令师回来了吗？”

“他们都在玉仙元君祠养伤。”

“薄命花呢？”

“她师徒已经走了，留下了你的乌锥马。”

“她走时说了些什么？”

“她说在牛口峪张家庄等你一月，你如果届期未能与天玄炼气士前往对讲，她便不再相候了。”

“好，在下必须赶快去找天玄炼气士了。”

“你要到何处去找？那老道象个野鬼，萍踪无定，飘忽如烟……”

“我会找到他的，目下他在许州襄城紫云山骆驼岭玄都观，听说在炼什么丹药。”

五天后，乌锥马驰入襄城。

紫云山，在燕城西南二十五里，南山两山左右拱抱，一泉涌出从灵泉山流入汝河，是本城第一胜境。山隘处有座小峰”称为骆驼岭”玄都观在岭西麓，是一座小小的道观。观主玄华，俗家姓名叫华虎，据说是天玄炼气士的同门师侄，玄都观主玄华的名号，在江湖上默默无闻，在襄阳也知者不多，是个毫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极少在江湖走动，守着小小的玄都观，心安理得毫无野心。

未牌左右，日影西斜，乌锥马驰抵山麓的紫云书院。

紫云书院附近建了几家店铺，顾客除了游山客之外，便是书院中的学子员生，因此地方清幽，风景宜人。

只有一家紫云客栈建了马棚，这表示该客栈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午后落店的人不多，店伙接到客人，大感意外，接应的店伙首先喝了一声采，翘起大姆指说：“公子爷，你这匹乌锥好骏。”

“夸奖夸奖。小二哥，在下要落店。”他笑答。

“小店深感荣幸，保证公子爷感到舒适，凡是住过敝店：

的人，皆有宾至如归之感。公子爷还要不要到各处转转？不然小的便叫一位师傅牵马后再上厩。”

“坐骑在下自己招呼，不劳贵店的大哥费心。”

安顿毕，他外出走了一圈，掌灯时分方匆匆返店，饭罢吩咐店伙不必前来打扰，径自熄灯就寝。

邻房不知何时住进一位客人，房门关得紧紧地，一直就不曾露脸。

三更初，他推开小窗。

院子里站着—个修长的白影，以清晰震耳的声音叫：

“何不开门而出，跳窗乃是宵小行径。”

他—怔，—跃而出，掩上窗笑道：“在下并未表示是一个正人君子。”

双方照面，—白—黑，两人同样高大健壮。他穿的是黑色夜行衣，剑系在背上。白衣人的相貌，在星光下看得真切，是个年约二十三—四，剑眉虎目人才—表的青年人，穿的是白袍，头戴天遥巾，英气勃勃中，带了三—分书卷气，好俊的青年人。佩着的剑银光闪闪，原来是银鞘，不同凡响。

“阁下既然不是正人君子，那就是歹徒恶棍了。”白衣青年咄咄逼人地说。

“呵呵！人的好坏，有时不易分清，见仁见智……”

“不然，好坏分明，不容混淆，白决不是黑，灰色也决不是白。”

“阁下是非分明，难免有点武断。请教贵姓，不知有何指教？在下姓崔。”

“区区姓林。”

“哦！江湖上盛传林白衣，誉之为白道英雄中出类拔萃的年青俊彦，武林奇葩，出道三载誉满江湖。当然，黑道朋友自然恨之入骨。如果在下所料不差，兄台必是威震江湖的林大侠林白衣了。”

“早些天开封府曾经出现—位姓崔的黑衫客：震慑开封群豪，迫走行刺樊东王的飞天鬼母，想必是阁下了，幸会幸会。”

“崔兄傍晚时分，在玄都观探道，有何用意？”

“找人。”

“能见告吗？”

“这个……”

“在下希望能助崔兄—臂之力。”

“林兄盛情，在下心感，只是在下的事，必须自行了断。”

“据在下所知，崔兄已露形迹，玄都观已经有所准备，独自—前往可能极为不利。”

他呵呵笑，说：“在下故意让他们发觉的，让他们早作准备，以免浪费工夫，也可避免误伤无辜。”

“崔兄原来是有心人，在下多虑了。不再打扰，崔兄请自便。”

“少陪。”

离开客店走上山径，他心中暗笑道：“黑衫客遇上林白衣，侠义英雄碰上我这个独行大盗，简直绝透了，他好象准。

备与我交朋友呢，真妙。”

玄都观后面加建了—座土瓦屋，那就是观主玄华的静室，也就是丹室，丹室破例地在门口的廊下，挂了—盏指路灯，用意是吸引夜行人。

丹室中只有两个人，天玄炼气士与玄都观主。两人坐在鼎炉的蒲团上，袖手相谈，目光只在熊熊烈火闪动的炉口转。

玄都观主年约半百，依然显得精明强悍，穿了青道袍，戴了九梁冠，膝下压着—柄枣木制的两尺四寸如意，向天玄炼气士笑道：“师叔，这人可能是冲你老人家来的。”

“可惜你语焉不详，我无法从你的模糊述述中，猜出他的来路身份，可惜，我该早些赶回来的。”天玄炼气士不胜惋惜地说。

“看天色不早，他该来了……”

“他已经来了。”

两人并未转首，背丹室门而坐，门是虚掩着的。玄都观主一怔，低声道：“徒侄并未听到声息，他真来了？”

“来了，就站在门外。”天玄炼气士大声说。

玄都观主正想站起来，却被天玄炼气士按住了，冷冷地说：“进来吧，朋友，贫道已恭候多时。”

没听到开门声，身后突传来冷冰冰的语音：“在下也等久了，如果出手暗算，易如反掌。”

天玄炼气士一惊，扭头一看，猛地斜飞而起，远出丈外脱出险境。

原来混身黑的崔长青，直挺挺地站在他身后，相距不足三尺。

崔长青冷笑道：“在下已表明态度不暗算你，你慌什么？”

“是你？”天玄炼气士骇然问。”“是我？”崔长青冷冷地答。

“你怎么比在榴林精舍高明了许多？”

“在下年青，天天都在苦练，天天都在江湖上闯荡。练武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下不断苦练，岂能不精进？

象你，上了年纪，能保持原状已是难能可贵了。再加上你整天用心机计算人，坏事做尽，退步衰老乃是意料中事，你该比在下明白。”

天玄炼气士嘿嘿笑，说：“小子，你少用这种话来损人。

贫道虽不是什么好人，但自问还不算顶坏。上次贫道要收你做门人，总不能说是坏事吧？你来报上次的仇……”

“在下要你跑一趟把水县牛口峪张家庄。”

“什么？你来迫贫道上路？你好大的狗胆，贫道要废了你……”话未完，急冲而上，伸手便打。

玄都观主却挡在中间，冷笑道：“割鸡焉用牛刀？徒侄擒下他。”

声落，如意闪电似的拂出。

“小心……”天玄炼气士大叫。

叫晚了，崔长青已闪身切入，左手一拂，挡住了玄都观主挥出如意的右手脉门，“噗”一声就是一劈掌，重重地劈在玄都观主的左颈根上，宛如电光一向，奇怪绝伦。

“恩……”玄都观主闷声叫，挫身便倒。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崔长青手一妙，沙棠木剑出鞘，剑光一闪，便点向天玄炼气士的胸口。

天玄炼气士本待伸手抓剑，突然发现剑光有异，吃了一惊，火速收手暴退。

崔长青一脚踢向烈火熊熊的鼎炉，鼎炉应脚翻倒，炭火向天玄炼气士飞溅，热流扑面。

天玄炼气士大惊，向上飞跃而起，一把抓住了横梁，破瓦上升屋面，以半分之差，避过炭火的袭击。

崔长青没料到老道应变的功夫如此高明，将昏厥的天玄观主拖出门，丢在院子里，方跃登瓦面。

天玄炼气士不敢再大意，撤剑暴怒地吼道：“小子，你该死一万次，你……”

他作势进击，咬牙道：“你以为在下是三月的崔某，你就大错特错了。告诉你，你如不乖乖走一趟牛口峪，哪怕把你穿上鼻子扣上琵琶骨一步步拖，

在下也要把你拖至牛口峪。”

天玄炼气士终于冷静下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方如无把握，怎敢单人独剑前来讨野火？两照面之下，对方的艺业已经明白地显示出可怕的实力，不能再冲动了，不敢贸然进击，厉声问：“你为何要贫道远至牛峪口？”

“要你去与薄命花对证。”

“老天！薄命花？她……”

“在下已迫她在张家庄等候，就等你前往对证。”

“对证？对什么证？”

“她说你杀了敝友三眼韦陀与虬须客。”

天玄炼气士吁出一口长气，大喊道：“那么该死的贱婆娘，地层敢血口喷人……”

“她是武林前辈，用着噬你。”

“贵友是花蕊夫人三个贱婆娘杀的，下手的是女飞卫与铁琵琶，贫道亲眼看到她们下手的……”老道将当时的情景，与及出手惩戒三妖妇的经过一一说了，接着说：“要不是薄命花恰好追来，贫道可能会撕了那三个妖妇。薄命花根本没到达现场，她绕道穷追贫道，既不知当时所发生的事，她为何要咬我一口？走，我和你走一趟牛口峪，贫道和她拼了！”

“这该死的贱婆娘，我与她誓不两立，有她无我。”

“你的话在下不信。”崔长青一字一吐地说。

“贫道说的是实情，信不信由你。”

“薄命花并未指证是你杀的，只说当时你在该地。”

“贫道仍要找她。”

“那是你的事，本来她就不会放过你，你废了胡绮春，勾走了龙萧客，你两个人的账，自己设法结算。在下请教，血花会的主脑到底是谁？会址设在何处？”

“告诉你，天下间知道此事的人，少之又少，贫道才懒得过问这些事。”

“好，总有一天在下会查出来的。目下要做的事，是去找花蕊夫人几个贱妇。早知她们是凶手，她们在开封便得偿命了。”

“血花会的人作一次买卖，便得潜隐一段时日，你到何处去找她们？快死了这条心。”

“我会等她们重出江湖的。”他恨恨地说，跃下地三两闪便消失在夜幕中。

七

冀南的九月天，金风送爽，早晚单衣不胜寒，午间却炎阳高照，秋老虎余威犹在。

真定府的南北官道，宽阔、平坦、笔直。十二丈的大官道两旁，榆柳成阴，就凭这条路的气概，就知是皇畿附近，不同凡响了。

不但路好，车也好，宽辐、大轮、多驷、华丽，神气极了，路宽车大，这才配得上。

弯铃清鸣悦耳，一辆华丽的驷车，掀起滚滚黄尘，自南向北绝尘而来。

驷车，有四匹马，不但车厢华丽，赶车的掌鞭车把式也神气，高锯车座顾盼自雄，高大、强壮、虬须、丈八长鞭抖出一朵朵鞭花，“叭叭叭”清脆的鞭声象是连珠炮爆炸。鞭声中，四匹健马奋蹄飞驰，轻车以全速向北又向北绝尘而去。

三里外，石冈镇在望。

前面半里地，一匹名贵的乌锥马，以熟练的走步轻快地北行，轻灵、飘逸、妙曼。在行家眼中，即使是极有灵性的名驹，花三五年工夫训练，也难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种优美的走步如果训练精良，人坐在马上，真有飘飘欲仙腾云驾雾的感觉，极为写意。

马上的青年人更俊，雄壮如狮，剑眉入鬓，目如朗星，古铜色的脸膛，洋溢着健康的神彩，活力充沛，神色开朗。穿一袭黑骑装，长得生气勃勃。

怪，这人定然是个疯子，骑在马上居然在香书，而且看得入了迷，浑身忘身外，沉浸在一册手卷中，任由马儿信蹄北行。

车声隆隆，蹄声如骤雨，鞭声叭叭，鸾铃急鸣，轻车赶上来了，赶得甚急。

可是，黑衣青年人浑如未觉。

乌锥马通灵，泰然让至道左。其实用不着让路，大官道可让八部大车并行。

马车超越的瞬间，车厢内突然传出叫声：“停车！”

“吱嘎嘎……”刹车横木卡住车轮，发出刺耳的响声。

蹄声徐止，在前面三四丈刹住了。

黑衣骑士方猛然清醒，一阵滚滚尘埃几乎淹没了他。他剑眉一皱，收起手卷自语道：“快到站头了，何必赶得这么急？”

他轻拍马颈，乌锥马向前冲，要脱离随车卷来的滚滚黄尘。

车窗拉开了，窗口出现一张俊秀的面庞，目不转瞬地注视着驰来的神骏乌锥马顶门呼啸而过，用打雷似的大嗓门叫：“勒缰！”

乌锥马倏然止蹄，屹立如山。人与马浑如一体，如同凝住了。

黑衣骑士的目光落在车窗口，心说：“这位豪门子弟，到底是男是女？”

是个不男不女的人，唇红齿白；脸蛋白里透红，细看小嘴，嘴上无毛。但却戴的是逍遥巾，穿的是绿底团花博袍。那双清亮的大眼，放射出慧点、傲慢、唯我的光芒。看年纪，约在十七八，是个在豪门卵翼下长大的富痞子弟。

那年头，富家子弟喜爱章台走马，教坊逐花，讲的是风流倜傥，娇生惯养，游手好闲，香草薰衣，头面传粉，出门香香地、娇娇地、弱弱地。如果有人竟然雄伟狂放，粗气豪爽，反而成了怪物，不然必定是所谓下等贩夫走卒狗屠之辈，决非豪门贵族的子弟。

黑衣骑士的目光，又落在怒目相视的车把式身上，不由一怔，付道：

“唔！我好象听说过这个人，怎么居然做起赶车的来了？”

江湖人如想出人头地，必须精明机警，耳聪眼明，与对方一照面，便将对方的面貌特征记下。这位掌鞭的虬须暴眼固然易于记忆，而左耳垂下的那颗青毛大痔，却是特殊的记号。但由于虬须厚而浓，如不留心，便难发现。

他淡淡一笑，手搭在判官头上，打量着车内的少年人，不言不动静候

变化。

他这种满不在乎，以不变应万变的冷淡表情，反而令对方大感意外，双方皆不发话，僵住了。

尘埃渐散，车厢内的美少年终于忍不住了，伸出白哲细柔的手，向他一指，说：“你，什么人？”

他哈哈大笑，笑完，一语不发。

“你笑什么？”美少年愠怒地问。

“笑你。”他答。

“我有何好笑？”

“笑你是个瞎子。”

“什么？”

“你明明看见在下是个五官齐全，四肢不缺，与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还问什么？”

美少年脸一沉，此道：“你胡说！无礼可恶。”

他呵呵笑道：“彼此彼此，阁下的态度在下不敢恭维。”

车把式虬须怒张，怪叫道：“这狗东西可恶！公子爷，让属下抽他一顿。”

美少年反而消了气，说：“不必，等会儿再说。”

黑衣骑士摇摇头，苦笑道：“这世间不讲理横行霸道的人，确是太多了些。”

美少年神色一转，微笑道：“本公子不是不讲理的人。”

“真的？那就好。”

“本公子有事找你商量。”

“商量？你客气，在下受宠若惊，说啦！”

“本公子要买你这匹乌锥马。”

黑衣骑士恍然，笑道：“原来如此。公子爷，代步的坐骑是不卖的。”

“你……”

“马卖给你，在下岂不是要靠两条腿走路么？”

“给你一百两银子，你可以另买三匹马。”

“抱歉，不卖。”

“你敢不卖？”

黑衣骑士怒火上冲，但并未发作，冷笑道：“你这是甚么话？岂有此理。”

美少年大怒，喝道：“吴五，抽他下马。”

乌锥突向前飞跃，四骑翻飞，去势如电。

吴五的鞭虽已应声抽出，但仍晚了一刹那，丈八长鞭以半尺之差落了空。

“追！”美少年尖叫。

乌锥马绝尘而去，不片刻便驰入石岗镇的镇口栅门。形影俱消。

轻车虽快，但三里地整整落后了一里，望尘莫及，再迫也是枉然。

车将入镇，美少年大叫道：“吴五，回府，非把这匹乌锥夺来不可，回去叫人去迫。”

“是，这就回府。”

“赶快。”

“是。”鞭声急骤，四匹健马以全速冲入栅门，镇中传出一阵惊叫，鸡飞

狗走乱成一团。马车在镇民惊惶走避与咒骂声中，发疯似的直出镇北走了。

石岗镇只有百十户人家，距真定府府城仅十二里，只是一处歇脚站，有三间食店。近午‘时分，正是歇脚的时光，因此有不少旅客在此打尖。

黑衣骑士在隔邻的食店落坐，从容喝茶，向急驰而过的轻车一指，向店伙问：“伙计，这辆车好狂，是谁家的轻车？”

店伙冷哼一声，恨恨地说：“客官必定不是本地人。”

“区区家住博陵。”

“哦！原来是保定府的客官，难怪。”

“怎么啦？咱们不是近邻吗？”

“客官看到车门上的征记吗？”

“看到了，好象是三座城关。”

“对，那代表固关、井径关、娘子关。”

“在下不明白……”

“那是新任三关总制大人关定南，自设的官征。”店伙撇撇嘴不屑地说。

“哦！还有官征？”

“狗屁！”

“听说三关去年增设了一位管关通判，哪来的总制？”黑衣骑士半糊涂地问。

“本来就叫通判，但他自称总制，你咬他吃不成？”

“哦！三关在井径，井径距此一百三十里，他阴家的轻车跑得不近呢。”

“阙大人的家小在府城，不在井径。他的府第在城东的舒啸台旁，宅第连云好神气。”

“管关通判官并不大，神气什么？”

“哼！人家是城南神武右卫外放的人，大小是御林军出身，还能不神气？”

“呵呵！伙计日你象是不耻姓阙的为人呢。”

“哼！不耻？咱们真定府的人，还想吃他的肉呢。在本府，提起真定之狼阙定南，不咬牙切齿的人没几个。他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巧取豪夺鱼肉乡里，简直是一群饿狼。听说，这畜生并不是神武卫的人，而是个太行山的大盗，改名换姓混入卫所，取得了军籍……”

话未完，掌柜的在柜上大喝道：“小六，你想死？闲谈莫论人非，又道是祸从口出。你胡说八道不要命不要紧，可别连累了别人。”

厅角一位面向窗外的食客转过头来，冷冷一笑道：“掌柜的，你已经被牵连进去了。”

店伙小六大惊，脱口叫：“你……你是孟爷，几……几时来的？”

孟爷是个獐头鼠目五短身材的中年人，嘿嘿怪笑道：“大爷已干了一壶酒，你说来了多久？”

“孟爷，小……小的不……不是有意的。”小六哀求地说。

“哼！”

小六上前跪下，哀求道：“孟爷大恩……”：

孟爷一脚将他踢翻，冷笑道：“开店的专会造谣生事，难怪没人敢信任你们。说！刚才你听来的谣言，是谁传给你的？”

“孟爷……”“说！”孟爷声色俱厉地叫。

“是……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花子说的。”

“老花子人呢？”

“他……他是昨天下午经过……”

“我问你他人何处。”

“不……不知道……”

“混蛋！”

“小的真……真不知道，只……只知他……他是往……往城里走的。”小六爬伏在地惶恐地叫。

所有的食客，皆被孟爷的凶焰惊呆了。

“好，你跟我进城，到阙大人府上走一趟。”

小六大惊，磕头如捣蒜，声泪俱下地叫：“孟爷开恩，请……请高……高抬贵手，小的下……下次不敢……”

“你还有下次？哼！”

邻桌一名中年食客看得冒火，站起说：“阁下，你这不是欺人大甚么？你凭什么在此地横行霸道？”

孟爷拍桌而起，厉声道：“狗娘养的！反了！我真定孟宣的字号，就配管谣言中伤阙大人的事，你好大的狗胆，敢强出头多管闲事，你大概是酒足饭饱活腻了。哼！你也得跟我走。”

中年食客冷笑道：“你真定府的人，还不配管我顺天府的百姓。你孟宣一不是官差，二不是捕役巡检，你凭什么要我跟你走？”

孟宣一脚踢开长凳，大踏步迫进大喝一声，猛地一耳光抽出，骂道：“打你这狗娘养的！”

中年食客上盘手对拔，“毒龙出洞”一拳回敬，居然拳风虎虎，力道甚猛。

孟宣抬手一拂，便扣住了对方的脉门往怀里带，“噗”一声一掌劈在对方的颈根上。

“哎……”中年食客爬下了，脸色死灰，手被擒住反扭，已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孟宣一脚踏住对方的背心，毫不费力地解对方的腰带，将中年食客的双手反绑好，方松脚说：“该死的东西！凭你这两手鬼划符，也敢强出头讨野火，你死定了。”

中年食客脸色泛青，大叫道：“阁下，你将为今天的孟浪而后悔终生。”

孟宣一拉腰带，冷笑道：“起来：准备上路，咱们走着瞧，看谁会后悔终生。但我可以告诉你，后悔的决不是我。”

喧嚷中，孟宣带走了食客，也带走了哀求着哭泣着的店伙小六，对小六的哀求无动于衷，在众目睽睽下，公然押着人出镇向北走了。

黑衣骑士一直就在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只顾喝他的酒，等店中一静，方向脸无人色的掌柜问：“掌柜的，那姓孟的是什么人？”

掌柜的哪敢再答话？不住摇手。

黑衣骑士长叹一声，感慨万端地说：“在下走遍了万里江山，感到愈是贫苦的人，也就愈容忍受折磨。而在通都大邑中，善良懦弱的人特别多，良可慨叹。有些人善良得可怕，有些人却又恶毒得不象是人，掌柜的，你就这样让姓孟的把你的伙计带走？”

掌柜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犹有余悸地说：“客官，那姓孟的是府城四霸天之一，小可天胆，也不敢拦阻……”

“你就不会请左邻右舍来出头？”

“客官，谁又肯以身家性命来……”

“你不会鸣锣告警？你……唉！你们这些逆来顺受的绵羊！”他不胜烦恼地说。

他不愿再多说，丢下两串钱会账，大踏步向外走，经过掌柜的身旁，又关心地问：“你有何打算？”

“我……”

“万事不管？”

“我……我去找小六的娘……”

“叫一个妇道人家去救人？”

“小可请……请里正进城援救。”

他摇摇头，欲言又止，举步外出，却又退回伸手拍拍掌柜的肩膀，低声道：“不必去通知小六娘了，等会儿小六便会平安地回来，放心好了。”

说完，摇摇头，方张然地出店而去。

孟宣趾高气扬地押了两个人上路，只走了两里地，身后蹄声如雷，乌锥马绝尘而至，狂风似的超越而过，马上的黑衣骑士在超越时冷哼一声，笑得孟宣心中有点发毛。‘黑衣骑’士气概不凡，雄壮如狮，五短身材的孟宣，真有点顾忌，因此在店中不敢找黑衣骑士的麻烦。’

“这小子可恶！”孟宣冲远去的人马吐出一口口水，恨恨地咒骂。

小六一面走，一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哀求：“孟爷，请……请饶了我吧，我那六十岁的老娘，等着小的奉养……”

“闭上你的臭嘴！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你既然敢背地里说阉大人的坏话，就得挺起胸膛准备接受惩罚。快走，不然拖死你这小狗杂种。”孟宣凶狠地说。’

三里，四里……

官道两旁的田野中，放置着一堆堆老麦草、麻秆、高粱秆，间或长着一片片桑田。正走间，路右黑影从一株大榆树后路出，招手叫：“孟兄，你才来呀？”

是黑衣骑士，乌锥马藏在一片桑田中；手上拈了两根狗尾草，话毕，将草柄放在口中无意识地细嚼，信步到了路中，拦住去路。那雄伟的身躯站在路中间，壮得象是一座山。

孟宣吃了一惊，但沉着地问：“阁下，咱们认识吗？”

“哈哈！老兄，谁不认识你是真定四霸天之一？你老兄大名鼎鼎，家喻户晓，不错吧？”

“尊驾的大名是……”

“我，崔长青。”

“崔长青？你老兄是……”

“是过路的。崔某的绰号，你要不要知道？”

“说来听听。”

“鬼见愁。”

“这……”

“你是人，见了我不但愁，恐怕……”

孟宣已听出恶兆，猛地推开两个俘虏，怀中拔出一把巴首，怒吼一声，扑上一七扎出。

崔长青向侧一闪，笑道：“差上半分，没扎上。”

孟宣形如疯狂，连攻九匕之多。

可是白费劲，崔长青绕着他转，眼看一亿必可扎上，却又人影消失劳而无功。

崔长青直待对方扎了二三十匕，扎得气喘如牛头昏脑胀，方闪出八尺外，摇头道：“老兄，象你这种差劲的身手，也敢自称为霸道，你简直狂妄得走了样，不象话嘛！好了，玩够了，不逗你啦，老兄。”

孟宣骑虎难下，本想拼到底，但一看对方脸不红气不喘。额上不见汗，便知对方武艺惊人，再不走便糟啦！不管三七二十一，扭头便跑。

只跑出三步，右后肩便搭上了一只大手，叫声入耳：“你怎能走？”

“此！”孟宣硬着头皮大吼，大旋身一匕后扎。

握巴的手被抓住了，浑身突然发麻；崔长青的脸孔出现，匕首锋利的巴尖，正徐徐移向鼻梁。

“你怎么往自己脸上扎？”崔长青笑问。

孟宣怎会用匕首往自己脸上扎？握匕首的手掌被崔长青抓牢，无穷劲道传至掌心，迫得匕首反往鼻梁徐徐接近，完全不由自主，只好狂叫道：“崔兄请高抬贵手，饶我一命。”

“你曾经饶过人吗？”

“我……我……”

匕尖从鼻梁向下滑，鼻尖中分，鲜血直流。

“饶命！”孟宣声嘶力竭地叫。

“饶了你，你去坑害别人，岂不是崔某的罪过？”

“我发誓，从……从今洗面革心……”

“你这种人我知道，自己是洗不了面，革不了心的。因此，在下要帮助你，用血来洗脸，用油来糊你的心，你就不会再害人了。”

脸上各划了一刀，“啪”一声脑门又挨了一掌。

孟宣浑身一震，突然昏厥。

崔长青将人拖至路旁，藏在桑田内，拍拍手说：“不久你自会醒来，可是你将是白痴，白痴是不会害人的。”

中年食客神魂入窍，突然叫道：“崔兄，请不要杀他。”

“在下并没打算杀他。”崔长青回到路上说，一面替两人解绑。

中年食客揉动着双手，苦笑道：“在下是山西潞安府的捕头于世明，得到线索前来暗查太行山巨盗飞豹郝天雄的下落。那恶贼五年前逃出太行山，潜赴京师一带藏身。他身上有三百六十条人命血案，亟待清理；”

“你是说……”

“可能就是那姓烟的管关通判。井陘乃是太行山八陉的第五陉，这恶贼如果真是飞豹郝天雄，日后官匪相通，那还了得？目下有几位苦主到三关窥虚实，在下则奉到真定府查他的底。这个叫孟宣的人，该是一条极好的线索。”

崔长青跌脚道：“老兄！你何不早说？”

“崔兄……”

“在下已击伤他的天灵，他已成为白痴了。”

“可惜！能不能治好？”

“开玩笑！除非是神仙方能抬得好，可惜世间根本没有神仙。”

“且慢！在下可助你一臂之力。”

“真的？”于世明惊喜地问。

“老实说，于捕头，以你的身手前往真定缉贼，可能凶多吉少。”

“只……只是，兄弟上命所差……”

“在下可以助你，但一切须听由在下安排。”

“兄弟唯命是从。”于世明恭谨地说。

“你认识飞豹郝天雄的本来面目吗？”

“认识。”

“他的面貌有何特征？”

“他的后颈长了十余颗好不了的白钱癣，鼻头特尖，眉额间的肌纹成回字形，身材矮小但剽悍矫捷，面型上方下圆，长像不俗。他的武艺，委实惊人。”

“好，咱们进城好好商量。”

叮吟小六必须守口如瓶，决不可透露今天的事，不然将有横祸飞灾，方打发小六回镇。

崔长青乘马先走，于世明仍然步行入城，各走各的路。

过了广济桥便算是踏了府城了。这座冀西的大城，委实令人刮目相看，三丈余高的城墙，外壕宽有十余丈，东南角一带另有高大的卫城，有两个卫经常驻守。地当要冲，道路四通八达。东面有十丈宽的大道直达山东济南，西扼入晋咽喉，也是十丈宽的大道通太原。南下是十二丈宽的大道，可抵河南卫辉府。北上京师，道路更是不同凡响，号称天下第一，也叫驰道。因此，真定府不但是军事重镇，也是经济中心。

在真定府闹事，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可是，事实却正相反，卫所的两三万官兵、有二分之一成了文武官员的家奴，不在卫所操练，另有五分之一缺额，连神武右卫也有同样散漫、黑暗、无纪律的情形发生。

不要说距京师六百余里的真定府乱七八糟，连京师的顺天府也一塌糊涂，京城附近盗贼如毛，甚至有贼敢进入皇宫偷窃。有时京城戒严捉贼，一捉就是三五百。几个有名的贼首，正与那些比贼更糟的缉贼官斗法，往来京师山东捉迷藏，如入无人之境。

皇帝老爷呢？糟得不可再糟。开皇庄做生意，逛窑子自暴自弃，招来一些和尚老道鬼打架。建豹房养猛兽，自以为是神仙菩萨，亲自下豹房斗老虎，几乎做了老虎的点心，要不是位喇嘛把他及时从虎爪下救出，可能正德皇帝的龙驾早已归天，要木就带了一班佞臣太监，跑怀来、宣府，另建行宫，根本就不肯回京城，沿途大搜女人，尤其喜欢玩寡妇，搞得乌烟瘴气。他似乎并不留恋那令他抬不起头的皇帝，因为宫里有一位他一见就头痛的皇后，因此也就不管京城里的上上下下烦恼事。

上梁不正下梁歪，全国上下怎不一塌糊涂？因此真定府的治安，比京师更差，外表看还不错，其实却是花缎子盖鸡笼，外表好看里面空，而且臭不可闻。

踏入府城，先找地方安顿。在城门口，两名敞衣泼皮看到了乌锥，互相以眼色示意跟下了。

多年闯荡，经验告诉他，除非找到了确证，不可凭一面之词断定人的好坏。同时，如非万不得已，必须控制自己，能忍则忍，尽可能不要露自己的底。因此对于世明的话存疑，甚至对于世明的捕头身份也不敢全信，他必须将阉家的底细投清，万事策定从自己的打算。日下，他只有一件事好做；落店。

街道宽阔，车马行人往来不绝，周广二十四里的大城，繁荣自在意中。

乌锥马折出东大街，这也是出东门至山东的大路，两旁店铺林立。一两部大车匆匆而过，地面隆隆作响。最令人诧异的，似乎有不少军装不整的卫所军爷，笑闹着三五成群喧哗而过，路人不以为怪。这些军爷不在卫所操练，到城里来鬼混所为何来？在外地的卫所，兵勇们虽有军人身份，但除了一三五月操练之外，其余的日子各安生理各营其业，绝大多数是耕种卫田的农民。卫所的官与兵皆是世袭的，多了的人称余为丁余，丁也具有军籍，因此不算是平常百姓。譬如说，真定右卫在城南偏东，自建有卫城，那在男女老少余丁，出外远行旅游，报籍贯时只能说是真定右卫的人，不能说是真定府人氏。

至于神武右卫则是常备军，要经常轮调至边关打元鞑子。平时勤加操练，每月只有两天休息，这些兵不可能整天在城里混，但街上却可看到三五成群的兵到处游荡。

齐鲁车行设在东大街，街对面是燕都车行的真定站头。前者的总店在山东济南，后者的总店设在京城外白云观旁。

右侧，是三皇庙。街东，是龙兴寺。寺对面，是一连五间大客栈，两间酒楼。

由此可知，这一带可说是卧虎藏龙的地方，龙蛇混杂，三教九流萃聚的问题地段。‘

午间便落店的人不多，崔长青是不多中的一个。

他在永安客栈前下马，店伙眼尖，看他的打扮与风尘仆仆神色，便知是财神爷来了，枪来两名伙计一个接缰，一个上前抱拳含笑，打招呼：“客官辛苦了。喝！好骏的乌锥。人如虎，马如龙，少见少见。”

他一走取下革囊鞞袋，挟住马鞭，笑道：“承奖承奖。在下要落店。”

店伙伸手接鞞袋，恭谦地说：“多蒙照顾，无任欢迎。小店各有雅洁的上房，包君满意，小的领路，客官请。”

他扭头向照顾坐骑的人说：“伙计，在下达匹马锥请小心照料，不用遛马，歇会儿再让它喝口水，草料加燕麦，上料。傍晚在下要亲自替它洗刷再上槽。”

“小的记住了，客官请放心。”照料坐骑的店伙答。

客栈规模不小，店前的广场绿树成荫，马厩马桩一应俱全，停车场置轿所无不臻备，有车道直通内院上房，以便女眷的车轿入内。

进店先趋柜台，掌柜夫子客气地打招呼，和气地说：“客官辛苦。地近京城，位近边关，客官请原谅，能不能把路引让小可过目？”

“应该应该，掌柜请勿客气。”他含笑取出路引递过，眼角看到两个不算陌生的人影踏入店门。

他将鞞袋往柜上一放，乘机扫了对方一眼，心说：“是城门口鬼混的两个泼皮。好家伙，居然跟来了，这地方乱得很。”

他的路引是真的，路引上有关姓名身份与事由，记的是：崔长青。商业。自湖广至保定。贩卖。

店伙引他进入西跨院上房，茶水刚备妥，马包也就送来了。

掌柜的正在全神贯注记载客人的该记事项，几个店伙皆在忙自己本份的事。但蓦地人声一静，几个店伙皆脸现惊容。

两个泼皮阴笑着走近柜台，两人互相以眼色示意，其中一人向同伴点

点头，然后背倚柜台，狞笑着扫视在场的几名店伙。

门外人影乍现，钻入一个鹑衣百结的老花子。

另一名泼皮一手支颐倚在柜上，怪声道：“胡掌柜，记甚么？”

胡掌柜一惊，猛抬头神色一变，堆下笑说：“原来是邓爷，你好。”

“很好，托福。记什么？”

“客人留宿名册。”

“刚才那穿黑衣的小伙子，干什么的？”

胡掌柜将册转向推过陪笑道：“邓爷请过目，都在上面。”

邓爷手一伸，劈胸抓住了胡掌柜的领口，轻轻一带，便将胡掌柜双脚悬空搁在柜上，冷哼一声，怪眼彪圆，显然火气上冲。

胡掌柜大骇，手脚忙乱，惊惶地挣扎，脸色苍白：“邓爷请放手，小的并未得罪邓爷……”

“去你娘的混帐！”

“邓爷……”

“你明知我邓七斗大的字认不了一担，你他娘的却要太爷过目，你这不是有意拆我老七的台吗？混帐！”

“小的知……知错，小的不……不是有意的，邓爷请原谅，请原谅，下次不敢，不敢。”

邓七放手，胡掌柜出了一身冷汗，滑下原地几乎摔倒。

“念给我听。”

“是，是邓爷请听。”

邓某满意地离柜台，偕同伴出店。在门旁盯了老花子一眼，停下步突然问：“你，腰牌呢？”

老花子吃了一惊，几乎失手将打狗棍掉落，退了两步，惶然地反问：“大……大爷，什……什么腰牌？”

“你不知道？”

“老……老汉不……不知道。”

“你来了多久？”

“老汉刚……刚到。”

“呸！我问你到本城多久了。”

“是刚到的，从……从南门进城的。”

“你是花子？”

老花子一脸可怜像，口角往下拉，山羊胡摇摇，眯着老眼叹口气，如怨如诉地说：“老汉老伴早亡，上无亲下无故，无子无女无依无靠，年未花甲而视茫茫发苍苍……”

“他说些什么？”邓七不耐地向同伴问。

门外站着一个中年大汉，背了个大包裹，满身风尘，显然也是落店的外地客人。脸色苍黄，一双怪眼显现紫芒，狮鼻海口，留了八字大胡，颇具威严，可惜脸色太难看，象是久病难愈的。向邓七咧嘴一笑，接口道：“老花子可能读了几年书，说的话带有文味。他说他是个孤老头，耳目不便白头老朽一个。”

邓七的大指头，几乎点在老花子的鼻尖上，沉声道：“孤老头你听清楚了，要来本城讨饭，必须到华塔寺去找石团头，献些孝敬领腰牌，不然就有人会打断你的狗腿，撵出城外喂野狗，记住没有？”

说完，两人扬长而去。

满脸病容的中年人跨入店门，笑道：“老伯，凳子上歇歇，你不会是来讨饭的吧？”

老花子愁眉苦脸地一笑，反问道：“大爷，老汉曾说过是来讨饭的吗？”

“不曾。”

“这岂不是够明白吗？”

“那你……”

“老汉是来访友的。”

“呵呵！贵友不在真定，在济南。”中年人低声说，笑得诡谲。

“你说什么？”老花子反问，似乎确有点耳背。

中年人靠近，语声更低：“花花太岁已逃至济南，前辈来晚了一步。”

“老夫是来猎豹的。”老花子也低声说。

“哦！有志一同。”

“你是……”

“晚辈病……”

“哦！流星赶月的得意门人；病秃龙公孙化及，失敬失敬。论江湖豪杰，老弟不作第二人想。”

“不敢当，前辈过誉了。前辈天涯怪乞上官星河，方算得是江湖奇士。”

“过奖过奖。”

“咱们落店吧。”

“好，落店。”

病秃龙向柜台走，大声说：“掌柜的，这位老伯不是花子，而是来访友寻亲的，人地生疏乏人照顾，在下负责他的食宿，给咱们来一间稍大点的房间。”

不片刻，店门进来了两个人，泼皮邓七去而复来，只是换了一个同伴。

“人在不在？”邓七向胡掌柜问。

“在，在，没出去。”

“好，叫你们的伙计避远些。”

“是，是。”

邓七向外举手一招。不久，鱼贯进来六位大汉，全是些胳膊可以跑马，拳头上可以站人的痞棍。

领先那人壮得象条大牯牛，敞开上衣，腰带缠在腰下，上端露出一把匕首。大牛眼一翻，用刺耳的老公鸭嗓子问：

“人呢，叫他出来。小七，你亲自走一趟。他来了便罢，不来，揪他出来。”

邓七治笑着欠身，恭顺地说：“弟子遵命，师父请稍候。”

“快去！”师父挥手叫。

店伙计皆得到警告，纷纷走避，店堂一空，只有六个痞棍分四方站住有别位置。

门外，散布着另一批人，其中有那位赶车的大掌鞭吴五，同行的伴当，是个獐头鼠目的中年人。这些人都带了家伙，准备万一里面的人不敌，便要抢入相助，甚至可能动家伙行凶。

不久，邓七在前，崔长青后跟，安详地进入客堂。崔长青似乎不知危机已至，泰然地问：“喂！七爷，谁找我啦？”

邓七向大牯牛汉子‘指，奸笑道：“偌！就是这位爷。”

大牯牛双手叉腰，大肚皮毛茸茸，巴首靶亮出，怪眼一翻，老公鸭嗓子刺耳：“你，就是崔长青？”

崔长青左看看，有三个人。右看看，也有三个人，前后共是八个人。他开始看出不对，开始惊疑，开始害怕，畏缩地说：“不错，是我，诸位是……”

“你从湖广来？”

“是的……咦！兄台怎么知道？”

“你作何生意？”

“哦！正当行业，贩牲口。”

“槽上那匹乌锥马是你的？”

崔长青恍然，点头道：“不错。”

大牯牛怪笑；大声说：“我买。”

崔长青摇头，拒绝道：“不卖。”

大牯牛瞪眼，怒声叫：“你敢？”

“讲不讲理？”崔长青不示弱地问。

“讲理？理字多少钱一斤？”

“真定城难道就没有王法？”

“王法是给人看的，能看不能用。”

“你是……”

大牯牛不耐地挥手，怪叫道：“太爷没空陪你打哈哈斗口舌，来人哪！”

邓七抱拳欠身，恭敬地答：“徒儿在，请师父吩咐。”

大牯牛摸摸大肚皮，说：“给他一吊钱，叫他写一张卖契。”

邓七掏出一百文钱，提着串绳，在崔长青面前晃了晃，然后丢在他脚下，说：“小子，快，收下，到柜上写张卖契。当然，契上不必写上卖价，就写卖断好了。”

崔长青假装迷糊，问道：“卖契？卖什么？”

“不错，卖契，卖你的乌锥马。”

“什么？一吊钱买我的乌锥马？”

“对，那是对你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分文不给。”

崔长青不再示弱，摸清了对方的来路，他暗中已有所决定，不再装出怕事像，哼了一声说：“在下再说一遍，不卖。”

大牯牛大感意外，厉声问：“你说不卖？”

崔长青无畏地逼视着大牯牛，一字一吐地说：“不卖就不卖，你又没聋。”

“反了！”大牯牛厉叫。

“天子脚下，你敢造反？”崔长青顶回去。

“气死我也！”

“你死了，天下虽不至于因此而太平，至少不会比现下更坏。”

“揍他！”大牯牛愤怒地大叫。

邓七应声扑上，莽牛头凶猛地向着崔长青的胸口撞去，声势汹汹。

崔长青闪身出手，按住邓七的背腰，向前顺势送出，借力加力用了半分劲。

邓七一头落空，收不住势，“砰”一声大震，撞中了对面的一位同伴，在惊叫声中，两人跌成一团，鬼叫连天挣扎难起。

大牯牛一惊，吼道：“都给我上，打死他！”

五名痞棍像阵风，同时上扑。

崔长青一声低此，指东打西，进退如风，一拳放翻一个，伸脚挑倒另一名，“叭”一声耳光声脆响，又击倒了一个。

“噗！”第四个痞棍耳门挨了一击，跌出丈外爬不起来了。

剩下的一个看出不妙，转身逃命。却被崔长青一把抓住腰带，大喝一声，高举，飞掷，“砰”一声大震，丢在柜面向里滚，跌入柜内去了。

大牯牛大惊，片刻间七个人全倒了，落花流水，怎能不惊？惊怒交加中，双手箕张，饥鹰搏兔势如山崩，向崔长青扑去，一看便知要用摔跤术，定然是此中好手。

崔长青向下一蹲，高不及三尺，右肘凶狠地撞出，力道干钧，“噗”一声响，正撞在毛茸茸的大腹上，如击败茸。

“哎！”大牯牛惊叫，不进反退，踉跄退了三四步，伸手急拔匕首。

崔长青怎肯让他撒野？如影附形跟进，一脚疾飞，正中手腕。

大牯牛的巴首刚出鞘，立即飞抛出丈外。

崔长青铁拳如电，“砰噗噗”一阵暴响，拳拳着肉，记记落实。

“哎……哎唷……”大牯牛嘎声闷叫，不住挥舞大手封架，不住后退，最后倒飞而出，“砰”一声大震，跌出店门去了，四仰八叉躺在阶下，似乎浑身的骨头都崩散了，躺在那儿象座肉山，爬不起来啦！

一个青影飞掠入厅，刀光一闪，就是一记“排云荡雾”，来势如电，动刀了。

崔长青身旁恰好有一张长凳，抄起凳反转，分握住两端，人似狂风，“咻”一声架住了刀，刀欲入凳三寸，凳势一扭一转，刀未能拔出，青影只好丢刀后退，想再拔腰带上的小刀，

凳来势如奔雷，凳脚挥到，除了退，无法招架，即使有兵刃，也封不住挡不住。

“哎唷！”青影狂叫，凳脚扫在左肋下，怎受得了。向后急退，被门限绊住，仰面翻倒。

外面大掌鞭吴五吃了一惊，便待枪入。

漳头鼠目的中年人伸手拦住，说：“这小子力大如牛，厅内相斗施展不开，力大者胜，交给我。”

说完，向门口的崔长青招手叫：“小子，你出来，太爷要教训你。”

崔长青握住凳，拔出刀丢在一旁，大踏步出店，冷笑道：“在下做买卖穿州过县；没有两下子防身工夫，岂不是寸步难行？你们来吧，崔某打发你们走路。”

大掌鞭迎出叫：“好小子，原来你真有两手，太爷要打你个半死，看你还能逃多远？”

一面说，一面掀衣解下了一根乌光闪亮的丈八长鞭。这根鞭不再是赶马的鞭，而是缠了蚊筋的重家伙，靶粗一握，稍细如小指。

啸风之声惊心动魄，迎头抽到，天矫如龙破空而至，快逾电光石火。

长凳可对付多种兵刃，但却克制不了长鞭，鞭会折向，

迎头抽落如果用凳招架，鞭梢不打破脑袋，也将重重地抽在背上，那

还了得？

崔长青哪将对方放在心上？只不过不肯掏出真本事硬功丰而已，真要以所学应敌，岂不把这些混帐东西全吓跑了？他等长鞭临头，方向侧一闪，凳脚一转，便接住了长鞭。

“啪！”左凳脚碎断，鞭的劲道惊人。

“刷！”第二鞭又到，拦腰卷到，吴五的狂笑声刺耳，这一鞭势难闪避。

他身形疾转，长凳改用单手扫出，就在这身形疾转的刹那间，凳接鞭，人却向吴五撞去，一闪即至，快极。

“啪”鞭缠住了凳，凳却不在崔长青手中。

“噗！”他一肩撞在吴五的胸口上。

“蓬！”吴五跌了个手脚朝天。

獠头鼠目的中年人闪电般抢到，剑尖搭在崔长青的背心上，喝道：“住手！你这厮竟然如此高明，咱们走了眼，这可制住你了。”

他是有意被中年人制住的，脸色一变，说：“青天白日，府城闹事，你敢亮剑杀人吗？”

“你已经看到了。”

“你敢杀我？”

“你敢不敢打赌？”

“赌什么？”

“赌我天外流云孙威敢不敢当街砍下你的脑袋来。”

“这……”

“东道是你的乌锥马。”

“如果你敢……”

“那么，你死了，马当然也是我的了。”

他打一冷战，悚然地说：“你这种东道，未免太霸道。”

“这表示不管你是死是活，乌锥马都是我的。你如果不赌，便可以留得性命，虽丢了马，却死不了。你赌，孙某要多费些神，砍下你的脑袋虽则易如反掌，但善后的事得花些银子了结。有钱可使鬼推磨，当街杀人百把两银子便可掩盖了事。”

“你们……”

“你赌不赌。”

“好吧，在下认了，不赌。看样子，你真敢当街杀人呢。”

“在下已经在三年中，杀了九个人了，你如果赌，凑成整数好算账。”

“你们想怎样？”

“要你的乌锥马，快给咱们写卖据，表示咱们一买一卖清清白白。”

“到底是谁要谋夺在下的马？”

“咱们的大小姐。”

“大小姐？”

“就是你在路上所看到车内的人。”

“哦！她是个女人？”

“她平时喜着男装。”

“她是……”

“谁不知她是阙府的大小姐？”

“是她叫你们来的？”

“你说对了。”

“她说要给在下二百两银子……”

“姓崔的，目下行情不同了。在府城，谁也不敢拂逆大小姐，你却不识抬举，这次她不但给分文，而且……哼！邓小七自掏腰包给你一百文，那是他的一番好意，你却拒绝了。”

“真定城难道就没有王法吗？怎能任由你们横行不法？”

“王法就管你们的，小子。废话少说，来人哪！先把他捆起挂起来，给他一顿皮鞭……”

话未完，崔长青倏然转身，顶在背心上的剑尖滑偏落空，持剑的手腕也被崔长青扣住了，“噗”一声响，拳中下颚，这记“霸王敬酒”挨了个结实实。

崔长青已完全套出内情，不再客气，把天外流云拖倒，一脚踏住颈脖，夺过剑信手一挥。

“铮！”长鞭竟被他一剑震偏了。

吴五已经恢复元气，一鞭抽来想解同伴之危，一鞭被震开，二鞭又到。

崔长青这次不用剑接，左手一抄，闪电似的抓住了鞭抄，猛地一带。

吴五鬼精灵，鞭被抓便知不妙，火速丢鞭扭头便跑，不然可能吃不消兜着走。

“谁敢上？在下毙了这姓孙的。”七八名打手不敢再进，僵在一旁。

天外流云咽喉被踏住，只挣扎了片刻便失去抵抗力，渐渐闭气。

崔长青挪开脚，喝道：“站起来，老兄，不要装死。”天外流云好半天方回过气来，吃力地站起说：“阁下，你……你会’后……后悔。”

“是否会后悔，那是我的事。现在，咱们也来赌个东道，如何？”

“赌，……赌东道？”

“赌你敢不敢在地下爬。”

“什么？”

“在下赌你可以用手脚爬出街心逃命。”

“哼！你……”

“东道是你的老命。如果你能爬，命是你的。不能爬，在下一剑砍下你的脑袋来，你敢不敢赌？”

天外流云脸色苍白，不住打冷战。

崔长青虎目怒睁，沉喝道：“你赌不赌？”喝声中，剑锋搁上了对方的脖子。

天外流云浑身一震，爬下了，发狂般向外爬，恐惧地叫：

“赌，赌我赌，我……赌……”

当然是崔长青赢了这次东道，天外流云魂飞魄散地爬出街心，爬得好快。

“你们还不走，要送吗？”崔长青向众打手大喝。

众打手一哄而散，跑得最快的是吴五。

街上看热闹的人不多，先前已被打手们赶光了，这时打手们逃走，方有人赶来看热闹。

崔长青丢了剑，转身入店。’

店内，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人，病秃龙与天涯怪乞。店堂中鬼影俱无，店伙皆怕出人命被牵连溜之大吉。

病秃龙淡淡一笑，象是询问也象是自语，说：“老弟，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吗？”

崔长生停步，也要理不理地说：“天外流云只是个江湖小混混。”

“我说另一个。”

“你是指那左耳垂下有颗青毛大病的虬须客？”

“不错，老弟的眼光锐利得很。”

“过奖，很耳熟，但记不起是谁。”

“潼关八虎之一，原是太行山的悍匪。”

“哦！我记起来了，他是青痔虎裴济。对，就是他。怪他怎么武艺如此稀松？”

“他被关中第一条好汉电剑林寿破了气门，目下只能凭天生蛮力与人交手，依然凶悍绝伦，不要太看轻他。再就是他的靠山实力强大，公私两面皆操有生杀之权，老弟台见好即收，早些离开稳当些。”

“谢谢兄台的忠告，在下小心些就是。”

回到房中，掌柜的带了两名伙计叩门请见，请求他另觅客栈投宿，不然将有大祸临头。

同时，阙家可能派人来硬抢乌锥，客栈挑不起这天大的担子。

他直率地拒绝了，要掌柜的放心，阙狗官在井陘关，无法及时赶。来作威作福。再就是阙家的打手如不能前来将他制服，不会派人前来抢马，他上门讨马大打出手，阙家今岂不声威扫地？

他出外走动，城里城外走了一圈，技巧地向人打听各方的动静，方满意地回店，已是晚霞满天夜幕将临了。

开了锁，推开房门，一阵幽香入鼻。

他一怔，油然心生誓兆，看着门锁，锁一无异样，不象被人撬开的。向里看，单身上房空间有限，一床一几一桌一橱，如此而已。

有所发现了，茶盘内少了一只茶杯，茶杯盛了茶，放在床头的茶几上。

这是说，已经有人进入此房，而且斟了茶，在房中逗留了许久。那隐隐幽香——委实可疑。

他猛地将门向里压，虎跳而入。

“哎唷！”门后传出惊呼声。

压住一个人，这人躲在门后。

他听出是个女人的声音，心中一软，松手故人。

讪影入目，是个穿了绯色衣裙的美丽小姑娘，纤纤素手掩住酥胸，幽怨地黛眉深锁，半嗔半恼娇声说：“你压痛我了，你……”

他一怔，似曾相识，接着恍然大悟，这不是轻车内的不男不女阙大小姐吗？

“好啊！这又是什么诡计花招？”他心中暗叫。

心念一转，脸上堆下笑，说：“抱歉，谁知道你躲在门后？呵呵！那儿痛？我给你揉揉。”

这句话太轻薄，怪的是阙大小姐不在乎，似嗔非嗔似笑非笑地说：“你还是个大孩子，倒会说这种荒唐话。”

“呵呵！荒唐？不是怜香惜玉……”

“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人的嘴如果长出象牙，岂不成了怪物？小娘子美如天仙，莫不是狐仙

吧？”

“鬼话！你……”

他虎腕一抄，暖玉温身抱满怀，出其不意将阙大小姐掀倒在床上，一阵疯，一阵狂。

阙大小姐先是惊，然后是气血浮动，娇喘吁吁地叫：“放开我，你……你太野太狂……”

“亲亲，男人本来就狂，你怕狂？”

上下其手，吻如火灼，阙大小姐先是象征性的挣扎，然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最后成了一条卷住猎物的毒蛇，半痴迷半狂乱的声音，在他耳畔说：

“冤家，如果你真喜欢我……”

“宝贝，我不仅喜欢你，而且爱你……”

吻，止住了两人的话，这一吻缠绵极了，升起了情欲之火，阙大小姐意乱情迷，痴迷地又道：“爱我，请人向我爹提亲，我……”

“噢！提亲？宝贝儿，你不是客店中的神女？”

“冤家，你……你……”

崔长青脱开拥抱，抓住她的左手一扭，撕掉她的衣袖，她的小臂上，绑了一个皮鞘，鞘内有一把八寸长的锋利小飞刀。

他拔出飞刀，放了阙大小姐，冷笑道：“怪事！你已经有三次想拔飞刀，却又放弃机会，‘你到底想干什么？’”

阙大小姐云鬓散乱，衣裙半卸，酥胸半露，情潮仍未退去，这时悚然而惊，以手掩面哀怨地说：“我……我下不了手……”

“你用的是美人计？”

“我……我真的喜欢你……”

“你不是神女流莺，但热情如火，挑情启欲不是生手，原来是个女刺客，你为了什么？”

“我……”

“你是谁？”

“我是阙彤云。”

他丢下刀，冷笑道：“原来是阙大小姐，你是为乌锥马而来。”

阙彤云猛地挺起上身，绷着脸说：“不错，无论如何，我要得到那匹马。”

“用武力失败，改用美人计，不借以内身布施色相蛊惑。哼！你枉费心机，在下不是这样的人，你虽然美如天仙，在下却道行深厚，你快死了这条心。小美人，整好衣裙，你走p巴。”

“我一定要获得你的马。”阙彤云语气坚决地说。

“为什么？”

“我爹的人马，近期可能外调出边，至山西偏关换防，需要神驹与元轮子周旋。”

崔长青一怔，脱口问：“姑娘，你爹真有意出边？”

“当然，身在军伍，身不由己，他老人家决不会临阵退缩。”

“令尊曾向你说过？”

“不曾，神武卫指挥使曾说过此事。”

“我问你，你是不是一直就跟在令尊身边？”

“这……”

“说实话。”

“家父一直就随军移动，极少在家，最近十余年，自我懂得人事以来，一直是聚少离多，一年也难得返家团聚十天半月。五年前调来神武卫，一家团聚总算不再分离乐聚天伦。”

“那吴五又是什么人？”

“他是家父的马弁，随家父多年了。”

崔长青苦笑一声，温情地替她掩上半裸的酥胸，温柔地抹顺她的云鬓，感情地说：“彤云姑娘，你是个孝顺的女儿，但娇纵太过，是个宠坏了的丫头。马我不能送给你，这匹马恐怕反而要害了令尊，令尊是不会出边的、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好父亲。你走吧，我不伤害你。”

阙彤云草草理妆，脸色苍白，眉梢眼角杀机隐现。理毕，她拉开房门，临行转首一字一吐地说：“无论如何，我要得到你的马。”

“你得不到的。”

“你会永远永远后悔。”

“希望你不要做错事。”

“咱们走着瞧。”她恨恨地说，出房而去。

崔长青直视着她的背影，感慨地说：“飞豹有一个好女儿，但却是个荡妇淫娃，可惜！”

他想起了阙彤云刚才的情景，罗襦半解，香泽微闻，那热情如火的……他有点心动，有点意乱。

接着，他想起了金顶山胡家的艳遇，绮缘的音容笑貌依稀在眼前出现，锁魂荡魄的缠绵……

他猛拍脑袋，叹口气说：“崔长青，你怎么啦？”

丢开烦恼，他掩上房门出外进食。

烟彤云又羞又恼，出房到了院中，窜上了院墙。隔壁的天井中，闪出一个青衣人，鼓掌三下。

她一跃而下，说：“我们走。”

“大小姐，如何？”青衣人间。

“小畜生不上当。”

“那……”

“先回去。”

“干脆把马盗走。”

“不必操之过急，目下有件事最重要。”

“大小姐是说……”

“这人恐怕是冲我爹而来的。”

“什么？”

“他问了一大堆双关的话，也问起吴五，可能他已知道我爹的身份，前来盘根的。幸好我机警，没露口风。”

“哎呀，那……”

“回去再说，走。”

“要不要派人至井陘关，向你爹说一声？不管是不是冲你爹而来，至少可早作提防。咱们从太行山方面来的人，最近必须严禁他们外出，免露形迹。”

“那是自然。同时，我得去找人来查这姓崔的底，必要时可以一劳永逸除掉他。”

不久，她换了一袭青儒衫，在夜市将阑的时分，施施然轻摇折扇到了

三皇庙。

三皇庙是一座香火甚旺的小庙，庙前的广场却是最大，因此是夜市的所在地，二更尽夜市仍未散。

她这位少年书生的出现，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那些卖食物卖杂货的地摊灯光昏暗，谁去管与己无关的人？

她绕过人丛，到了一座测字摊前。

测字摊只是一张破木桌，上面摊了文房四宝、签筒、铁尺、八卦、又盒等等，原来是测字兼择日问封的。

生意显然极为清淡，测字先生打磕睡，所穿的那身灰袍，可能已有三五个月未加洗溜了，袖口油光水亮，真够瞧的。

她先不打招呼，伸手在木盒内拈出一个纸卷，凑在灯笼下展开，淡淡一笑，拍着桌子叫：“醒醒；生意上门啦！”

测字先生并未抬起头，倾转脑袋打个呵欠，睡眼惺松似未睡足，懒洋洋地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晤！怎么啦？”

“测字，字卷上写的是苏。”

测字先生猛抬头，眯着睡眼说：“妙，只要有钱入袋，睡死了也得苏。哦！公子爷好俊，问什么？”

“问休咎。”

“休咎？”

“不，问前程。”

测字先生伸出鸟爪似的、干枯而筋脉暴起的手，接过字卷，摇头晃脑先沉吟片刻，方抬起头，脸上堆起迷惑的表情，说：“公子爷如问前程，休怪在下直言无隐。”

“你说吧，我这人问祸不问福。”

“那就好，苏字草当头，疾风知劲草，好在是不怕磨难。草生墙头不怕摇，人生须如墙头草，大风吹时两边摇，左右逢源任逍遥。公子爷，明白吗？”

“明白，先生确是高论。”

“公子如读诗书，恐怕功名无望，必须早日改行。”

“如何？”

“全字不带诗书味，守成必须就农渔。深泽布渔，或可鱼龙变化。退步种稼禾，足以培植根本。但北地禾不生，禾生江南，公子爷远离北地，方可安身立命。”

“这么说来，本公子与功名无缘了。”

“不然，功名并非无望，只是不可循正途出身，天地间可幸致的功名俯拾即是。”

“你是说……”

“英雄不怕出身低。又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苏字，已替公子爷指出一条坦途，也是高高在上唯一出人头地的坦途。”

“那还得先生指示迷津。”

测字先生哈哈一笑，将手一伸，四指微招。

她从袖底取出二十两银子，悄悄地递过。

测字先生将银子在鼻端怪笑着嗅嗅，揣入怀中笑道：“好香，值得区区指引你一条明路。”

她黛眉一皱，不悦地说：“大概你骨头发麻皮肉发痒了，胡说八道想卷

被盖啦！”

“岂敢岂敢？区区不敢胡说八道。字面上写得一清二楚，如要出人头地，必须上山落草。”

“你……你想死……”

测字先生见她真恼了，赶忙陪笑道：“休怪休怪，说几句俏皮话消痰化气，不伤大雅，千万别当真。飞燕子路兄已到步乐亭去了。”

“他怎么老是不在？”

“指挥使府几位将爷，在那儿开了所大赌场，请路兄去监台，听说每天有三十两银子进益呢。”

“你去告诉他，明天午前，要他把山魑赵岱一同邀来见我。”

“请放心，在下一定把话传到。”

“有劳了。”她顿首道谢，悄然离开了三皇庙。

不远处一处卖赛梨枣的小担前，站着一位年青书生，等她离去后，摇着折扇到了测字摊旁，“刷”一声收了折扇，轻轻地搭上了测字先生的右肩。

测字先生的头刚搭在双臂上，伏在案上仍打磕睡，猛地浑身一震，吃力地抬起头，但肩部未动分毫，脸色变得苍白，悚然地叫：“公子爷，有何见教？”

“刚才那位大姑娘贵姓芳名？”青年书生问。

“这……”

“小生也要测字，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腰中挂一葫芦，缺少阴阳二气。”

测字先生打一冷战，苦笑道：“卜兄，有话好商量。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我铁嘴张可没惹你一枝花，卜兄何苦跟我过不去？”

一枝花收了扇，将两锭银子丢入签筒中，笑道：“原来你老兄是名展山东的铁嘴张半仙，没想到却跑到真定府来摆起测字摊来了，大丈夫能屈能伸，佩服佩服。呵呵！张兄是否想回山东？在下陪你走一趟，如何？”

铁嘴张又发一次寒颤，说：“不，谢谢，谢谢。那姐儿是烟家的大闺女，叫阙彤云，风流艳姬，与你老兄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一枝花说声谢谢，扬长而去。

阙彤云沿大街信步而行，距夜禁还有半个时辰，夜市阑珊街上行人渐稀。

她似乎有点烦恼，想起入暮前客栈中的情景，她感到无比的屈辱，也感到羞愤难当。在真定，她阙彤云虽不是首屈一指的绝代佳人，但也可说是前三名的花中魁首，没有人能逃得过她的诱惑，任何人也不敢拂逆她，她的裙脚下，跟着一大群，蜂蜂蝶蝶，任何她呼之即来，挥之则去。没料到今天，使尽了浑身解数，眼看要将这位英俊雄壮的好汉成为裙下之臣，却功亏一篑反而被羞辱得抬不起头来。在她来说，这是有生以来最难忍受的奇耻大辱，誓在必报。她发誓，要将一个令她屈辱、难堪、羞愤的崔长青，打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方消心头之恨。

复仇的强烈意识驱策着她，她要不顾一切达到目的。

同时，她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如果崔长青此来，是为了追踪她父亲的底，这件多牵涉到她阙家的安全，这就不是她个人恩怨那么单纯了。因此，她急于解决崔长青，为公为私，皆迟延不得。

可是，能派出去的几个有数打手，皆被崔长青打得落花流水，锻羽而

归，已经无人可派了，除非把她父亲从太行山带来的死党派出，不然毫无良策。但她已经怀疑崔长青是来追查她父亲的人，一个吴五已经令对方动疑了，她怎能不提高警觉，再将太行山的死党派出去？

她只好依靠真定的另一批地头蛇，那就是与卫所方面有往来的飞燕子路威。

她对飞燕子那群人，并未寄以太多的希望，那群人除了人多与可找到一些游勇助威之外，毫无是处。但走一步算一步，驱这群狼去斗虎，狼固然胜算不大，虎也未必能够稳操胜算，不论胜负如何，于她并无损失，只是有点令她不安，令她烦恼而已。

正走间，胡思乱想不胜烦恼，身后突然传来柔和悦耳的声音：“阙姑娘，夜已深，踟躇街巷遽尔忘归，定然有满腹心事难遣难排，是否需小生为姑娘分忧？力所能及，决不敢辞。”

她缓缓转身，眼前一亮，街灯照耀下，面前站着一位齿白唇红，面如传粉，风流潇洒的年青书生。

“嚷！你认识我？”

她颇表意外地问。

一枝花呵呵笑，欣然地说：“真定府盛传阙家一朵美娇花，人皆以能结识姑娘为荣，小生心仪已久，岂能不识芳驾？”

“你是……”

“小生姓卜名义，草字玉京，山东济南府人氏，年方二十四，尚未娶妻，前来贵府游历，姑娘请多指引，”

她灿然一笑，问：“公子在学吗？所学何事？”

有意思了，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纸一张。郎有情妾有意，一拍即合大家欢喜，连一张纸也不存在了。挑逗女人，就怕女人不理不睬，只要玉口一张，便万事定矣！

一枝花是此中老手，风月之妖，不由心花怒放，走近并肩倍行意气飞扬地说：“小生无意功名，学而不参加论才大试。论所学，不敢说文章华国，武艺无双；但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控战马三百步箭无虚发，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复善高来高去横行三丈直上十寻；姑娘认为如何？”

“唷！你吹的比唱的还好听。”阙彤云媚笑着说，忘了穿的是男装。

一枝花心中大乐，不客气地一手挽住了她的纤腰，得意地说：“姑娘如若不信，何不出题相试？小心了。”

声落，人似怒鹰振翅飞腾，挽着她扶摇直上九霄，不费力跃登两丈高的店房瓦面，好俊的轻功。

阙彤云是行家，不由芳心狂喜，恩了一声，投怀送抱，腻声娇笑道：“我的冤家，你……你吓死我了，怎么下去？”

一枝花得意忘形，轻薄地亲了她一吻，笑道：“彤云姑娘，放心啦！怎样来怎样去，一切有我，这就下去。”

同一期间，崔长青在北街一座宅院的后院，正与该大宅的一位更夫，坐在一株大树下谈判。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尽量压抑心中的激动，说：“柳老大，在下只是路经贵府赴保定，并未打算在贵地逗留，且因急于赶路，因此无暇登门拜望你老兄。刚落店，阙家便倾巢而至相逼，在下不得不出手自卫。当然，事先在下并不知大牯牛是你老兄的手下。目下，在下已经前来拜望你老兄，这点面

子你老兄给是不给，在下不好相强。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你老兄如果不肯出面约束贵地的弟兄，那么，兄弟豁出去了。”

“你想怎样？”

老更夫柳老大不安地问。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崔某不是初出道的人，遵守江湖的规矩，第一次没有人刀头舐血，下一次必定有人尸横八尺血流五步。”

“你走，兄弟叫大牯牛给你陪礼。”柳老大说。

他摇摇头，说：“大牯牛只是个被利用的人，他陪不陪礼小事一件，问题在阙家，阙大小姐是否肯甘休，你老兄作得了主？”

“这……你一走不就完了？”

“走就完了？你能保证？只要你拍胸膛，我走。”

“这……兄弟保证你离开。”

“算了，老兄，这种大话少说为妙。兄弟留下了，除非阙大小姐到客栈交代一声，不然我不走。我等她一天，明天日落时分，在下便要以牙还牙，她不能就此而不受惩罚。柳老大，如果你不约束贵地的弟兄，休怪在下反脸不认人。强龙不斗地头蛇，在下却敢斗，言尽于此，再见。”

他抱拳一礼，大踏步扬长而去。

八

真定城风雨欲来，乌锥马引起了无穷劫难。

双方在勾心斗角，暗潮激荡。

崔长：青久走江湖，当然知道强龙不斗地头蛇的道理，即使有天大的本事，单人独马成不了气候，全城的泼皮地棍群起而攻，明枪暗箭齐来，闹出人命便可能在官府落案，那就犯了江湖大忌。因此，他去找本地的地头首领谈判，理在他这一方，他必须软硬兼施先站稳脚步，明白地警告对方，万不得已豁出去，对谁都没好处，大不了他溜之大吉远走他方，光杆一条无所畏惧，死的可是真定的一群小混混，无奈他何。

先礼后兵，他这一着相当狠。在外面混的人，真正不要命活腻了的人并不多，说明利害，必可收到吓阻之效。明知阙大小姐她决不会罢休，他便有了在真定出事的藉口，可以放手办事了。

其实，他并不想管飞豹郝天雄的事，但牵涉到三百余条人命，他便不能袖手旁观了。

他浪迹江湖，劫富济贫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名不正言不顺，说穿了只是个不畏王法的大贼，列于黑道之林，诚何少去管绿林大盗的行事？他的所作所为，连他自己也不能说是行侠仗义呢！只不过他天生侠骨、不耻那些穷凶极恶的邪魔外道所为，插上手便不能不管而已。

三百余条人命血案，碰上了岂能不管？再就是恰好碰上阴大小姐找麻烦，他更不能不管了。

回到客房，他守约等候一天，不主动挑战

柳老大够朋友，全城的泼皮地棍；一个个销声匿迹，躲得远远地。

半天过去了，一无动静。

客栈的伙计，却一个个心惊胆跳，宛如大祸临头，惶惶然不可终日。

午后不久，一枝花穿了一身青袍，大袖飘飘，显得风流潇洒，配了一把长剑，施施然踏入了店门，

掌柜的眼尖，一眼便看出不是住店的，心中一跳，慌忙亲自迎出，拱手强笑道：“公子爷请坐。”

一枝花点点头，说：“免，在下要见崔长青。”

掌柜的心中雪亮暗暗叫苦，苦笑道：“崔客官刚在对面午膳返店，目下在房中……”

“领在下去。”

“是，王三，来，领这位公子爷去见崔客人。”

过来一名店伙，胆战心惊地说：“小的领路，公子爷请随我来。”

崔长青正在品茗，一面阅读摆在几上的手稿。这是他从孤魂的石室中得来的，是孤魂参悟奇学十年心血的结晶，十分珍贵。

孤魂花了十年心血，独自在暗中摸索，逐日记载进程，成功与失败皆记得清清楚楚，更在手稿中指出成功与失败的症结所在。如果悟力高的人看了这三部手稿，去芜存菁综理出其中脉络，事实上不需重花十载光阴，因为其中最少也有一半日子是失败的记载。

崔长青悟力惊人，记忆力出奇地好，过目不忘，一字之差亦难逃他的慧眼。数日来，他已熟记手稿中的每一个字，参悟出其中脉络，而且加上他本身的见解、经验、教训，他已将孤魂孙秀尚不算功德完满的一门绝学，整理出一条研习的坦途。如按他自己的构想参修，很可能失败，也可能比孤魂所期望的成就更高。

可惜，他抽不出时间找地方苦练。

目下，他仍然在手稿中寻觅可能成功的蛛丝马迹，也许在一而再阅读中，突生灵感点破天机呢。

正在全心默诵，“砰”一声大震，门闩折断，房门大开。

他一惊而起，顺手将三叠手稿揣入怀中，左手本能地扶住了茶杯，功贯指稍候机反击自保。

一枝花出现在房门口，向店伙举手一挥。

店伙踉跄退去，房内房外鸦雀无声。

他安坐不动，冷冷地注视着这位踢门而至恶客，心想：“好俊的年青人，可惜一双眼睛太活了些。”

一枝花打量着他，敌意益炽。

双方不言不动，气氛渐紧。

最后、是一枝花忍耐不住，哼了一声问：“你就是崔长青？”

“你不服气？”他反问，针锋相对，语气同样狂傲，同样无理，充满了火药味，双方顶上了。

“你出来。”一枝花阴森森地说。

“贵姓？”

“姓卜。”

“替谁出头？”

“你心中有数。”

“抱歉。”

“阙姑娘彤云。”

“哦！很好。”

“出来说话。”一枝花招手叫。

他仍然安坐不动，冷冷地问：“你踢破了房门？”

“不错。”

“但你不该进来。”

“什么？”

“在下要讨公道。”

一枝花冷哼一声，起步踏入门内说：“在下接了。”

崔长青扣指疾弹，茶杯破空而飞，平稳地，快速绝伦地向一枝花飞去。

一枝花冷冷地伸手说：“班门弄斧……”

手刚接住茶杯，杯盖突然更快地前飞。

一枝花大惊，扭身急闪。

杯盖擦耳而过，飞出院中去了。

杯中的茶因晃动而泼出，溅了一枝花一头一脸，当场出彩。

崔长青大笑而起，挟了沙棠木剑向外举步说：“小意思，抹把脸就好，失礼夫礼。在下出来了，卜老兄，你想在客店动手拔剑？不方便吧？”

一枝花的手落在剑靶上，闻声乖乖放手，咬牙切齿地让开出路，沉声道：“咱们出城走走，敞开来算。”

“请。”

“走！”

一枝花领先便走，出店后向东门方向举步。崔长青却说：

“卜老兄，该我择地方。”

“你怕什么？怕埋伏？”

“哈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老实说，在下不信任你。城外东南角是卫城，阙大小姐万一出动千军万马，我崔长青可吃不消。”

“你……”

“你得听我的。”

“如果在下不听你的……”

“你可以在街心拔剑，这可以表现出你的英雄气概。”

“好吧，依你。”

“这就走。”

南门外滹沱河旁，在广济桥西面半里地，是颇有名气的回龙庙，也称滹沱河神庙，官府春秋致祭河神，皆在此庙举行，因此庙貌宏伟，庙前有宽阔的广场，庙侧是河，平时游人不多。

崔长青从南门来，知道此处地方。出了城，向回龙庙走去，一面走，一面向跟在后面的一枝花说：“你姓卜，大名还未见告。如果认为见不得人，不说也罢。”

“反正你是要死的人，何必多问？”一枝花大刺刺地说，傲态凌人不可一世。

“记住你的名号，万一在下死了，也好到阎王面前告你呀。”

“卜某不信世间有鬼神。”

“不足为怪，在下也不信。信口闻问，如此而已。不过，等会儿拔剑动手，在下只知你姓卜，其他一无所知，杀了你之后，在下如何替你善后？”

“你放心，死的必定是你。在下将你的尸身扔下河去喂王八，一了百了。”

“万一你失手……”

“没有万一，死的必然是你。”一枝花语气肯定，极为自信地说。

谈话间，已到了庙前。崔长青说：“老兄，咱们就在此地比划比划，你有什么高见？”一枝花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回龙庙门，剑眉深锁，略现不安的神色，说：“你怎么选在这处地方？”

“怎么？你有顾忌？放心，在下没有助拳的人。”

“回龙庙的庙祝，是在下的朋友。”

“哦！你倒有助拳的，在下选错地方了。”

一枝花哼了一声，不屈地说：“你少臭美，杀你一个小辈，还用得着朋友助拳？你在外面等等，在下进去打个招呼，免滋误会，并请他不加过问。万一他不明底细，出来不由分说拔刀相助，岂不有损卜某的威望？”

崔长青往一株大树下一靠，说：“好吧，在下在此地等你出来。”

一枝花向庙门定去，扭头冷笑道：“即使你想进，也插翅难飞。”

崔长青毕竟年青，耐性有限，迫急了自然心中有气，冷笑说：“你这人夜郎自大，狂得太没分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那副尊容，象不象个有真本事的人？大概是吃狗奶长大的，天生的狗性欺善伯恶，也生了一双狗眼看人低，混帐透顶。”

一枝花自取其辱，这一串恶毒难堪的挖苦话，份量重得令人受不了，立即急怒攻心，一声怒啸，拔剑回头反扑，突发绝招“万花竞艳”，洒出了重重剑网，以雷霆万钧之威，向崔长青狂野地攻去。

崔长青挟着沙棠木剑向侧一闪，脱出了重重剑网，他不敢大意，看对方冲刺的凶猛剑势；他知道这家伙难怪如此狂妄，果然艺业不凡，且先看看再说。

一枝花一招走空，剑虹疾转，如影附形跟进，剑花再吐。毫无顾忌地紧迫进攻，捷逾电光石火。

崔长青立即抓住机会，斜移一步木剑出鞘，脱出对方的冲刺正面，“刷”一声还以颜色，木剑不偏不倚钻职而入，闪电似的拂过一枝花的左肋下，半分之差，几乎削掉一枝花的肘尖，“噎”一声轻响，一枝花胁衣裂开了一条缝，并未伤肌。

人影中分，点到即止。

崔长青掷剑入鞘，冷冷一笑道：“朋友，满招报，谦受益，这一剑你该已受到教训了。”

看尊驾仪表非俗，气宇轩昂，决非庸俗之辈，何苦受阉家的蛊惑，替阉彤云火中取栗？你走吧，回头是岸。”

一枝花羞愤难当，厉声道：“你敢等卜某片刻吗？”

“等又如何？”

“在下进庙邀一位朋友来。”

“邀他来助拳以二打一？”

“你敢不敢？”

“好，在下答应你。”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可不能毁约一走了之。”

“笑话。你既然不放心，在下陪你进去。”

“好，走！”

两人并肩向宏伟的庙门走去，不象是仇人，倒象是朋友，只不过一个神色泰然，一个又恨又恼而已。

刚踏入庙门，里面突传来一声娇呼：“果然不错，他来了。”

一枝花脸色大变，扭头搬腿狂奔。

紫影入目，来势如电，一枝花必定跑不了。

崔长青的处境很糟，紫影急射而至，他正好挡在去路上，眼看要掩上，而且紫影可能认为他是一枝花的同伴，而不分皂白向他袭击。

变化太快，不容他思索，自卫的本能驱策着他出手自保、侧闪、出招、沉喝：“慢来！”

“啪！”紫影接了他一掌，一掠而过，幽香入鼻。

他感到掌心一麻，马步虚浮，退了两步撞在门上轰然作响，只觉气血翻腾，不由大惊失色。

紫影冲势难止，飞出门限到了门外，远出六七步方倏然止步转身，讶然叫：“咦！是你。”

“咦！是你！”他也脱口叫。

原来是在方山邂逅的紫衣美丽少女，那次她与一位红衣小姑娘，及一位叫三姨的人同行。

紫衣少女脸色一变，意似不信地说：“想不到真是你，可惜哪！可惜。”

他一头雾水，问道：“可惜什么？”

紫衣少女轻摇玉首，转身匆匆走了。

一枝花早就逃得形影俱消，他只好独自回城。对紫衣少女所说的话，他大感困惑，百思莫解。在方山，这位高贵和气美绝尘寰的少女，对他不是相当友善吗？今天为何变了态度？他愈想愈糊涂。

紫衣少女接了他一掌，令他悚然而惊。这么一位水葱似的娇弱少女，竟然有如此可怖的掌力，几乎毁了他的手掌，内力直撼心脉，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哩！

一枝花绕道逃回城中，不回阙府，直奔西北玉井巷的延寿庵。

延寿底是一座小小的庵堂，住了十余名尼姑，与六七名带发修行的苦命女人，是男人的禁地，门禁森严，是苦修庵而不是香火庵。

庵两侧皆是民宅，右邻是一家木匠店，店面甚小，生意似乎颇为清淡。

一枝花踏入店门，并不向正在干活的两位木匠打招呼，直趋内间。

原来这里是他寄居之所，内堂别有洞天。推开内堂门，藏在门后的一名中年人闪出笑道：“贤弟，你还记得回来？”

一枝花脱下青袍，神色紧张地说：“别提了；好险。”

“怎么啦！阙大小姐将你赶出来了？”

“她？那浪货怎舍得让我走？她……”

“那又……”

“紫云仙子那泼辣货来了。”

“什么？”中年人惊问。

“如果走侵一步，大哥，恐怕小弟已进了枉死城；横尸回龙庙了。真糟，恐怕在回龙庙栖身的宫前辈，必定凶多吉少……”。门外一声哈哈，有人叫：“既恐怕，又必定，你的话委实令人难以捉摸，你希望我死吗？”

一个鹰目炯炯留了山羊胡的花甲老人，微笑着进门直趋大环椅落座。

一枝花苦笑道：“宫前辈，回龙庙怎会被那泼辣货找到的？”

宫前辈笑道：“不足为奇，有人通风报信。你只顾逃命，哼！真没出息。”

“那泼辣货只有一个人？”

“回龙庙确是只有她一个人。老实说；她一个人已够令人头痛了。卜义，你同来的青年人是何来路？”

“噢！前辈看到了？”

“看到你逃命，我老人家就躲在积金炉旁。那小丫头以为我老人家已经溜了，却不知我并未远走。”

一枝花将与崔长青约斗的事说了，宫前辈一惊，说：“那么，这小于是两月前大闹开封府的崔长青了，这人来路不明，至今还没有人能摸清他的底，甚至连他是黑是白也一无所知。血花会说他是黑龙帮的人，他该是咱们黑道的朋友。卜义，千万不要招惹他。”

“但……晚辈已答应了阙家……”

“呵呵！你几时守过信诺？”

“阙姑娘……”

“你从来就没有与一个女人思受五天以上，喜新厌旧得手便弃如敝履。傻瓜，这次你大概鬼迷心窍……”

“宫前辈，你就对付不了他？”

“林家的人已经令咱们丧胆了，为何又多树一个可怕的强敌？”

“你是说，林家……”

“来了一大半。”

“林白衣也来了？”

“今早你躲在阙大小姐的香闺内，卿卿我我难舍难分，怎知外面的事？今早有人看见那小畜生在东关现身，他比那些鬼女人来得更早。”

“他目下……”

“你只顾逃命，老夫却随后跟踪，总算查出他们的落脚处了。”

“在何处？”

“北门外牧庄三家附近的农舍中。”

“糟糕！咱们……”

“咱们目下必须决定，是留？是逃？”

“这……”被他们追得上天入地，委实不是滋味。“怪，他们怎知咱们逃来此地的？”

“自然是你这位到处留情的色中饿鬼，留下被人追踪的线索了。”

“这……不会吧？”

“人家却追来了。”

一枝花象是突然想起了值得高兴的事，喜悦地说：“有了，有一个人可以对付他们。”

“你是说……”

“枝花用大姆指向左邻一指，说：“甄寡妇。”

宫前辈猛拍大腿，叫道：“哎呀！我早该想到她的。”

“我负责找她。”

“对，你找她，不伯她拒绝。还有。”

“还有什么？”

“咱们想办法把崔长青拉过来。”

“你是说……”

“我来想办法。”宫前辈颇为得意地说。

“可是，晚辈与他……”

“你就别管了。梁龙。”

中年人欠身道：“前辈有何吩咐？”

“你到雕桥韩家跑一趟，务必将韩家四杰请来，干脆一不作二不休，在此地把林家的人埋葬掉，一劳永远，免得他们像附骨之蛆般紧随不舍死缠不休。”

梁龙有点为难，迟疑地说：“可是，韩家四杰……”

“把你弄来的连城璧送去，他们准来。”

梁龙哎口气说：“可是……委实难以割舍……”

“你要命还是要璧？”

“这……好吧，我忍痛送去就是。”

“那就快走，来回三十里，你得赶快。”

“好，我这就走。”

宫前辈站起说：“就此决定，咱们分头办事。千万小心，放机灵些，别让林家的人盯上，那就万事全休啦！”

崔长青回到客店，仍感到心中懔懔，对那位功力奇高的紫衣少女，耿耿于心难以释怀。

如果在回龙庙双方正式交手，后果如何？他委实不敢想象。

他的信心开始动摇，因此闷闷不乐。

更衣洗漱，取出了藏在怀中的手稿，往几上一丢。蓦地，他心血来潮，重新一把抓起手稿，脑中灵光一闪，付道：“孤魂孙秀偌大年纪，依然肯花十载光阴参研绝学。我年青，怎能就此满足？内家气功与搏击术，乃是一切武学之宗，我已经参悟其中奥秘，为何不自己参修？如果我苦练，不但孙前辈的心血没有白花，我自己也获得一门至高的防身保命绝技，何乐而不为？”

接着，他想到手稿中的练功进程，心中又有些踌躇难决。手稿中指出修练的方法与进程，皆大逾武学常规，虽是武林正宗奇学，但却有些无穷邪味，走路径，行诡道，反常规；趋险绝，而且太毒太霸道。孤魂死前行雷霆一击，七个宇内一等的邪道高手，无一幸免。要不是薄命花出现乱了孤魂的神智，那天在场的人也休想活命。这种出手伤人的可怕奇学，练成后不见得是福，在他看来，他是个心肠并不算太硬的人，是否承受得良心的谴责，颇成问题。

不管他是否肯下定决心苦练，他直觉地感到这三册手稿，如果落在旁人手中，定非武林之福。

首先，他把手稿付之一炬。行走江湖有不测，带在身边太过危险。

焚完手稿，他略为宽心，自语道：“目下，只有我知道孤魂所创的绝学是如何练的，孙老前辈地下有知，会不会责备我不曾替他发扬光大？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孤魂是成功了，临死且曾发挥绝学的威力，他可能九泉瞑目。”

他倒在床上胡思乱想，决定今晚由阙家走走。府城至井泾仅一百三十里，马程仅大半天，闹了这两天，飞豹郝夫雄应该可以赶回来了。

他却不知，掌理三关的负责人，岂是可以任意离开的？当然他也不知今早阙家方派人至井泾关报讯。

正在心中盘算，该如何方能证实阙定南是郝天雄，蓦地“砰”一声大

震，窗户被一块砖头打破，纱纸破裂，断了两根窗格，砖头掉入房中。

他无名火起，心说：“好啊！居然叫人放泼了，这是甚么话？”

不等他冲出房，外面传来一声惊叫，脚步声急骤，扔砖头的人可能被人打跑了。

他启门外出，一个鹰目炯炯留了山羊胡的花甲老人，正向他的房门走来，含笑招呼道：“老弟，可惜那泼皮跑掉了，老朽也给了他一颗小石子，差点儿打断他的狗腿。”

“谢谢，这些泼皮无聊得很。”他笑谢，出房又道：“在下崔长青，请问老伯尊姓大名？”

“呵呵！老朽姓官，官兵的官，这姓很少见。老弟，你不能再住在客栈里了。”

“怎么啦。”

“那些泼皮全是街头巷层的无赖，他们不敢和你争强斗胜，却可以昼夜不停地前来骚扰，丢瓦片扔石头，敲窗户砸屋顶，你出来他就跑，想想看，你受得了？”

“哼！在下不在乎，下次打断他们的狗腿。”他恨恨地说。

“好，就算你能扭住他们，打靳熄颖的磨露，苏更吃不消。”官老人有条不紊地说。

“更吃不消？”

“城里有的是讼棍，一张状子送进衙门，一口咬定你行凶伤人，官司你打定啦。”

“他们敢？阙家不怕家破人亡？”

“阙家不敢，不会出面，但这些泼皮敢，这就是为何强龙不斗地头蛇。”

“在下不信邪。”他强硬地说，其实心中已动。

官老人呵呵笑，说：“好吧，你既然坚持己见，老朽不便多说。老朽也是落店的，就住在后进。如果老弟回心转意，请知会一声，老朽在城郊有朋友，伴老弟前往安顿，义不容辞。”

“谢谢关照。”他感激地说，闯江湖的人，对表关心的朋友颇为敏感，他对这位萍水相逢的热心老人，生出三五分好感。

刚回到房中，廓上又响起细碎的脚步声。

脚步声停在房门外，叩门三响。

他正感到心烦，信口叫：“门没上闩，进来。”

房门一开，他怔住了。

是一个穿了彩色衣裙、浓妆艳抹的女郎，脸上脂粉甚厚，红红白白令人恶心。后面，是一个倒也清洁的青衣半老徐娘。

“公子爷好。”女郎向他飞着媚眼说，跨入房门，浓香满室。

他一看便知道对方的来路，不悦地叫：“出去，青天白日，你们怎么啦？”

半老徐娘笑得象条狼，反而抢先一步说：“公子爷别生气，以公子爷的人才……”

“你胡说……”

“不瞒公子爷说，这已是本坊最体面最年青的姑娘，公子爷如不满意，老身再换一个更年青些的来……”

“出去！”他怒叫。

“咳！不是公子爷差人去本坊叫姑娘吗？”

“见你的大头鬼……”

“公子爷，老身……”

他火起，双手一张，连推带提将鸨婆与粉头弄至门外，沉声道：“在下不追究是谁出的鬼招，知趣些，你们赶快给我离开，在下不难为你们。”

老鸨婆仍在放赖。叫嚷道：“公于爷，你讲不讲理？本坊的姑娘本来大白天都得休息，但你差去的人红眉绿眼，硬要立即派一个小姑娘来，不然要拆屋揍人。好，老身送人来了，公子爷你却要瞪眼睛吹胡子赶人……”

“你走不走？”

“要走，你得付轿费。”鸨婆无畏地叫。

他真是气急了，但又无可奈何，附近惊动了不少店客，大家伸长脑袋看热闹。

即使他有霸王之勇，也无用武之地，他总不能把一个可恶的鸨婆与可怜的妓女，象对付武林高手般三拳两脚将人打跑了事。

他取出一锭银子，塞入鸨婆手中说：“好吧，银子给你，但你得把那位要你派姑娘前来的人，姓名长像说个一清二楚。”

鸨婆乐得龇牙咧嘴，藏好银子谄笑着说：“那人叫张三，中等身材，有眼睛有鼻子……”

“你认识那个人？”

“公子爷，来来往往的人客那么多，他又不是本坊的常客，老身……”

“走走走走……”他急急地叫，这样怎会问出结果？他只好认栽。

撵走了鸨婆，廊尽头站着病秃龙公孙化及，向他摇头道：“老兄台，客栈人多嘴杂，不禁闲人进出，还是迁地为良吧。”

“在下得考虑考虑。”他盛怒未消地说。

走道匆匆奔来一名店伙，急叫道：“公子爷，有人打了你的乌锥马。”

他一惊，径奔马厩。

姓官的老人躲在一旁暗笑，这老家伙不姓官而姓宫，正是一枝花称之为官前辈的人，冲崔长青奔出的背影笑道：“饶你崔长青英雄了得，也逃不过老夫的巧安排。赂施小计，便要手忙脚乱。”

入暮时分，他被宫老人安顿在城外东北角里外的一座农舍中，乌锥马上了厩，也心中一宽，向宫老人由衷地道谢，总算获得一时的清静。

宫老人推说城中有事待办，不克久留，须在城门关闭前返城，含笑告辞走了。

老家伙并不回城，悄然奔向城北，在一座树林中，会见了躲在那儿的一枝花与两名大汉。

“宫前辈，怎样了？”一枝花问。

宫前辈喜形于色，得意洋洋地说：“略施小计，一切顺利。梁龙回来了吗？”

“不曾。”

“哦！这家伙可能误事。”

“不会吧，晚辈亲见他带走了连城璧。”

“你敢保证他不在半途转念？”

“这……”

“林家的小狗消息如何？”

“今晚他们皆留在城内有所行动，牧庄三冢的李家，只有燕京老农一家子。”

“妙极了，咱们天黑便动手。”

“太早了……”

“早才好，出其不意，保证成功。现在，咱们先进食。”宫前辈欣然地说。

一名大汉在树岔上取下一个大荷包，两葫芦酒。摆在地下笑道：“对，先进食，死也得做个饱鬼。”

“呸！你说这些晦气话触霉头吗？”一枝花居然正正经经地说。

宫前辈抓起酒葫芦，扭脱塞嘴笑道：“卜义，你口说不信鬼神，心里面却神鬼皆信。不要和我争辩，填五脏庙要紧。等会见动起手来，万一不够机警，很可能偷鸡不着蚀把米，燕京老农李仲先，手底下硬朗不可轻侮。”

一枝花冷笑道：“他手底下再硬朗，也逃不过晚辈的暗器。”

“老天，你千万别用暗器，你伯那几枚桃花镖别人认不出来吗？告诉你，千万藏拙些，即使到了生死关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在，你那要命的桃花镖最好强得稳稳的，对大家都好。”宫前辈半警告半玩笑地说。

夜幕低垂，星光暗淡，月色无光。

三人换穿了夜行衣，黑巾蒙面，悄然到达城北的牧庄三冢。

—牧庄三冢，是荒野中的三座大坟，据说是蔺相如、廉颇、李牧三位先贤的坟墓，每坟相距百尺，附近荒草萋萋，野林孤寂。冢东北，是六七栋农舍，衔接东北一带平畴沃野。

犬吠声乍起，夜行人接近了第一家农舍。

农家子弟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入夜后灯火甚少。犬吠声一起，农舍内仅有的两盏灯倏然熄灭，瓦面上，一个黑影端坐屋脊中心，用洪钟似的嗓音豪笑道：“朋友，不要偷偷摸摸了，省些劲，走近来吧。不然休怪老夫慢客。哈哈哈哈哈！”

一枝花长身而起，两起落便到了屋侧，一鹤冲天扶摇直上瓦面，突然脱口叫：“咦！你不是燕京老农。”

是个老态龙钟的老花子，站起说：“老农不在家，赶兔子去了。你阁下亮万。”

“你为何不亮万？”

“我老花子算得是半个主人，也是撵兔子的能手。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你不亮万，老夫也藏起名号不露白，从不做赔本生意。”

“崔长青。”

“什么？你是崔长青？”

“怎么？你不服气？”

“好，就算你是崔长青，那两位呢？他们龟缩不出，是不是还要请一次？话说在前面，那两位仁兄还想往屋子里跑，千万不要轻试，那里面有几头吓死人的猛狮，送两只兔子进去，还不够塞牙缝，还是乖乖现身受当些。”

一枝花不知老花子的话是真是假，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情势显然不利，必须速战速决，猛地急速冲进，剑出“寒梅吐蕊”，出其不意突下杀手。

老花子一声长笑，跳至一旁避开一击，笑道：“敢在我北丐面前递剑的人，似乎并不多见，这剑真险，危极。”

一枝花大骇，心中发冷。江湖上南乞北丐的名号，简直可以吓破黑道

好汉的胆，这两个游戏风尘艺臻化境的奇人，连少林寺的三位长老也让他们三分。’

他心中一虚，大喝一声，又是一剑点出。

老花子大袖一挥，突向刺来的剑卷去。

一枝花这一招是虚招，以进为退，突然收招身影下挫，斜窜丈外飘落屋下溜之大吉。

老花子反而一怔，忘了追袭，自语道：“丫头说这厮接了一记拂云掌而毛发未伤，世玉贤侄也说这人如何胆大了不得，怎么竟然是个胆小如鼠见不得人的怕死鬼？”

两团火球突向茅屋的院子里扔，两个黑影扔了火球便溜。

几头巨型黑犬咆哮连声，随后狂追。

救火要紧，茅屋的人并未追出。老花子一跃而下，但一枝花已远出十丈外去了，发狂般钻入矮林，一闪木’见，不易追赶了。

入侵的人逃掉了，纵火亦劳而无功。现场留下一幅蒙面巾，一具不小心遗落的鸡鸣五鼓返魂香喷管。

北丐大怒，向在屋内候机捉贼的中年人怒吼。

“果然不错，这小畜生是专为紫云丫头而来的，原来是个下五门淫贼，老夫非找到他活劈了他不可。”

说找就找，不由分说，扭头怒冲冲走了。

客栈中，客人将崔长青与妓女冲突的事，作为茶余酒后的话题，此中又有人存心不良添油加酱，煽火拨风，因此自然成为不可告人的笑柄。老花子来得正是时候，中伤的谣言加上崔长青已经离店的事实，可把老花子气得真发狠，几乎气炸了肺。

罪名落实，崔长青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

木器店的内堂秘室中，三更初。

一枝花、宫前辈、梁龙、三位壮年人，与刚到不久的韩家的四杰，济济一堂群魔乱舞。

韩家四杰是三男一女，四兄妹的排名是龙、凤、狮、虎。老大韩龙与梁龙同名，年岁也相若，是个脸目阴沉，心狠手辣，贪如狼，狠如豹的高大长脸人。老二韩凤已是三十岁的人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姿色不见佳，但身材丰满凹凸分明极为喷火。

“话讲在前面，在下另有条件。”韩龙大声说。

梁龙用一只连城璧把韩家四杰请来，本来就心中大痛极不乐意，一听韩龙另有条件，立即引起他的反感，变色道：“老天！韩兄，你还有条件？”

“怎么，不能有？”韩虎阴森森地问。这位韩老四身材最矮小，却是脾气最暴躁的一个。

“咱们可是讲好了的……”

“讲好了就不能改？”

“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

韩龙一掌拍在桌上，冷冷地问：“梁兄，你是大丈夫吗？”

宫前辈一看要闹僵，赶忙接口道：“‘韩老弟，这样好吧？有何条件，先说来听听，以便斟酌，大家商量商量，可好？’”

韩龙淡淡一笑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梁兄穷紧张而已。”

“韩兄，何不开门见山？”一枝花不安地问。他坐在韩风的下首，禁不起韩凤那如虎似狼的贪婪目光注视。他一个色胆包天的淫贼，竟然对这个中年荡妇心存畏惧，恨不得这次会商早些结束，避开这个如狼似虎的女人。

韩龙不慌不忙，喝干了杯中茶，慢腾腾地说：“其一，咱们四杰不听命于你们，各行其事、咱们的一举一动，不许诸位干涉。”

宫前辈呵呵笑，说：“那是当然。老朽只要林家那几个小畜生死，如何着手行事，悉从尊便，这不算是条件。”

“其二，没有期限，动手的时机由咱们选择。”

韩狮老三接口道：“其三，这件事咱们以你们的名号出面，你们决不能提及咱们韩家四杰，以免日后麻烦。”

韩龙又道：“如果你们认为不要，在下替你们引见血花会的真定府负责人，也许可以省些银子。连城璧并非无价之宝，仅值时价一千五百两左右。找血花会承办，一千两银子，定可替你们办妥。”

宫前辈呵呵一笑，说：“咱们不与血花会打交道，”他们也没有韩兄牢靠。老实说，血花会中，虽自诩高手如云，但要找几个能与韩兄四杰论短长的人，恐怕打起灯笼也找不到呢。”

韩龙大乐，傲然一笑道：“宫兄抬举咱们兄弟了。闲话少说，诸位对兄弟所提的条件，有异议吗？”

宫前辈笑道：“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并无异议。”

“那么，咱们告辞，请静候回音。”

“风声太紧，老客不远送了，祝诸位马到成功，老朽静候佳音。”

同一期间，崔长青穿了一身黑，越城而入，直奔阙府，他展开行动了。

阙府是五六栋大楼构成的宏丽大宅，前面有广场，左右三方有园。是本城少数名园大宅之一，奴仆众多，护院打手人数上百。其中卧虎藏龙，潜藏着不少从太行山漏网的悍匪大贼。一

他象个幽灵，无声无息接近了中间那栋高楼，登房越脊如履平地。

二楼的明窗距地约两丈左右，上面是阙大小姐的妆楼，灯火全无，人早已安息。阙彤云并不知乃父是太行山的巨盗呢。阙彤云，只想查明飞豹是否已从井陘关赶回来了。阙彤云的住处，以为楼在宅中心，必定是主人的寝室呢。、

一楼二楼之间，伸出六尺裳檐。他艺高人胆大，飞身直上，再一跃八尺，贴在明窗下。

里面没有声息，他大胆地撬窗探入。

房中漆黑，人已经睡了，有轻微的鼾声传出，脂粉香中人欲醉。

有向外的明窗，不能亮火折子，左右一探，探近了牙床，掀帐悄然探入，先制住床上的人再说。

床上人竟未盖衾被，虽则夜凉如水。这一探，令他一惊，是个胸围子已除，玉体丰映的女人，所触正是酥胸，肌乳松弛，是个大嫂而不是闺女。再摸头发，证实了他的猜想：阙彤云。”

他掩住妇人的口，推动对方的脑袋低叫：“起来，起来。”

妇人毫无动静，象是睡死了。

他本能地摸摸妇人的睡穴，不由一怔，心说：“怪！有人比我先来了？”

睡穴被制，当然已经有人先他一步入室。他不再逗留，摸至房门，不错，门是虚掩着的，并未上门。

他提高警觉，出房带上房门，沿走道向前探索，无声无息宛如鬼魅。走道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猫也不可能看到四周的景物。

走道折向，突觉眼前一亮，已到了另一座内房，有灯光从窗内射出，灯光虽幽暗，但在他来说，已经够明亮了，四周纤毫俱现。

里面突传出隐隐人声，入耳清晰：“你说他今早去找崔长青，使不曾返回？”

他想：“语音好耳熟。”

接着，是另一个更熟的语音：“是的，竟然平白地失踪了。”阙彤云。”

牵涉到他，他急于听下文，也想知道问话的女人是谁，何要问他的事？

以发刺穿一个小孔向里瞧，不由大惊，暗叫道：“老天！阙彤云的人。”

房中的妆台前，两女坐在锦垫上，神态悠闲，像是闺中密友促膝倾谈。阙彤云穿了褻衣，半露的胴体令男人魂销魄荡。

紫衣女郎穿的是紫缎子劲装，背系长剑，与白天穿衣裙完全不同，极为脱俗动人，劲装将曲线衬得凹凸分明，清丽中显出刚健婀娜的神采。幽明的灯光下，崔长青只看得心中怦怦跳。阙彤云，他还不至于心猿意马，自从第一次与紫衣女郎与红衣小姑娘姐妹俩照面，两女的高贵风华，与不沾人间烟火的秀丽气质，令他自感形秽，怎敢生非非之想？

但今晚不同，灯下看美人，一旁又有一个令人心动神摇罗襦半解的女郎，他又不是白痴，难免有点心猿意马。

神意飞驰中，他迷乱了。

鼻息有异，糟！在一个大闺女的房外向里偷窥，里面又有两位美娇娘，怎得不糟？

紫衣女郎猛地玉手一挥，灯火倏灭。

他大吃一惊，不假思索地溜之大吉。此时此地如被人拦主，后果不堪设想。

从原路退出阙府，今晚白来了。有紫衣少女替阙家保镖，也还是见机退出再说。

要出城必须从屋面走，三更天巡夜的最多，夜禁期间不指在街上流连。他跃登瓦面，向远处的阙府楼房扫了一眼，阙彤云，因此阙彤云的香闺内，提防拴卜的回来生事。罢了，今晚暂且撤开。”

沿街屋的瓦面向北走，飞越百十间屋面，前面街下人影翻然上升，娇叱声震耳：“站住，你走得了？”

他吃了一惊、心想：：“这丫头从街下追来，来得好快。”

他想走，但已来不及了，紫衣女郎已迫近丈内，突然止住冲势，已伸出的剑向侧一带，说：“咦！又是你。”

他小心地戒备，说：“姑娘有何见教？”

“刚才躲在窗外的人，是你？”

“这……不错。”他硬着头皮答。

“一枝花呢？”

“一枝花？我那有一枝花？”

“哼！你少给我贫嘴。”

他有点火起，冷笑道：“听不听在你，在下贫什么嘴？”

话不投机，一言不合，双方皆有成见，冲突自难避免。紫衣姑娘本来就对他不满，哼了一声说：“擒下你之后，不怕你那群恶贼能飞上天去。拔剑，为你的生死存亡二拼。

他心中有气，说：“拔剑就拔剑，你不可欺人太甚。”

姑娘长剑一引，剑身突发龙吟，并未小看他，用内力御剑，显然将他看成不可轻侮的高手。

双方亮剑，立下门户，徐徐引诀移位争取空门。

沙棠木剑一振，姑娘也作势进击。

双方移位极为缓慢，高手相搏，不可能找到空隙进击，必须奋勇进搏，在相搏中抓住雷霆一击的机会；这机会必须自己制造，稍纵即逝极难把握。

他不想先出手，有些顾忌，也为了礼貌。

姑娘不再干耗，猛地一剑点出，看似缓慢，其实快极，剑尖直指胸口，一闪即至。

他伸剑斜搭接招，身形左移。

第二剑又到，他吃了一惊，这一剑可怕，恍如电光一闪，排空直入。

“啪啪！”沙棠木剑连封两剑，一声低比，他立还颜色，反击姑娘的威胁。

愈打愈快，在瓦面的斜面放手相搏，双方皆想争取下方，因此最后移至于屋脊交手，各占一端，谁也占不了便宜。

二十招，三十招……

他愈打愈心惊，这丫头的剑势怎么愈来愈快？压力也在逐渐增加，显然拼耐力他也难获优势呢。

三十五招……

“咻！”姑娘低叱，剑影突以全速切入，迫腰肋，快得令人肉眼难辨。

他一剑急封，没封住。

腰肋一凉，糟。

第三十六拍……剑再次光临。

他扭身便倒，着地急封第三次光临的剑影。

“啪！”封住了。

姑娘手腕一振，喝道：“撒手！”

他如果不撒手，剑尖必将贴木剑下降，他只有一刹那的机会脱身，这一刹那便是姑娘振剑的瞬间。

他顺势推剑，贴瓦面向下飞射，避过随来的一剑。

“你走得了？”姑娘颇感意外地叫，也向下追。

他在檐口向下滚坠，着地后方感到腰肋突发奇痛，浑身一展，受不了。

真是命不该绝，下面是天井。先前两人在屋顶交手，屋内的人已被惊醒，却不敢出声，有两个人在天井探头向上看，见有人向下掉；只吓得同声尖叫，向屋内逃。

崔长青人急智生，也向屋内逃。

姑娘却不敢往里追，大姑娘半夜三更往男人屋里钻，提着宝剑捉男人，不象话。

偏偏屋主人吓慌了；奔入屋内往叫：“有贼，有飞贼……”

姑娘恨恨地一跺脚，一闪不见。

崔长青并不在屋内躲藏，抢入屋内往门后一闪，接着向下一伏，重又蹿入天井中。

屋面上，姑娘已经失踪。

他向上跳，屋顶高仅丈余。人是上来了，突然“哎”，声惊叫，向下一伏，几乎摔倒。

腰肋下痛得受不了，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粘粘的，伤得不轻。

流血太多，他支持不了多久。找剑，沙棠木剑失了踪。他有点昏眩，忍痛跳落屋旁的小巷，踉跄而走。按在剑口上的手，似乎脱了力，血仍在流，必须快找地方裹伤，不然大事不妙。

他双脚无意识地、本能地挪动，见路就走，心中不住咒骂：“这泼妇为何一而再与我作对？我崔长青如果有一口气在，誓报此仇。”

但心中明白，除非他能练成孤魂手稿上的绝学，他要胜这位女郎，机会微乎其微。紫衣女郎的剑术，快如电闪神奥绝伦，他根本就难以封架，要想取胜谈何容易？想起来他就感到五内如焚。

走着走着，前面巷道已断，一堵高墙迎面挡住去路，墙内树影婆婆。

到了墙下，原来一条小巷横在眼前，并非死巷。

“当当当！”三更三点的更鼓声入耳右面传来，而且看到了灯龙，是更夫。左端，也传来脚步声，巡夜的来了。

他吃力地向上跳，忍痛扳住了墙头，艰难地引体上升，滚入墙内，“砰”一声跌了个昏天黑地。

这是一座荒芜了的大花园，是中落了的大户人家留下的宅院，不远处的那栋大楼，风吹门窗不时劈啪震响，里面定然没有人居住。

他内大宅踉跄走去，果然不错，偌大的宅院空寂无人，大部分的门窗已经失踪，只有楼上的三两扇破窗，被风吹得开合不定，劈啪作响。

楼下太脏，他吃力地爬上楼，在一座破窗下的角落坐倒，开始撕衣带裹伤。

百宝囊中有的是金创药，包扎停当，只感到一阵难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

终于，他昏原了。

失血过多的昏厥，加上体力不支，无人急救，便很难苏醒。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凉风吹来，寒露甚浓，风自然够凉，他倏然而醒。耳中，突然听到异声：“嘻嘻！原来林白衣是这么俊的小伙子，老娘几乎走了眼啦！”

他大吃一惊，附近有人。

接着，他想起激斗后的事，这里是无人的破空宅，怎么有人声？是狐仙？林白衣又是怎么回事？

顶头上空，有灯光从背后透射而过。

他躺在一座破窗下，只有一扇破窗。警觉地悄然抬起上身，小心地掩在窗旁向内偷域。

这一看。看得心中怦然。

由于里面是一间内房，除了一度窗丢了一扇窗外，门尚完好，里面的笨重家具仍在，床橱几俱在，居然甚少尘埃侵入，倒还显得整洁。

一身白衣的林白衣，坐在床缘不言不动，双目发直，形如痴呆。

一枝红烛插在台上，烛光明亮。

一个姿色不恶的青劲装女人，正在替林白衣解除剑鞘、百宝囊、腰带……
他一怔，心说：“林白衣中了邪……不，中了迷魂药物。”

大名鼎鼎的武林奇才林白衣，白道中不可多得的侠义英雄！今晚却落在这个女人手中，岂不邪门？

他想挺身而出救林白衣，但却无能为力，创口仍在发痛，而且浑身无力。出去只有白送死，把自己也饶上，何苦来哉？

他只有保全自己连大气也不敢出，甚至不敢移动身躯，伯不慎发出声息自我麻烦。

女人是韩凤，韩家四杰的老二。她先点了林白衣的气门穴与环跳穴，方掏出一颗丹丸纳入林白衣口中，吹口气送入咽喉，自语道：“幸好没用暗器打他，象这种英俊魁伟的人，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哩！”

一面自语，她一面解下自己的剑与百宝囊，拉下包头帕，荡笑着拭抹那尚坚固的大床。

林白衣打一冷战，突然神智一清，咦了一声，挺身站起，但环跳穴被制，力不从心，无法站立。

韩凤格格娇笑，说：“小兄弟，不要枉费心机。”

林白衣吃了一惊，讶然问：“大嫂，你是谁？”

韩凤哼了一声，粉面一沉，在旁坐下说：“你叫我大嫂，而不称姑娘？难道说，我真象个大嫂吗？”

窗外的崔长青忘了痛楚，真忍不住想笑。这鬼女人梳了坠马髻，徐娘半老，劲装内高耸的酥胸，丰满浑圆的臀部，不象大嫂象闺女？见鬼！

林白衣哼了一声说：“好吧，就算你是位姑娘，怎么回事？”

“你潜伏在悦来居，想等天涯怪乞上官星河在内收拾地理鬼，出来后向他讨消息，是吗？”

“不错。”

“本姑娘钉上了你。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

“你是……”

“我叫韩凤，你不会认识我。”

“你……”

“有人要你的命，你的举动很容易找，一身白衣，怎逃得过对方的耳目？”

“你是……”

“我捉到你了，成功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只要你肯依我，我把你带走。”

“依你？你是说……”

韩凤突然抱住了他，腻声道：“我年屈三十，青春不复留目下还没有婆家，想必是你我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

“呸！你说什么？”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韩凤突然掩面颤声叫，似乎羞答答哩！

林白衣哼了一声，冷笑道：“天下间竟有你这种不知羞耻的贱女人。”

韩凤勃然大怒，抓项百宝囊，取出一颗排色丹丸，强塞入林白衣口中，立即将林白衣按倒在床上，剥了个精光大吉，然后自行宽衣解带，眼中燃烧情欲之火，冷笑道：“我不信你是个铁打的金刚，给你一颗春露丸，你就会原形毕露，会象狗一般向我摇尾乞怜。要不是我爱惜你，多给你一颗，你连命都保不住，做了风流冤鬼。老娘喜欢你，这是你的福气……”

话未完，她尚未变白羊，林白衣已呈异状，挺身手一伸便将她抱住，气息咻咻。

她一阵荡笑，双双滚倒在床上，缠住了林白衣，一双赤条条男女丑态不堪入目。

崔长青一咬牙，忘了痛楚，忘了自身的安危，悄然而起。

在金顶山胡家，他与绮绿春风一度，至今仍心中愧疚。林白衣是响当当的白道英雄，日后何以为人？

韩凤情欲高涨，在撩拨挑逗林白衣，竟不知有人接近。刚要除去下裳，“噗”一声响，脑门便挨了重重的一击，手一松，昏迷不醒。

林白衣仍在意动，“唉”一声耳门也挨了一记，昏倒在韩凤诱人的服体上。

崔长青吃力地拉脱韩凤的双肩关节，再找婆娘的腰带捆住双脚，绑实在床栏上方，取来烛台，一捏婆娘的人中，吹口凉气，婆娘悠然醒来。

他将百宝囊倒在床上，里面的瓶瓶罐罐有六个之多，沉声问：“说！贼淫妇，那一瓶是春露九的解药？”

韩凤大骇，尖叫道：“你是谁？你把我……”

“说！在下要解药。”

“你好大的狗胆，你知我是谁……”

崔长青将烛移近婆娘的乳尖，烛火摇扬，冷笑道：“在下不管你是谁，你说不说？”

火舌一闪，焰光拂过乳尖。韩凤尖叫，扭动着叫：“我说，我说！”

“说。”

“是那瓶黄色的。”

崔长青放下烛台，倒出一颗丹丸冷笑道：“如果丹丸不对症，在下要你生死两难，对付你这种淫贱的女人，在下有一套极狠极毒极惨的手段，保证你八辈子也忘不了。”

丹丸当然对症，一颗丹丸进入林白衣的咽喉，不消多久，便缓缓清醒，气血开始回复正常，情欲之火迅速地退去。

“穿上衣裤。”崔长青沉声叫。

林白衣神智恢清，大骇道：“怎么回事？”

“这淫妇用春药制你，幸好在下及时救了你。”

林白衣吃力地穿奸衣裤快靴，苦笑道：“原来是你。崔兄，咦！你一身是血……”

“在下希望仍有余力替你解穴，准备！”

穴道一解，林白衣短期间仍不能活动自如。

崔长青妄用真力，只痛得冷汗直流，额上青筋跳动，吃力地说：“这淫妇交给你，在下要找地方养伤，告辞。”

“崔兄，慢走，你的伤……”

“被人刺了一剑，伤了肋助。”

林白衣取过自己的百宝囊，取出三颗丹丸奉上，诚恳地说：“这是九转金丹，一颗便可起死回生，请立即服下一颗，片刻便可止血止痛。另用一颗外敷，极为神效。”

他道谢毕，方接过丹丸，捏破蜡衣吞下一颗，笑道：“咱们彼此恩恩相抵，谁也不欠谁的。林兄，后会有期。”

“崔兄，慢走，咱们交个朋友……”

崔长青已到了宙下，扭头笑道：“你穿白，我穿黑，黑白不同道，算了吧。再见，小心了。”

林白衣摇头苦笑，自语道：“这人神秘得很，我会找到他攀交的。”

韩凤愁眉苦脸地叫道：“林白衣，你打算把我怎样？”

林白衣一发狠，拈起春露丸的玉瓶，里面还有二十余颗之多。他冷笑一声，切齿道：“在下放你一马，你死不了。”

“谢谢你，我……”

“但你得吞下这瓶春露丸。”

韩凤大骇，狂叫道：“你……你不能这样狠，你……”

“药是你的。”

“天哪！吃两颗元精丧尽，吃三颗人变色疯……”

“一瓶有二十余颗……”

“你杀了我吧。”韩凤厉叫。

“我不杀你。”

“但比杀了我还惨，吃四颗之后，死状极为残忍，你还是行行好，杀了我吧。”

林白衣将所有的药瓶全部打破，丹丸踏碎，开始替韩凤解绑，冷笑道：“如果你想活，招供。”

“我……”

“你不招，我要用刑。”

“你……”

“你不信我会用刑？”林白衣沉声问，拔下她的发钗，冷笑一声，在她的丰满胸膛上磨了磨。

韩凤心胆俱寒；叹口气说：“你们这些年青人太可怕，好吧，我招。”

“招，我在听……”

这一听，听得林白衣脸色大变。倒不是听一枝花请韩家四杰出头寻仇而惊，而是听到宫前辈嫁祸崔长青的毒计而心寒，叫声苦也！丢下赤身露体的韩凤，长飞而去穿窗狂追崔长青。

“定是大妹伤了他，糟！”他一面追一面心中暗叫。

夜风萧萧，全城死寂，夜色苍茫，到何处去找崔长青？崔长青已走了许久，早已踪迹不见。

崔长青得药力之助，已经出城走了。

林白衣撞墙似的四面追了好几条街，最后心中焦躁，重回大楼找韩凤，韩凤已经不见了，

他心中叫苦不迭，火速扑奔玉井巷延寿庵，迫不及待跃上木匠店的瓦面，不顾一切胆大包天地向下跳。

人落天井声息全无，但依然警醒伏在内堂窗下的警卫，长声低喝：“流云飞瀑，那条道上的？”

他不理睬对方的切口，身形一闪，硬撞入对方的怀内，一把便抓住对方拔刀的手，另一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沉声道：“要死要活，你就点头摇头。”

是一个青衣大汉，完全失去抵抗力，恐惧地点头示意要活。

他擒住大汉的右手脉门，扭转制住了扣咽喉的手，沉声问：“千年狐

宫曜藏在何处？”

“他……他不在，全……全都出去了，家中就剩下我……我一个人……”

“他把崔长青诱到何处去了？”

“城……城外……”

“城外何处？”

“在下不……不知道。”

“你敢说不知道？”

“大爷，你……你活剥了我，我也不……不知道，迫急了我……我只好乱……乱招，岂不是耽误你……你的事？”

林白衣想想也对，有道理，转口问：“一枝花卜义呢？”

“听说他找女人去了，好象是找一个厉害的女人。”

“你全推说不知？”

“在下确是不知，只知梁大爷用一块抢来的连城璧，请来四个姓韩男女，要杀一个什么姓林的一群男士，其他的一概不知。”

“你是什么人？”

“在下王十六，是梁大爷的朋友钱木匠的徒弟。”

问不出头绪，林白衣急得直冒冷汗，丢下王十六，跃上瓦面如飞而去。

千年狐宫曜与一枝花几个人，偷袭燕京老农的宅院失败，被北丐吓得屁滚尿流如飞而遁，怎敢回到木匠店住宿？几个人一商量，决定野宿一宵，天快亮时方返回城中藏身，方圆二十四里的真定城有十余万人口，藏身容易安全些，在城郊反而最危险。

千年狐本想到农舍探崔长青的消息，又怕昨晚乌锥马的下落传入城中，万一紫衣姑娘当晚赶回燕北老农处，带人去找崔长青，自己冒失地前往，岂不是睁着眼睛往刀山上跳？因此决定一动不如一静，先找地方睡大头觉再说，能逃出北丐手下，该睡一次没有恶梦的觉贺一番，不能再冒险走动了。

崔长青真是命运多舛，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不走北门走东门，跳下城根方暗暗叫苦，十丈宽的城濠，如何飞渡？胁肋受伤，既不能用登萍渡水轻功，也不能入水而游怕水浸入伤口。

“好吧！回城找地方躲一躲。”他想。

用飞爪爬城，出进两次，累得他满头大汗，伤处被牵动，痛得浑身发软。好不容易爬回城内，已经快将精力耗完，苦也。

他沿城根向北摸索，不知走了多久，委实难以支持，头晕脑胀眼前发黑，必须找地方歇息了。

四更天，正是霜毕最冷的时候，沿墙根一带是十丈余宽阔的空地，不许建屋，以便有战事发生后，兵马有地方回旋与登城防守，因此全成了荒地，脚踏在结了薄霜的草地上，响声可传数十步外。

朦胧中，他向最近的一所房屋走去。

眼前光芒一闪即逝，原来是壁缝中透出的一线灯光。怪！这时屋中怎会有灯光？

屋中如果有尚未入睡的人岂不正好？找到人照料，也是一大幸运呢。

他上前叩门，手刚伸出，门倏然而开，灯光入目有点刺眼，一个人影迎门而立，阴森森地叫：“进来，识相些。”

门限高，他几乎被绊倒，向内一颠，对方把他抓住拉入，突然叫：“咳！血，这家伙一身血，受了重伤。”

堂屋中有不少人，他一瞥之下。看到一个红影。’

“把他先丢在墙角。”有人叫。

“砰！”他被丢在厅角，只跌了个昏天黑地，几乎昏厥，虚脱地叫：“请……请给我水……水……”

“不许开口！”

“我要水……我姓崔……”

“啪啪啪啪！”挨了四耳光，只打得他天旋地转。

坚韧的意志与强烈的求生意识支持着他。

他反而神智很快地恢复，看清了屋中的形势，他心中一紧。

先前所看到的红影，赫然是紫衣女郎的同伴，穿的仍是红衣红裤，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变成了杀气腾腾的小女杀星。她的剑电芒四射，左手扭制住一个大汉的左手掩在身前。所站的部位很糟，是厅堂的壁角绝境。

被制住的人，是韩家四杰的老四韩虎。这位仁兄袍衣破裂，右颊有血迹；左手被反制，剑又搁在右颈侧，已完全失去了反抗力，被小姑娘置于前面，用他作为挡刀剑的盾牌。

此外还有五个人，为首是一个年已古稀脸色青中带白的老人，却穿了一袭花缎袍，佩了剑，喜形于色，一双鹰目不转瞬地盯视着小姑娘，涌现着贪婪的光芒。

另四人是两名脸貌狰狞的大汉，与两位穿罗衣胜雪半透明的蝉纱衣裙，隐隐可见胸围子与衬裙极为大胆艳丽女郎。佩了剑，而且剑已在手，正指向红衣小姑娘。

将他抓入的人，是两大汉中的一个。

老人莱架笑，向被迫在角落上，摆出暴虎冯河姿态的红衣小姑娘说：“小美人儿，你与小辈的过节，与老夫无关，老夫不管他的死活，只要收你为门人，你还是乖乖丢下剑向老夫磕头，保证你有好处。”

小姑娘哼了一声道：“你少废话，本姑娘不睬你那套鬼话，让开！”

老人脸一沉，冷笑道：“你竟敢如此对老夫无礼，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

“我不管你是谁，再不让开，本姑娘要骂你了。”

“哈哈！你骂吧，打是亲，骂是爱，江湖道上，谁不知我色魔夏侯信喜欢这个调调儿？本来老夫并不喜欢象你这么小的黄毛丫头，你的年纪还不算是女人呢。可是老夫看你气质大佳，这么小就美得令老夫心动，因此要收你为门人，这可是你的大造化，你怎敢拒绝？”

红衣小姑娘一听老魔自报名号，脸色大变，如中电殓，惶然旁顾想夺路脱身。

色魔已看出她的心意，大笑道：“丫头，你不必枉费心。机，你已经插翅难飞。你如果顺从，老夫会善待你。如果你不知趣，老夫擒住你剥光，送入美人洞，玩腻了再赏给老夫的男门人享受，你将后悔嫌迟。”

红衣小姑娘又急又惊，猛地将韩虎向老图一推，一声娇此，从侧方夺路突围。

老魔鸟爪似的枯手一伸，便抓住了韩虎的天灵盖，五指一收，五指似已扣入韩虎的颅骨内，信手一扔，“砰”一声大震，韩虎的身躯重重地按在墙壁下，手脚一阵抽搐，然后徐徐静止，寂然不动了，至死也不曾发出半声叫号，爪下断魂暮而了帐。

同一瞬间，一名罗衣女郎与一名大汉，截住了红衣小姑娘。

另一端，另两名男女也迫进了。

人影乍合，剑气飞腾。

“铮铮铮……”

人影一分，剑气乍敛。

“咦！”色魔讶然叫。

“哎唷！”一名罗衣女郎本来退出丈外，站得好好地，突然叫了两声，直挺挺地仆倒在地。腰带上方近鸠尾穴处，鲜血象泉水般向外流。

稍后一刹那，一名大汉身形一晃，上身猛地前俯，“砰”一声也摔倒在地。

另两名男女，则将红衣小姑娘迫至壁角，距壁角已不足一尺了。

红衣小姑娘脸色苍白呼吸不平均，左背肋衣破肉开，有血沁出。右大腿侧也中了一剑，但只伤表皮。刚才她行雷霆一击突围，几乎耗尽了全力。但失败了。虽则她毙了，男一女，但自己也挨了两剑，目下的情势，对她更为不利。

时光飞逝，危机也急匆匆地光临。

色魔勃然大怒，吼道：“你们退出去，把尸体拖走，老夫要这丫头生死两难，她将后悔终生。”

两男女应声后退，拖了两位男女同伴的尸体向外走。

色魔大踏步迫进，直向红衣小姑娘走去。

红衣小姑娘也不笨，先下手为强，向前急掠，以便争回刚才失去的地盘，也想行险一击夺路，剑吐千朵白莲，依然凶猛绝伦。

老色魔大袖一挥，叱道：“丫头斗胆！”

小姑娘刺出漫天的剑影突然‘收，连退三四步。

老色魔仍然冷冷地迫进，冷笑道：“即使你有天下无故博大精深的无双剑术，内力不如人，一切枉然，你还不跪下？”

小姑娘一声娇此，再次挥剑进搏。

大袖再挥，小姑娘倒退，“砰”一声背部撞在墙上向下滑。

老色魔一声狂笑，踏进伸手擒人，得意洋洋地说：“老夫要尝尝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滋味，哈哈！”

五更将临，漫漫长夜行将消逝。

崔长青半躺在壁根下，为红衣小姑娘的生死而心焦。

红衣小姑娘的狂野神奥剑术，他一看便知道是与紫衣女郎一脉相承，火候老到，已获剑道神髓。可是，毕竟年纪小，功力修为有限，根基虽深厚，无如后天的修为仍欠火候，在具有一甲子修为的老色魔夏侯信手下，简直不成气候。

色魔用大袖进击，无形的暗劲发如山洪倒泻，剑在尺外便被劲气所束缚，而且回头反奔。小姑娘像是被剑所带动身躯，也像是被一只无形的魔手将她向后推，无可抗拒，身不由主，背部撞在墙壁，几乎昏倒。

老色魔满口脏话，得意洋洋淫笑着上前，伸手便抓，眼看要手到擒来。

红衣小姑娘不甘就擒，仍想作困兽之斗，银牙一咬，一剑劈出。

老色魔左手一翻，便抓住了锋利的剑身，右手疾伸，在红衣小姑娘的粉颊上掏了一把在怪笑道：“小心肝宝贝儿，你确是美，你我白发红颜遨游天下，为江湖水留住佳话……”

“啪！”红衣小姑娘目眦欲裂地给了他一耳光。

老色魔大怒，丢掉剑，双手一收，夹住了红衣小姑娘的双颊向上提，提至眼前沉声道：“你这小野猫该死，老夫要好好糟蹋你，让你三个月起不了床。让你眼睁睁成为红粉骷髅。”

小姑娘手脚齐来，向老色魔乱打乱踢，但毫无用处，老色魔浑如未觉。

老色魔哼了一声，又道：“你再不服贴，老夫立即剥光了你。”

小姑娘双颊被夹住向上提，手脚悬空，人已惊得魂飞魄散，本能地挣扎乱打乱踢，哪肯听老色魔的警告？乱打乱踢如故。

老色魔大怒，小姑娘将他的警告置之不理，有损他的威望，将小姑娘抵在墙上，一手叉住下颚，一手抓住小姑娘的领口向下撕。

“嗤”一声裂帛响，小姑娘的外衣中分。

尚未发育完成的小姑娘。里面仍然穿了胸围子。

小姑娘下颚被叉住抵在墙上，身子贴悬壁空，樱桃小嘴无法张开，想嚼舌自尽也力不从心，眼看胸围子一撕，她尔后便不用做人了，只急得珠泪滚滚，果真是生死两难。

眼看要受辱，老色魔的手，已抓住她的胸围子上端，作势向下拉。

崔长青竟然不知死活，顾不了自己的创伤，急冲而上到了老色魔身后，咬牙切齿用尽平生之力，一拳击向老色魔的后脑。

老色魔功臻化境，气功火候纯青，只因为逞一时之兽欲，动手撕衣便忘了运功护身，不运功与常人并无多少不同，欲令智昏终于自食恶果，死在一位小姑娘身上，真是活报应。

“噗！”拳击中后脑，如击败革。

老色魔的脑骨碎裂内陷，手一松，小姑娘向下滑落，他也向前仆倒，倒在小姑娘身上，把小姑娘压在下面。总算不错，把小姑娘的胸围子撕破了，抓在手中舍不得放，死也甘心。

崔长青拖住老色魔的手一拉，低叫道：“还不快逃？往屋后脱身。”

他没忘将小姑娘被撕下的破帛衣丢出，掩住了小姑娘的胸膛。

门外的罗衣女郎刚好推门向里张望，愕然叫：“咦！师父……”

崔长青拾起小姑娘的剑，急叫：“快走，我断后。”

小姑娘跳起来叫：“把他们杀光！”

这一跳，盖胸的布帛飘落，胸口一凉，只羞得她无地自容，赶忙拾布掩胸，扭头往屋后跑。

可苦了崔长青，一男一女抢入，双剑齐来势似奔雷。

“铮铮！嗤！”

架开两剑，右臂却挨了一剑。

他重伤在身，用不上三成劲，稍一移动，创口却痛入心脾。而且刚才击毙色魔，他已将九转丹提起的三分有限元气耗尽，怎禁受得起两个男女高手的全力狂攻？

“铮！”他又架住了一剑，却感到浑身一震，身躯不受控制，“砰”一击栽倒在地。

大汉眼明脚快，来不及出剑，一脚挑出，“噗”一声踢中他的右膝。

罗衣女郎赶上，“擦！”一剑刺入他的左肋，由上至下，而且偏了些，未刺透内腑，贴肋骨擦过了皮肉，剑尖刺入砖地半尺以上。

他向侧急滚，生死间不容发，危极险极。

生死关头，眼看要剑下断魂，红衣小姑娘恰好裹衣停当去而复来，尖叫道：“我要活剐了你们！”

叫声凄厉，来势如电。

两男女先前四人同时进击，竟然死了两个，目下只剩下两个人，师父又死了，怎敢再留下等死？一看红衣小姑娘疯狂地扑来，不约而同扭头飞逃，一跃便出了大门。

小姑娘疾冲而至，衔下追出。

崔长青又受了两处剑伤，幸而都不太严重，吃力地爬起，往屋后溜。地面，洒落了一串血迹，他又在失血。

钻出后门，他吞下最后一颗力怒丹，捻头看看五色，喃喃地说：“我得去找潞安府的捕头于世明，不管怎样，我得有个交代。”

他打一冷战，向南举步，喃喃地说：“好冷，我……会死吗？”

红衣小姑娘恨重如山，狂追两男女，等到两男女钻入黑暗的民宅，她才记起屋中倒地的崔长青，不由打了一寒颤，扭头狂奔自语道：“天啊！我怎能丢下他？我真该死……”

人去屋空，除了死尸，不见崔长青，她慌慌地尖叫：

“崔爷！崔……崔大哥？你在哪儿？”

她看到了向屋后延伸的血迹，只觉心里一沉，哭泣着沿血迹追寻，心酸地叫：“他又受了伤，天哪！你是不是被人掳走了？”

夜间怎能追寻血迹？她绝了望。

于捕头于世明落脚在一座小客栈中，，客人甚少，全店除了大统铺之外，仅有三间上房，只有他一个住上房的客人。

这位于捕头昼间忙于查案，忙了一天，五更天睡得正甜，叩门声惊醒了他。

拉开房门，看到一个全身血迹的人，不由大惊失色，骇然道：“老天爷！崔兄，是你吗？”

“是我。”崔长青虚脱地说，摇摇欲倒。

于捕头扶住了他，掩上门，将人往床上扶。

崔长青却坐在凳上，苦笑道：“我不在此逗留，马上要走。先给我喝口水。”

于捕头端来一杯茶，惶然问：“崔兄，怎么如此狼狈？我得先替你裹伤。”

“一言难尽，那就劳驾你了。”

裹好伤，他将今晚的概略经过说了，最后惭愧地说：“不是在下为人谋不忠，在下已尽了力，没想到阉家找来了，一位如此高明的女人做保镖，恕我不能为于兄效劳了。”

于捕头只感到心里一沉，惨然一笑道：“看来，在下只好转回山西了。为了在下的事，连累崔兄……”

“区区创伤，算不了什么。于兄，这样好了，林白衣乃是白道中的顶尖儿人物，艺业比在下强得多，此人声誉甚隆，一身侠骨，你何不去找他相助？”

“可是，在下与他素昧平生……”

“你我也是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的朋友。不要迟疑，去找他，说是在下所授意的，他必定不会拒绝。”

“也好，兄弟试试。”

“那么，在下告辞。”

“崔兄，何不在此养伤？你的伤势极为严重……”

“放心，我死不了。”

“崔兄，日后……”

“日后？只要在下不死，也许咱们仍可碰头，请留步，在下自己出去。”

只花了半天工夫，于捕头便将林白衣的下落打听出来了。

林白衣也在找崔长青，跑遍了城中每一间药肆，找遍了每一个伤科郎中，可是他失望了。

紫衣少女与红衣小姑娘，则到城外寻觅乌锥马的下落，两人怀着负疚的心情，凄凄惶惶到处询问消息。

林白衣白费了一天工夫，找不到有关崔长青的丝毫线索，失望地出城返回燕京老农的住宅，已是申牌正未与酉之交，暮色四起。

城门口迎面站着一个人，迎着他抱拳施礼含笑道：“林大使请了，可否借一步说话？”

他一怔，问道：“咱们似乎陌生得很，请教……”

“在下姓于，名世明，山西潞安府捕头。林大侠誉满江湖，冒昧请教，恕罪恕罪。”

“在下要出城，咱们一面走一面谈。”

两人并肩出城，于世明说：“在下奉命来真定查案，有了困难，久仰林大侠胆慈心，见义勇为……”

林白衣摇摇头苦笑道：“不瞒你说，于捕头，目下区区也有了困难，恐怕无暇顾及官方的事了。再就是咱们江湖人，如非万不得已，决不官府中人打交道，于兄应该明白才是。”

于世明颇感失望，讪讪地说：“本来在下与林大侠素昧平生，冒昧请求援手协助，的确鲁莽，如不是崔长青老弟……”

“你说什么？”林白衣兴奋地问。

“这……”

“刚才你说崔长青……”

“是的，崔老弟嘱咐在下……”

“他人呢？”林白衣急问。

“他去养伤去了，昨晚他受伤甚重……”

“能不能带在下去找他？”林白衣满怀希冀地问。

“这个……”

“我是他的朋友，他昨晚曾经救了我。”

“他只说去找地方养伤。至于到何处他没提。”

“你不知他的下落？”林白衣失望地问。

“的确不知道，昨晚他走得十分匆忙……”于世明将昨晚的事说了，最后说：“依他的伤势看来，他夜间不可能离职。他的马已寄在城外，听说是一个姓官的老人替他……”

“那老贼不姓官，而是江湖上罪恶滔天的千年狐宫曜。”林白衣恨恨地说。

“噢！那老贼也到了真定？”

“在下就是追踪他那样杀人、抢劫、采花的恶贼而来的。咱们到李前辈

府上安顿，从长计议。”

两人一面走，一面谈，径奔牧庄三。

走了半里地，劈面通上一个青衣人。于世明与那人举手打招呼，互相颌首会意便各走各路。

“那是谁？”林白衣问。

“是本府的捕役。”

“哦！真定府地面，于兄并不完全陌生。”

“是的，还有几个朋友。”

“你能不能供给千年狐的消息？”

“在下也许能尽力。”

“好，在下也助你一臂之力。”

“谢谢林大侠……”

“不必谢我，咱们互相帮忙而已，也冲崔兄份上，在下助你查缉飞豹郝天雄。”

一天，两天……崔长青的消息宛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府城附近，城郊各处要道有不少伏桩。

乌锥马竟然平空失了踪，岂不可怪？东西南北各处要道，没有人看到乌锥离开。

林白衣第二次光临钱木匠店，已是人去屋空，人全逃走无踪，线索中断。

谁也没疑心隔邻的延寿庵有鬼，一枝花这恶贼，藏身在庵后的秘室中享福。

乌锥马换了一处城西五六里的农舍藏匿，是一处毫不起眼的殷实农家，主人是千年狐早年的好友，洗手在此落户已有十余年，附近的人皆不知这人的底细，只知他是个有妻有子女的勤俭朴实庄稼汉，大家都称他为周老实，久而久之，他的本名而被人所忘怀。

周老实种了百十地，屋后有座大型的掘开式地窖。这种地窖上面加建了棚屋，可以住人，冬暖夏凉，是窖藏农产的好地方，俗称地屋。一匹乌锥马藏在地窖，毫不引人注意。

崔长青在周家养伤，他也住在地客内，千年狐把他安顿在此地，另有深意。崔长青虽说败在紫衣女郎剑下，身受重伤，在千年狐眼中看来，已是难能可贵了不起的事了。千年狐本人有自知之明，接不下紫衣女郎三五剑，可知崔长青仍有利用价值，只要崔长青能把伤养好，由崔长青主攻，再纠集几位朋友相助，置林白衣于死地希望甚浓，值得在崔长青身上投下一笔。

崔长青绝口不提与紫衣女郎恶斗后的事，对救了林白衣与红衣小姑娘的经过，更是只字不提；他不是个长舌的人。

林白衣送给他的三颗九转丸确是神效，助他渡过了难关。他自己也有治伤的药物，创伤的变化令人十分满意，一连三天，他的元气在迅速地复原中。

千年狐功于心计，直到目下为止，总算一切顺利。虽则并未尽如人意，至少崔长青已经和紫衣女郎拼了老命，因此诡计并未落空，仍算是成功的。

最令两人兴奋的是，林白衣正在大索城内外，显然是搜索崔长青的下落，这消息简直妙不可言。

老狐狸一发狠，立即请人向各地召请朋友，要在真定放手大干一番。

这几天，外面的事一概交由周老实负责。千年狐、一枝花、梁龙与三名死党，则白昼潜藏不出，以免落在对方的耳目下。他们躲在周老实的农宅中，除了千年狐之外，其余的人不与崔长青照面。

崔长青怎知他们的阴谋？一切皆如蒙在鼓中。

这天晚膳毕，一枝花向千年狐说：“宫前辈，晚辈明早不回来了。”

“你不回来？”千年狐不解地问。

“晚辈已与甄寡妇约定，明天留在她那儿一天。”

“白昼留在那儿，你不怕出纰漏？”千年狐不以为然地说。

“出什么纰漏？底下的地窖只有了空庵主与甄寡妇知道，秘密得很。”

千年狐摇摇头，说：“天下间没有真正秘密的事。卜义，你这样晚间来来往往，早晚会上碰钉子的。目下风声紧急，林家的人与那群自命侠义的狗东西，不分昼夜加紧搜寻咱们的下落，万一碰上了，你死了不要紧，却连累了其他的人。依我看，你还是忍着点，几天没有女人陪伴，死不了的。”

一枝花笑道：“宫前辈，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我不去不成，总不能功亏一算白费了几天工夫吧？”

“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你是说，甄寡妇答应出来找林白衣？”

“她答应了，但得等她的师妹到来商量，方可完全决定，她的师妹明午从京师回来，因此要我留在庵中守候。”

“哦！她的师妹是谁？怎么从没听说过？”

“就是十余年前，与金萧客闹了一场风流公案的金针女儿迟凝香，目下她已经落发出家，法名慈净。”

千年狐一拍大腿，狂喜地说：“妙极了，有她出面，林白衣何足道哉？卜义，你得把那风骚入骨的妖精请来。”

“那是当然。这是说，前辈允许晚辈留在延寿庵了？”

“好，可以，但千万小心些。”

“晚辈理会的。”

“你去吧。”

一枝花换了一袭绿袍，佩剑挂囊，等天色尽黑，方悄然走了。

接近西门，已经是二更初，天宇中云层厚，星月无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过了直趋城根，不见半个人影，毫无异样。

城墙太高，无法跃上，必须用壁虎功或游龙术向上爬。他用的是壁虎功，缓缓向上爬升。

爬登一半，他发现右侧有异声，有人用飞爪扔上了城头。

“有同道进城。”他想。

刚攀上了城头，右方以飞爪爬城的人已经比他快，踪迹不见。

眼角瞥见一个白影，以一鹤冲霄身法，在左方不远处飞上了墙头，好俊的轻功，竟然能飞腾三丈，委实骇然听闻。

他大吃一惊，向下一伏，连大气也不敢喘，只感到心中发冷。

并不是那人的轻功吓坏了他，吓坏他的是那一身白。江湖盛传林白衣，他一见白便心中发毛，被林白衣追怕了，可说是望影心惊。

其实相距尚远，由于对方穿的是白衣，因此能看见淡淡的模糊人影。右面以飞爪登城的人穿的是夜行衣，所以只听到声音而不见人。

只一眨眼，白影便不见了。

他出了一身冷汗，潜伏许久，方敢长身而起，小心翼翼四周摸索一遍，

方敢爬入城内，向延寿庵方向急走。夜市未散，他不敢走大街，从小巷溜。

延寿庵殿堂小，占地有限，前后院有高高的院墙与外界隔绝，后门常年关闭禁止出入。

一枝花象头灵猫，无声无息地跳入后院。

一座假山暗影后，传出两记弹指声。他回了三下，轻灵地绕近，低声道：“亲亲，我来迟了些，抱歉。”

暗影中闪出一个长发及腰的女人，亲热地扑入他怀中，腻声问：“好人，怎么会来迟，有事耽搁吗？哦！你来了就好，我好想你。”

他温柔地吻着对方的樱唇，一只手却粗野地在对方的服体爬行摸索，久久方说：“别提了，亲亲，爬城墙时看到一个白影，好象是死对头林白衣，吓得我好半天不敢移动。”

“好人，林白衣真那么可怕吗？”

“老天，何止可怕？简直是恐怖。他本人艺臻化境，已经够可怕，他的父亲关中第一条好汉电剑林寿，是早些年武林三大名剑客之一，你说恐不恐怖。”

“你不要怕，我想，我对付得了他。走吧。”

“是的，我想，亲亲，只有你才能救我。我们下去，先不要管那小狗，你我先亲热一番，再谈我们的事。”

“随我来，等会儿我替你引见一个人。”

假山有一座秘密暗门，也就是地底秘窖的出入门户，两人进入后，一块假山石徐徐移动，掩住了秘窟入口，外表接合得天衣无缝，白昼也不易发现痕迹。

地底秘窟有三间密室，里面布置得颇为奢华，银灯明亮，幽香阵阵，牙床锦衾无不精美，一几一案皆出自名匠之手。

这那是出家人苦修的地方？简直可媲美大户人家的妆阁闺房。

灯光下，这位长发女人呈现在眼前，年纪已有三十出头四十以下，倒有五六分姿色，面庞白净，五官匀称，当年定然是个出色的美人。有一双水汪汪黑而深的大眼，眼角的鱼尾纹用淡淡的脂粉掩盖住，灯光下看不出老态。外面披一袭黑薄绸半透明罩袍，隐约可看到里面的胸围子与长裤，曲线玲珑，倍增神秘妖媚之感。

她先奉上一杯绿色的饮料，春色横眉黛，笑靥如花。金盘、银盘、玉杯，五杯中绿色的液体幽香触鼻，可说是色香味皆臻上乘。

一枝花卸下剑囊，脱去绿袍，接过杯，先喝了一大口，一把将她揽入怀，嘴封嘴哺给她半口，方得意地笑道：“如果年年月月能如此享受，此间乐，不思蜀矣！”

女人放下金盘，接过他的玉杯，坐在他怀中，情意绵绵地一口口度入他口中，杯尽方偎在他的胸膛上柔声道：“玉京，只要你愿意，留下吧！这里随时都欢迎你，我多么希望能与你常相厮守啊！”

一枝花的一双手，时而沉柔时而狂暴地在她的胴体爬行，双方皆逐渐放浪形骸，气息咻咻。在紧要关头，他没忘了在她的耳畔叹息一声，无可奈何地说：“亲亲，我怎不想能与你长相厮守呢？无如那林白衣象是附骨之蛆，不散的冤魂死缠不休，从沁阳追到真定千里追杀，先后已杀我三四十位朋友，满以为逃至真定，地近京师天子脚下，他该不敢追来，但他却来了……”

女人用纤手掩住了他的嘴，亲着他喃喃地痴迷地说：“玉京，苦了你了，

不要耽心，一切有我。”

“亲亲，我怎能不耽心？我得逃，逃至天涯海角。只要我不死，我会回来，回来与你长相厮守，快快乐乐伴你过一生，免得你永远背着甄寡妇的不雅姓氏，免得你一辈子伴着青灯木鱼苦度光阴……”

“哦！玉京，玉京……”甄寡妇痴迷地、缠绵地，激情地呼唤。

“亲亲，可是我不能，我要活命，我要……”

“玉京，不要说了，我……”

“亲亲……”

“我说过，我要杀了那林白衣……”

“可是，你得听你师妹……”

“玉京，我要求你信任我。”

“好的，亲亲，我本来就信任你啊！”玉京温柔地说，他知道何时该适可而止。

春满斗室忘一切。’

日上三竿，另一间华丽秘室。

牙床上，坐着年已半百，粗眉大眼满脸横肉的庵主了空老尼，不像是个女人，而像一个粗野的男子汉，那双充满色欲的大眼依然明亮，手中没忘了扣着念珠，坐在床上居然宝相庄严。她身左，坐着另一个中年尼姑，比甄寡妇年轻两三岁，相貌平庸，神色间似乎颇为安详庄重。她就是甄寡妇的师妹慈净尼姑。

十余年前，慈净做梦也没想到会走上落发出家的路。她人虽不美，但风流艳事却天下闻名。姓迟，名凝香，绰号叫金针女。曾经为了与江湖名士金萧客闹了一场风流纠纷，搞得乌烟瘴气，臭名远播，迫得她只好遁入空门，在京师一带耽了十余年。至于她出家后是否守得了清规，便不为世人所知了。

对面的锦垫上，并坐着一枝花与甄寡妇。甄寡妇在三个女人中，是最出色的一个。

了空庵主沉静地数着念珠，沉静地说：“甄大嫂，虽则你带发修行，并未拜我为师，但我是本庵的庵主，名义上你该称弟子，因此，你该听我的话，不可一意孤行。”

甄寡妇冷静地说：“可是，我不同意主袖手旁观的做法。”

“我也是为你好。”

“这我知道，但庵主忽略了一项事实。”

“你是说……”

“那林白衣是目下江湖江湖声誉极隆的豪杰，以行侠仗义自诩，嫉恶如仇，心狠手辣不留余地。他既然来到真定，早晚他会查出咱们延寿庵是藏污纳垢之所，多年来数名壮男平白失踪，与大户被劫大量金银等等无头奇案，他必定插手过问，庵主认为纸包得住火吗？”

“你说得太严重了。”了空底主仍不让步地说。

一枝花接口道：“庵主明鉴，不是在下危言耸听，而是说出事实。林白衣这次追来真定，沿途皆有他的狐群狗党通消息，消息极为灵通。每经一地，必定将该地的黑道朋友锄诛净尽方肯罢手。庵主虽自认在真定作案多年，神不知鬼不觉，但若耍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是包不住火的。在下潜隐在隔邻钱木匠家中，可说是神不知鬼不觉极端秘密，事实如何？庵主该比在下更清楚。”

了空庵主意动，向慈净问：“慈净，你有何高见？”

慈净沉吟半晌，沉静地说：“贫尼久耽京师，不知江湖动静，难作估量。”
“你可否拿定主意？”

慈净的目光，落在甄寡妇脸上，说：“师姐也多年不曾在江湖走动，却力主除去林白衣，为世除害。”

甄寡妇笑道：“愚姐无意故作惊人之语，说不上为世除害，而是为自己打算，我希望L郎能不受威胁，永远留在我身边。师妹，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这次忙。”

“庵主到底有何打算？置身事外？”慈净问。

了空庵主盯着她，说：“我要知道你的打算。”

慈净吁出一口长气，说：“这样好了，我得先看看卜施主有哪些可靠的朋友，方能有所决定。”

一枝花笑道：“在下的朋友不少，目下正从四面八方向此地起来相助，象千年狐宫曜……”

慈净淡淡一笑，接口道：“贫尼十余年未履江湖，陌生得很。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江湖朋友的名号，贫尼一无所知，必须亲自来方可知道他们的真实才学，见面方知他们是否能派上用场。”

一枝花点头道：“对，理应如此，这样吧，晚上在下带诸位前往，也好让朋友们知道诸位是咱们坐同一条船的人。”

“好，就此决定。”慈净沉静地说。

整天，一枝花躲在秘室中与甄寡妇缠绵，等候日落西山。

整天，林白衣也在辖兵调将。

整天，有人不断地监视着延寿底的动静。

一枝花昨晚看到了白影，‘躲在城头自以为未露形迹，暗自庆幸，却不知在赴延寿寇途中，已被白影盯了梢。白影不是林白衣，并不知对方是一枝花，只感到这人行踪可疑，因此暗中跟下。这一跟，跟出了更可疑的征兆，一个大男人半夜三更逾墙进入尼窟，进去后便不见出来，岂不可疑？

阙府中，这几天外弛内张。

韩家四杰上次出兵不利，老二韩凤几乎送命，老四韩虎失了踪下落不明，怎肯干休？已派人返家召集好友赶来府城，要找林白衣算帐。当然，韩凤也要找崔长青。由于钱木匠已是人去屋空，他们与千年狐失去联络，因此不知千年狐与崔长青之间的内情。

同样地，千年狐并不知崔长青从韩凤手中救了林白衣。如果知道，老狐狸不气死才是奇迹。

月黑风高，夜来了。夜，是属于夜行人的。

周老实的农舍中，大厅中一灯如豆，柴门紧闭，外表上看，宅中的人皆已安歇，农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常得很，唯一的灯光，是神案上的长明灯。

外面寒风料峭，秋末的夜，已听不见虫鸣，原野一片死寂。

“汪汪汪……”两条大黄犬开始狂吠。

蓦地响起三短声口哨，接着千里火一晃。

屋角的墙脚下，响起一声呼哨。

黄犬突然停止吠叫，钻入狗洞不再出来。

三个人影出现在通向柴门的对劲，是一枝花与两位尼姑，一个带发女

尼甄寡妇。

一枝花独自上前，轻叩柴门三下。

“谁呀？”里面有人叫问。

一枝花心中大定，再叩两下说：“是周兄吗？小弟卜义。”

“后面是敌是友？”

“延寿庵的女菩萨。”

柴门拉开，壮实的周老实在院子里，笑道：“请进，好朋友来了不少。”

周老实迎客入厅，向一位迎出的小后生说：“去把宫老爷子与梁大叔请来。”

小后生应了一声，入内去了。

周老实请客就座，亲自奉上香茗，笑道：“舍下人丁少，招待不周，诸位师姑请见谅。”

双方客气一番，千年狐偕梁龙匆匆出厅。一枝花赶忙替双方引见，共道明来意。

千年狐大喜过望，得意地笑道：“诸位师姑但请放心，目下咱们的人手差不多了，今天一天中，共赶来了十二位好朋友，一现在，在下把他们请出来，大家相见以便参商。”

出来相见的人，是来自获鹿的汪家四霸汪乾、汪坤、汪良、汪震；来自栾城的神枪太保江洋；来自阜城镇的神力王安新平；笑菩提百戒；横行北地的勾魂一箭展振声；夺魄三星平阳……全是些名震江湖的黑道巨魁。可说是实力雄厚，空前盛会。

千年狐替众人引见，彼此互相久仰客套一番。

慈净总算满意，大家开始交换意见。首由梁龙提出消息，郑重地说：“目下林家兄弟仍然寄居在燕京老农家中，北丐似乎失了踪，之外并无岔眼人物。前天近午时分，一位朋友曾经看到林白衣与一位中年人，在舒啸台会面。那人其貌不扬，对林白衣执礼甚恭。可惜咱们的人必须跟踪林白衣，附近又没有接应的朋友，因此无法查出那人的海底。总之，林家兄妹人数有限，这次咱们必可将他碎尸万段，斩草除根。”

千年狐接口道：“林白衣在这几天中，在全力打听崔长青的下落，几乎访遍了所有的金创郎中，当然他是白费劲。他那两个妹妹，也四出打听乌锥马去向，迄今仍未放弃追寻。因此依情势估计，他们已将崔长青列为必欲得之而甘心的目标，咱们正好从崔长青身上下功夫。”

笑菩提是有名的酒色和尚，也是有名的笑里藏刀的诡计多端的人，笑道：“宫施主，崔长青是谁？”

“是个江湖后起晚辈，曾经在河南·开封，与血花会冲突，捣翻了血花会一笔买卖。这人来路不明，口紧得很，艺业颇不平常，比在下高明得多。”千年狐颇为赞许地说，然后将崔长青为了乌锥马，与阙府结怨的经过说出，最后更得意地将自己设计驱使崔长青火中取栗的事，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

笑菩提鼓掌称善，说：“高明高明，施主不愧称千年狐，但不知施主今后又有何打算？”

千年狐呵呵笑，得意洋洋地说：“在下的打算，是放出崔长青在此匿伏养伤的消息，预先布下天罗地网，林小狗兄妹必定会前来进网入罗，咱们群起而攻，必可一网打尽。”

勾魂一箭却不同意，冷笑道：“我不相信林白衣有三头六臂，他也是个

人，咱们一群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英雄好汉，却群起而攻，哼：宫兄，日后咱们还想不想称英雄道字号？”

“展兄的意思……”

“在下要单打独斗，交给我啦！”勾魂一箭傲然地说，轻蔑地扫了千年狐一眼。

汪家四霸的老大汪乾接口道：“话讲在前面，先小人后君子。咱们四兄弟前来助拳，固然是为道义而来，但最主要的是为了紫云仙子林紫云，她是咱们兄弟的猎物，希望诸位不要争。”

一枝花心中一千万个不愿，但却不敢形于辞色。

千年狐大笑道：“如果为一个小丫头而有所争论，伤了咱们弟兄的和气，岂不让人笑话？一句话，汪兄。”

汪乾的目光，膘向一枝花，阴笑着问：“卜老弟，你有何高见？”

一枝花心中暗骂，但口中却强笑道：“一切由宫前辈作主，在下毫无意见。”

“那就好，咱们一言为定。”汪乾兴奋地说。

延寿寇主不耐地说：“你们是商量计策呢，抑或是分脏？既然你们都认为收拾林白衣兄妹易如反掌，他们都是你们囊中之物，贫尼何必前来凑热闹？告退。”

千年狐赶忙陪笑道：“庵主请勿误会，目下咱们必须将北丐与燕京老农一群人计算在内。这些人必须由寇主出面，方能稳操左券，也只有诸位师姑方能克制得了那几个老不死的。”

甄寡妇柳眉一挑，冷冷地说：“贫尼只要除去林白衣，其他的人概不负责。”

勾魂一箭脸色一沉，冷笑道：“你凭什么跟在下争林白衣？”

甄寡妇粉面生寒，沉声反问：“姓展的，你不服气？”

勾魂一箭无名火起，倏然站起说：“甄寡妇，你是不是要挑战？”

甄寡妇娇躯一晃，便到了堂中，拍手怒叫：“你说对了，贫尼就向你挑战。”

勾魂一箭飞跃而出，冷笑道：“在下成全你就是！上啦！”

千年狐大急，抢出拦在中间叫道：“两位请息怒，千万不可自乱脚步，请归座。”

群魔大会一开始，便充满了不吉之兆，争强斗胜与分脏的利害冲突，在千年狐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老狐狸好不容易将两人劝回座，笑菩提突又节外生枝叫道：“老狐狸，咱们史话短说，这些事提出来，未免言之过早。贫僧认为，大家都是冲你千年狐的交情而来的。但亲兄弟明算帐、道义是道义、交情是交情，谁也不想做傻瓜放弃自己的利益。双方动手，谁获得什么，什么就是他的。譬如说，和尚好色，和尚敢斗，和尚也当仁不让，如果我和尚抓住了紫云仙子，要和尚让出奉送，这恐怕办不到。”

汪乾气虎虎地站起，怪叫道：“刚才你和尚并未反对，这时提出岂不是冲在下而来吗？”

笑菩提格格怪笑道：“和尚用不着反对，这时反对有何屁用。天鹅还高高地在天上飞，癞蛤蟆竟在泥地里吵闹要分天鹅肉，能分得个结果来？”

汪乾一脚踢开凳，怒声道：“和尚，你斗胆，你挖苦挖够了，在下要替

你糊上你那张臭嘴。”

笑菩提一声狂笑，手一拂，桌上的茶杯破空向汪乾飞去，挟了方便铲，虎跳而出。

“啪！”汪乾扣指急弹，指风在五尺外击破了茶杯。

眼看要动手拼命，千年狐根本就压不住，急得一头汗，奔出大叫道：“两位请勿动手……”。屋外，犬吠声大作。

周老实一惊，叫道：“熄灯，有人来了……”

“砰”一声大震，厅门大开。

“砰”丢进一个黑衣人，躺在堂中间像是死了。

狗吠声倏止。

第二个蒙面人出现，又丢入一个黑衣人。

第三个，丢入两条死犬。

瓦面，有人故意踩碎一块瓦发声。

闭紧的窗户，传来了嘿嘿阴笑。

千年狐大惊，心中叫苦。两个警卫被人制使了，看家的两头大黄犬也遭了殃，瓦面上有人，窗外也有不速之客。这是说，对方人数甚多，已包围了宅院，糟透了。

三个黑衣黑面人跨入厅门，千年狐只好迎上，先礼后兵，抱拳行礼沉声问：“请了，可否以真面目相见？”

为首的蒙面人哼了一声，问：“你是此地的主人？”

“在下宫耀。”

“晤！听说过你这号人物。这几位……”

“阁下请先亮万。”

“在下不是为亮万而来的。”

笑菩提怒火未消，一般怨气正要找地方发泄，距举步迫近的蒙面人甚近，猛地大喝一声欺，铲发猛似雷霆，“横扫千军”向蒙面人扫去。

千年狐首当其冲，吃了一惊，向侧虎跳八尺，避过致命的一铲。

蒙面人却不躲不闪，等方便铲将要及身，方电似的飞扑出去，竟然从铲上方飞穿而过，快得象是电光一闪，奇怪绝伦。

笑菩提做梦也没料到对方敢用这种险招，不由大骇，想躲闪，已来不及了。

“砰！”象倒了一座山，和尚仰面倒地。

蒙面人双脚踏住尚的腰腹上，右手扣住和尚的咽喉，左手搭在和尚的脸上，食中两指压住双睛，伛偻地蹲在和尚身上，口中发出一声兽性的咆哮。

和尚挣扎两下，不敢再动了。

另两名黑衣蒙面人左右齐上，挡在前面剑已出鞘，威风八面，用意是阻击想上前抢救和尚的人。

“砰！”窗户被击破，黑衣蒙面人跳窗而入，外面还有两个。

厅门外，也多了两个。

延寿底主突然叫道：“住手！本庵主知道你是谁。”阙彤云，踱入说：“本姑娘也知道你是谁。”

制住和尚的蒙面人移下双脚，抓起和尚向前一推，冷笑道：“谁想班门弄斧，在下必定杀他。”

和尚的头脸已变成猪肝色，站立不牢，再次倒地，吓了个胆裂魂飞。

千年狐心中大定，陪笑道：“这位定然是阙大人了，久仰大名，如雷贯耳，请上坐，都是自己人。”

蒙面人冷哼一声，双手叉腰冷冷地说：“你还不配与我平起平坐。”

“是，是，在下……”

“我找你要人。”

“要人？”

“你是千年狐宫曜？”

“正是区区。”

“那就对了。”蒙面人傲然地说。

“大人要的人是……”

“崔长青。”

“大人明鉴，区区需用崔长青……”

“来引诱林白衣，是吗？”

“是的……”

“我不管你，人我要带走。”

“这……”

“还有那匹乌锥马。”蒙面人大声说。

在座的人，见他举手投足之间，便将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笑菩提制伏，制的身法手法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怎能不惊？被他镇住了，谁也不敢妄动。

延寿庵主念了一声佛号，说：“大人不是迫人过甚么？”

蒙面人冷笑道：“你们替我惹祸招灾，还说我迫人过甚？”

“大人……”

“快交出崔长青和乌锥马，本大人耐性有限。”

一枝花上前行礼道：“阙大人……”阙彤云冷哼一声，比道：“你还不滚远些？”阙彤云……”阙彤云不屑地说，向甄寡妇瞥了一眼，又加上两句：“贱东西！你的胃口竟如此卑贱。”

一枝花脸红耳赤，惶然失措。

甄寡妇羞愤难当手按剑把踏出一步。

延寿庵主拉住了。

千年狐知道绝望，说：“好吧！大人可以自己去捉他。”

“在何处？”

“在后面地屋，他受伤甚重，但仍能拼命。”

“你负责把他捉来。”

“这……”

“捉不来，你们都得落案。”

千年狐打一冷战，赶忙说：“好，区区去把他带来。”

“快去快来。”

崔长青在地屋中养伤，后面栓着乌锥马。他根本不知千年狐的阴谋，也不知前面周老实的住宅中，到了大批魔道人物。今晚他睡得正香，创口正在迅速复原中。

住处以草为褥，没有床席，没有灯光，真够狼狈的。

他做了个恶梦，正梦见绮绿披头散发，向他恨恨地扑来，不住尖叫：“你这弹情郎，薄情郎……”

他一惊而醒，冷汗沁体。

后面，传来了乌锥的蹄声，乌锥在乱蹦乱跳，发出一阵令他心潮澎湃的嘶声。

知道马嘶的人不少，知道马啸的人却不多，也只有久经战阵的老马，才知道在战斗前以嘶表示情绪。

他心中一紧，神驹通灵，大概已经知道将有重大事故发生了。

据说，剑子手用久了的剑刀，出入(决囚)的前夕，也会出鞘发啸。

接着，他定下心，自语道：“也许是它被囚禁了这些天，情绪不稳定吧！”

他躺了再睡，心情渐趋平静。

“笃笃笃……”响起了扣门声。

“谁呀？”他叫，一惊而起。

“老朽官山。”门外的千年狐答。

“哦！有事吗？”他起身上前开门问。

千年狐提着一盏气死风灯笼，踏入笑道：“替你送药来了。”

“有劳老伯了。”

“小事一件……”

话未完，千年狐一肘顶在他的胸口鸠尾穴上，同时手急眼快，扣住了他的右手脉门，左手丢掉灯笼，锁住了他的咽喉要害，冷笑道：“服贴些，老弟，你不能怪我，走。”阙彤云正恨恨地死盯着他，他看到这鬼女人眼中怨毒的火焰。阙彤云哼了一声，说：“我知道你会有这一天，我也等看这一天到来。”

蒙面人举手一挥，喝道：“把他捆起来，带走！”

崔长青死瞪了一枝花一眼，再转向千年狐，然后扫了众人一眼，冷冷地说：“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好，我崔长青会与诸位再次碰头的。”

阙府的一座大楼下，有几间地底密室，室壁皆以巨大的青砖砌成，顶部皆是合抱的巨木叠就，如铜墙铁壁，闭上铁叶门，里面的人插翅难飞。

壁上嵌着精工打造的铁扣环，崔长青双手被铁页环所扣住。壁根也有铁环，分扣住双胫。除非他会龙蛇变化，不然万难脱身。

对面是一排虎皮交椅，坐着五个人。中间那人年约半百，五短身材，脸上方下圆，眉心有回字纹，鼻头特尖，有一双带煞的怪眼。

其他四人皆是像貌凶暴的骠悍大汉，一个个象是煞神，看长相便知不是善类。阙彤云，吴五。

两名大汉站在崔长青左右，抱肘而立神色狰狞。

崔长青只看第一眼，便知于世明于捕头找对人了，这位真定之狼阙大人阙定南，果然是太行山巨寇飞豹郝天雄。

飞豹郝天雄冷冷一笑，冷冷地说：“好，咱们开始伺候这小辈。”

两名大汉应诺一声，动手撕掉崔长青的上衣，露出满是创疤结实精壮的胸膛。拦腰缠住伤巾，伤巾有药渍沁出。

一名大汉狞笑道：“这小子浑身都是疤痕，是闯过道的汉子。”

飞豹困惑地审视着他的疤痕，久久方问：“小子，你是哪条路上的？”

他心中在打求生的主意，冷冷答道：“过路的。”

飞豹粗眉一挑，沉声道：“小子，你少给我倔强。”

“在下本来就是过路的。”他仍冷冷地答。

“我问你是那条线上。”

他心中一转，冷笑道：“你这是算什么？崔某人从未落案，你一个守关

官，并非缉盗地方官，狗咬老鼠多管闲事，你敢把崔某送交府衙追问吗？”

飞豹嘿嘿笑，说：“原来是个吃黑饭的。”

一名大汉接口说：“大哥，须防这小子有诈？”

飞豹不住点头，说：“对，当然要弄清楚。小子，你认识吴五？”

他冷笑道：“你说那位大掌鞭？哼！看他的长象，就知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这马弁，靠不住，可能是个卧底的贼。”

飞豹一阵怪笑，笑完说：“吴五是贼，你呢？”

“我？贼中之雄，有道之盗。”

“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

“只因为在下是有道之盗，所以反而被你们这种滥官黠吏所欺。为了一匹马，你们可以置王法于不顾，可以假公济私，可以不择手段巧取豪夺。”

“哈哈！你说对了，天下事如此而已。小辈，你认为本官为何要获取你的乌锥？”

他也嘿嘿怪笑，说：“令爱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她孝心可嘉，说要送给你做上阵的坐骑。其实，神武右卫出身的货色，奢谈出边上阵，谁不知是欺人之谈？你如果有了乌锥，必定用来临阵脱逃。早晚要受国法处决，乌锥反而害了你，何苦强夺在下的乌锥马？没有乌锥，休想临阵脱逃也逃不了，可能死不了，反而可保全性命。”阙彤云所说的真心话，煞费苦心。

飞豹又消了两分戒意，笑道：“你小子把本大人看扁了……”

“神武右卫本来就没出几个好东西，在真定附近谁不知道？”

“给我打他一百鞭。”飞豹大笑着叫，笑得颇为开心。

一百记不轻不重的皮鞭，创口未愈的崔长青死去活来，但他居然忍下了，哼也未一声。

飞豹鼓掌三下，叫道：“这厮满口胡言，避重就轻搪塞，来人哪！准备刑具，好好问他口供。”

刑具取来了，排列在案上。夹棍、铁丝刷、割肉刀与一碗盐一盆水、火盆烙铁、肉钉、头箍筒与一盆辣椒水，任何一样也不好受。

“先给他刺一刺。”飞豹狂笑着叫。

两大汉将崔长青的右脚拉长，脱去靴袜，一人勒住脚，一人用铁丝刷刷足心。

崔长青起初不在挣扎，接着开始发奖，等到足心的皮肉变了色，他笑得眼泪鼻涕齐下。

“哈哈哈哈……”他拼命挣扎着怪笑。

“哈哈哈哈……”所有的人也在狂笑，飞豹笑得直不起腰来。

久久，飞豹不笑了，叫道：“好，他笑够了，现在，来问口供。”

崔长青好半天才回过气来，足底已是血肉淋漓。

飞豹翘起二郎腿，笑道：“想当年，咱们杀人取乐，开心极了，转眼多年，很久没这么快活啦！姓崔的，你招不招？”

崔长青吁出一口长气，厉声问：“你要我招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

“你不是真定之狼阙定南吗？”

“不是。”

“那你是谁？”

“这要问你。”

“问我？我不知道。”

飞豹举手一挥，说：“给他灌水。”

又上来两名大汉，先用一根大木，横顶住他的腰向外扳，这一束，他更无法移动了。

原先上刑的两名大汉，一人捏住他的鼻子，将一根竹筒插入他的口中，另一人则将辣椒水往竹筒里灌。

捏鼻的手一放一松，辣椒水便向鼻腔反呛。

一盆椒水灌完，崔长育已是半条命。

“你招不招？”

崔长青几乎崩溃了，神魂离体，痛苦难当，眼前一片模糊，耳中只听到飞豹震撼灵智的狞恶叫声：“你拍不招？”

“你招不用？”“你招不招？招……不……招……”

耳中轰一声响，他失去知觉，因为一名大汉在他的小腹重重地打了几拳，压迫腹中的辣椒水反流。辣椒水他受得了，牵动肘下的剑伤，痛得他昏厥了。

一盆凉水泼醒了他，飞豹的刺耳嗓音象雷鸣：“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的？”

他定下心神，不再回答。

“你招不招？”

他强忍痛楚，不理不睬。

“给他上盐水。”飞豹怒叫。阙彤云上前，娇笑道：“爹，女儿亲自上刑。”

“好。”飞豹应允。

她取了割肉刀，定手握住盐碗，走近崔长青，媚笑道：

“崔长青，我知道你有这一天，这一天来得真快，是不是？”

他无神的双目，茫然地注视着眼前这个娇艳如花的美女，心中在想：“一个貌美如花的年青女郎，心肠怎会如此狠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割肉刀锋利的锋尖。在他鞭痕累累的胸口，划开了一条三寸长二分深的伤缝，鲜血象泉水般向外涌。阙彤云一阵娇笑，盐碗交到大汉手中，抓起一把盐，娇笑着掩向他的创口。手指将沾了血的盐往血缝里塞，沾了一手血，但她毫不在意。

他浑身发抖。可怕地痉挛抽搐，但神色却变异甚少，最后抽搐也逐渐停止。

他的目光，怨毒地盯着这个娇笑如花的女人。

他存了必死之念，不再惧怕痛苦，死且不惧，何惧其他？在感觉上，他已经麻木。坚强的复仇意念，象烈火般在他体内燃烧，他不再对痛楚有何感觉了。

第二刀，第二把盐……

第三刀……

第七刀……他昏厥了。

一盆冷水又浇醒了他。阙彤云娇笑道：“你好英俊，得不到你，我毁了你。”

盐塞入创口，他纹丝不动，仅以怨毒的眼神，死盯住对方。阙彤云终于在他的注视下战栗变色，向后退，恐惧地说：“爹，快杀了他……”

“女儿，怎么了？”飞豹问

“他……他的眼神好……好毒……”

“将死的人，就是这种样子的，女儿，别怕。”

“杀了他！”

“好，杀了他，但得等他吐实招供之后。”

门外，突然闯入一名大汉，，急声道：“大人快出去，警钟已鸣，有人人侵。”

飞豹举手一挥，领先抢出。

室中一静，只留下门外的一名看守。

崔长青心神一懈，再次晕倒。

看守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人，高大雄壮仪表非俗，走近摇头叹息，用冷水救醒了他，苦笑道：“崔兄，你是条汉子，可是，你却要死了。”

他长叹一声，淡淡一笑道：“人，那能不死？但是在下只要有一口气在，必须设法逃出去。”

“不必枉费心机，凡是被捉来的人，几年来无一生还，不可能的。”

“这里面共处死了多少人？”

“无法估计，一百八十至多不少。”

“老兄，你为何做他的爪牙？帮助那恶贼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老兄堂堂男子汉，在何处不好混口安心饭？何苦……”

“崔兄，别提了。”少年人不胜烦恼地说。

“老兄贵姓？”

“在下达申，名树屏。”

“你是……”

“在下是本城人氏，两年前邂逅大小姐，惊为天人一见钟情，就这样……唉！别提了。”

“那你该是阙家的女婿了。”

“女婿？”申树屏苦笑，摇摇头又道：“大小姐不要夫婿，他只要无拘无束的情人。在下只与她结了半月的露水姻缘。蒙她开恩，收留我在地底密室执役，从此便不见天日，已是天大的幸运了。”

“如果不幸运……”

“后院里有一口枯井，深有二十余丈，里面已有上百具枯骨。如果不幸运，便得与枯骨相伴。”

“你不想出去还你自由之身？”

“出去？她会让我出去？活着出去说她的风流史？你算了吧。”

崔长青心中……转，说：“申兄，我受伤甚重，再受了诸般毒刑，吊贴在壁上委实难受，放我下来躺一下怎样？”

“放你下来？别开玩笑，我可担不起风险。”

“怕我逃走？”

“这……大小姐说你武艺惊人……”

“你看我这半条命的人，武艺好又能飞吗？我已是断腿的羊，折翅的雁，你就不能行行好？你的处境比我好不了多少，咱们同病相怜……”

“这样吧，我去找钥匙，放下你的双手。”

“谢谢，在下感激不尽。”

不久，申树屏跟在一名大汉身后入室。大汉凶睛闪闪生；光，嘀咕着

说：“死了就拉倒，你发什么慈悲？不能放他下来。”

崔长青垂头挂在壁上，双腿支持不住，半屈着无法站立，似乎气息全无。

电树屏哀求着说：“蓝爷，你看，他快死了……”

“死了就死了，反正他不久要被处死的；”

“但……但老爷还没得到口供，他死了，蓝爷恐怕也担待不起呢。”

“哼！他死不了的，那么酷的刑他已熬过去了。”

“蓝爷，如果他真死了，老爷就得向你耍口供了，你最好趁他还未断气之前，迫出口供来。”

蓝爷脸色一变，说“见鬼，我还能迫得出口供？这厮象是个铁打的人，我……唔！还是先放他下来缓口气再说。”

崔长青不言不动，象是昏迷不醒。

蓝爷抓住他的发结，抬起他的脸，仔细看了片刻，摇头道：“看样子，他用不着咱们费神处死了，活不久啦！老兄，大人返回之前，你死不得。”

一面解，一面替他解开铁页环上的锁。

申树屏也上前相助，扶住了软绵绵毫无生气的崔长青。

双手的铁页环解开了，但人仍然不能坐下，更不能躺下，双脚被壁根的两个铁页环分开扣牢，只能向前爬伏，不能坐卧。

“解了他一个脚环吧，蓝爷。”申树屏代崔长青求情，到底不是贼，心肠要软得多。

蓝爷却不肯，说：“不行，让他伏倒便可。”

一面说，一面帮着将崔长青向下放。

长青不再装死，双手一分，便勒住了两人的脖子，用尽了余力，死死不放，逐渐收紧。

两人吃力地挣扎，但一切枉然，

生死关头，崔长青岂敢慈悲？用尽了平生之力，作生死挣扎。

终于，他成功了，第一个昏倒的是蓝爷。

申树屏多延了片刻，也失去知觉。

崔长青搜出蓝爷的钥匙，解开脚环，取过割肉刀，割断蓝爷的左耳后血脉，让对方流血而死。

他将申树屏拖至门旁，将少年人弄醒，低声道：“申兄，你跟不跟我走？”

申树屏魂飞天外，惶然道：“老天！我……我怎能走？我的家……”

“你不走？”

“我不能不顾一门老小的死活……”

“好，我不勉强你。姓蓝的已死，你可以向阙老贼说，在下在室内大骂，姓蓝的入室动刑，反而被我制死，并在室外将你打昏逃走了。”

“这……”

“噗！”崔长青一掌将申树屏订昏，拖至门外，缴了单刀，掩上门溜之大吉、

外面，刀光如电，剑影飞腾。

白影来势如电，逼近了大楼，一声暴叱，剑出似穿鱼，刺倒一名拦截的大汉，猛扑大厅。

五名大汉一涌而出，大喝道：“什么人敢来撒野？亮万。”

白影扑到，吼道：“林白衣叫飞豹郝天雄出来，”
五大汉弧形列阵，为首的人喝道：“这里没有郝天雄，小于你找错了门路！”

“城西周已被铲除，千年狐已经授首，招出了你们的底，杀！”

杀字出口，人虎扑而上，剑吐千多白莲，人影如电，无畏地冲进，“刷刷”剑啸刺耳，鲜血激射。

一冲错，倒了三个人。

红影如飞而至，势如狂风暴雨，来的是红衣小姑娘，她更狠，“嚓”一声一剑斜挥，砍掉一名大汉的斗大头颅，疾冲厅门叫：“哥哥，我先进去。”

林白衣刺倒了最后一个人，叫道：“二抹，你姐姐呢？”

“与北丐老前辈在南面。”小姑娘。一面回答，一面破门而入。

西面的一座大楼，楼前的广场尸横遍野。

一个白袍中年人挥剑放翻两名大汉，跃至大楼下，向冲出的八名大汉叫：“有多少，一起上。”

“亮万。”有人叫。

“一手遮天。”白袍人叫，挥剑疾进。

八名大汉大骇，有人叫：“一手遮天祝广来了，快走。”

顷刻间使走了五名，三名倒霉鬼走得慢，剑到尸横，一手遮天已冲入楼下。

呐喊声震耳，火把齐明。

北楼火起，全府震动。

林白衣一时岔急，叫出了飞豹的名号，操之过急，急必坏事，打草惊蛇，劳而无功。

共有十余位声威远播的白道高手杀入，阙府老少妇孺甚多，不小心失火，局势便不可收拾。

崔长青逃得性命，脱身要紧，目下他伤势沉重，自顾不暇，那敢再管闲事？出了地底密室，放翻了把门的人，剥了对方的衣裤，悄然向南溜走。

各处皆有人奔逐，他懒得理会，窜入后花园，小心翼翼向南走。有草木掩身，他心中大定。

火光冲霄，他得赶快脱离险境。

浑身筋骨酸痛难当，但他撑得住。

到了围墙下。槽！墙高丈四，目下他脚下不便无法纵跃，只好绕墙寻觅门户。

十余名黑影飞掠而来，火光隐隐，纤毫俱现。

他吃了一惊，向下一伏。

领先的人，赫然是飞豹郝天雄。

园门的暗影中，闪出两名黑衣警哨，大声喝道：“站住！什么人？”

飞豹飞传而至，低喝道：“该死，你叫什么？”

“哦，小的该死，大人……”

“咱们走。”

“走？大人，入侵的人……”

“我几乎被北丐打破脑袋，来的人都是可怕的人。”

“我们要到何处去？”

“他们已经知道咱们的底细，此地不可留恋，且先到栾城城郎堡秘窟躲

一躲，等风声过后，再设法入山，重入太行建寨，重理旧业。”阙彤云急叫道：“爹，咱们在城郎堡安了家，金银堆积如山，何必，再去太行山？这……”

“丫头，少多嘴。”飞豹喝阻，又道：“你们女人目光如豆，只图眼前写意，怎知道男子汉的胸襟？走！”

开了园门，外面不远是数间民宅，赫然是阙府的秘密马厩。众人在内换了军衣，牵出坐骑。

二十余名恶贼上了马，飞豹跨上乌锥，叫道：“出东门，再绕道南行，要快走。”

他们那是军爷装，到了东门，叫出把门役吏，缴了钥匙，再给了把门役吏一刀，方开了城门溜之大吉。

阙府杀声震天，火起高楼，全城震动，事情闹大了。救火的街坊大批出动，林白衣众群雄，只好恨恨地离开，出城赶回牧庄三冢。

临行，带走了九名俘役。

农舍中灯火辉煌，九各俘役丢在堂下。

林白衣抓起一名大汉，厉声问：“在！你们把崔长青怎样了？”

大汉不知厄运当头，误以为林白衣也要找崔长青的晦气，急急地说：“林大侠，你不用找他了，咱们大人已将他处死，等是替你除去了心腹大患。”

林白衣大惊，骇然问：“你说什么？”

大汉这才知道事情想歪了，惊恐地说：“在……在下不……不知道。”

“你说他已被处死……”

“那是阙大人说的。”

红衣小姑娘眼泪滚滚，厉叫道：“把他们全部都活埋了，替崔大哥报仇。”

叫声中，她上前提人。

大汉魂飞天外，叫道：“这……这不是咱们的错……”

林白衣拦住了红衣小姑娘，又问：“他是怎样死的？”

“在下不……不知道，可……可问问青痔虎裴兄，他在地牢……”

林白衣的目光，落在瑟缩在一旁的吴五身上，哼了一声冷笑道：“你大概就是潼关八虎之一的青痔虎了，在下对你不陌生。”

青括虎忍不住住打冷战，恐惧地说：“崔长青并……并未死，还……还在地牢……”

“你怎知道？”

青痔虎将飞豹父女地牢逼供，崔长青惨受酷刑的事一一说了，最后说：“他是个铁打的人，大概死不了。在下出来时，他分明还有气息。”

上面坐着的北丐苦笑道：“即使他不受刑而死，咱们杀入阙家，他那有命？一切都完了。”

紫衣姑娘与红衣小姑娘悲不可抑，失声饮泣。

红衣小姑娘一咬牙，向外急奔；

“站住！二妹，你怎么啦？”

林白衣叫。小姑娘含泪叫：“我要去地牢救他。”

紫衣姑娘叫道：“妹妹，不可鲁莽，这时候全城骚然……”

“都是你，你刺了他一剑，他……”小姑娘尖叫。

紫衣姑娘以手掩面，惨然地说：“妹妹，我怎知道他是……”

穿白袍留了三绺长髯的一手遮天祝广说：“你姐妹俩都不必埋怨谁了，

连北丐老要饭的也几乎出了乱子呢。这样吧，我与花子去打听打听。”

林白衣心中一动，说：“于捕头在客栈候信，他与天涯怪乞、病秃龙两人带了海捕文书，而且已和本府的公人格上线，咱们何不带了这几个恶贼，到阙家援救崔老弟？”

燕京老农鼓裳称善，说：“事不宜迟，这就走。”

众人将九名恶贼捆上，分别扛上肩，匆匆到了城根下，仍然以飞爪百链索将贼人向上拉，越城而入。

当他们一群人会同于捕头赶到阙家，火已经救熄，仅焚去一栋大楼，四周已被官兵重重封锁。

于捕头找到了在现场侦查的推官，禀明来意，呈上海捕公文，交出九名恶贼，推官大人这才大喜过望。阙定南是三关通判，人大三关官署，家中出了数十条命案，火焚房舍，那还得了？知府大人的乌纱帽也丢定了，大小官吏谁不忧心如焚？但如果阙定南是太行山的巨盗飞豹郝天雄，又当别论，推官大人狂喜之下，问清九贼的口供，立即下令捉拿阙家的男女老幼。

林白衣偕众侠向推官大人请示，入内援救崔长青。可是，地牢中已不见有人，连申树屏也失踪了。

十

天亮了，真定城全城骚然。

阙府中起出了大批金银珠宝，地牢内罪证如山，枯井中起出百余具枯骨与残骸，询直骇人听闻。

遗尸中，没有阙定南。

众侠返回农庄，林白衣心中十分难受，两位姑娘则哭得双目红肿，凄惶，

他还不知，崔长青并不知他们是兄妹，因此更是伤感。紫衣姑娘是林白衣的大妹，也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紫云仙子林紫云。红衣小姑娘是二妹，出道不久，尚未闯出名号，她叫林玫云，喜穿玫瑰红裙。

紫云姑娘刺了崔长青一剑，崔长青却以德报怨，救了林白衣，在色魔手中又救了玫云，受恩深重，兄妹俩怎受得了？紫云姑娘的内疚，更是刻骨铭心。

如果他们知道崔长青已知他们是兄妹，也许会感到好过些。

他们逗留真定半月，踏破铁鞋穷找崔长青的下落，却一无所获。为了这件事，他们把追擒一枝花的事搁下了。

他们不能久留，最后凄然离开了真定府。

从此，姐妹俩落落寡欢，心头的负担太重了。既然崔长青身受酷刑，死去活来形同死人，那么，有两种失踪的可能。一是已被处死，尸首不知丢到何处去了。一是已被飞豹郝贼带走，仍然是凶多吉少；

林白衣与一手遮天向西行，到井陘附近打听，料想飞豹可能逃出井陘关，重回太行安窑立寨。

紫云姑娘向北走保定府，保定的蠡县，也就是汉唐时代的博陵郡，博

陵崔氏应该有不少族人，也许可以打听崔长青的下落。她却不知，博陵郡已成为陈迹，沧海桑田，崔氏族人早已散处各地，蠡县故博陵郡地，已很难找到崔姓人丁。

玫云则往南行，沿途摸索，象是在大海里捞针，但她并不死心。她孤零零一个人，换穿了男装，扮成一个小厮，背了行囊上路，剑藏在行囊中，谁知道她是个身怀绝技，小小年纪便行道江湖的侠女？

这天，她踏入顺德府北门，已是申牌时分，前面高安客栈门口的灯笼迎风摇晃，告诉她该落店了。

她从北来，街南有三个女人北上，真巧，双方在客栈门口碰头。’

三位女郎一穿红，一穿绿，一穿淡青，全是干娇百媚的女郎。她哼了一声，自语道：“又碰上这无耻魔女了，得好好教训她。”

三位女郎是红绍魔女，与两位侍女小绿小秋。

红绍魔女先一步落店，她也大踏步随后进了店门。

她在一名店伙的带领下，遥奔东院上房，突见院子里站着五个男女，其中一个人气冲冲地说：“既然飞豹已经把他弄死了，还去真定替他招魂么？飞豹等于是替咱们金顶山胡家除去心腹之患，免得咱们天涯奔波找他算帐，女儿，咱们就回去吧。”

女郎穿一身绿，虽只有六七分姿色，但身材匀称，倒也十分动人，轻摇玉首倔强地说：“不；生见人死见尸，女儿要到真定查个水落石出，刚才李叔说他被飞豹所擒，打入地牢酷刑处死了，但不会是真的。连芸仙姨也败在他手中，飞豹那绿林大贼怎擒得住他：这消息靠不住。”

“女儿……”

“无论如何，女儿再走一趟真定。爹，能找到飞豹的逃匿处吗？”

“他八成儿逃往太行山去了。”

“如果他不曾逃至太行山……”

“爹可能找得到他，只是必须劳动不少朋友，多费手脚。”

“爹，试试看好不好？”

“这……好吧，爹就请朋友试试。”

玫云在单人上房安顿，隔着窗向外偷瞧，口中不住嘀咕：

“金顶山胡家？哦？是了，这家伙是镇八方胡威，那叫芸仙姨的人，定是镇八方的义妹薄命花郝芸仙，晤！飞豹叫郝天雄，与薄命花同姓，他们是不是一家人？胡威父女口中所说的他，会不会是崔大哥？”

她重重地哼了一声，付道：“好，我跟定你们了，我会查出你们的阴谋，看我饶得了你们吗？”

既然大家都落了店，她并不急于找红绍魔女的麻烦，如果在客店一闹，她无法追踪镇八方胡威一家子了。同时，在通都大邑闹事，毕竟不太妥当，极为犯忌。

掌灯时分，镇八方换穿了一袭青袍，带了一名得力手下，匆匆出店，直趋尚书坊。

玫云也随后出店，远远地盯梢。

镇八方似乎对顺德府相当熟悉，沿途并未向人打听问路，领着从人钻入一条小巷。远远地，便看到一座大宅门外挂着两个大灯笼，上面写的字是“范阳堂祖”。

小巷中异常昏黑，因此这两盏光亮的大门灯笼颇为吸引人。镇八方向

从人举手示意上前扣门。

门环三响，里面有人问：“谁呀？”

从人应声道：“河南来的远客，请见祖三爷。”

侧门拉开，胛出一名中年大汉，一双鹰目不住打量两位来客，问道：“三爷不在，至北门拜客去了，客人可有名刺？留下就是。”

镇八方淡淡一笑，接口道：“在下河南金顶山胡威，派人去找你们三爷回来。”

门子一怔，说：“我家三爷……”

“去，说我镇八方胡威造访。”镇八方不耐地说。

门子一惊，说：“原来是胡爷，请进。”

镇八方不客气地踏入厅中，大马金刀地径自坐下问：“贵主人真的出门拜客去了？”

门子苦笑一声道：“胡爷请小坐片刻，小的立即入内禀报。”说完，匆匆入内。

另一名仆人奉上香茗。镇八方接过茶笑问：“看厅中的摆设，贵主人近来必定十分得意吧？”

仆人口齿伶俐，笑答：“托福，家主人近来生意倒甚顺遂。胡爷从河南来，辛苦了。”

内堂响起脚步声，进来一个于瘦的中年人，满脸病容，但一双鹰目却相反地奕奕有神，抱拳施礼呵呵大笑道：“今天是什么风？想不到来的果然是胡兄，久违了，三四年不见，胡兄丝毫未露老态，可喜可贺。”

镇八方站起回礼，也大笑道：“哈哈！彼此彼此。祖兄，你怎么仍然是这付德行，病还没治好？”

“呵呵！病如果治好，我这病尉迟祖成章的名号，岂不要更改？听说你老兄在家纳福，打算不再过问江湖事，怎又不远千里光临寒舍，是否又出外行道了？”

“哈哈！劳碌命。纳什么福？别挖苦人了。”

“哦！你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等来向你老兄讨消息。”

“讨消息？胡兄，但不知……”

“兄弟有事想找飞豹郝天雄商量，祖兄消息灵通，是否知道他的的下落？”

病尉迟脸色一变，说：“胡兄，十分抱歉，这件事……”

“郝寨主自从离开太行山之后，改名换姓在真定落籍，早些天出了事，因此……”

“胡兄，这件事你老兄既然全弄明白了，便不用兄弟多费唇舌啦。目下风声太紧，郝寨主决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行踪；兄弟爱莫能助，帮不上忙，抱歉。”

“祖兄，希望你够朋友。兄弟与郝寨主虽无一面之缘，但神交已久，这次要找他决无恶意，兄弟可保证，祖兄尚请多费心。”

病尉迟沉吟片刻，说：“胡兄，兄弟确是一无所知，这样吧，兄弟明天陪你到板桥卓家走走，向油里乾坤卓伟兄打听打听，如何？”

里面出来一个英俊的青年人，笑道：“三爷，袖里乾坤也毫无办法，郝寨主恐怕已经回太行去了。”

病尉迟立即接口道：“胡兄，兄弟替你们引见……”

年青人赫然是一枝花卜义，这淫贼因千年狐被林白衣所杀，他成了折翅的雁，飞不起来了。

镇八方呵呵怪笑，说：“久仰久仰，想不到卜老弟竟然如此年青。”

双方客气一番。表面上彼此保持礼貌，但镇八方的心中，却极感不快，皆因他有两个女儿，自然面然对一个声名狼藉的淫贼怀有戒心。

病尉迟向镇八方说：“胡兄，卜老弟昨天从真定来，对真定所发生的事，该比任何人清楚，可能袖里乾坤真不知飞豹的下落呢，走一趟也是白费劲。”

一枝花坐下笑道：“那晚真定府阙家出事，兄弟与几位朋友恰好至北门外燕京老农的住处，因此而与小畜生林白衣相错而过，以至未能躬逢其盛，深感遗憾。如果那晚咱们一群朋友留在城中，林白衣休想如意。”

镇八方忍不住冷笑道：“卜老弟，你似乎有点大言不惭哩。”

一枝花也冷冷一笑，傲然地说：“以一比一，在下有自知之明，确比林白衣差上一分半分，但加上在下的朋友，林白衣岂奈我何？不是兄弟夸口，总有一天，卜某要摘下林白衣的项上人头。”

病尉迟一看气氛不对，赶忙接口道：“算了算了，咱们不必先谈林白衣。必须替胡兄设法，查出飞豹的下落来。”

一枝花瞥了镇八方一眼，说：“这件事兄弟可效微劳，但条件是胡兄必须助兄弟一臂之力。”

镇八方冷笑道：“免谈，胡某不与你这样的人打交道。”说完，离座而起，向病尉迟说：“祖兄，既然你老兄无能为力，兄弟不再打扰了，告辞。”

一枝花冷冷地说：“阁下何必损人，与卜某打交道难道就辱没了你不成？哼！”

镇八方脸色一沉，怪眼一翻，厉声道：“小辈，闭上你的臭嘴，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起染房来了，你是什么玩意？呸！”

一枝花下不了台，也厉声说：“姓胡的，你少臭美……”

镇八方忍无可忍，突然抢近，猛地一掌拍出。

一枝花不知利害，挥掌急架叫：“你敢动手……”

镇八方掌势加重，“啪”一声双掌接触，是风乍起，劲：流四散。

一枝花斜退八尺，脸色一变。

病尉迟大急，抢出拦住镇八方急叫道：“胡兄，有话好：说。”

镇八方伸手指着一枝花沉声道：“小辈，你听清楚了，下次碰上老夫，你给我躲远些，不然，老夫要剥你的皮，拆你的骨头。”

一枝花只感到掌心如被火烙，整条右臂麻木不灵，并感到心胆惧寒，但口气却仍然强硬，冷笑道：“姓胡的，山不转路转，咱们走着瞧，我一枝花可不是善男信女，后会有期。”说完，转身走了。

镇八方也气冲冲地告辞外出，余怒未消转回客栈。

玫云一直就在门外的暗影中监视着祖宅，见镇八方气冲冲地出门，便猜出这家伙所行不如意，也就不动声色跟在后面，回转客栈。

病尉迟回到客厢，向不住活动手臂的一枝花苦笑道：“卜老弟，你这人怎么如此冒失？明明知道他心中有事心情恶劣，你却存心惹火他……”

一枝花抢着说：“祖兄，不必埋怨了，小弟没料到这老家伙果真名不虚传，更没料到到他外表急躁内心却镇静，一切皆估错他了。小弟原以为他急于

要找飞豹，有求于人必定肯低声下气，他却并不急于找飞豹，一句话不对便出手行凶。祖兄，这老家伙并未将你放在眼下呢，在尊府他竟敢动手行凶，岂不是目中无人欺人大什么？”

“卜 L 老弟，你算了吧，兄弟了解他这人的脾气，要是真惹火了他，谁也别想安逸。不是我说你，你也未免太狂了些，既然你想要他助你一臂之力，怎能用话激怒他？我看，你还是早些离开顺德，以免日后碰头闹出事来，那时悔之晚矣！”

一枝花冷笑一声道：“我要去找袖里乾坤，要求朋友们拒绝与他合作，他如果志在飞豹，非来找我赔礼不可。哼！他不能打了我一掌而不受惩罚，我先去永和客栈找铁臂熊陈五爷，到他的落脚处找他评理还我公道。”

不久，他带了兵刃暗器出门走了。病尉迟拦他不住，心中暗暗叫苦。

一夜无事，暗潮激荡。

镇八方一早醒来，店伙早已在门外等候，将一封书信交给他的健仆，说：“请大哥转禀胡大爷，下书人立等回音。”

健仆接过书信点点头，问道：“下书人现在何处？何不唤他进来？”

店伙向外一指，说：“小的请他亲自前来下书，但他拒绝了。目下在店堂等候，只等胡大爷的回音。”

“好，你稍候片刻。”

不久，健仆出房，冷冷地向店伙说：“你去回复下书人，我家老爷按时到达。”

店伙匆匆走了，镇八方怪眼彪圆地出房，向健仆说：“请去告诉店伙早些准备早饭，咱们要出去办事。”

出城北的鸳水门(北门)，北行四里地，横跨鸳河上的木板桥，称为广济桥或豫让桥，但当地的人皆称之为板桥，是本城送别的地方。桥南，有钱别亭，有迎官台。过桥东行半里地，是鸳水村。村北是一片松林，近河一面是田野。

镇八方父女五人，大踏步到了村口。一名青衣大汉迎出，抱拳行礼说：“威公请移玉村北松林，家主人已久候多时，请。”

镇八方冷冷一笑，回了一礼说：“请领路。”

“请随我来。”

松林深处，一字排开八条好汉，其中有一枝花卜义，站在为首的虬须大汉右首。

虬须大汉独自上前，抱拳行礼笑道：“威公如约莅临，幸何如之。久违了，一向可好？”

镇八方回了一礼，扫了众人一眼，桀桀大笑道：“还好，胡某活得好好地。你袖里乾坤卓坚气色甚佳，想必近来极为得意。咱们虽是只有一面之缘的朋友，一向少来往，今早承蒙卓兄致书宠召，不敢不来。请教，兄弟来了，不知何以教我？”

袖里乾坤不介意他语中带刺，笑道：“首先，兄弟替威公引见几位朋友。”

镇八方接口道：“象卜枝花这种小混帐，卓兄不用引见了。”

一名粗壮的中年人用打雷似的嗓音叫：“姓胡的，你给我说话小心了。”

镇八方冷冷地问：“朋友，贵姓？咱们曾经见过吗？”

粗壮中年人拍拍胸膛，怪叫道：“我，铁臂熊陈宣，咱们不是见过了

吗？”

“好，就算见过，你替小淫贼出头？”

“对，完全对。”

袖里乾坤接口道：“胡兄，陈宣兄与卜老弟是知交，昨晚……”

镇八方接口道：“昨晚小淫贼出言不逊，要不是病尉迟祖兄拦着，在下不废了这小子才怪。”

铁臂熊大踏步而出，大声说：“废话少说，你得罪了在下的朋友，在下不能袖手。今天，你得向卜老弟赔不是，不然……”

“不然你想怎样？”

“太爷就教训你。”铁臂熊大吼。

袖里乾坤脸一沉，喝道：“陈兄，你到底要不要兄弟出面排解？”

铁臂熊哼了一声说：“卓兄是地主，自然需要卓兄排解，但这家伙的态度，根本不会接受排解。”

袖里乾坤颇为不悦，说：“兄弟约你们双方前来，希望你们能心平气和评理？如此看来，似乎你们双方皆不需在下排解，没有接受评理的诚意了。好吧，兄弟不管你们这档子闲事，你们自己解决好了。”

说完，举手一挥，带了一名从人拂袖而去

铁臂熊叫道：“卓兄，那么，不用怪兄弟在贵地收拾了。”

袖里乾坤扭头冷笑道：“只要你们不踏入在下的鸳水村，在下便不过问你们的事。”

一名五短身材的矮子手按刀把叫：“陈兄，那我们还等什么？”

铁臂熊怪叫道：“对，等什么？”一个尖嘴缩腮的人撒下一把护手钩，叫道：“对，不必等了。为朋友拔刀相助，义不容辞。笨鸟儿先飞，我浪里鬼给他来一下一钩勾销。”

七比五，镇八方毫无所惧，举袖一挥。

他身后一名从人打扮的中年壮汉大踏步而上，阴阴一笑，手按在腰带的匕首柄上，向前迫进说：“浪里鬼，在水中你很了得，上了岸，你象条失水的鱼，上吧，老兄……”

浪里鬼撇撇嘴，不屑地说：“凭你这块料，一个奴才的奴才，还不配与太爷交手，滚开，叫镇八方上来。”

从人阴森森一笑，点手叫：“你如果能击败在下，方配与家主人动手，上啦！你是不是心中害怕？”

争强斗胜，为的只是争口气，被人指责害怕，谁也受不了。浪里鬼登时火起，大吼道：“狗奴才，太爷要钩下你的狗头来，接招！”

声落，火辣辣地冲上，钩一伸，幻化一道光弧，猛攻从人的左肋，快极。

从人疾退半步，钩一掠而过，阴笑道：“分厘之差，这一招可惜。”

浪里鬼迫进，身形急挫，反手又是一钩，夺攻下盘，声势汹汹地叫：“卸下你的狗腿……”

话未完，从人避招向上跳，巴首出鞘，手一场，匕首破空疾飞。

浪里鬼认为护手钩有三尺，对方的匕首仅长一尺二，一寸长一寸强，匕首短决难贴身发招，因此未免大意了些，招已发，双方相距甚近，看到匕首迎面飞来，象是一道飞虹，匕影入目，已无法闪避了，连转念还来不及！匕首便贯胸而入，身躯一震，叫吼声候止。

从人如怒鹰般扑下，手一伸便抓住了巴首柄，双脚端出，
“蓬”一声大震，浪里鬼仰面重重地摔倒，胸口血如泉涌，痛苦地挣扎，叫不出声音。

从人倒跃而回，向未沾丝毫血迹的匕首吹口气，说：“千里飞虹，来去无踪。”

铁臂熊大惊，脱口叫：“咦！你是千里飞虹胜宗？”

从人咧嘴一笑，阴森森地说：“姓陈的，咱们少见。”

“你……你为何从人打扮？……”

“不然怎又说来去无踪？在下又不会五行遁术。”

“你……你是……”

“胜某是镇八方的好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姓陈的，你要不要试试在下的飞虹匕首？”

铁臂熊脸色一变，吁出一口长气说：“既然你老兄出面撑腰，在下就此放手。”

镇八方举步而出，冷笑道：“既然你害怕胜兄的飞虹匕，在下陪你玩玩，你不是练了铁臂功，一双手不畏刀剑吗？在下就徒手领教你的铁臂功绝活，你敢不敢？”

“哼！你……”

“你如果不敢，那就留下一枝花，在下放你一马，赔不是后快滚蛋。”

铁臂熊沉声道：“姓胡的，你不要咄咄逼人……”

“笑话！你敢说在下咄咄逼人？刚才你的态度，曾否替在下留了一寸余地？”

“这……”

“你上不上？”

铁臂熊忍无可忍，一声咆哮，欺进招发“金雕献爪”，五指箕张疾探而入。

镇八方身形略移，一掌切向对方的脉门。

铁臂熊不敢大意，左手再伸，被迫撤招换手抢攻，这次手掌伸值，插向镇八方右臂，风声虎虎，劲气四荡。

镇八方顺势沉掌斜拨化招，左掌发似奔雷，捷如电闪，

“啪”一声巨响，拍在铁臂熊的右肩上，力道千钧。

铁臂熊骇然急退，脚下大乱。

镇八方得理不让人，伸脚一勾。

“砰！”铁臂熊跌了个手脚朝天。

镇八方跟上，一脚向铁臂熊的右膝踢去。

铁臂熊反应总算不慢，奋身急滚，生死间不容发，躲过了一脚。

镇八方不再追袭，冷笑道：“你只会懒驴打滚，浪得虚名，爬起来，挺起胸膛鼓起勇气再上。”

铁臂熊右手已感到麻木，似乎右肩骨断了，坐起狂叫道：“在下认栽，认栽……”

“你滚！”镇八方大喝。

一枝花已知大事不妙，撒腿便跑。

“你走得了？”千里飞虹大叫，跟踪便追。

一枝花的逃生本领确是不差，连大名鼎鼎功至化境的林白衣兄妹，也

穷追千里劳而无功，再三被他逃脱，可知他的轻功和机智皆够火候。

油里乾坤已明白表示，不许决斗的双方进入鸳鸯水榭。但一枝花却逃命要紧，不顾一切向林中逃。

松林决斗场距村落远着呢，糟透了，千里飞虹的轻功似乎更要高明些，逃不掉啦！

不远处红影入目，时隐时现，有三个女人穿林而来，渐来渐近。

一枝花看清了人影，喜极大叫道：“杜姑娘，快救我一救。”

千里飞虹已迫至丈二以内了，发现红影飞射而来，心中一凛，迫不及待地拔出飞虹匕，正待发出。

一枝花突向侧一闪，隐入一株巨松后，折向而逃，绕至另一株松树后去了。

千里飞虹失去雷霆一击的好机，随后追出喝道：“站住！”

喝声似乍雷，直震耳膜。一枝花果然被震得脚下一缓，本能地欲逃又止。

千里飞虹抓住机会，飞虹匕电射而出。

红影化虹而至，来得极为突然。

“噗！”飞虹匕被尺长的红影从斜方向击中，准头一偏，斜飞而堕。

是一方朱色手帕，竟然将千里飞虹威震江湖，发无不中，可在三丈外取敌的宝刃飞虹匕打落了。

一枝花只惊得浑身发僵，飞虹匕距右肋不足三寸，手帕如果晚到一刹那，后果不堪设想。

千里飞虹也大吃一惊，人激射而出。

一枝花以为千里飞虹要找他，猛地向侧扑地急滚脱身，怕对方另发匕首。

千里飞虹并非志在伤人，而是急于拾回飞虹匕，飞掠而至，伸手拾取落在树根旁的宝刃。

香风入鼻，中人欲醉，红影入目，人已近身，小弓鞋一闪，踢中伸下的手臂。

千里飞虹大骇，大喝一声，左手急削而出。

纤纤玉手一拂之下，拂开他攻出的一削，“啪”二声暴响，左颊挨了一耳光。

“哎唷！”千里飞虹惊叫，踉跄后退。

红影如影附形迫近，玉指点临向前中七坎大穴。

危机间不容发，镇八方在生死关头赶到，大喝一声，巨灵之爪伸到，势如奔雷，这一记“追云拿月”出奇地狂野迅疾。

红影如果想置千里飞虹于死地，美好的玉首必被抓中，得把老命赔上，两败俱伤，因此自保要紧，收招斜掠八尺，娇笑道：“原来是镇八方，你怎么跑到京师来了？”

镇八方须发皆张，怒声问：“红绢魔女，咱们有过节吗？”

红绢魔女格格娇笑，拾回自己的红绢绣帕说：“一枝花是本姑娘的朋友，我能见死不救吗？”

“在下请你撒手不管。”

“何必呢？我不信他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如果你知道这该死的小子如何侮辱在下，

便明白他是否该死了。”

“哦！原来如此。既然不是无可化解的仇恨，叫他赔个不是也就算了。”

“哼：不行……”

红绍魔女粉脸一沉，冷笑道：“胡大爷，难道不能冲我红绢魔女的薄面，给他一次机会吗？”

眼看就要闹僵，一枝花鬼精灵，赶忙上前长揖到地，诚恳地说：“晚辈多有不是，年青气盛狂妄无知，冒犯了胡前辈的虎驾。晚辈这厢赔礼，尚请前辈多加教诲，并请前辈宽恕。”

这淫贼狡猾机诈，能屈能伸颇有一套，前倨后恭，诚惶诚恐赔不是，镇八方气消了一半，哼了一声说：“你小子狂也该有个分寸。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前辈在？昨晚称兄道弟的威风，到何处去了？”

一枝花不住作揖，嘻皮笑脸地说：“小子无状，该死该死。前辈量大如海，大人不记小人过，晚辈知错，知错。”

“哼！你会知错？”

“小子不但知错，而且必改。”

“哼！下次……”

“下次不敢，晚辈可以发誓。”一枝花低声下气地说。

这时，胡绮绿与另两人到了。

红绍魔女的两位门人也俏立一边，双方敌意已消。

红绢魔女向镇八方笑道：“好了好了，胡大爷，你就少教训几句吧，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镇八方将要找飞豹的事说了，最后沉声道：“袖里乾坤可恶，他不该这样对待我的。胜兄弟，劳驾到村中走一趟，叫他出来谈谈。”

千里飞虹应了一声，向村口的栅门走去。

红绍魔女秀眉一挑，说：“叫他出来也好，我也有事向他请教。”

不久，袖里乾坤带了八名从人，双方在村口的柳堤下见叨，

袖里乾坤已看出危机，不动声色地抱拳一礼问：“胡兄请兄弟出来，不知有何指教？”

镇八方抑制着怒火，也不动声色地道：“卓冗是主人，咱们往昔也算是小有交情。”

“不错。”

“今早卓兄修书将在下请来，见面处约在松林内，而非于尊府叙旧，卓兄未尽地主之谊，似非待友之道。”

油里乾坤淡淡一笑道：“胡兄，兄弟与铁臂熊陈兄也是朋友。你们双方的过节，见面决无和平可言……”

“因此，卓冗打算让咱们在外面拼个你死我活。”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未雨绸缪，兄弟必须作最坏的打算，果然不出所料。兄弟为人小心……”

“其实，你已准备将胡某任由他们摆布。”

“胡兄言重了……”

“让他们把胡某埋葬掉。”

“胡兄岂可信口开河？”袖里乾坤变色问。

镇八方冷哼一声道：“阁下早早抽身，藉故拂袖而去，这比青天白日还明白的事，胡某走了大半辈子江湖，岂有不知之理？”

“胡兄血口喷人，有何用意？”

镇八方须发无风自摇，沉声道：“不是血口喷人，而是事实。姓卓的，只怪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今天你得还我公道。”

袖里乾坤冷笑问：“姓胡的，你威胁我吗？”

“就算是吧。”

“哼！你……”

“强宾不压主，阁下划下道来。”镇八方怒声说。

袖里乾坤接过从人递来的连鞘长剑，冷冷地说：“阁下既然咄咄迫人，在下已别无抉择。你说吧，是否有兴趣剑下见真章？”

“胡某一切奉陪。”

红绢魔女缓步上前娇叫道：“且慢！本姑娘有事向卓兄教。”

袖里乾坤瞥了她一眼，问：“杜姑娘，你站在哪一边的？”

“站在我自己的一边。”

“哦！你……”

“我要找一个人，向你讨消息。”

袖里乾坤冷笑一声道：“讨消息，姑娘该知道在下的规矩。”

“你的规矩是看消息是否重要而定价的。”

“你知道就好。”

“本姑娘要花花太岁的下落。”

袖里乾坤淡淡一笑，说：“这件消息在下奉送，不收分文。”

“那当然好。”

“但有条件。”

红绢魔女冷笑道：“本姑娘从不与人谈条件，你说不说无所谓。”

“如果在下不说……”

红影疾闪而至，娇喝声亦道：“你不说也得说！”

红绢巾来势如电，罡风压体，劈面抖来劲道奇大。

袖里乾坤也快，剑奇快地出路，身形一闪，避开红绢巾一击，立即反击回敬，剑涌干朵白莲，向魔女的左胁攻去，反应奇快绝伦。

两人皆放手抢攻，一巾一剑各展所学，一软一硬相生相克，功力似乎不分轩轻，势均力敌一场好杀。

二十招、三十招……

镇八方大为不耐，跃然欲动地叫道：“杜姑娘，留给在下一份。”

侍女小绿也向同伴叫道：“小秋妹，我们杀进村去。”

小秋点头，拔剑道：“对，师姐，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进去放上一把野火，烧了这以出卖江湖消息发财的恶贼老龟巢。”

八名从人两面一分，列阵准备迎击。

绮绿也亮剑叫：“两位小妹，算我一份。”

千里飞虹大踏步而上，阴阴一笑道：“在下开路，三位姑娘跟来吧。”

袖里乾坤一惊，虚攻一剑侧飘丈外大喝道：“且住！你们进不去的。”

红绢魔女迫进冷冷地问：“你挡本姑娘也感吃力，能挡得住谁？”

袖里乾坤哼了一声说：“卓某吃的是刀口饭，自然有把握。鸳水村虽不是金城汤池，你们几个人休想越雷池一步。在下将消息告诉你，你必须脱身事外。”

“不谈条件。”红绢魔女坚决地说。

镇八方接口道：“姓卓的，把飞豹的藏匿处说出，胡某放你一马。”

“哼，在下不知飞豹的下落。”袖里乾坤大声说。

“笑话！你阁下眼线遍天下，怎会不知家门附近的消息？飞豹夜出城关，杀了守门役卒，二十余匹健马出城，又不会土遁，路旁村落甚多，难道就没人听到马蹄声？你竟敢说不知道？”

袖里乾坤一咬牙，说：“好，我告诉你。他们往南走的，走的是束城道。至于变城以后的行踪，在下确是不知。”

镇八方召回绮绿，说：“在下到来城去找，找不到回来再找你。”

红消魔女叫道：“姓卓的，我的消息呢？”

“你最好——并说出”

镇八方大声说，用意极为明显，明白地表示将与红消魔女同进退。

袖里乾坤不得不让步，极不情愿地说：“一月前，花花太岁逃至真定，逗留五日，由于风声太紧，因此逃向山东，投奔山东响马去了。”

镇八方满意地回到客栈，立即结账北上。

红消魔女带了两名侍女，并不东走山东，随后北上，似乎有意跟踪镇八方。

后面，扮成黑小子的林玫云小姑娘，也背了包裹上道，在后面里余跟进。

一枝花表示自己与飞豹交情深厚，上次飞豹离真定，多多少少与他无关连，因此愿为前驱，他对飞豹的藏匿处略有风闻，此番前往寻找，保证事半功倍。

镇八方并不信任他，但也不反对他同行，多一个人使唤，也许可以派上些用场。近午时分，内邱城在望。由于动身时已是辰牌末，因此仅走了六十里左右。

午间仍然炎热，绮绿有点不耐，说：“爹，找地方歇歇脚，午后凉爽些再走，要不，就雇辆车吧。”

一枝花接口道：“胡姑娘，赶两步到内邱，便可以雇到车了，今天可以赶到赵洲的临城，明天一天使可赶到来城啦！如果不雇车马，后天方能赶到。”

镇八方怪眼一翻，冷笑道：“你少给我出主意，没你的事。等会儿咱们在内邱歇脚，晚上再动身，此后便得昼伏夜行，免得暴露行藏。你如想乘车马，请自便。”

一枝花呵呵笑，不介意地说：“前辈别生气，晚辈只是为令爱着想，这时节早穿棉袄午穿纱，大太阳下赶路委实……”

“你给我闭嘴！”

“这……”

“小女不劳阁下着想，你离开小女远些。”

“是的，前辈请放心。”一枝花讪讪地说，瞥了绮绿一眼，耸耸肩苦笑。他的眼神，却充满了关切的情意。

绮绿只有六七分姿色，在金顶山由于喜爱打扮，加以年纪青青，因此已算是当地的小美人。而目下在阳关大道上穿了家常装赶路，风尘仆仆哪来的时间打扮？自然显得平庸。沿途经过不少府州，通都大邑有的是美丽女娇娘，互相一比较，她少不了有点自惭。

相反地，一枝花却是风流倜傥，对女人极富吸引力的年青大男人，一直就在女人堆中打滚，有一套与女人周旋的妙诀小手段，对付一个有自卑感

相貌平平的少女，可说足有余裕。

自然而然地，她的心中激起了涟漪，对一枝花的关怀极感欣慰。在金顶山附近，她被附近的年青男人谀奉承，有一大群男人拜倒在她的绿裙下，她象女皇般神气万分。但自从出关闯荡江湖，情势截然不同，她成了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平凡的女人而已。可是，这半天居然获得一个英俊的青年郎君所关怀，她能无动于衷？

她向一枝花投过情意绵绵的一瞥，转向乃父说：“爹，干嘛今天火气这样大？女儿赶路就是，不乘车马不就完了？”

镇八方一向不过问女儿的事，只是对一枝花极为反感，一枝花给他的印象极为恶劣，又是江湖一亡臭名远播的淫贼，因此怎么看也不顺眼，一听一枝花的话就火，并非反对女儿乘车马。他见女儿明显地在袒护一枝花，更是冒火，没好气地说：“丫头，你也给我闭嘴，离开那小子远些，对你有好处。”

说完，他脚下一紧，埋头赶路。

他说这些话，反而收到相反的效果。绮绿却放慢脚步，与一枝花走了个并排，微笑道：“卜爷，我爹就是这种霹雳火脾气，你得顺着他，不必惹他老人家生气。”

一枝花叹口气，笑道：“胡姑娘，我不怪令尊的火气大，似乎他心事重重，脾气坏乃是意料中事。哦！胡姑娘，令尊找飞豹，不知到底有何贵干？”

绮绿粉面一沉，恨恨地说：“找飞豹讨一个人的下落。”

“找谁？”

“黑衫客崔长青。”

一枝花一怔，心中一动，问道：“胡姑娘，令尊与崔长青结了梁子？”

“是的。”

“他……”

“我非找到他，挖出他的心肝来不可。”绮绿杀机怒涌地说。

“哦！你找不到了……”

“我们已知道阙府所发生的事，但不信他真被飞豹下毒手杀了。生见人，死见尸，必须把这件事弄清。”

“姑娘如此恨他吗？”

“我要将他捉来食肉寝皮。”

一枝花眼色一转，诡计又生，恨声道：“如果不是林白衣多管闲事，崔长青怎会死在飞豹地牢下？唔，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什么？”

“在林白衣袭击阙府之前，他兄妹一直就在追搜崔长青，要不是千年狐宫前辈早片刻将崔长青交给飞豹，林白衣早就把崔长青宰了。会不会是崔长青已被林白衣掳走，故意说飞豹杀了崔长青，以便让追搜崔长青的人死心？姑娘认为有此可能吗？”

绮绿眼中一亮，说：“唔！有此可能，等找到飞豹便明白了。”

一枝花拍拍胸膛说：“姑娘请放心，在下愿尽绵薄，水里火里，只要姑娘吩咐一声，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请记住，在下愿为姑娘效忠，这是在下的荣幸。”

绮绿心花怒放，娇媚地注视着他笑道：“谢谢你，卜爷。”

“哦！请不要叫我卜爷，这种称呼太生分了。在下草字玉京。我可以称

你为绮绿姑娘吗？”

绮绿大乐，粉面泛霞，低首媚笑道：“玉京，有多少女人这样叫你？”

一枝花心中骂道：“你这丑女人卖弄什么风情？要不是我打算利用你胡家的人对付林白衣，我才不睬你这丑女人呢。当然，你比甄寡妇要强些，陪我玩玩也不错。”

他心中打定了主意，笑道：“绮绿，不瞒你说，天地间能直叫我玉京的人，只有你一个，要是不信，我可以发誓……”

“啐！好端端地发什么誓？”绮绿娇嗔地羞红着脸低叫，媚态横生，风情万种，颇为动人。

一枝花心中一荡，大胆地牵住她的纤手，低笑道：“谁叫你不信任我？你……”

“谁不信任你啦？”她象征性地摔手低问。

两人落在后面十余步，男有心女有意，忘了身外的一切，一面调情一面并肩赶路。一枝花早将镇八方的警告置诸脑后，绮绿也将乃父的话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官道上行入络绎于途，一部部马车轰隆隆而过，南来北往的坐骑扬起滚滚尘埃，走在路上颇不寂寞。

小辛庄在望，距城尚有六七里。他们已接近真定赵洲地境。一枝花是旧地重游，按理他该余悸犹在，但他却一无所惧。事先他已打听出林白衣向西天井关，所以向南逃，林白衣已走了两旬，何所惧哉？而且有艺业惊人的镇八方在，对付林白衣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心有所恃，因此他无所畏惧。

这一带的地名，对辛字似乎有缘，大辛庄、小辛庄、长辛店、辛安驿、高辛镇……小辛庄位于大道左侧，是一座不算小的村庄。

路旁有茶亭，有栓马桩，有一座树林歇脚。亭侧，停了一辆属于大户人家的双头马车，车夫在修理轮轴，大概是轮轴出了毛病。

“先喝口水。”镇八方领先踏入茶亭叫。

车门一掀，钻出一个青衣大汉，悄然溜至亭侧，突然大叫道：“镇八方，你这老狗才来呀？”

声落，向村庄的南侧狂奔。

镇八方大怒，飞跃出亭叫：“朋友，慢走。”

大汉扭头扬手叫：“打你的老狗嘴。”

是一枝大型扔手箭，来势空前劲急、呼啸有声，直射镇八方的脸部。

镇八方手一抄，便挡住了箭，咬牙切齿狂追不舍。

千里飞虹飞射而出，叫道：“朋友留下啦！”

一枝花也奔出叫：“他是追魂三星解平原，小心他的连珠镖，他的箭是骗人上当的。”

追魂三星并未发愣，向西飞掠而走。西面里外是起伏不定的丘陵地带，湖野全是黄叶凋零的树林。

镇八方怎肯罢休？怒火冲天地狂追不舍。

后面里余，红绍魔女师徒三人莫名其妙。

黑小子林玫云缓缓而行，沉着地跟在里外。官道笔直，平坦，两侧视野可远及十里外，看得真切。追魂三星轻功奇佳，向丘陵地带落荒狂奔，超越了小辛庄，距最近的树林已不足一里。

红捎皮女到了亭前，向门人小绿说：“怪事，镇八方哪有闲工夫与人追

逐？小绿，你去看看结果。”

小绿说声遵命，向众人追逐的方向追去。

红绡魔女与小秋，站在亭中向远处眺望。

车夫仍在修车，车中一无动静。

林玫云徐徐向小亭走来，不慌不忙神态从容。

车夫一身脏，将车轮的顶木挪开，拍拍手上的尘土，淡淡一笑，举步入亭，到了茶桶前。

红绡魔女毫末在意，目光跟踪远去的镇八方一群人。见一身汗臭的车夫入亭，本能地向亭侧移，意在避免沾上车夫的臭汗。

车夫却不知趣，取过一只茶碗，善意地笑道：“天气炎热，姑娘们赶路辛苦了，请用茶。”

红绡魔女大为不耐，此道：“蠢东西！滚开些。”

车夫耸耸肩，伸舌头做鬼脸，搬过茶桶倒茶。茶不多，倒了半天只倒出一碗茶。车夫举碗就唇，自语道：“好心没好报，这年头好人难做。”

红绡魔女大怒，向小秋叫：“撵他出去！”

声落，小秋尚未发动，车夫手中的茶却先一刹那泼出，像一阵暴雨，以一丈方圆的雨阵，无情地向两人泼去。相距不足五尺，变生仓卒，谁也躲不开雨阵的笼罩，毫无闪避的机会。

奇异的草莓气息触鼻，细小的水滴化为雾气飘散。

车夫急退出亭，哈哈狂笑。

红绡魔女激怒得七窍生烟，冲出叫：“你这该死的……恩……”

“砰”一声响，她象木头般扑倒。

小秋尚未出亭，便倒在亭中人事不省。

车中跳出一男一女，男的大笑道：“妙极了，一切尽在意料中，快将人带走。”

三个人将红绡魔女师徒丢入车中，鞭声脆响，马车向北飞驰。

百步外的林玫云一怔，心说：“谁在此地计算这淫贱的妖妇？也好，省得我费心，这些人无形中帮了我一次大忙。”

马车飞驰，她看到车厢后的车门上，有一个尺大的福字大篆圆形图案。

等她到了亭中，已嗅不到草莓气息了。茶桶内空空如也，里面根本没有茶水。

她拾起跌破了的茶碗，细看碗片内的茶褐色污渍，手掩住口鼻屏住呼吸，片刻丢掉破碗道：“是一种有毒的迷魂药物，使用这歹毒的毒迷香，决不是什么好路数。”

她不愿多费心神猜测那些人的来路，目光落在两里外的丘陵密林。所有的人，皆隐没在林中不见。

“我也去看看。”她自语。

镇八方的轻功，比不上千里飞虹。千里飞虹与追魂三星比较，半斤八两在伯仲之间，因此相距五六丈，保持距离始终无法拉近。

追魂三星首先逃入树林，一声狂笑，向树林深处飞掠，速度依然惊人。

千里飞虹随后追入，无畏地穷追不舍。

第三个入林的是一枝花，距千里飞虹仅两丈之差，起步时便已差了两丈，可知轻功与千里飞虹毫不逊色。

镇八方第四，绮绿第五。另两名仆人打扮的中年大汉最后并肩而入，脚下奇快，但神色定气闲，似乎并未用劲追赶。

追魂三星掠上树林疏落的一座丘顶，枯草丛中突然站起四名蒙面穿灰袍的怪人，黑巾蒙面，只露出一双怪眼，头戴四方平定巾，每个人皆用冷厉的眼神，目迎跑来的追魂三星与千里飞虹。四人皆佩了剑，身材最高的有八尺，最矮的仅四尺左右，高矮参差，相差悬殊极为岔眼，但打扮却是相同。

追魂三星在五丈外便大叫道：“前辈们，人交给你们啦！”

身材最高的人举手一挥，用沙哑的嗓音叫：“你走，没你的事。”

千里飞虹在两丈外止步，脸色一变，对方在此设了埋伏，故意引人追来，大事不妙，不免心中不安；脚下迟疑不敢再进。

最矮的蒙面人一声长啸。拔剑飞扑而上，啸声、人影、剑虹，几乎同时到达，剑幻化数道银虹，势如排山倒海向千里飞虹攻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千里飞虹一咬牙，飞虹匕突然飞出，下毒手飞匕取命，先赚一个再说。

最矮的蒙面人突然向下一伏，冲势倏止，伏下的刹那间，大袖撒出一团银芒，一气呵成，似已事先有所准备。

千里飞虹身后迫来的一枝花也扶住止势，一骇道：“阴山四魔！”

飞虹匕蓦而失踪，怪响入耳。

最矮的蒙面人挺身而出，手中提着一张九合银丝特制的怪网，网内裹着飞虹匕，轻摇着九合银丝网怪笑道：“一切尽在算中，这把飞虹匕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费吹灰之力便而到手，妙哉！”

千里飞虹大骇，悚然后退。

最高的蒙面人叱道：“站住！谁敢违命，老夫活剥了他。”

镇八方到了，沉声问：“阁下亮本来面目，咱们有过节吗？”

最高的蒙面人拉下蒙面巾，露出鹰目勾鼻瘪嘴的干瘦，手抚鼠须冷笑道：“大魔呼延寿。你是甚么镇八方胡威么？”

镇八方心中一紧，但沉着地说：“胡某与诸位从未谋面，请教，诸位为何将在下诱来，可否加以解释？”

大魔怪笑道：“你，竟敢胁迫侮辱袖里乾坤。”

“哦！原来……”

“袖里乾坤乃是老夫的晚辈。”

“在下……”

“少废话！上前纳命。”

一枝花突然叫：“呼延前辈，难道忘了郝芸仙？”

大魔一怔，转首问：“说，你知道郝芸仙？”

“知道。”

“她是老夫故友的情侣。”

“她是胡前辈的义妹。”

大魔又是一怔，向镇八方问：“是真的吗？”

镇八方心中一宽，说：“当然是真的，郝义妹目下仍在舍下授徒隐居。”

“她目下很好吗？”

“很好，两月前，她重伤了孤魂孙秀……”

“哦！那是她的已有名份的份的未婚夫婿。”“因此，她甚感孤单。”

大魔举手一挥，说：“你走吧，老夫放你一马。”

“这……”

“飞虹还给你的同伴。‘替我向郝姑娘致意。’”

“谢谢。”镇八方客气地说。

“记住，不许你再打扰袖里乾坤，不然休怪老夫得罪你。”大魔冷冷地说，挥手赶人。

另一魔突然叫道：“那边有人躲躲藏藏，我去把他捉来。”声落，人如劲矢离弦，向东面电射而去。

百步外，小绿扭头狂奔，奇快无比。

大魔知道难以追上，大叫道：“二弟，算了，咱们走。”

说走便走，向北泰然举步。

镇八方惊出了一身冷汗，暗叫侥幸。经过这次意外，他对一枝花不再摆出拒人于千里外的臭面孔了。

回到凉亭，镇八方向千里飞虹说：“红绍魔女一直就跟在咱们身后，怎么不见了？”

千里飞虹余悸犹在，苦笑道：“也许仍躲在林子里。走吧，快离开这处险地。”

一枝花接口道：“阴山四魔一言九鼎，他们不会来找麻烦了。小辛庄在下有朋友，不如且到敝友处歇息，晚上再赶路，岂不两全其美？”

镇八方略一沉吟，说：“好吧，咱们就在此打扰贵友半天，晚上再走。”

“晚辈领路。”

主人一听来的是镇八方，颇表欢迎，将他们安顿在西院客厢。四间客房，绮绿独占一间。一枝花则与主人辛大爷叙旧，宿处安排在东院，但食罢各自安歇，淫贼却悄然到了统绿的客房。

绮绿已完全被一枝花所迷，甚至已有点神魂颠倒。这鬼女人上次与崔长青水合欢，对床第间事念念不忘。崔长青一逃了之，她恨死了崔长青；鼓动乃父出面，发誓要将薄情郎捉住剥皮抽筋方消心头之恨。她不是甚么三贞九烈的女人，碰上了人才出众且会甜言蜜语的一枝花，情不自禁芳心暗许，加以对那次销魂蚀骨的云雨情回味无穷，像是干柴碰上烈火，那禁得起一枝花的挑逗勾引？

镇八方与三位同伴沉沉睡去，一枝花却与绮绿在客房中颠鸾倒凤男贪女爱，忘了晚上要赶路的事。

庄外的树林中，扮成小黑子的林玫云，躲在树下的草丛中，吃了一顿干粮，也沉沉睡去。

栾城，在府南六十里，小得很，城周仅三里余，是一座土城。城外围有四座堡，东十二里的堡称为城郎堡。

城北二十里的城上堡，是最大的一座堡，但人丁却最少，堡中零零落落住了六七十户人家。二十天前，堡东的殷实佃农李福的家中，住下了一位陌生人。

这天一早，三十余岁正当壮年的李福，在厅堂整理农具，向年方六岁的小儿叫：“小虎子，到厢房去请赵爷出来早饭。”

小虎子蹦蹦跳跳抢入厢房，不久奔出叫：“爹，赵爷不见了。瞧，这里有两锭银子。”

李福大惊，此道：“小虎子，你的皮痒了，竟敢动别人的银钱，还不给我放回去？”

两锭银子是二十两，这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哩。李福进入厢房，发觉客人确是失了踪，桌上，用木炭写了四个大字

“谢谢招待。”

显然，客人已经走了。

李福大惊，一个穷病潦倒的异乡人，失踪并不足奇，但却留下两锭银子，这就令人莫测高深了。

城郎堡略大些，约有百余户人家，但由于不是交通要道，极少旅客往来，因此堡虽稍大些，反而显得冷清，堡中的一举一动皆难瞒人，陌生人经过，难逃地方人士的耳目，外人决难隐身。

堡四周是无尽的田野，堡内的住户全是殷实的农人，几个大地主是全堡的权威人士，豢养了不少奴婢，雇了不少长工。这是多姓堡，谁有钱有势谁就是大爷。

这天晚间，堡北三里地的一座守田长工住的哨屋，住进一个神秘的黑衣人。田中的作物早已收获，眼看要冬耕，因此哨屋不需人看守，正好成为浪人的临时居所。

一天、两天。黑衣人昼伏夜出，神出鬼没。

城郎堡可以称大的人，共有四名，号称四大金刚。他们是俞延年、任秋潮、袁百禄、柳仲谋。俞家田地多，任家在外做买卖财源滚滚，袁家曾任京官，柳家曾在府城开钱庄。各有千秋，都是腰缠十万贯的富豪，名头上，曾任京官的袁百禄是堡主，而实际大权在握的却是柳仲谋，论财势当然是柳家首屈一指，柳家的奴仆多至五六十名，不愧称鸣钟鼎食之家。

这天晚间月黑风高，天字中云层厚，金风呼啸，寒意甚浓，有云有风，地面上虽冷但不结霜。

全堡在沉睡中，只有三五声犬吠，打破了午夜的沉寂。堡门的两盏气死风红灯笼迎风摇晃，这是唯一可看到的活的东西。

堡北犬吠声突然转厉，但住守夜的几个人闻声知警，急向堡北赶。

全堡大乱，所有的狗皆狂吠着向北街集中。

守夜的人赶到了，发现一群猛犬，正从北向南狂追五六头狐狸。狐狸无法逃入屋中，只好沿街向南逃命，几乎把全堡的狗全引来了。

有些狐狸逃入阴沟，有些被迫急了跳入种了竹篱的庭院。这可好，狗群分开设逐，闹得更凶。

巡夜的人弄清是怎么回事，只好用花枪木棍驱赶狗群，咒骂声此起彼落。

袁大爷的宅院在堡北，门子老王拉开边门，恰好看到两个巡更的人经过，跨出外问：“咦！小七，怎么啦？象翻了天似的，怎么回事？”

小七摇摇头，说：“狗追出两只狐狸，没事，睡觉啦！老王。”

老王掩上门，一面上问一面嘀咕：“冬天快到了，狐狸不趁机猎食，雪下时岂不要饿死？但为何入堡猎食？怪事。”

蓦地，身后有人低声说：“哪一家古老大宅没有狐狸？少见多怪。”

老王大惊，转身一看，吓了个胆裂魂飞，两眼发直。门廊的幽暗灯笼朦胧映照下，一个身材高大，穿了黑袍，戴了黑色蒙面巾的人，站在身后两尺左右，转身之下，双方已是贴身而立面面对了。

“你……你是人是……是鬼？”老王骇然叫，“砰”一声响。背部碰在门上，其声沉闷。

黑影迫近，手一伸，便叉住了他的咽喉抵在门上，食、拇两指，压住了他的左右藏血穴，另一手压住他的胸膛，力道逐渐增加。

片刻间，老王昏倒了。

黑衣人将老王拖入门房中，带上门，悄然窜入院于，一闪不见。

四更天，门子老王悚然醒来，不敢声张，整夜提心吊胆睡不着，以为退上了狐仙，打算天亮后到土地庙烧香，求土地爷保佑。

天刚发白，内院里有人大叫：“快起来提成！老爷房中失窃，银柜被撬开了。”

全宅哗然，全堡大意。

一整天，堡中的子弟四出追贼。但枉费心力，搜遍了附近一二十里，那有半个贼影？

袁宅失窃了大批金珠首饰，金银数百两，没有任何痕迹留下，窃贼是此中老手，门窗竟然没有留下撬动的遗痕，也没留下半个足迹。

唯一知道昨晚有人入侵的是门子老王，但老王却不敢声张，而且仍然相信昨晚碰上的是狐仙而不是贼。

第二晚，堡东隅的任家，门不开户不启，贼人搬走了不少金银。第三晚，堡南的俞家失窃。满堡风雨，人心惶惶。

夜来了，全堡皆在戒备中，年青子弟在街头巷尾埋伏，要捉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贼。

三更整，一个黑影现身在堡中心的十字街口，以轻灵无声的脚步，从容向堡西走，声息全无，像一个无重量的幽灵。

小巷口蹲伏着两个壮丁，等黑影来至切近，不约而同虎跳而出，单刀出鞘，花枪前伸，喝声震耳：“站住！什么人？”

黑袍人不加理睬，听若未闻，视若未见，飘呀飘地仍向西移，

花枪一抖，吐出一朵枪花，排空直入，“毒龙出洞”袭向黑影的胸口。

单刀势如疯虎，火辣辣地攻向黑影的背心了。

前后夹攻，街道窄小，势在必得。但黑影一闪即逝，鬼魅似的失踪。

次日一早，街头巷尾共躺了六个年青子弟，睡在街边象是死人，

堡西的柳家，被窃走了几件家传至宝。

第五晚，俞、任两家的马厩被人砍开，赶散了四五十匹马，马满堡乱奔。

连闹五夜贼，堡民心惊胆跳，夜不敢眠，不论老少，皆在房前屋后戒备，刀枪都磨得锋利。

但袁家的马厩，仍然被人砍开，纵出所有的马匹，三名管堡的人皆沉睡不醒，对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北街袁宅附近的民宅，共有十四个人被击昏。这些人连人影也没看清，糊里糊涂便睡着了。

一早，胆小的人开始离堡，到邻村的亲友家中暂避，连素称胆气过人的俞大爷，也带了家小溜之大吉，到二十里外的县城避贼去了。

半天中，人走了一大半。

夜来了，家家闭户，鬼影俱无，狗全栓在屋内，城郎堡像是一座死堡，灯火全无，在秋风下颤抖。

黑影出现在西街，这次有脚步声发出。堡中的街巷，皆是坚实的黄泥地，脚步声沉稳响亮。

有人听到了脚步声，但谁也不敢开门出来察看。

脚步声渐渐接近了柳家高大的院门。

近了，到了院门外。

墙角闪出一个劲装大汉，飞纵而出。

衣袂飘风声大作，两侧的小巷口共抢出八个人。

“蓬！”一颗火弹在街心爆炸，火光一闪。

是蒙面黑袍人，站在院门口冷然屹立，火光下，全身皆裹在衣巾内，只露出一双大眼光芒闪烁，如同午夜朗星，阴森森鬼气冲天。

先跳出的大汉拔出鬼头刀，拦住去路沉喝：“朋友，亮万。”

黑袍蒙面人不加理睬，不言不动。

九个人将黑袍人围住了，大汉将刀引出又叫：“朋友，那条线上的？”

黑袍人仍然不予理会，目光移向大院门。院门闭得紧紧地，黑黝黝一无动静。

大汉反而感到心虚，色厉内荏地再问：“朋友，你有何用意？”

黑袍人有所表示了，举步迈进。

大汉退了一步，沉声叫道：“站住！你干什么？”

黑袍人又迈出一步，脚下沉实。大汉一咬牙，大喝一声，钢刀一闪，“力劈华山”抢先动手，沉不住气，也有点恼羞成怒。

黑袍人更快，象电光：一闪，突从刀下切入，左手疾伸，架住了大汉下砍的右手脉门，右掌发出如奔雷，“噗”一声响，劈在大汉的左颈根下。

“恩……”大汉闷声叫，. 向下挫倒。

“当！”钢刀落地，铿锵震耳。

其他八名大汉大骇，猛地大喝一声，同向前冲，刀剑并举，齐向内聚。

黑袍人似乎不屑与这些人动手，一鹤冲天身形扶摇直上，跃登两丈高的院门顶，脱出重围。

院内人影急闪，上来一个人。

黑袍人大袖一挥，罡风骤发。

上来的人尚未站稳，“哎”一声惊叫，向后倒纵，仍落入院中去了。

黑袍人一闪不见，形影俱杳。

宅中大乱，有人叫：“他从东院走了，拦住他2！”

“啊……”东院传出惊叫声，有人被击倒了。

不久，宅内各处灯火通明。

黑袍人不见了，平白地失了踪。

五更天，柳宅的入以为黑袍人已经撤走了，戒备未免松懈了些。

马嘶声震耳，蹄声如雷，马厩又被人砍开了，赶出了所有的马匹。

次日一早，又有不少人离堡避贼。

辰牌末，五男一女踏入了西堡门，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看家狗和几个大胆留在家中照顾房舍的人。

他们是镇八方与一枝花五男和绮绿一女。镇八方一路入堡门，便感到有点不对，向千里飞虹说：“胜兄弟，你是否觉得这座堡有异？”

千里飞虹流目四顾，语气肯定地说：“不错，有异，象是座荒堡，这些人都惊惶万状，如同大祸临头似的。”

一枝花一惊；接口道：“老天！这里难道闹瘟疫不成？”

绮绿推了他一把，笑骂：“造谣鬼！不许胡说！”

一枝花脸上已变了颜色，惶然地说：“如果闹瘟疫，咱们岂不是往鬼门关里闯，找阎王爷结亲吗？”

“你胡说！”镇八方喝止。

一枝花却向后退，恐怖地说：“前辈如果见过被瘟疫灾祸袭击的地方，便知晚辈是不是胡说了。前辈，咱们赶快退出去，也许还来得及，犯不着在此地等死……”

“你还不闭嘴？”镇八方大叫。但他心中却在发毛，瘟疫谁又不怕呢？他口气硬心却害怕，又接上一句：“去抓一个人来问问。”

那年头、如果闹瘟疫，那还了得？人恐怕早就跑光了，千里飞虹不愧称老江湖，笑道，“不会是瘟疫，家家门前干干净净，没有香烛纸炭的遗痕，放心啦！”

说完，走近一间宅院，上前叩门，叫道：“里面有人吗？”

木门拉开，一个老年人伸出头来问：“爷台有事吗？”

“这里是不是城郎堡？”

“是的，你们……”

“请问老伯，贵地有一位姓刘，名清源的人吗？”

“他曾经在山西一带做过贩牲口生意。”

老人格摇头，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这里没有姓刘的人，也没有人在外做贩牲口生意。”

“噢！那就怪了。”

老人不再多说，伸手关门。

千里飞虹目光一转，一脚踏住门限，门无法关上，向老人问：“且慢关门，你这里的祠堂在何处？”

“我们这里没有祠堂。”老人答。

“堡主是谁？”

“袁大爷百禄。”

“他的家……”

“在北面。”

“你带路。”

老人摇头，用手向北一指说：“你自己去，就是朱漆大门那一家。”

千里飞虹不再多问，众人转头，向不远处的袁家走去，仍然是千里飞虹上前叫门。

出来回话的人，是个中年壮汉，坚决否认堡中有姓刘的人。

千里飞虹不得不信，但不死心，向中年壮汉问：“你这里有客栈吗？咱们要在贵地落店投宿。”

壮汉笑道：“要到城里才有客店，诸位得赶快离开，这里闹了好几天碱，本堡的人几乎迁走一空，谁还敢接待外地人？”

“咱们找座庙歇脚总可以吧？”

“南面有座小土地庙，不能住人……”

“那么，咱们就借府上住宿一宵。”

“噢！这怎么可以？”壮汉讶然叫。

“咱们认为可以。同时、得请袁堡主传话给全堡的人，那位刘清源如不在日落之前出面与咱们见面，咱们便放火焚了你这鸟堡。”

六个人强盗似的抢入门内，象一群凶神恶煞。

不久，话已传遍全堡。本来就人心惶惶的城郎堡。更是纷乱，如同末日将临。

袁大爷当机立断，派人飞骑入城送信，由城里的有头面人物，催请知县大人发兵前来驱赶恶客。

申牌左右，县丞大人率领了八十名丁勇，弓上弦刀出鞘，杀气腾腾地赶到了城郎堡，围住了袁家。

但来晚了一步，在堡外负责监视的一枝花，在两三里外便看到了官兵的马队，先一步回到袁家报警，六个人离开了袁家，出堡南走了。

官兵在堡内各地布防搜捕恶客与飞贼，人心大定。

但堡西的柳家，反而显得气氛不寻常。

